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尼采注疏集
刘小枫◉主编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著

朝霞

Morgenröte

田立年◉译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HERMES

尼采注疏集

Opera Nietzscheana
cum commentariis
in Chinese Translations

刘小枫 | 主编

研究尼采当以尼采发表的著作为主——重要的是研读尼采或充满激情或深具匠心地写下并发表的文字。此外尽管尼采的书好看，却实在不容易读（首先当然是不容易译），编译尼采著作，要同时关注注释和解读。

汉译“尼采注疏集”含三个部分：

1，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

2，尼采未刊文稿

3，阅读尼采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尼采注疏集

刘小枫◉主编

朝霞

Morgenröte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著

田立年◉译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VI HORAE
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策划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20世纪40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40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80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迻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

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迻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赓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目　　录

"尼采注疏集"出版说明

尼采是我国相当广泛的读书人非常热爱的德语作家，惜乎我们迄今尚未有较为整全的汉译尼采著作集。如何填补我国学园中的这一空白，读书界早已翘首以待。

"全集"通常有两种含义。第一个含义指著作者写下的所有文字的汇集，包括作者并未打算发表的笔记、文稿和私信等等。从这一含义来看，意大利学者 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编订的十五卷本"考订版尼采文集"(*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Bänden，缩写 KSA，实为十三卷，后两卷为"导论"、各卷校勘注和尼采生平系年)，虽享有盛名，却并非"全集"，仅为尼采生前发表的著作和相关未刊笔记，不含书信。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另编订有八卷本"考订版尼采书信集"(*Sämtliche Briefe*，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8 Bänden)。

其实，未刊笔记部分，KSA 版也不能称全，因为其中没有包含尼采在修习年代和教学初期的笔记——这段时期的文字(包括青年时期的诗作、授课提纲、笔记、书信)，有经数位学者历时数十年编辑而成的五卷本"尼采早期文稿"(*Frühe Schriften*: *Werke und Brief* 1854—1869;Joachim Mette 编卷一、二;Karl Schlechta / Mette 编卷

三、四;Carl Koch / Schlechta 编卷五)。

若把这些编本加在一起(除去 KSA 版中的两卷文献,共计二十六卷之多)全数翻译过来,我们是否就有了"尼采全集"呢?

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起初就立志要编辑真正的"尼采全集",可惜未能全工,Volker Gerhardt、Norbert Miller、Wolfgang Müller-Lauter 和 Karl Pestalozzi 四位学者在柏林一布兰登堡学园(Berlin-Brand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支持下接续主持编修(参与者为数不少),90 年代中期成就四十四卷本"考订版尼采全集"(*Nietzsche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44 Bände,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67—1995,共九大部分,附带相关历史文献)。我国学界倘若谁有能力和财力全数翻译,肯定会是莫大的贡献(最好还加上 *Supplementa Nietzscheana*,迄今已出版七卷)。

"全集"的第二个含义,指著作者发表过和打算发表的全部文字,这类"全集"当称为"著作全集"(KSA 版十五卷编本有一半多篇幅是尼采 1869—1889 的未刊笔记,尼采的著作仅占其中前六卷,未刊笔记显然不能称"著作")。尼采"著作全集"的编辑始于 19 世纪末。最早的是号称 Großoktavausgabe 的十九卷本(1894 年开始出版,其时病中的尼采还在世),前八卷为尼采自己出版过的著作,九卷以后为遗稿;然后有 Richard Oehler 等编的 Musarion 版二十三卷本(1920—1929)、Alfred Bäumler 编订的 Kröner 版 12 卷本(1930 陆续出版,1965 年重印)。这些版本卷佚过多,与当时的排印技术以及编辑的分卷观念相关,均具历史功绩。

1956 年,Karl Schlechta 编订出版了"三卷本尼采著作全集"(*Werke in 3 Bänden*,附索引一卷;袖珍开本,纸张薄、轻而柔韧,堪称精当、精美的"尼采著作全集")——尼采自己出版的著作精印为前两卷,卷三收尼采早期未刊文稿和讲稿以及"权力意志"遗稿。

KSA 版问世后，Karl Schlechta 本因卷帙精当仍印行不衰——迄今已印行十余版（笔者所见最近的新版为 1997 年），引用率仍然很高。

Karl Schlechta 本最受病诟的是采用了尼采胞妹编订的所谓"权力意志"遗稿（张念东、凌素心译本，北京：商务版 1991）——由于没有编号，这个笔记编本显得杂乱无章（共辑 1067 条），文本的可靠性早已广受质疑。KSA 版编辑尼采笔记以年代为序，从 1869 年秋至 1889 年元月初，长达近二十年（七至十三卷，近五千页），其中大部分不属遗著构想，所谓"权力意志"的部分仅为十二和十三卷（十三卷有贺骥中译本，漓江出版社 2000；选本的中译有：沃尔法特编，《尼采遗稿选》，虞龙发译，上海译文版 2005）

有研究者认为，尼采并没有留下什么未完成的遗著，"权力意志"（或者"重估一切价值"）的写作构想，其实已见于最后的几部著作（《偶像的黄昏》、《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敌基督》）——尼采想要说的已经说完，因此才写了《瞧，这个人》。按照这种看法，尼采的未刊笔记中并没有任何思想是其已刊著作中没有论及的。

研究尼采确乎当以尼采发表的著作为主——重要的是研读尼采或充满激情或深具匠心地写下并发表的文字。此外，尽管尼采的书好看，却实在不容易读（首先当然是不容易译），编译尼采著作，不仅当以尼采的著作为主，重要的是要同时关注注释和解读。

我们这个汉译"尼采注疏集"含三个部分：

1. 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收尼采的全部著作，以 KSA 版为底本（其页码作为编码随文用方括号注出，便于研读者查考），并采用 KSA 版的校勘性注释和波恩大学德语古典文学教授 Peter Pütz 教授的"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共十卷）中的解释性注释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采集法译本和英译本的注释——Gilles Deleuze/Maurice de Gandillac 主编的 Galimard 版法译全集本主要依据 KSA 版；英文的权威本子为“剑桥版尼采著作全集”）；

2. 尼采未刊文稿——选编重要的早期文稿（含讲稿和放弃了的写作计划的残稿）、晚期遗稿和书信辑要；

3. 阅读尼采——选译精当的文本解读专著或研究性论著/文集；

由此形成一套文本稳妥、篇幅适中、兼顾多面的“尼采笺注集”，虽离真正的“汉译尼采全集”的目标还很遥远，毕竟可为我们研读尼采提供一个较为稳靠的基础。

“尼采注疏集”是我国学界研究尼采的哲学学者和德语文学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果，各位译者都有很好的翻译经验——这并不意味着译本无懈可击。编译者的心愿是，为尼采著作的汉译提供一种新的尝试。

刘小枫

2006 年 5 月於

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

德语古典文化与宗教研究中心

KSA版编者说明

“我探索我自己”，赫拉克利特如是说。我们在《朝霞》中看到的，是这一热烈赫拉克利特总结的自由诗人的变体（die rhapsodische Variation）。在思考他自己的过程中，尼采发现了世界；对他所解说的一切事物，他都在上面打上了他自己的印记，他作为认识者（Erkennenden）的印记。但是，谁若按部就班地将本书作为循序渐进的系列思考来读，他就还没有进入尼采的自我探索——这种接受是天真的（naiv）。当我们带着语文学家的无耻，在这本著作的准备材料中翻腾，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个彼此没有任何可见关联的光辉闪烁的认识，然后看到作者努力对它们进行冶炼并将其铸造为文本。在对这些格言进行各种简化和结构调整之后，它们开始呈现出出版物的模样。从这时开始，尼采的自我探索被加以掩盖，被悄悄地重新加以包装，被以一种艺术家本能，一种艺术性欺骗加以处理，而天真的读者以为这本著作就是像他读到的那样形成的，他们显然比聪明的读者更好对付；聪明的读者闯入内心认识过程的迷宫，希望将它们向全世界公布出来。因为说到艺术，正是尼采自己，就在这本书中，呼唤我们去怀疑：“再没有什么比那样一双眼睛更让艺术家、

诗人和作家害怕的了,它看穿了他们的小把戏,[……]知道他们多么想以很少货色换取很多东西。"(格言223)

但是,认识的内心源泉的沟壑,离开真实(Wahrheiten)的上升,掩盖这种真实的渴望,给它们掺上某种麻药,某种"小把戏"——这正是尼采魅力之所在:读者知道这一切是好的,因为他必须学会接受尼采,同时又防备尼采。此外,这里也正是对认识进行教育的地方。如果我们至少了解到,我们在此涉及的是理解和把握世界上所有事物的一种完全独特的方式——即自我探索的方式——,如果我们开始发觉,所有确信(Uberzeugungen),而不仅仅是道德确信,都已经被扫除,那么就足够了——对天真读者和聪明读者都如此。

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尼采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源于直觉的科学,在《快乐的科学》中则给我们展示了一种科学,这种科学的关键在于将自己与诗歌等同;在这里,在《朝霞》中,他提供给我们一种内容缤纷和流动的科学;这些内容不属于政治和国家事务,与哲学家和艺术家也只有很少的关系。心灵,人的本能冲动(Trieb),这就是主要研究内容,尼采一般称之为道德思考或心理学。在此有必要举例说明,必须为本书中的"科学"一词提出哪些最重要辩护。在格言76中,关于基督教对于情爱(Liebe)的毁谤以及有关谈论的增生,我们读到:"但是,爱若斯(Eros)的这种魔鬼化最终以喜剧收场。[……]以至于,直到我们目前这个时代,爱情故事仍然是所有阶层都能同等地带着一种夸张的热情乐之不疲的唯一事物,这种夸张的热情对古代人来说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在未来的人看来也将是可笑的。"我们的文化的所有作品,尼采接着说,无论是最高级的还是最低级的,"都具有赋予爱情故事以过于重要意义的特点"。我们在此看到一种"科学"的一个完美例证,这种科学既不需要广泛的材

料收集，也不需要对其研究对象的时空界定，或者一种严格的归纳或演绎方法，作为其前提。它唯一地和单独地只与对一种正常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经验之根据（Grundlage）的直觉有关。如果我们希望以某种方式界定它们，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直觉（historische Intuition），因为在这里，对过去（基督教世界观）的一种判断使对当代（19 世纪社会）的一种评价成为可理解的。但是从整体来说，事情在根本上甚至是更多层次的，因为与这一主题结合在一起的是两个更广泛的评价：一个更遥远的过去（古代）的评价和一个还不确定的未来的评价，在这件事上，古代处于头两个判断之外，实际上完全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而未来则会嘲笑它们。这是关于历史（Historie）的反历史的"科学"。为了认识其烛照力，我们不妨在尼采之后一个世纪看一下有关现象：当年所谓"爱情故事"者，今天岂不是性欲（Sexualität）和色情（Erotik）吗？

格言 254 条提供给我们不能称为"历史的"，甚至拒绝被冠之以"科学"之名者的例子："使诗人气质与众不同的是他那淋漓尽致的想象力，但这也正是他的危险性所在：对于行将到来或可能到来的一切，他都在想象中预先领略了，预先品尝了，预先忍受了，因此，当它们真的到来时，他反而对它们厌倦了。"将这种写作方式称为心理学，岂非像是一种贬低？如果是心理学，那么，使它能作出这样一种结论的重复性经验和行为规则又是什么？在此作为观察对象的是一独特的唯一的心灵，也许，是正在写下这话的人的心灵，成了激情之对象。

如果这一直觉抗拒任何将其标记为历史的、美学的或心理学的企图，抗拒任何亲密接近，那么，关于下述一种人性地加以解释的自然形象的背后含义，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大海躺在那里，苍白而闪烁，它不能言。[……]但我可怜你，自然，你不得不

沉默，即使你完全出于你自己的恶意，才缄口：是的，我因为你之恶意而可怜你！[……]我的心再次充满[……]它享受自己最甜蜜的沉默的恶意。”(格言 423)但是，尼采的全部生活就是一种“言”(Reden)！所以他将他的说(Sprechen)感觉为好(Güte)而将自我隐藏感觉为恶意。尼采断然拒绝这一企图：这是对世界进行一种道德解释，在其中，行动的位置被给予自我显示，表达，语词。

如果所有这些都真实不虚——对此我们还可以引用更多的格言——，那么，关于将《朝霞》看作一部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作品的流行见解，我们又当作何论呢？确实，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反对迷狂(Ekstase)、迷幻(Gesichte)、迷醉(Rausch)和苦思冥想(kontemplative Versenkung)的说法。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不要忘了关于艺术性欺骗所说过的话。尼采在此所描述的科学，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科学”相反，但是，他以正当的信念坚持使用这一语词，因为他因此得以带出自我否定的禁欲主义激情，带出与他的本能天性相反的被理解为根据和论证的客观性。在此事上，他的榜样是修昔底德，修昔底德在感到同情时即不做认识。因此我们看到，尼采力图甚至不时给予基督教以赞扬和承认。但是，有时他以过于粗糙的方式应用这种反转技术(Umkehrungstechnik)：我们于是吃惊地听到，他如何开始为辩证法——他的一直的鬼怪——唱颂歌：如果我们听到叔本华为黑格尔唱赞歌，我们就会这样吃惊的。无论如何，我们在格言 544 中确实读到：“我清楚看到，我们今天爱好哲学的青年[……]希望从哲学中得到的，与希腊人曾经从哲学中得到的，正好相反。谁从没有听到过一场柏拉图式对话双方的演说和反驳所引起的不断欢呼声，谁从没有听到过为理性思维的新发明创造而响起的欢呼声，他对柏拉图，对古代哲学，又

能知道些什么呢？当时，[……]沉醉在严格而清醒的概念、[……]游戏中。”我们不能相信我们的耳朵，但是尼采不肯停下来：“只有苏格拉底才发现了[……]乐趣：原因和结果的乐趣，根据和推论的乐趣：我们现代人对这种乐趣如此熟悉——我们实际上是在以逻辑为必须的教育下长大的——以至它变成了我们的正常趣味，而对于那些多欲和自负的人来说，它却是一种可恶的乐趣。这种人现在只对明显不正常的东西感兴趣。”

阅读尼采这个时期的遗稿（参第 9 卷），我们发现尼采紧张地致力于现实世界问题（den Problemen der weltlichen），特别是政治权力问题。大量的片段表明他对拿破仑和保罗的关注。但是，其中只有极少重新出现于《朝霞》中，因为主旋律是启蒙：“政府越少越好！”（格言 179）知识在此被提升为最高的生命价值，所以尼采与相反价值战斗，与行动战斗。因为行动将被按照知识的标尺衡量：“[……]所有行动的奥秘都是未知的”（格言 117）。但是，知识对于行动的优先性不仅仅是抽象的，而且也被看作是确实的；它同样具有一种道德上的优先性：“那么，也许行动欲骨子里就是一种自我逃避？”（格言 549）

Pütz 版编者说明

尼采的《朝霞》1881 年问世，1887 年新版并附有一篇前言，它在著作史上位于《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二部分（1880）与《快乐的科学》（1882）之间。《朝霞》分为五卷，每卷分为长短不同的节，少只有一两行，多则一两页，甚至偶尔长达三页以上。该书比较详细的部分，特别是前三卷，有点像随笔式的短文（essayistischer Kurzform），其思想素描与其说是巨细无遗的不如说是钩玄提要的。在接下来的讨论中，特别是在第四卷中，每段要更短一些，带有圣经经文（Textes）的思想风格。寥寥几个句子甚至单独一个句子构成浓缩的和凝练的格言，好像压缩甚至过度压缩的短文（Kurzessay）。

前 言

在尼采 1886 年秋为《朝霞》新版所写前言中，随笔风格超过了格言风格。无例外较长篇幅的节已经在印刷形象上与此时正在酝酿形成的（Entstehungszeit）的较晚作品一致：《善恶的彼岸》（1886）、《道德的谱系》（1887）。比外在形式联系更明显的是

这一增补部分在内容上的联系:《朝霞》第一版中已经存在的副标题“关于道德偏见的思考”为八十年代后期的道德分析和批评打好了地基。出自这一时期的增补《前言》重申这种关系,并使《朝霞》,成为随后关于善和恶的谱系学探讨的先兆。为了挖掘当代支配性价值判断(herrschender Wertungen)的被掩埋的起源,需要白天里的工作,需要下降到地下,需要鼹鼠似地打洞,挖掘,和推进——这就是塑造头两节之艺术风格的纯粹形象和思想。它们预示了福柯知识和价值考古学的萌芽和工作方式。

对于揭开善恶的基础和深渊的努力,支配性道德(die herrschende Moral)一直有效地予以消除——这与其说是通过其权威性良心的严厉性(ihrer autoritätsgewissen Unerbitttlichkeit),不如说是通过劝说、鼓动和迷人之艺术。那以禁欲主义的否弃之激情(dem Pathos asketischer Verweigenrung)反对一切肉欲和情欲诱惑的人,却证明自己是最无耻的诱惑者。想通过崇高的原则来证明其正当性的道德哲学家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是在精神上琢磨砥砺,而是依靠其毒刺之致命效力。道德之毒可形象地比喻为蝎子之蜇、毒蜘蛛之吻和喀尔刻之魅力。自柏拉图以来,真理的爱好者们试图给道德提供一个得到确证、经过理性检验的基础,以便像康德那样,“为那一宏伟的道德大厦平整和夯实地基”(页 9[Pütz 版页码,下同]),但劳而无功。因此,他们转而首先让理性经受一种根本检验,限制其范围,留出一块本身不需要任何基础的地盘。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抽掉了怀疑道德和信仰之神圣狂热的任何基础。无论所谓信仰高于知识,还是所谓实践理性对理论理性的优先性,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无例外地以离开理性(Vernunft-Entrücktheit)开始,以对那些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反驳的东西的神化结束。这一源于柏拉图、中经路德、卢梭和康德的占统治地位的两个世界学说,表

现为自然和道德，认识和信仰二分的形式，在尼采看来，这一学说在黑格尔关于根本矛盾性(fundamentalen Widersprüchlichkeit)的原则中仍然在起作用，这一原则同样是从对抗不可调和这一悲观主义见解中成长起来的。

但是，推动着"鼹鼠"穿过重重叠叠掩盖，追踪各种传统价值的可疑起源的是什么？是什么让它不得安宁，非要从被认为可靠的地面下降，从表面下降到深处？正如尼采所承认的，仍然是道德性(Moralitäte)之毒刺，然而，这一次不是为了某种确定的伦理教条，或者是为了某种渴望获得承认的真理，而是出于某种不能止息的知识良心(Erkenntnisgewissens)的命令，出于对于任何不再值得给予承认的东西的否定意志的命令——哪怕是否定一个人的变得成问题的自我身份认同(Identität des eigenen Selbst)及其问题。对这一智性急进(intellektuellen Radikalität)的热情同样来源于悲观道德主义(pessimistischem Moralismus)，其结果不是使人无所作为的听之任之(Resignation)，也非理想化同时压抑性的升华；相反，它希望"快乐地(mit Lust)"追寻探讨的迷宫幽径，因为在对知识的意志中，意愿和认识之间的分裂被扬弃了。因此，当尼采承认自己的"道德的自我扬弃"的"公式"时(页12)这里包含着——不仅仅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多重含义：扬弃首先意味着关于善和恶的传统学说的否定；其次，这种学说将在一个另外的意义上，在一个不是更高但是更深刻的意义上，也就是作为反思道德之前提条件的推动力的意义上，得到保存(扬弃)；第三，这种新型道德自己推动其扬弃，因为它力图克服善与恶，此岸和彼岸，以及特别是意愿和知识(Wollen und Wissen)之间的矛盾。《朝霞》的格言式思想由此开始。

格 言

格言(Aphorismus)一词来自希腊语动词 aphorizein,意为"划界"(abgrenzen)。因此,其任务似乎就是做出定义,通过找出某一现象与有关更普遍存在之间的特定区别而将其从中分离出来。然而实际上,格言与其说在于一种形式逻辑的确定,不如说更在于相对于迄今一直被认为真的东西的一种"划界"。格言将检验这些东西,将它们放置到新的光线下,批评它们,必要时纠正它们。与格言不同,习语(Sprichwörter)在其应用的文本联系中带有证明性,被安排在讲话中确定的位置,经常构成某一修辞描述的顶点。当习语确定地结束了一次思想进程时,格言却正好刚开始某一思想运动。"烫过的孩子怕火"这样的成语建立在长期经验的基础上,其有效性被认为是已被证明的,并且是被大多数人证实的。一种这样接受的真理很快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变成了老生常谈。与此相反,格言则背离习惯,打破常规,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形成新的东西。格言语不惊人不罢休的爱好使其看起来与小说或奇闻逸事有某种亲缘关系;其攻击性使其与戏剧性演说和反驳的好战性联系起来。由于格言完全不是现成的、可以信手拿来和好掌握的(nicht das Auf-der-Hand-Liegende und Griffige zum besten gibt),所以对于其听众和读者来说是不轻松的,而是要求他们极其努力,才能理解。它不是一个入口,它要求思想者破门而入。

从许多方面来看,格言都是主观化的。如果说习语的起源大多是匿名的,那么,格言则对抗已经确立的一致意见,来源于一个确定的作者,完全不否认其作者的独特和任意的思想和感受方式。其内容不是建立在某种可客观化的观点之上,而是建

立在个人自己的经验和认识之上。格言表达的不是某一集团，某一阶层、民族或文化阶段的智慧，同样，它也不具有通用的箴言和名言(Maximen und Sentenzen)所具有的普遍效力。格言通过其修辞影响人，多于通过其逻辑影响人，与其说是澄清不如说是激发，不是提供满意的回答，而是通过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不断激起新的不安和骚动。正如格言不宣布任何可证明的真理，它也不在任何牢固的和清楚界定的体系中停下来。格言的任务不是建立广泛的关联，而是将某一特别方面极端个别化(Vereinzelung)，从这一特别方面出发，新的光线甚至能够照亮广大范围的问题。

格言之放弃与对整体关系的认识经常被作为一种危机症状看待。人们或者相信作者仅具有有限的能力，最多也只能在一些不重要的形式上有所创造，或者将喜爱格言的时代，看作一些深刻动荡和急剧衰落的时代。撇开在所有时代都存在着解体和转化不论，在格言的繁荣和特定历史阶段之间确实可以看到某种联系，这些时代不是将其任务看作是现存(vorhandenen)的继续发展和完整掌握，而是更愿意将其任务看作是与过去划清界限和一种决定性的新开端。每当对传统价值和现行规范的怀疑生长起来，这种怀疑对体系的攻击往往不是一个相反的体系形成，而是通过格言和随笔作为尖锐武器，用它们来命中和穿透对方的核心。在这一关联下，我们可以认为启蒙思想家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早期浪漫派(施莱格尔，诺瓦利斯)，以及还有尼采是在为相似的目的而战。因此，《朝霞》呼吁："警惕系统制造者！——系统制造者的戏剧性在于，为了使系统充实，完美，他们不得不像表现其较强品质那样努力表现其较弱品质。——他们希望显出完满而强大的个性。"(页 206)

格言作者的个人主义与格言的个别化遥相呼应。格言是如

此自成一体，以至于无须从广泛的关联中提炼其意义，就能理解它。习语和名言只有在一个确定的语境中才是合适的并依赖于这一语境，因为它们只有在这一语境中才能兑现其意义，而格言却完全是自为自立的(allein für und auf sich selbst)。与其个别化类似的是它们对其读者群众的影响：格言是通俗的，但却是高雅的，不是大众化的，而是智性的。格言之孤立于文本关联和其对接受之苛求的特性对应于其内容和形式的排外性(Exklusivitäte)。为了不成为其最凶恶敌人即陈腐性(Banalität)的牺牲品，格言需要艺术上的高超技巧和修辞上的精深造诣。简单的和平白的表述，正像所有肯定性的判断，都是格言要避免的。相反，为了出人意料地揭开复杂的和隐秘的意义维度，格言采用所有可想象的手段：对照和反转，矛盾和悖论，惊吓和暗示。

尽管格言自成一体，独立于一个广泛联系的语境，以及同样也独立于广大读者群体的多数共识(Mehrheitskonsens)，格言却很少发现自己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常处于更大的集合之中。格言之被与其他格言一起印刷和一起阅读，并没有颠覆格言的独立性，因为它也可以完全放弃与其他格言的比邻关系。另一方面，格言的主观性和破碎的片面性要求必须从一个改变的立场出发对其继续或反驳，完成或反抗。彼此相互排列、经常互相争论的格言乃是一些尝试，试图在常新的思想开端的视角中把握认识对象。不是某一作者的没有能力或某一时代的无创造力，而是只有最困难的可认识对象的课题要求格言风格，即要求接近实在的断续的尝试性的形式，而任何谬托知己的大包大揽(Zu-nahe-Kommenden)都会立刻将其拉开。尽管因为对启示的信仰和旧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不再能为一种“综合(Summa)”提供基础，认识使自己个别化并在这个过程中欢呼主体性的解放，但是，它们同时也试图克服其孤立存在状态和寻找新的

结合形式。其结果不是任何归纳和演绎体系，而是一组探照灯，它们的光柱既非整流地也非弥散地在黑暗中寻找真理。

作为偏见的道德

《朝霞》以“关于道德偏见的思考”为副题，并且其超过五百条的格言和随笔的题目也是围绕着人们放到自身和世界中的东西，围绕人们强加给自己和世界的东西。因此正如前言所宣告的，它经常围绕善和恶，道德法令、惯例的起源和正当性。与将个人置于其绝对特权不允许任何人分辩的禁令之下的原始习俗相比，道德（基督教的、现代的等等道德）似乎仅仅只是对个人自己之杰出（Auszeichnung）的特殊意识。尼采认为与此有关的最有害的概念是惩罚的概念，甚至连人的生存也被感觉为一种惩罚，“仿佛支配迄今人类教育的都是一些狱卒和刽子手的幻想！”（页 20）一种这样的道德状态的破除，只能寄希望于疯狂之反驳，这种疯狂，按照古人（柏拉图）的观点，不管怎么说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最好的东西。道德守卫者已经确立的道德拒绝每一种改变，拒绝所有新东西，因此也拒绝更好的习俗：“它使人愚昧。”（页 26）所有大恶人，在其时代被作为罪犯看待的人，实际上却是好的古老习俗的开创者，在历史进程中将被人们作为解放者平反。先于他后来的作品《善恶的彼岸》和《道德的谱系》，尼采在《朝霞》中已经开始将支配性的道德（如朴素和谦卑的美德理想）揭露为对于拟态的动物性的需要，精制的残酷和超越同伴的工具。

根据副标题，《朝霞》许诺提供对“道德偏见”的一个批评，但“道德”在该书接下来的论述中并不限于约定和习俗，限于好的和坏的行动、行为，而是接近 18 世纪的词义，包括与非人自然、

与物理事物不同的人类事物的全部领域。"道德"也不仅仅涉及伦理问题,而且也涉及认识理论和心理学,涉及宗教和政治——总之,涉及按照康德观点可以成为人类学题材的全部事物,这些事物被康德归纳为三个哲学根本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在尼采关于通过惩罚概念的支配变成了一种狱卒和刽子手的职业而败坏的"人类的教育"(参节13)的讽刺性评论中,通过对莱辛同名作品的影射,我们看到了18世纪的一个中心概念。至少在《朝霞》第三卷中,我们终于得到了对于值得辩护的启蒙原则的比较接近的提示。尼采对19世纪前半叶作出一个总结,从中看到在德国浪漫派的时代,一些不是前进而是回溯的力量在起作用:哲学家退回到"最古老的思想阶段",历史学家和诗人则被过去的或原始的文化形式,或像民族情感,民族语言等等集体现象所吸引,自然科学家与牛顿和伏尔泰的精神斗争,因此正好充分地和不祥地证明了德国人的反启蒙情结:"对情感的崇拜代替了过去对理性的崇拜。"(页152)

然而,在尼采看来,非理性主义可能窒息知识的危险对于他所处的时代来说却被避免了。正是那一精神参与了这一驯服,而这一精神过去本来经常是被唤来作为反动的援军的:历史学,历史意识和因此关联起来的新成长起来的认识热情。尼采在此没有提到名字,但是在这里,人们似乎很难不想到赫尔德;赫尔德以其关于历史个性(geschichtlicher Individualitäten)的重要发现,给19世纪的历史学思想提供了他的推动力,尽管他在德国精神史中长期被看作是狂飙突进运动的共同奠基人和浪漫派的先驱,而从欧洲的观点看,他从来就被看作是启蒙运动观念的决定性的捍卫者。《朝霞》的作者也是这样看待他的,该作者的历史意识表现在每条随笔、每条格言中。尼采关于文化和政治、

价值和宗教、习俗和舆论的起源和变迁的判断带有这种历史意识。有谁曾给予改变居住地和景观的需要，以及改变观点和自己的性格的需要，如此急迫的注意？在关于人类思想、感受和行动之变迁的精神的和物理的（如气候、饮食等）原因的探讨中，尼采看到了启蒙运动遗产对于他的时代和未来的意义。对此他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比在《朝霞》中更坦白的了："我们现在推进了这一启蒙运动"（页153）。为了这一目的，才有了适合这一目的的随笔和格言的文学形式及其对于急剧转换和新的细腻描写的偏爱。

这种思想和描述方式具有完全尝试性的特点。因此，对于所有种类的经验的从不疲倦的关注乃成为检验台，这些经验使自己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真理的障碍，使它们可以成为疑问、思考和修正的。新的需要赢得的理解从证明中找到反驳，从隐蔽中发现错误。因为"不存在获得知识的唯一的科学方法"（页224），需要在变换的开端和视角的意义上的多元性。"科学"之受到强调的被赞赏的价值归因于经验科学，如医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对尼采来说绝非不重要的"孤独学（Einsamkeitslehre）"（页250）等经验学科的数量和多样性。不管认识是有益健康的还是令人反感的，所有深入探讨的工具都应该无保留地投入使用：无论是信仰还是热情，无论希望还是支配，无论爱还是厌恶。各种极为不同的情感和感受，从善的和温柔的到恶的和暴力的，服务于吐露不确定性。被其"无耻的道德"（页242）所驱使，认识的冒险者在临时的和假设的、可能的和或然的感觉、判断和推理方式的帮助下寻找其道路。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检验被当作真理者（Für-wahr-Gehaltenen），而且也更是为了探讨被认为真理者之机关（Instanz），不仅是为了修改认识，而且也是为了批评认识。某一"我们"之被要求面对临时性的勇气

(参格言 453 和 501),表明了"建立小试验国家"的决心(页 250)。目的是所有实验性事物的协同(die Solidarität aller Experimentierenden)。

整个《朝霞》的最高箴言是"思想之坦诚"(Redlichkeit des Denkens)的气质甚至激情(页 222),这种激情自己表扬而不是掩盖那些能够想象的与一个人自己的思想相反的东西。这一前提条件不能因为任何顾虑而受到束缚,不害怕任何挫折。这种不屈服的意志类似绝对命令的约束力,尼采将其转移到认识的责任上。这样他就——完全是在启蒙运动的意义上——将道德努力的实践公设与"敢于去认识"的理论公设结合在一起。因此,他接近了康德的要求,不使自己的理性服务于另外的人的理性的支配。

然而,对于认识的放任的迷恋隐藏着落入唯心主义的幻想的危险:因此,将对知识的纯粹的热情解释为真理追求的动力或法庭至少是可疑的;智性的急进同样隐藏着对自己的要求的绝对化:"因此,让我们人道地使用我们的'正义感'。"(页 280)这一自我批评的保留条件从许多源泉吸取营养:首先是来自正当地怀疑,那一正义冲动是否是如此纯洁,也就是没有谨慎的控制性和适应性的兴趣,这些兴趣本身停留在黑暗中和否认自己;第二是来自怀疑,是否认识者的严格的不可贿赂性真的对于认识真理有好处,或是否这实际上是被隐秘愿望强加的;第三是来自担心,认识的强硬要求超越认识者的忍受痛苦能力,因此使人们的命运,他对幸运的要求,不能满足。就此而言,关于正义的这一禁令也不是什么不可减少的原则,而是担负着自我反思的责任。

《朝霞》作为过渡和新开端

通观尼采的全部著作告诉我们，尼采的著作——粗略地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启蒙原则并非一直不变的主导原则。第一个阶段首先包括《悲剧的诞生》(1872)以及《不合时宜的沉思》(1873－1876)，表现为追随叔本华和瓦格纳的不变的批评者和狂热者。他的异议首先针对的是"理论人"，针对19世纪的学者，以及针对他怀念其力量、活力和天才的德国精神的贫困化。第二个阶段开始于《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在某种意义上直到《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985)，虽然《快乐的科学》(1882)已经预示了一个转向。在这一中间时期——《朝霞》也属于这一时期——，尼采与其说是一个说是者(Ja-Sagender)，不如说是一个启蒙运动意义上的怀疑者、心理学者和分析者。哲学和科学的真理追求的最高标准是智性的诚实(intellektuelle Redlichkeit)，无论是对思想者的可能的伤害的任何顾虑，还是对被思想者的可能的伤害的任何顾虑，都必须在所不计。在这一尼采无论是在音乐上还是在个人关系上都越来越疏远瓦格纳的阶段里，学者的地位超过了艺术家，后者的可疑的此在(Dasein)唤起了不信任和心理学的尖锐批评。按照《人性的，太人性的》中的说法，在引导我们从宗教到一种"真正自由的哲学科学"的过程中，艺术只有一种中间功能。(Pütz版7596，页37)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甚至读到："科学人是艺术人的进一步发展。"(同上，页147)然而，在以《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为开始的第三阶段，尼采试图克服一种不计任何代价的认识的真理激情。"权力意志"，"同一物的永恒复返"等等，取代了启蒙主义怀疑的立场。在扎拉图斯特拉说"是"之后，开

始的是价值的重估，尼采的伟大的形而上学。艺术被恢复名誉，并作为肯定性的，甚至是唯一激发性的生命力量而获得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

如上勾勒的发展阶段，精确的观察很难清楚加以划定，甚至会互相矛盾地加以描述；但是，在扎拉图斯特拉的讲话中，这些发展阶段却在寓言的外衣下出现，寓言一开头就这样说："我要对你们说精神的三种变形：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狮子如何变成孩子。"（Pütz 版 7526，页 22）因此，骆驼是传统的耐心的负载者，所有文化成就的保存者，文化的财富被精心地保护和传承。接着骆驼驮着宝贵的重物进入沙漠，在那里变成了掠夺性的狮子，它颠覆了古老的戒律和价值。《朝霞》以其对于被认为确实的道德原则领域的卤莽闯入而扮演了类似的角色。扎拉图斯特拉说明了每一变形阶段的成绩："创造新价值——狮子尚无这种能力：但使新的创造成为可能的自由的创造——这是狮子的力量所能的。"（同上，页 23）分析和毁坏是中间阶段的唯一财富，而它们通过其否定帮助为新的可能性准备了基础，这种可能性本身属于第三阶段的孩子。

激进的启蒙

掠夺性动物阶段的激进否定性是否与《朝霞》对启蒙的突出信仰相矛盾？狮子岂不是会撕碎每一个猎物，或者不会放过某种骆驼负载的东西，比如说 18 世纪的传统价值想象吗？由于尼采著作中存在的矛盾，原则上没有充分的理由免除这种可能性，以促成某种令人安慰的思想连贯性，相反，我们看到，对理性的辩护和对疯狂的赞美相互交织。然而，如果不是使互相矛盾事物（Sich-Widersprechenden）之间的张力至少成为隐约地可以被

认识的话,完全接受矛盾面临着被误解为承认思想可以随意中断的危险。一方面,在尼采的著作中,我们到处都遇到了启蒙的主题和倾向,如神正论问题(节 91),每一信仰都要在理性法庭前引证自己的假设,同样还有所有自由的精神(aller freien Geister)——确实,如果人们按照字义理解对无信仰(Ungläubigkeit)的呼唤(节 96)的话,所有自由精神(aller Freigeister)——的宇宙政治共属意识(kosmopolitischen Zusammengehörigkeitsbewußtsein)。关于尼采的阅读知识,我们一再看到,他感谢法国启蒙思想家,也感谢精神亲近的宗教思想家帕斯卡。尽管完全了解疯狂之改变世界的伟大作用,他却不信任迷醉(Rauschhaften)(节 50),甚至让"理智的程度"决定天才的力量(页 291)。这种理智及其知识基础,经验,被提高为"我们心中的神灵"(页 36),而认识的激情("认识的唐璜",页 210)仿佛是在宇宙的范围内膨胀,有一天甚至可以希望会和另外星球上的居民建立联系,共同追求真理。因此,《朝霞》在所有怀疑之后和之外还包含有一个出发和新开始的时刻,启蒙运动对于认识之未来的确信的时刻。并非偶然的是,"朝霞"和"启蒙"都有用光来比喻清明起来(Heller-Werden)之开端和使命的涵义。此外,如果我们回想尼采对流传下来的但未经过检验的价值的不断攻击,对通过权威而固定和通过个人自己的愚昧而得到保护的偏见的不断攻击,我们就会看到康德关于勇敢的著名要求在提醒我们,或者甚至更远地返回到德国启蒙之"父"托马秀斯(Thomasius)的作品:《De praejudiciis [论偏见]》(1689)。康德在约一个世纪之后作为启蒙运动的纲领所提出的,托马修斯已经在实质上先行认识到了,他探讨了偏见的两个主要来源,即害人的权威和让人误入歧途的无耐心的懒散。他已经认识到,固定的教条和不受控制的情感,乃是通向独立的认

识行为道路上最艰巨的障碍。

因此，一方面，我们在《朝霞》中遇到了一大堆启蒙运动的名称、概念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骆驼却又必须使自己变成狮子，而在狮子的掠夺性动物的欲望前，没有什么东西，包括18世纪的原则，可以是安全的。然而，谁如果听从尼采后来撰写的前言(1886)的第五节的要求，练习作为优秀语文学家标志的"慢读"，谁就不会错过那"敞开的大门"(页13)，通过这一大门，过去的启蒙运动的思想悄悄地变成了自由民，从模糊的居民集体中，从自然和理性、思想和行动的和谐中，突出出来。在自由土地的广漠中，在狮子的荒漠中，他们开始打猎，因此并没有简单地继续启蒙运动；他们从启蒙运动获得了推动，但却没有亦步亦趋地跟在启蒙运动的后面。他们常常迂回曲折地前进，或者走上难以通行的小路，因此甚至追踪理性宗教(Vernunftreligion)的神灵，从后面抓住它们，指出其阴暗面和虚假。

《朝霞》形式上追随自主认识的启蒙运动的假设，但同时使其上升到激进的智性的诚实的要求，对启蒙原则的内容不再有任何顾虑，而是使其重新承受了一种启蒙性的批评。因此，它攻击早已被苏格拉底所代表的启蒙的根本原则：任何认识到善好的人，也必然相应善好地行动。在此，尼采以现代的锐利的认识工具看到将思想和行动分离开的深沟。作为心灵认识者，他充分知道意志、本能和欲望的固有规律性和任性。他在心理学的敏锐认识上超过了18世纪启蒙者，甚至也超过了格言家利希滕贝格，并且不能看不到，不同的和变化的神经刺激如何变成了表面上看来自主的理性的"提词者"(页99)。早于弗洛伊德许多，他认识到思想的心理学的甚至生理学的制约性，以及意识到梦的涵义，梦不像白天的意识那样停留在表面，而是为隐藏的意志冲动提供了发泄渠道。由此产生了对启蒙运动的自由情感

(Freiheitspathos)的深刻怀疑,对迄今未受争议的关于原因和结果的规律产生深刻怀疑。因此,对一个无计可施者的不肯止息的疑问:"我在做什么,我全然不知!我该做什么,我全然不知!"尼采可以知识者(Wissenden)的泰然回答之:"你说对了,但无须为此担心:你将被做!"(页101)

像弗洛伊德一样,尼采已经认识到身体和心情(Seele)对理性的支配,并且和他完全一样,不是大肆赞美这种支配,而是极其诚实地认识和承认它们。对于认识的依附性和被诱导性的这种自我折磨的认识不正是启蒙的最后胜利?他不是求助于迷醉(Rausches)的非理性的召唤,而是求助于对思想的界限以及同样还有能力的认识,这种思想甚至能够使对其尚未清晰的起源变得清晰,并因此并非没有胜利感地超越了自己。康德已经在感性和知性的确定中看到了界限;尼采在更深的无意识(欲望,本能等)和生理学(气候,饮食等)层次发现这一界限。

以其既软弱又泰然的自白:"你将被做!"尼采证明自己不仅是心理分析的先驱,而且也是结构主义和新结构主义的问题意识和反思方式的开路先锋,并非偶然地被其代表人物作为其解构努力的证人引用。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与意义》的导言中,看上去就像是在推进尼采对个人主体的同一性的怀疑,甚或对其自主性的怀疑,他这样写道:"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地点,在其中发生了某些事情,但在其中却找不到'我'。我们每人都是一个路口,在其上有各种事件发生。路口本身是完全被动的;某些东西在上面发生。"然而,自我的合法性对于启蒙思想者来说已经是一个问题:从笛卡儿开始,经过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直到新康德主义和胡塞尔,因此引出了一个中心问题:自我是如何在意识之流动中建构或被建构的。这一问题被尼采、弗洛伊德和解构主义者以多重的、完全不是汇聚的流动方式分流,其流向早

已不再单独由意识所限定，意味的不是一个启蒙问题的告别，而是其激进化。

正如《朝霞》质疑理性的统治要求一样，正如它使思想着的和行动着的主体的主权甚至身份成为问题一样，它也从根本上冲击了流行的语言理论和认识理论。超越一个人自己的感觉的内在性和深入实在的事物世界的信心，不只是因为康德关于自在之物和现象的区分——这一区分无论如何仍然允许一种主体间的可靠知识——而失落，而且更多地因为每一个人的所视和所思(Sehen und Denken)的解释学而失落。为此尼采应用镜子和俘虏的比喻："我们的心智是一面镜子"(页101)，它永远不会向我们表明实在的关系，比如说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实在联系，而永远只是表明实在的图像。我们试图把握事物本身，最后得到的却只是事物在镜子中的反射；相反，我们希望将其作为可能的认识的基础看待，却总是看到其中的事物向我们迎面走来(页182)。感觉对象和感觉的反射表面就像囚犯和看守意义互相限制和互相联结。因此，每一个单个的人类存在都限制在某一囚牢之内，为他所特有的感知(Apperzeption)的边界就构成了他墙壁和栏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通向实在世界的秘道、捷径和小路！"(页97)

从语言方面寻找出路是最少指望的；因为"语词挡住我们的去路"(页45)，而且尼采自己嗅到了"语词背后的错误"(页236)。他因此继续着他早期作品《论超道德意义上的谎言和真理》(1873)所开始的语言学批评。尼采随笔中在思想风格和描述风格上最深刻和最简练的这一作品，摆脱了关于符合和所指，语词和事物，演说艺术之婉转形象比喻与认识之确切概念之间的传统区别。尼采用另一种语言观反对这种区别：从一种非反映的艺术性本能出发，人类创造了一大堆隐喻和换喻，通过这些

隐喻和换喻,他按照他的感觉能力和行动能力来想象世界,以适合他的需要和兴趣,现在他一切齐备,即:通向认识的语言性和艺术性构成(或分解)模式已经找到,并且这些模式是掩盖性的和前理解的。诸如"理性","科学","真理"等等,都只是一个规范性的被建立起来的秩序的名称,其虚构的起源被忘记了,以及通过习俗和习惯被压抑了。没有什么能逃脱这种"超道德意义上的谎言",因为连真理也是一个虚构。《朝霞》由此得出结论:"全都是图画话语"(页 98)。

事物的这种主体定向的、人类中心的命名没有指示任何通向其自在存在的本质存在(ihren an sich seienden Wesenheiten)的道路。但是,至少 1873 年的早期作品似乎是将艺术作为一条摆脱语言固有内在性的出路来信赖。虽然艺术同样使用传统的形象和概念图式工作,而这些图像和概念本身已经是自我欺骗的结果,但是,它现在在自由支配的合奏乐曲中修正它们。因此,它重新推动了一种虚构,只是这次是一个二次方的虚构。更高程度上的谎言不仅仅是已经先在的虚构的一个影像,它还在三种意义上满足认识功能,即使并没有更接近事物的实在也罢。第一:它撒谎,同时知道自己在撒谎。第二:它撒谎不是由于需要,而是出于勇敢的意志,不是为了首先将事物归属于它的权力之下,而是因为它已经是其主人。第三:通过再谎言化,它揭穿给定者(Vorgegebene)乃是第一层次的非反思的谎言。艺术表明,如何一切都可以完全不同,因而意识到,那通过重复而被神圣化的概念化也是作为表面的转化,服务于实在事物,而对于这一实在事物,我们从来不可能得到一种确切的认识。

然而,甚至艺术也并没有指出任何逃离语言的根本困境的出路,相反,它们和概念论述一样深刻地卷入了问题之中,因为它们和理论认识、宗教或道德完全一样很少能触及世界的实在。

最晚从《人性的，太人性的》以后，同时随着尼采越来越疏远瓦格纳，艺术家也越来越被看作是一个演员，生动地但却欺骗性地演出人类的宗教和哲学的错误。作为不负责任的撒谎者和江湖郎中，他们就像年轻的耶稣一样，只满足自私的需要和在关键的时刻悄然逝去，而不是参与认识的苦难："思想者能对艺术家说的最痛苦的话莫过于：'你们难道就不能和我一起警醒片刻?'"(《人性的，太人性的》，Pütz 版，页 314) 撕碎已经固定化的用谎言编织的科学概念，这是《朝霞》中更少归于艺术家的，因为他们表明自己同样是为按照尼采的观点支配一切的生命的保存条件(Erhaltungsbedingungen)服务，并按照它们的希望行动。因此，艺术没有带来它所意志的，而是带来按照其生理基础的命令，按照其意志必须完成的东西。当它探寻其起源的基础和深渊时，和语言和概念一样，它也必须在启蒙的"剥蚀性"(untergrabender)法庭前为自己辩护。

当尼采一方面脱离启蒙的原则——他对政治作为一种低级职业的精神贵族式蔑视即是这样(参格言 179)——，另一方面他又继续了 18 世纪的社会抗议并使之激进化，对人类社会的边缘阶层，对其弱势地位和被压抑状态给予高度注意和公正对待：他重新献给犹太人一个辩护，这一辩护可与莱辛《拿单》中的犹太人辩护匹敌。对于"工厂奴隶"(参格言 206)，工业劳动者，他发展了大胆的改革计划，虽然这些计划同时也是非常不现实的。他不是以道德标准看待罪犯和犯人(参格言 202)，而是将其作为生理疾病来处理。在所有这些思考中，他仍然忠于他的"蜕皮"的意志(页 302)，改变思想和重估价值的意志：狮子只是撕碎，还没有成就任何新的价值；它的工作就是批评，在最好的情况下是解放性的否定。因此我们看到，在书的结尾，出发的象征与下降的象征结合在一起，一首诗的焚烧成了一个新开端的前

提，以及向西的高空飞行指向的却正是太阳落下的方向。朝霞最后岂不是证明自己是一种晚霞？然而，尼采自己认识到："它具有朝霞的某种性质。"（页 302）我们同样不应忘记引导全书的、在第一版的扉页上就已经出现的题词："还有无数朝霞，尚未点亮我们天空。"印度人最古老的著作开始了"未"（nicht）并将其扩展为"尚未"（noch nicht）。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能遮蔽未来的熹微晨光。朝向东方的遥望不代表任何预言，但也许代表着机会；他没有确认任何希望，但是他鼓励等待。

还有无数朝霞
尚未点亮我们天空[1]
——《黎俱吠陀》[2]

① 【Pütz 版注】Es gibtso viele Morgenröten, die noch nicht geleuchtet haben。尼采的格言集原本打算以"犁铧，关于道德偏见的思考"为名。在其于 1881 年制作的手稿副本的第一页上，加斯特(Peter Gast)写下上述来自《黎俱吠陀》的引文(出自献给最高神之一、道德世界秩序的掌管者伐楼那[Varuna]的颂歌)。尼采是如此喜爱这一题词，遂将自己著作改名为"一个朝霞。关于道德偏见的思考"，后又删去"一个"(参尼采 1881 年 2 月 9 日致加斯特信)。这一书名可以作为尼采的讽喻性暗示来读：他的哲学以克服西方—基督教形而上学为己任，第一次描述了启蒙的真正开端。【译注】本书翻译参考了徐梵澄先生的译本。

② 【Pütz 版注】《吠陀》的最古老部分("吠陀"，古印度语"知识")，宗教的文本，对它的承认是归属正统印度教的主要标准。《黎俱吠陀》包括献给几位神的 1028 首颂歌，分属 10 个曼荼罗(Mandalas，界)，用来在祭祀时唱诵。这些颂歌在公元一千年前已经汇编成集，作为印度文学的最古老的成就，是印度语言史、宗教史和文化史的重要材料。

前言

1

在这本书中，你将看到一个工作在“地下”的人，一个挖掘、开采和探索地下世界的人。若你有足以洞察此等深度作业的眼睛，你就会看到，他如何缓慢、谨慎和不可动摇地向前推进，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苦恼迹象，而这种苦恼本来为任何长期见不到天空和阳光的人所不可避免。你甚至可以说，他不无愉快地工作于地下深处。是不是有什么信念在引导他，有什么安慰在补偿他？也许他要的就是长期黑暗，就是不可理解，不为人知，不可思议，因为他知道他因此将会有：他自己的白天，他自己的解放，他自己的朝霞？……他将返回人间，这没有疑问：不要问他在那遥远的地下寻找什么，一俟他重新“变成一个人”，这位似乎暗哑无声的特洛丰尼奥斯(Trophonios)①和地下人就会开口讲述他

---

① 【Pütz 版注】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的另一个儿子，比尤田(Böotien)地区的地神，他在其预言所的一间地下室里如此可怕地发布消 （转下页）

自己。谁要是和他一样，做了这么长时间的鼹鼠，孤独的鼹鼠，谁就会不知道什么叫保持沉默……

2

确实，我耐心的朋友，在这篇本来也许会变成一篇诔词、一篇葬礼演说[112]的迟到的前言中，我就要对你们讲述我在地下做什么：因为我已经归来，并且是安全地归来了。不要以为，我打算把你们引入同样危险的作业！或者哪怕仅仅引入同样的孤独！因为一个如此行进在他自己道路上的人只能形单影只：否则就无所谓行进在“他自己的道路”上。不能指望有谁会来帮助他；所有迎面而来的危险、灾难、迫害和风雨都是为他一个人准备的。他的道路是他“自己的”①；这种形单影只的痛苦和挥之不去的烦恼当然也是他自己的，例如，即使他的朋友们也不明白，他在什么地方，他要去哪里，以致他们有时问自己：“什么？他真的在行进吗？难道他还有什么——什么道路可以行进吗？”——就在这时，我却做出了一些不寻常的行动：我下降到大地的深处，掘进到事物的根基，开始调查和发掘一种古老的坚信(Vertrauen)，两千年来，我们哲学家已经习惯在这种坚信上建筑，甚至当迄今为止矗立其上的每一座建筑倒掉之后仍然不肯

(上接注①)息，以至于恐惧的来访者按照流行的迷信说法丧失了笑的能力。其洞穴被看作通向下界的入口，预言者则被看作一个死去的先知。

① 【Pütz 版注】“自己的(fur sich)”：表面含义是“没有其他人”(及其背景)；同时尼采暗示作为自我意识，也就是作为自为存在(Für-Sich-Sein)(反义词：自在存在)的自我的唯心主义说法；虽然理性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自为存在中看到一种自我奠基原则，开端，目的和最后的确实性，“自为存在”对尼采来说却是，基础的消失，危险和毁坏。

罢手，仿佛它是一切基础中的基础，磐石中的磐石：我开始拆毁我们对道德的坚信①。什么，你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3

善与恶②是至今最未受到充分思考的题目：一个永远让人感到太危险的题目。良心，名誉，地狱，有时甚至还有警察，过去和现在都与费厄泼赖不能相容；在道德面前，正如在任何权威面前，人是不许思考的，更不许议论：他在这里所能做的只有——服从！只要这个世界存在一天，就不会有权威愿意自己变成批评的箭垛；把批评的刀斧加诸道德，把道德看作一个问题，看作值得怀疑的：好啊！这不就是过去所谓不道德吗？这不就是今天所谓不道德吗？——然而，道德不仅使用各种[13]恐吓手段，

---

① 【Pütz 版注】那应该揭开普遍流行的"道德信仰"之机制的特殊思想运动，尼采比之为地下挖掘和地下钻探。20 世纪哲学中的新结构主义的思想运动之深受尼采思想影响，在此也表现出来：他所制作的比喻被重新加以考虑：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8－1984）在其代表作 *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词与物：一种人文科学考古学》，巴黎 1966；德译本名为《事物与秩序》[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71]）以类似的方式同样表示，要掏空欧洲思想的基础。福柯认为，特别是一种主体中心的、排除一切异己的和不可公约的东西的合理性的独裁塑造了现代，这种合理性的基础是在理性（Vernuft）的时代，也就是在过去的 17 和 18 世纪，奠定的。福柯像尼采一样认为，哲学家的任务在于分析欧洲之现代的思想传统，和"考古学地"摊开其起源。

② 【Pütz 版注】1886 年尼采《善恶的彼岸》一书问世。其中"彼岸"没有任何基督教末世论意义上与此岸尘世相对的值得追求的出路的含义。它不如说敞开了一个分析的视野和一个发展的目标，使善与恶之间的表面的对立，通过将其还原到一个共同基础和通过道德价值的一种重估，而得到克服。

使批评之手和刑具不能加诸其身：她的安全更有赖某种勾魂艺术，对这种艺术，她运用自如——她知道如何去“迷人”。由于这种艺术，她通常只要秋波一转，就会使批评意志瘫痪，甚至投入她的怀抱；在某些情况下，她甚至知道如何使他反戈一击，像蝎子一样把毒刺刺入自己身体。道德自古以来就擅长摇唇鼓舌：没有哪个演讲者，包括我们今天的演讲者，能离开她的帮助（看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者[①]怎样演讲吧：为了说服别人，他们说起话来是多么道貌岸然！最后他们甚至自称起“正人君子”来了）。哪里存在着演讲和劝说，哪里道德就表现为一切艳妇娇娃中最迷人者和——就其与我们哲学家的关系而言——哲学家的真正的喀耳刻。[②] 为什么柏拉图[③]以来的每一位欧洲哲学建筑者都

---

① 【Pütz 版注】源于希腊文“anarchia”，指法律支配的缺失状态；一种学说的追随者，这种学说欲消除任何（国家的）支配和控制。斯蒂讷（Max Stirner，1806－1856）和蒲鲁东（Pierre Joseph Bakunin，1809－1865）代表了一种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而巴枯宁（Michail Alexandrowitsch Bakunin，1814－1876）则开创了一种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在 *Dieu et l'Etat*（《上帝与国家》，1871）中，他认为：随着国家强制秩序的废除，个人将自动地结合为超个人的团体，从而形成一个财产集体所有的无国家和无阶级的社会制度。除了其他人还对年轻的瓦格纳发生了影响的巴枯宁，1864 年在意大利成立了第一个无政府主义联盟，其目的与其说是要夺取政权，不如说是要摧毁政权。此外他们也赞成使用恐怖手段。

② 【Pütz 版注】道德迷惑思想，正如希腊神话中那善于迷人之术的喀尔刻让生性狡猾的俄底修斯迷失；他的伙伴被太阳神的女儿变成了猪（荷马《奥德赛》第 10 卷，229 以下）。比较其与“道德，人性的喀耳刻”（《瞧，这个人》，Pütz 版 7511，第 131 页）思想上的平行。

③ 【Pütz 版注】柏拉图，公元前 428/27－347，雅典哲学家，曾经短期居留叙拉古；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特别是通过其中年时期的“理念论”，及其在新柏拉图主义和在中世纪哲学中的片面接受，造就了一个直到近代（康德和“德国唯心论”）的形而上学 （转下页）

劳而无功？为什么他们郑重奉为 *aere perennius*① 的一切都摇摇欲坠或已经躺在废墟之中？那种甚至今天仍为人们乐道的回答多么不得要领："因为他们全都忽略了这样一种建设的先决条件，没有考察基础，对理性进行批判。"——这就是康德那著名回答，他并没有因此使我们现代哲学家站在一个更结实和更少欺骗性的土地上！②（——而且请想一下，所谓一种工具应该批评它自己的有效性和适用性，所谓理性应该"认识"它自己的价值、能力和界限，这种要求不是颇为奇怪吗？它甚至不是有点荒唐吗？——）正确的回答其实是：包括康德在内的所有哲学家都是

（上接注③）传统。接受一个永恒原型（理念）的真实世界，作为感觉世界的暂时现象的根据，对建造等级存在秩序的强烈的建筑学兴趣，以及认为支配特权和知识特权属于因为精神训练和禁欲美德而与众不同的哲学家（参柏拉图的 *Politeia*，意为"城市一国家"【译按：中译为《理想国》，或应为《王制》】），在尼采看来，正是哲学家，神学家，甚至现代科学思想的基本模式。按照尼采（及其某些解释者）的自我认识，这种模式由于尼采而第一次得到克服（参《偶像的黄昏》中"'真世界'如何最终变成一个寓言"章）。

① 【Pütz 版注】*aere perennius*，拉丁文，比金属还持久（参贺拉斯：*exegi monumentum aere perennius* [我树立了一个纪念碑，比金属还持久，"Oden"III，30 i]）。

② 【Pütz 版注】参康德（1724－1804）：《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1781）页 XI 以下，（注）10；第二版（1787）页 XXI 以下，XXXV 以下，页 7、9。以其主要著作（此外尚有：《实践理性批判》[1788]，《判断力批判》[1790]，《纯粹理性限度内的宗教》[1794]），康德创立了"先验唯心主义"哲学。其中他坚持这样的立场：我们的经验知识被其可能性的条件（"先验"）和主体所特有的原则（"唯心主义"）所规定，但特别是被空间和时间的直观形式，以及被逻辑的、建构对象的判断形式所规定。认识是可以奠基的，因为理性能够在其自身中找到其根据和确实性（作为内部分配性奠基和评价的"批判"）。另一方面，这种奠基只限于关于经验对象的认识，例如就不适用于上帝，自由和不朽。它认识其对象，但只是必然在主观形式下呈现出来的对象（作为外部划界的"批判"）。

在道德驱使下工作的；他们表面上追求“确定性”、“真理”，实际上只追求“宏伟[14]的道德大厦”：再次借用康德的天真自白说，他那“不辉煌但并非无价值”的工作和劳动的目的，就是“为那宏伟的道德大厦平整和夯实地基”（《纯粹理性批判》，II，页257）。[①] 可惜，他的目的未能实现！恰恰相反！——我们今天不得不这样说。康德如此热心向善，不过是他那比任何其他世纪都更盲目而热烈的世纪[②]的儿子，以及幸而还是这个世纪的某些更有价值方面的儿子（例如他在其知识理论中大量采用的感觉主义[③]）。道德毒蜘蛛卢梭[④]同样盘踞在他的心头，道德狂热主义的观念同样使他坐立不安，对此，这种观念的执行者、卢梭的另一个学生，即罗伯斯庇尔，直言不讳[⑤]：de fonder sur la terre l'empire de la sagesse, de la justice et de la vertu[⑥]（1774年

---

① 【Pütz版注】分别逐字引用的康德引文的压缩：《纯粹理性批判》1787年第二版页375以下。通过批判将人的认识限制在经验现象领域，开启了可以独立于我们的经验形式的“自在”的事物的领域，开启了信仰。在认识不可能的地方，因果关系的个别经验命题即不能反驳信仰之权利。按照康德理论，一些信仰立场可以通过实践理性的事实要求一种绝对义务感；这适用于自由，在限定条件下也适用于上帝和不朽。它们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一种实践上的约束力，但却不能成为知识。尼采的攻击也十分准确地切中了康德内心深处的意图，这种意图在其《纯粹理性批判》前言的著名句子中得到表达：“我不得不抬高知识，以便为信仰腾出地盘”（1787年第二版，页XXX）。

② 【Pütz版注】指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世纪。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尼采认为这个时代具有一种特性，恰好可以适用启蒙运动本身的激烈批判原则。热烈而盲目的有18世纪的各种过度的情感和夸大的想象力，它丧失了与作为启蒙运动思想的普遍范畴的理性的调节关系。尼采将启蒙运动时代看作“盲目热烈的世纪”，也就是说其根据对理性真理普遍有效性的一种非批判的信仰，不可解脱地与道德和伦理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启蒙运动的思想结论：有理性的人必然能道德地行动，尼采将其看作一种盲目而热烈的信仰，这种信仰与其说是建立在自然的先定（Vorgabe）上，不如说是建立道德狂热的基础上。

6 月 7 日演讲)。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心怀这样一种法兰西狂热主义,他不可能以一种比康德更少法国味、更彻底和更“德国

---

③ 【Pütz 版注】Sensualismus,来自拉丁文 *sensus*(感觉);哲学流派之一,认为所有知识都来自感官知觉,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感觉和知识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感觉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古代有伊壁鸠鲁(Epikur,前 342/1—271/70)和斯多亚派,在近代有休谟(1711—1776)和洛克(1632—1704)。感觉主义与经验主义有亲缘关系,二者共同对立于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将理性看作是最高的认识原则,以及接受建立在天赋知性概念(Verstandesbegriffe)基础上的独立于经验的知识的可能性。康德在其认识论中批判性地调解彼此对立的感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方向:“无感性则不会有对象给予我们,无知性则没有对象被思维。思维无内容即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纯粹理性批判》1787 年第二版页 75)。

④ 【Pütz 版注】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哲学家、作家。1750 年,以其对于第戎科学院提出的、也是他自己所特有的问题“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道德的纯化?”的获奖答复而登上法国公众生活的舞台。卢梭独特回答的结论是否定的。从 1751 年开始,他反对他之前的启蒙运动,坚持情感对理性,自然对文明的优先性。针对一种朝向理性的历史进步的乐观主义观点,他代之以一个走向衰落的诊断,这种衰落必须被阻止,但要回头是不可能的。为了保存与自然和情感的亲近,他还开展他的教育和国家学说的研究(《爱弥尔》[1762],《社会契约论》[1762])。正是在以道德为基础的权威行为之保护儿童权的、“否定性的”教育的转折点上(《爱弥尔》中的“信仰自白”),卢梭的实质上道德的和无论如何不“自然”的追求,通过道德训练的无辜(《新爱洛伊斯》[1761]),通过对整体结构的自由的、社会的理解,突出出来。通过其社会契约学说,卢梭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家(参 1793 年 7 月 24 日宪法)。罗伯斯庇尔特别引用这一社会契约,要求实现 volonté générale[公意],一个社会的理想的共同意志。

⑤ 【Pütz 版注】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1758—1794,法国革命家,1789 年后为雅各宾俱乐部和国民议会成员。他推翻比较温和的吉伦特派,推动处死路易十六以及他自己的竞争对手丹东。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在罗伯斯庇尔手里达到了顶点。1794 年 7 月 27 日他被推翻和处死。

⑥ 【Pütz 版注】法语:在地上建起智慧、正义和道德的王国。尼采引自舍雷尔(Edmond Sherer):*Etudes sur la littérature contemporaine*《当代文学研究》),巴黎,1885,第 8 卷,页 79。

化”——如果“德国”一词今天仍然可以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话——的方式进行工作：为了给他的“道德王国”开辟地盘，康德认为除了安置一个不可证明的世界，一个逻辑的“彼岸”之外别无选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需要他的纯粹理性批判！换句话说，他本来不需要它，如果不是有一件事情对他来说如此重要和刻不容缓：使他的“道德王国”成为理性攻击不到的，最好是理性把握不了的——因为在他看来，事物的道德秩序在理性攻击面前无险可守，全无屏障！面对自然和历史，面对自然和历史的全然非道德性①，康德像每一个真正的德国传人一样，是悲观者②；他信仰道德，不是因为[15]自然和历史证明道德，而是因为他决心置自然和历史的一再反驳于度外。为了理解这种“置之度外”，我们也许不妨回想一下另一个伟大的悲观者路德③身上的某些相似之处。路德曾以他特有的无忌告诫他的朋

---

① 【Pütz 版注】在其历史哲学(《世界公民观点之下普遍历史的观念》[1784]，《人类历史起源臆测》[1786]，《永久和平论》[1795])中，康德力图将属于理论认识和实践理性异质层面的两种不同立场结合起来。作为历史进程的动力，一方面，可以看到一种自然的和自私的驱动力的互相对抗。从实现人类在一个理性自由和和平秩序中的联合的绝对伦理责任来看，另一方面，又可以发现一种在自然中存在的目的性的假设：历史进程指向一个确定的目的。但是，一种这样的目的性按照康德的批判哲学虽然是不可认识的，却是实践命令的确定性的结果，并且使我们有责任接受一种历史观点，好像一方面确实存在着战争，另一方面是人们为此不得不采取的行动联合，以从一种自由的自我负责中取得一种自由的社会秩序。

② 【Pütz 版注】来自拉丁文 *pessmum*[糟透]；一种世界观的追随者，与乐观主义相反(来自拉丁文 *optimum*[最好])，从事物的负面观察事物。悲观主义是许多宗教的组成要素，比如说是基督教和佛教的组成要素。在哲学中，叔本华特别代表了悲观主义。

③ 【Pütz 版注】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原为奥古斯丁隐修会修士和圣经讲解教授。他关于赦免力量的 95 条论纲(1517)引起 (转下页)

友:"如果我们可以通过理性理解降下如此多苦难和灾害的上帝的仁慈和公义,我们干吗还需要信仰呢?"[①]*credo quia absurdum est*[②]:这种推论对每一个真正的罗马人来说都是反圣灵的罪过(eine Sünde wider den Geist)[③],但从来就没有什么比这种玩火推论更能刺激和"打动"德国人的了。正是由于这一推论,德意志逻辑第一次进入了基督教教义史:即使一千年后的今天,我们这些德国人,我们这些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已没落的德国人,仍然在黑格尔[④]当年用以帮助德国精神征服欧洲的著名的辩证法的背后嗅到了某种真理,某种真理的可能性:"矛盾推动世界,一切事物都自相矛盾。"[⑤]——因为,即使在逻辑领域,我

(上接注③)的争论导致了宗教的和教会的革新运动,并在奥格斯堡会议(1530)上导致了帝国的宗教和政治分裂。

① 【Pütz 版注】引文不能确定出处。

② 【Pütz 版注】拉丁文:因其荒谬,故我信之(被误归于奥古斯丁)。

③ 【Pütz 版注】一种重罪,这种罪在于有意识地拒绝必不可少的上帝恩典:"所以我告诉你们:人的一切罪和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马太福音 12, 31)

④ 【Pütz 版注】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83,与费希特、谢林和荷尔德林同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开创者;特别是由于黑格尔左派和马克思对其的接受,其影响越出了学院之外。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1807)勾画了作为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而从自然意识开始的一种教育小说。这部著作的百科全书式的特点预示了《哲学全书》(1817,1827,1830),在其中黑格尔描述了作为世界根据的理性(逻辑学),其在现实中的外化(自然哲学),和其回复到自身(精神哲学)。在此我们看到勇敢的和同时也是历史上最后的努力,试图将迄今的人类文化的整体的基础,与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或与年轻的历史意识,在一个理性一知识系统中结合起来。尼采和黑格尔的关系一直是不清楚的。

⑤ 【Pütz 版注】几乎逐字参黑格尔《逻辑学》,第二编第二篇("本质论"),第二章 C("矛盾")注 3。通过将矛盾提升为运动性的原则,对立于古典形而上学将同一性的支配作为存在之固定等级体系的原则的支配的做法,黑格尔显著地脱离了费希特,也未明言地脱离了他的同伴谢林。

们也是悲观者。

4

但是，逻辑判断并不是我们可以悍然加以怀疑的最后界限。逻辑判断的有效性与我们对于理性的坚信密不可分，而我们对于理性的坚信，作为坚信，乃是一种道德现象……也许德国悲观主义还有最后一步没有走完？也许它不得不再一次以一种骇人听闻的方式把它的 *Credo* 与它的 *Absurdum* 等量齐观①？而如果本书把悲观主义扩展到道德领域，如果本书甚至超越道德坚信而走到它的彼岸[16]——它难道不正因此表明它是一部真正的德国作品吗？它确实展示了一种矛盾并且不怕正视这种矛盾：道德坚信在本书中失去了位置，但其理由不是别的，*恰恰就是道德本身*！如果不是道德，我们又该如何称呼那种策动本书、策动我们的慨然之气呢？因为我们本来倾向于更为朴素的表达。无可怀疑，一种“汝应”的声音同样在我们的心中响起，一道严厉的道德星光同样在我们的头上闪烁——此乃道德最后的可见光，它仍然照耀着我们最后的道路，因而至少就此言之，我们仍然是*良知之人*（Menschen des Gewissens）：我们仍然是良知之人，因为我们不想回到任何过时和陈腐的东西那里，回到任何“信仰扫地”的东西那里，无论这些东西被冠以怎样堂皇的名字：上帝、美德、真理、正义、博爱；因为我们拒绝通过谎言的桥梁回到过去的那些理想；因为我们坚决与一切企图调和和中和我们的东西为敌；与现在的每一种信仰和基督信仰为敌；与所有浪漫

---

① 【Pütz 版注】拉丁文：我信仰并且荒谬/无道理。转义：提出一种论点或意见同时又否定它。

主义和祖国崇拜的杂种为敌；还与那些聒噪不休，要求我们作为艺术家在我们已经不再相信的那些事物面前顶礼膜拜的艺术家的放荡和无耻为敌；总之，与所有永远在“提高”我们①因而同时也是永远在“降低”我们的欧洲女人主义（Feminismus②，或者说欧洲唯心主义[Idealismus]③，如果你愿意这样称呼它的话）为敌：正是作为这种良知之人，我们这些现代非道德论者④和不信上帝者才会觉得自己仍然与长达千年的德意志正直和虔诚联系在一起，即使是作为它的最成问题和最不可救药的后代；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实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它的最内在意志的执行者——这种意志，如我们前面所说，是一种悲观的意志，它无畏

---

① 【Pütz 版注】在此有与软弱化相联系的贬义（参下一个注）。

② 【Pütz 版注】影射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结尾的诗行：“永恒之女性，引我们上升。”（12110 行以下）

③ 【Pütz 版注】这里的含义不同于今天通常的词义：准备牺牲的决心，或是对高尚的目标想象的热情。这样一些态度在这里被加以负面的评价，并被追溯到一种哲学－神学思想类型。这种类型以柏拉图中期哲学的理念论为基础。通过这种方式，美学与关于希腊的典范的想象相结合。在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中，以及在“德国唯心论”——歌德的自然科学和美学思想尽管与其有怀疑的距离（参下一个注），也接近这种唯心论，它开始于费希特（1762－1814）的第一部《知识学》，以黑格尔之死（1831）和歌德之死（1832）为结束——中，柏拉图的理念论得到了一种修改了的更新。1888 年 10 月 20 日，尼采从梅森堡（Meysenbug）写信给他的女朋友马尔维达（Malwida）：“我将唯心主义看作一种变成了本能的作假，看作一种不惜任何代价的不愿看现实。”

④ 【Pütz 版注】Immoralisten，非道德主义的信奉者，否认道德准则和道德规定的约束力。在 1888 年 7 月 29 日致付荷斯（Carl Fuchs）的信中，尼采鉴定了非道德主义者的类型，并在《瞧，这个人！》（1908 年出版）中称自己为这一类型的第一个代表（§2，“为什么我是命运”），“智性诚实”的迄今为止的最高形式，“它在道德本身已经成为本能和不可避免的东西以后仍然可以将道德作为幻想来对待”。

地否定自己，因为否定就是它的欢乐！在我们手中完成了——用一句时髦的话说——道德的自我扬弃！[①]

5

[17]但是，最后：我们如此迫不及待和大张旗鼓地说明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这又有什么必要呢？让我们还是从一个更伟大的高度俯视遥临冷眼静观吧；让我们还是以一种低低的声音在我们中间说出它，以至只有我们自己听得到它，而所有其他人都听不到它，听不到我们吧；但是，最重要的，让我们还是缓慢地说出它吧……这篇前言是一篇迟到的前言，但并没有迟到太多——毕竟，五年或六年又算什么？一本这样的书，一个这样的问题，是不能速成急就的；无论如何，我们二者——我以及我的书——都是 lento[②] 之友。我过去是一个语文学家[③]，也许现在还是一个语文学家，也就是说，一个慢读教

---

① 【Pütz 版注】尼采这篇写于 1886 年的前言采纳了一种思想，这思想他在《快乐的科学》中第一次尖锐地予以提示（节 344 和 357），以及在《道德的谱系》中详细加以发挥（参其中第三篇论文以及对《朝霞》前言的回顾：节 24）：怀疑者和自由精神者的智性诚实，似乎拒绝任何舒服的信仰，却以其自制和其对真理价值的信仰，证明自己同样是那种使他们拒绝信仰的禁欲主义理想的女继承人。她们的任务是通过重新解释对生命的故意否认（例如关于罪，忏悔和救赎的学说），弥补生命的所有缺陷。像生命中所有一切都被自我提高的法则所控制一样（关于道德，参《朝霞》节 425），所以在真理问题上被掩盖的道德原则本身也必须被扬弃。

② 【Pütz 版注】意大利文，慢板。音乐中的节律，在此喻指尼采式的写作方式。参《看哪这人》前言中的类似的思想：“一种柔和的慢板是这一演说的速度。”

③ 【Pütz 版注】具体指尼采在 1864－1879 年间作为古典语文学家的经历，尼采 1886 年在回顾性地暗示这一职业。尼采 1864 年在（转下页）

师，这并不是没有意义的：结果我的写作也是缓慢的。每写下一行字都让"忙人"者流感到一次绝望，现在这不仅成了我的习惯，而且也成了我的爱好——也许一种恶毒的爱好？语文学是一门让人尊敬的艺术，要求其崇拜者最重要的：走到一边，闲下来，静下来和慢下来——它是词的金器制作术和金器鉴赏术，需要小心翼翼和一丝不苟地工作；如果不能缓慢地取得什么东西，它就不能取得任何东西。但也正因为如此，它在今天比在任何其他时候都更为不可或缺；在一个"工作"的时代①，在一个匆忙、琐碎和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时代，在一个想要一下子"干掉一件事情"、干掉每一本新的和旧的著作的时代，这样一种艺术对我们来说不啻沙漠中的清泉，甘美异常。——这种艺术并不在任何事情上立竿见影，但它教我们以好的阅读，即，缓慢地、深入地、

(上接注③)波恩开始学习古典语文学和神学，第二年就放弃了神学并转学到莱比锡，以便完全献身于语文学。1866 年在他的老师里彻尔(Friedrich Wilhelm Ritschl)所创立的"语文学学会"中作了他的第一次报告。1867 年，尼采写了"神谱格言集的历史"，1868/69 写了"De Laerii Diogenis fontbus I—IV"[关于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史料]，以及"荷马和古典语文学，一个演讲"。在还没有获得博士学位和任职资格的情况下，尼采就被任命为巴塞尔大学的古典语文学的编外教授。3 月 23 日未经考试，根据他在《莱茵博物馆》上发表的研究，莱比锡大学古典语文专业授予他博士学位。5 月 28 日他作了他在巴塞尔大学的就职演讲："荷马和古典语文学"。在 1869 年的夏季学期，他讲授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和希腊抒情诗人，冬季学期讲授拉丁语法。1870 年 4 月 9 日他被任命为正式教授。在随后的岁月里他讲授古代文学和哲学，但从 1873 年开始经常产生由于他的不断加剧的疾病而放弃他在学校里的教师职务的想法。1876 年他被免除教学任务；1879 年 6 月他自愿辞职。

① 【Pütz 版注】作为工业革命的时代，19 世纪发展起来一种关于工作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原则是通过不断增加的合理化而增加生产，与尼采关于阅读的缓慢工作的观念正好相反。

有保留和小心地,带着各种敞开大门的隐秘思想,以灵敏的手指和眼睛,阅读——我耐心的朋友,本书需要的只是完美的读者和语文学家:跟我学习好的阅读!

1886年秋于热那亚附近卢塔①

---

① 【Pütz 版注】Ruta Ligure,位于热那亚东南的海边,尼采多次在此逗留;此外,1880和1881年的冬季月份他在此度过。

卷 一

1

[20]事后理性化①。——一切长期存在的事物在其存在过程中都逐渐理性化了，以至其非理性起源益发渺茫了。几乎所有关于起源的如实描述不都给我们一种荒谬和冒犯之感吗？实际上，悖反（Widerspricht）不正是好历史学家之能事吗？②

---

① 【Pütz 版注】自从早期的论文"论超道德意义上的真理和谎言"，尼采就将提供根据和确立价值描述为事后之理性化，目的是从中推出一种历史连续体观念、道德概念的起源以及宗教、科学和法律的形成（参《朝霞》节 1，34，40，110 和更多）。他对各种情感的事后论证的看法也与此类似，这些事后论证违反其本来具有的起源和直接性，仍然停留在流传下来的判断和价值的掌握中。通过这种方式，尼采揭露了传统形而上学思想的"原则"（即"第一根据"），他指出，所谓的原初命题其实是在一个永远已经规划好的世界的圆圈中运动（参节 35）。

② 【Pütz 版注】尼采的批评针对的是一种历史写作，这种历史写作通过重新构造历史事件而规范历史事件的方式，事后赋予历史事件以一种理性的秩序。而"好"历史科学学者与此相反，他们通过一种 （转下页）

2

学者们的偏见[①]。——学者们说，所有时代的人，都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该赞扬，什么该谴责，这批评很正确。但以为我们现在比任何其他时代都知道的更清楚，这就是偏见了。

3

一切自有其时。——当人最初赋予所有事物以性别时，他并不认为自己只是随便说说，而认为他由此得到一种深刻洞见：只是在很久很久以后，他才认识到——也许即使现在他也还是没有完全认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大的错误。——同样，人也赋予一切存在物以一种道德联系，给世界加上某种[20]伦理含义。将来会有一天，相信事物之道德意义在那时将具有的价值，不多不少正是相信太阳之阳性或阴性[②]在今天所具有的价值。

（上接注②）悖反的方法分析过去发生的事情，将人为制造的统一、联系和规则性置于怀疑之中，加以拆除，以及因此暴露出历史事件的矛盾性。

① 【Pütz 版注】参 Pütz 版编辑说明。

② 【Pütz 版注】事物的语言命名带来对于事物本质的一种"深刻洞见"的看法，可以以名词的性为例来加以反驳。不同语言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性别的命名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德语将天体"太阳"规定为阴性，而与此相反，在比如说希腊语言以及在罗马语言中却被规定为阳性：希腊语，helios；拉丁语，sol；法语，le soleil；意大利语，il sole；等等。

4

关于诸天体的虚幻不和谐。[1] ——我们必须将我们曾经加在世界头上的各种虚假光环再摘下来，因为这些光环违反公正原则，无视所有其他事物固有的同样权利。因此，不将世界看得比其本来样子更不和谐，是必须的。

5

值得感谢！——人类迄今的巨大成就是，我们再也不用生活在对野兽、蛮人、神祇和我们自己梦像的经常恐惧中了。

6

魔术师和他的对手。——科学[2]中让我们惊奇的东西截然不同于魔术中让我们惊奇的东西。魔术力图让我们相信，存在的只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因果联系，实际上却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因果联系在起作用，而科学却相反，要我们在一切都似乎明白无

---

① 【Pütz 版注】尼采影射一种过去的关于不同天体之间的和谐的观念，这种观念起源于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或者更准确地说，起源于南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门徒的共同生活。因此“宇宙”(Kosmos，希腊文中意为“美”、“秩序”)就意味着，各天体在一种数字关系的和谐中运动，这种数字关系也构成了一种我们不能听到的天体音乐的音程。通过他的相反的运动(不一)，尼采同时指涉自从 18 世纪以来讨论的美的形式的反类型，指涉崇高感。这种崇高感正是通过强大的毁灭性的自然力量的畸形在人心中唤起的(参康德《判断力批判》，§ 25 和 § 28)。

② 【Pütz 版注】参 Pütz 版编辑说明。

误的地方放弃简单的因果联系和承认我们受了现象的欺骗。“简单不过”的事物其实是异常复杂的——一个永远让人惊奇的事实！[21]

7

空间感的变化。——实在的事物还是想象中的事物对人类幸福贡献最大？有一点是肯定的：正是借助于想象力，在极度幸福和极度不幸之间才展开广阔空间。随着科学的发展，这种空间感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弱——正如我们从科学已经学到和仍然在学到：感觉地球之渺小，视太阳系如微尘。

8

变容(Transfiguration)。① ——拉斐尔②将人划分为三等：

---

① 【Pütz 版注】基督在一座高山上显圣(《马太福音》17，1－13；《马可福音》9，2－13；《路加福音》9，28－36)及其艺术描绘。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作品现存西奈卡特琳娜修道院教堂的后殿(565/66)。拉斐尔(参下注)在其最后的未完成的画(1517－1520)中致力于这一主题，画作可以在梵蒂冈博物馆看到。尼采所喜爱的文艺复兴画家将迄今的人物群体的严格排列(耶稣旁边是摩西和以利亚，以及被显圣光芒所压倒的门徒约翰，雅各和彼得)置于如此剧烈的运动中，从而使显圣的概念，现在在美学的意义上，又获得了其原来的拉丁文的“改造”的含义。

② 【Pütz 版注】即圣拉斐尔(Raffaello Santi，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和建筑家，1504 年后在佛罗伦萨生活和工作，1506 年后在罗马生活和工作，这位从 1515 年后圣彼得大教堂的首席设计师和古代文物的保存者，在那里主持一个巨大的工作室。他的绘画作品特别获得了经典－典范的意义：雅典学派(1509－1511)，西斯廷圣母(1514)，利奥十世和两位红衣主教(约 1518)。

无望的痛苦者，混乱的梦想家，超世间的迷狂者。我们现在已经不再这样看待世界——拉斐尔现在也不再能这样看待世界：他将目睹一种新的变容。

9

*什么是习俗道德*①。——与人类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相比，我们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相当不道德的时代：习俗的势力已惊人衰落，而道德感又变得如此精细和高高在上，以至于它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随风消逝。因此，我们这些后来者，要想获得关于道德起源的真知灼见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即使得到，也张口结舌，说不出来：因为它们听来粗鄙！或者因为它们有辱道德！例如下面这*主要命题*：道德完全是（因而也[22]*只是*）对作为行为和评价的传统方式的任何可能习俗的服从。哪里不存在传统，哪里也就不存在道德；传统决定生活的程度越少，道德世界的范围也就越小。自由的人就是不道德的人，因为他在一切事情上都自己做主而不肯依赖传统：所有原始状态的人类都把“恶”与“特出”“自由”“任意”“非常”“不经见”“不可测”等当作一回事。以这些初民社会的不变标尺衡量，如果一行动之发生不

---

① 【Pütz 版注】当尼采在习俗中，也就是在一种社会性的传统的权威中，认识到反对个人性道德的道德的最古老的形式，他从事的不仅是一种历史的调查，而且也是在从事一种价值的确定。而与此相反的可以被视为个人性道德之基础的自由，按照习俗的标准则是恶的，因为它拒绝作为一切正当性的基础的权威的普遍有效的力量。尼采将现代观念加以谱系学的还原，还原到更早的观念（参在这之前的《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节 96），这相对化了互相对立的价值概念，开启了关注其功能的视角，也就是关注其对于生命的提高的价值（参《道德的谱系》，第二篇，节 2）。

是传统使然,而是出于别的动机(比如对个人有用的动机),甚至哪怕是出于那些从前的传统认可的动机,它就应该被称为不道德,而行动者自己也感觉它不道德:因为行动者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服从传统。何为传统?传统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权威,人们之所以听命于它,不是因为它的命令对我们有好处,而是因为它命令。——对于传统的这种感情与一般的恐惧感区别何在?它是对一种发号施令的更高智慧的恐惧,对一种不可理解的无限力量的恐惧,对某种超个人的东西的恐惧,——一种迷信的恐惧。——在古代社会,举凡教育和保健,婚姻,医疗,建筑,战争,农事,说话和缄口,人与人以及人与神的关系,全都属于道德的范围:它们要求个体服从指令而不考虑作为个体的自己。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切皆为习俗,谁想超越习俗,他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去成为立法者、巫医和某种半神之人:这也就是说,他必须自己动手创造习俗——一件可怕的、有生命危险的工作!——谁是最道德的人?首先是那些最经常[23]服从律法的人,恰如婆罗门众①,他们随时随地都不忘律法,所以总是能够找到将律法付诸实施的机会;其次是那些在最困难情况下也服从律法的人。最道德的人即为习俗做出最大牺牲的人;但问题

---

① 【Pütz 版注】Brahmenen,最高印度种姓之一,认为自己是高贵的雅利安上层社会的后裔。雅利安人于公元前 1500 年左右征服了印度文明,引进宗教性的种姓制度,以维护其统治。婆罗门不仅独占僧侣职务,而且他们也构成国家、科学和艺术的知识分子上层社会和所有高级社会和宗教荣誉集体的成员。其名称和等级称呼来自"Brahman",印度宗教历史中的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核心概念:最初被理解为咒语的 Brahman,在作为《吠陀》一部分的《奥义书》中,被理解为有创造力的原词(Urwort),绝对,人类存在的精神自我,后来则作为造物神 Brahman 而人格化。婆罗门的理想的成长过程经过《吠陀》学习阶段和独自禁欲和托钵乞讨的阶段,他完全沉醉于 Brahman 的神秘展示。

在于,什么才叫最大牺牲?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几种不同的道德类型;但最经常服从的道德和最困难服从的道德的分别仍然是最重要分别。对那种以对习俗的最困难实践作为道德标志的道德学说,让我们不要错认它的动机!自我克服所以必要,不是因为它可以给个体带来有益的结果,而是因为只有这样,习俗和传统才能不顾个人的一切愿望和利益而形成支配:牺牲个人——这就是习俗伦理的无情命令。另外一班道德家,如踵武苏格拉底者①,教个人自制和禁欲,作为维护个人自我利益的手段和用来打开幸福之门的私人钥匙,则构成例外——如果以我们的观点看并非如此,那是因为我们正是在他们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全都走上一条新道路,被所有习俗道德代表看作大恶人,——他们割断自己与群体的联系,成为不道德的人和最深刻意义上的坏人。同样,在每一个真正的规矩的罗马人眼中,所有"汲汲于其一己之拯救"的基督徒都是恶的。——在一切存在着群体并因而存在着习俗道德的地方,都可以看到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念,认为对于伤风败俗行为的任何惩罚,受害的都首先是有关群体:这是一种人们如此诚惶诚恐地加以探究,而其表现形式和限制条件又如此难以理解的超自然惩罚。[24]群体可以强

① 【Pütz 版注】苏格拉底,希腊哲学家,雅典人(前 470—399)。他本人没有任何文字流传下来;关于他的人和学说的描述可以从他的学生的著作中,特别是是从柏拉图的著作中看到。对苏格拉底来说,知识不是占有,而是追求,特别是对于自己的无知的意识。只有这样拥有知识的人才能必然成为有美德的人。美德作为知识因此意味着人类所能获得的最高的善(参柏拉图《普罗泰戈拉》以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尼采认为,由于苏格拉底,理论人类型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类型代表了的一种普遍堕落的开始,因为它将神话的整体性或者说生命的完整性分析性地予以摧毁(参《悲剧的诞生》,节 12 以下,以及《偶像的黄昏》之"苏格拉底问题"章)。

迫个体为其行为造成的直接伤害赔偿另一个个人或整个群体，也可以因为个体的行为作为一种假定后果引起的神的震怒而对个体进行某种报复，——但无论如何，群体都首先将个体的罪过感觉为*其自身*的罪过，对个体的责罚感觉为对*其自身*的责罚。——“每个人心里都在悲叹，如果听任这种行为，习俗不再成其为习俗。”每一种独特行为，每一种独特思考方式，都唤起恐惧；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由于总是被人——以及*确实也被他们自己*——当作坏人和害群之马，那些稀少的、杰出的、有创造力的心灵忍受的折磨是难以想象的。在习俗道德统治下，每一种创造才能都不得不背负起良心的十字架；直到现在这个时刻为止，最优秀的人一直生活在一片本来不应该那么暗淡的天空下。

10

道德意识和因果联系意识的此消彼长。——道德意识随因果联系意识增加而减少：一旦人们认识到事物的必然机制，知道如何将它从所有偶然和不重要结果中分离出来，迄今被当作习俗基础和被人们信以为真的无数*想象中的因果联系*也就无处容身了——实在的世界远小于想象中的世界——随着世界上恐惧和强制减少，对习俗权威的敬重相应削弱：道德正经历一个[25]衰落过程。谁想反其道而行，他必须知道如何使结果成为不受人们控制的。①

---

① 【KSA 版注】清样最后删去：“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道德时刻，再也看不到道德的任何身体影响可以证明某一道德命令：道德已经逃到‘理想’中。”

11

民众伦理和民众医学。——一个群体的支配性道德不断得到全体成员同心合力的证明:大多数人反复提供假定的因和果,罪和罚联系的例证,证明其可靠性和强化他们的信仰,另外一些人重新观察行动和结果并从这种观察得出结论和规律;极少数人提出这样那样的异议并因此削弱有关信仰。——然而,就其活动的极端简陋和非科学性来说,所有这些人都一样:无论提供例子、进行观察或提出异议,还是证明、确认和表达某一规律或反驳某一规律,——其内容和形式都无价值,正如所有民众医术的内容和形式。民众伦理和民众医学完全是半斤八两,对它另眼相看没有道理:它们同属最危险的伪科学。

12

视结果为追加。——人们曾经以为,行动的产物不是先行原因的后续结果,而是一种自由的神的追加。还有比这更混乱的想法吗?行为和结果竟然必须通过非常不同的手段和实践分别处理![26]

13

*走向人类的新教育*①。——你们有能力并愿意帮助者,请

---

① 【Pütz 版注】指涉德国诗人、文学批评家和哲学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于 1870 年最后完成问世的作品 (转下页)

伸出你们的手，因为有一件工作等着你们：清除蔓延整个世界的惩罚观念！没有比这更有害的杂草了！它不仅毒化了人类行动的后果——把原因与结果看作原因和惩罚就已经够让理性恶心和毛骨悚然的了——，而且其通过惩罚观念进行解释的无耻方法，也剥夺了事件的单纯偶然发生和无邪的特点。人们甚至疯狂地要求将生存本身看作一种惩罚①，——至今为止支配人类教育的都是狱吏和刽子手的幻想！

14

疯狂在道德历史上的意义。——尽管在成千上万年的史前时期，以及大体上也在直到我们今天的整个历史时期，所有人类社会都一直生活在可怕的“习俗道德”压力之下（只有我们自己生活在一个小小特区或者说罪恶世界），离经叛道的思想、价值、冲动还是不断涌现出来。然而，它们都是在一个可怕伙伴陪伴下登场的：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疯狂（Wahnsinn）为新思想开辟道路，打破古老习惯和迷信的成规。你知道为什么只有疯狂

（上接注①）《论人类的教育》。他将人类的发展理解为启示的真理向理性真理的逐渐转变过程。作为这一发展过程的最后的因此也是理想的阶段，作为“尽善尽美的时代”，正是理性最高度发展的时代。因此在这样的时代，人“将做好的事，只因为那是好的，而不是因为这样做所能获得的偶然的报酬”（段 85）。

① 【Pütz 版注】二元论世界观的思想方法；中世纪和巴洛克时期可以为证。人生经历是如此强烈地受到战争和瘟疫的灾难的影响，以至于解脱尘世痛苦的唯一的希望，被投射到一种得到救赎的死后生命中。关于一切痛苦都是由于经验现实引起的观点，也见于佛教和印度教，在那里，这一认识被看作是一种可能的救赎的第一步。在此我们看到了和叔本华的连接点。

才有此能力吗？如果某种东西像风云变幻的天空和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样可怖、狰狞并发出阵阵吼声，它是否因此应该享有同样敬畏和同样值得服从？[27]癫痫者的抽搐和谵沫如此不容怀疑地表明他的完全不由自主，使他看上去就像是某位神灵的面具和传声筒？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新观念创造者的心中唤起一种自我敬畏和自我恐惧，让他的羞耻之心失去作用，驱使他变成其观念的发布者和牺牲者？——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人们总是反复告诉我们，需要赋予天才更多一点疯狂①而不是更多一点理智，而所有古人却更相信，只有疯狂中才有天才和智慧，才有——如他们所窃窃私语的——“神圣”。不仅如此，他们还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方式表达意见。“希腊一切伟大的东西都拜疯狂所赐”②，柏拉图和所有古代居民一样深信不疑地说。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说：一切生来不能忍受某种道德枷锁和注定创造新律法者，如果尚未真疯，除让自己变疯或装疯外，别无他法——而且这适用于所有领域的革新者，不只于神学教条和政治规章的领域为然：——就连诗律的革新者也必须求助于疯狂的签证③。(甚至到了相当文雅的时代，诗人仍然固守着某种疯狂传统：比

---

① 【Pütz 版注】Wahnwurz，尼采的似乎不通的构词。Wurz 在古德语中意为作为“植物”，作为药物的“草木”或调料。这里指的是上述最后一种含义：应该给天才一点疯狂的刺激性调料，而不是一点理智之盐。

② 【Pütz 版注】出自柏拉图对话录《斐德若》244a－b 的名言：“我们最大的善好来自一种疯狂，而要得到这种疯狂，只能通过神的恩赐。因为德尔斐的女预言家和多多那(Dodone)的女祭司于疯狂中无论是私事上还是公事上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善好。”(柏拉图《全集》卷 4，施莱尔马赫译本，汉堡 1959，页 25 以下)

③ 【Pütz 版注】见柏拉图对话《伊安》533e－534a：“因为真正的史诗诗人不是按照技艺，而是作为受灵感者和入迷者唱出所有这些美好的诗的。抒情诗人也是这样，正如那些被舞之疯狂攫获者完全不是 （转下页）

如梭伦在鼓动雅典人重新征服萨拉米斯时就不得不求助这种传统。①)——“若人未疯，也不敢装疯，则如何才能使自己疯?”几乎所有古代文明的哲人们曾为此苦思冥想，有关技术和饮食方案的秘密教导，以及这样一种思索和计划的无罪过感，甚而一种神圣感，发展起来。要成为印度教徒中的法师，中世纪基督徒中的圣人，[28]格陵兰人中的安基科克②，巴西人中的巴基③，方法都是差不多的：极端节食，长期禁欲，走进荒漠，爬上一座山或一根柱子，或“坐在一棵可以看见湖水的老柳树上”，④全神贯注于让自己获得那种迷狂和精神错乱。谁有胆量向那所有时代的最可怕人们在其中挣扎的无边苦海和精神深渊望上一眼！听听这些孤独而狂乱的心灵的呻吟：“呜呼！神啊，赐我以疯狂！只有疯狂才能让我真正相信自己！赐我以谵妄和痉挛，电光和浓黑，骇我以凡人未曾经受的严霜和烈焰，让我在咆哮声和鬼影中嚎

(上接注③)根据理智有意识地舞蹈，抒情诗人也不是根据理智有意识地作诗；当他被和谐和律动所充满时，他就开始作诗”(同上，页 103)。我们在此看到的是对酒神颂歌的一种暗示，尼采认为从酒神颂歌中产生出了阿提卡悲剧(参《悲剧诞生于音乐精神》)。

① 【Pütz 版注】希腊诗人和传记作家普鲁塔克在其《平行列传·梭伦[8]》(《平行列传》即《希腊罗马名人传》——译者按)叙述了梭伦重新夺取萨拉米岛的奇特计谋：他让雅典的年轻人穿上妇女的服装作为诱饵在海边嬉戏，直到敌人接近。当敌人上岸后，他们从衣服下拔出藏着的短剑，杀死了麦加拉人，重新占领了萨拉米岛。希腊作家拉尔修·第欧根尼(约 220 年)在其涉猎广泛的《名哲言行录》中也叙述了梭伦的逸事。

② 【Pütz 版注】Angekok，格陵兰岛的巫师，通过极其迷狂的行动赶走魔鬼。

③ 【Pütz 版注】Paje，南美印地安族的巫医。

④ 【Pütz 版注】参鲁博克(John Lubbock)：《通过野蛮人的内心和外在生活解释文明的起源和人类的原始状态》(A. Passow 译本，耶拿 1875，页 211 以下)。

叫、哀鸣和像野兽一样爬行：只有这样我才能真正相信我自己！怀疑已将我吞噬，我杀死了律法，律法之让我感到恐怖，正如死尸之让活人感到恐怖：如果我不超出律法，我就是所有人中最邪恶的人。新的精神在我心中，这种新的精神如果不是来自于你又从何而来呢？告诉我，我是你的；只有疯狂才能告诉我这一点。”这一热烈祈求常常过于充分地得到应验：在基督教最充分证明其圣徒和荒漠隐士方面的多产并企图通过这种多产证明基督教自身的时代，耶路撒冷也建起巨大的疯人院，来收容那些丧失最后一点理智的流产圣徒们。

15

最古老的安慰法。——第一阶段：每当人感到痛苦和不幸，他觉得自己必须为此让其他什么人受苦；通过让其他人受苦，他意识到自己[29]仍然拥有权力①，并从而得到安慰。第二阶段：每当人感到痛苦和不幸，他觉得自己是在接受惩罚、赎罪和从某种实在的或想象的不义行为的罪恶阴影中解脱出来。一旦他认识到不幸带来的这一好处，他不再认为有必要让其他人为他的不幸受苦，——他放弃这种满足，因为他现在已找到新的满足。

---

① 【Pütz 版注】“权力意志”是尼采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据说也构成他从 1885 年开始计划、但后来放弃的主要哲学著作《权力意志：一个新的世界解释的尝试》的书名。尼采为这部著作所准备的格言和笔记，被他的妹妹伊利莎白·福斯特—尼采（Elisabeth Förster-Nietzsche，1846—1935）和其他人于 1901 年以《权力意志：草稿和片段》为名编辑和部分歪曲地出版。接着 1906 年产生了对上述著作一个重要的扩展了的理解：《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这一著作的规划题目能够推动国家社会主义接受尼采。尼采利用《权力意志》作为生成或生命运动的表达（转下页）

16

文明的第一命题。——在未开化民族中,存在着一类习俗,其目的似乎就是习俗本身:这些规定非常苛刻和几乎完全没有实际意义(例如,勘察加人①的习俗规定,勿用刀去刮鞋上的雪,勿用刀尖去扎煤,勿将铁投入火中——违反者将会死去!),但是,它们不断提醒着人,习俗无所不在,需要持续不断加以服从,从而强化了文明由以开始的第一命题:任何习俗都好过没有习俗。

17

"恶的自然"和"善的自然"。——最初,人在想象中将他们自己与自然交织起来,到处都看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类,看到

(上接注①)方式,他实际上将这种运动理解为认识观点和价值的自我克服(参《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2部"论自我克服")。意志一词的偶尔的复数化(die Willen zur Macht)表明,权力意志不是什么作为某种最首要的、不可质问的先定的根据的原则,而总是保持他特有的对视角主义的拆毁的渴望和对自我克服的渴望。而且,对相同物的"永恒复返"之环中的超越的运动方向(《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3部,"七个图印"),尼采在其旁边安置了一个反原则。《朝霞》已经以萌芽形式发展了权力概念的一些重要维度,同样还有其与法、道德、过错、惩罚和牺牲观念(例如参节12,18,23,107,112,437),以及特别是与价值和语言(节126,189)的联系。在此也可以开始看到从追求压倒其他人开始到自我克服的逐步升级(节113)。除了个别的偏离之外,权力概念的后来的机体化的含义,以及因此而来的错误解释,在此还都是很少的。

① 【Pütz版注】Kamtschadalen,生活在北亚勘察加半岛上的古代西伯利亚的渔民。

他们那些不好的、恶劣的品性，仿佛它们就隐藏在乌云里、风暴里、猛兽里、树林里和草丛里：这时他们发明了“恶的自然”。然后来到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在想象中将他们自己从自然中再度孤立出来，这就是卢梭的时代①：他们现在是如此互相厌烦，[30]以至只有一个人及其苦难无法进入的世界死角(Weltwinkel)才能使他们感到安慰：他们因此发明了“善的自然”。

18

自愿受苦的道德。——对一个经常处于战争状态、总是处于危险中和实行最严厉道德的小团体中的人们来说，什么是最大快乐？或者说，对那强力、爱复仇、以敌视为乐、狡猾、怀疑、随时准备做出最可怕的事并且因匮乏和道德而变得冷酷的人们来说，什么是最大快乐？*残忍行为*(Grausamkeit)之快乐：在这种状态下，对残忍行为的欲望和才能被视为这样一些生灵的美德。在残忍行为中，群体获得新的生命，平日的小心和恐惧的阴云一扫而空。残忍行为属于人类最古老的节日

---

① 【Pütz 版注】18 世纪认为，当按照几何形式修剪和按照对称的装饰建设的法国园林被英国的自然风景园林所取代，当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在其《我在 1769 年的旅行日志》中揭示超出一切人类秩序的茫茫海洋的力量和无限时，或者当殖民者认为在土著社会中发现了“高贵的野蛮人”并为之叹服时，他们就发现了“善的自然”，他们在此已经与卢梭一起对直到那时的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本身进行启蒙了。尼采所勾划的任性乖张的和“恶的自然”提醒人们一个诸神和鬼怪在其中居住的自然的神秘经验。与此相反，卢梭和他的时代则认为自己与基督教关于一个被罪所败坏的造物的观念，正如其特别是经约翰福音、保罗和奥古斯丁而发展起来的观念，针锋相对。

欢乐。人们因此认为,如果让天神看到残忍景象,他们也会开心和过节似地高兴,[①]——因此就在世界上埋下一种想法,以为自愿的受苦(freiwillige Leiden)、主动的牺牲有高尚意义和价值。习俗则在群体内部逐渐创造出一种符合这种想法的实践:人们开始对一切过度幸福感到疑虑,对一切难以忍受的痛苦感到放心。人们对自己说:事情完全可能是,天神不因我们幸运赐恩,但因看到我们痛苦垂爱——却不是出于什么同情(mitleidig)![②] 因为同情[③]被认为是卑贱的,对一个强健、猛烈的生灵来说是无尊严的——他们因为我们的痛苦使他们欢愉和高兴而赐恩:在这种对于我们的残忍中,神享受最高程度的权力感的满足。人们由此认为,群体中最有道德的人的美德是:经常痛苦,穷困,艰难[31]生活,极端禁欲,但不是作为——让我们不惮其烦再说一遍——纪律、自我约束和满足个人幸福愿望的手段,而是作为使团体见爱于恶神的一种美德,作为贡献在祭坛上的永远的牺牲的芳香。每一个想要搅

---

① 【KSA 版注】草稿:我们的受苦使恶神高兴,并与我们和解。因此,自愿的受苦和受难属于群体习俗。受苦成为一种价值。另一方面,人们则开始怀疑幸福。"有美德的人总是受苦"——一个极端。

② 【KSA 版注】草稿:伪装被看作美德——害怕是美德,受苦是美德,报复是美德,否定理性是美德(不理性),同情是负担,知识是负担——懒惰通常被看作美德的结果,战争被看作适合诗意道德的时期,当智慧者发动个人时,他将和平看作危险的。勇敢被看作基本美德。

③ 【Pütz 版注】特别在 18 世纪的进程中形成的感受一启蒙主义的同情伦理学在基督教的邻人之爱中有其历史根源。按照卢梭的观点,同情是人的一种自然的、非理性的能力,这种能力在社会化和文化的进程中变成了一种反思的情感。它可以说是将自我之爱(amour de soi)扩展到其他人身上,或者更准确地说,当这一自我之爱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堕落为自利自私时,它就走向了其对立面。莱辛在其对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基督教的一道德的重新解释的背景下强调同情的反思特性。这(转下页)

动其习俗沉闷、可怕泥浆的人民精神领袖，要获得人们对他们的信仰，特别是要获得他们自己对自己的信仰，除了疯狂的手段之外，自愿受苦也是不可少的。他们的精神在新道路上走得越远，他们的良心和焦虑就越不停折磨他们，他们就越无情地向他们自己的肉体、欲望和健康开战，仿佛是给神提供一种欢乐作为补偿，以免神因为他们对现存风俗的忽视和反对，以及他们所奔向的新目标而恼怒。不要轻率地以为，我们现在就已经完全摆脱了这种感受逻辑！关于这个问题，还是让那些最勇敢的生灵们自问吧。无论是在自由思想领域，还是在个人在其中被塑造的生活领域，任何最微小的脚步，都不得不以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痛苦来争取①——这并不只是指前进②的脚步；在开辟道路和奠定基础的漫长的千万年历史中，任何行进，任何运动，任何改变，都使无数人为之献身。但是，这千万年历史，请注意，并不是人们通常说"世界史"时所想到

（上接注③）种同情扩展为敏感的感受性和开明的宽容性的感觉器官：同情之人成了最好之人。在关于基督教教义的争论中，莱辛将启示简化为一种如此理解的爱之诫命。明确地以卢梭和莱辛为榜样，以及带着对康德的形式一法则性义务伦理的批评，叔本华的应征作品《论道德的基础》（*Über die Grundlagen der Moral*，1840 年）最终将同情确定为伦理学的基础。这一传统路线的共同宗旨是利他主义，以及同时——在不同的程度上——是一种利己考虑，正如其特别是在卢梭的自然状态构想中所表现的那样（在 *Discours sur L'inégalité*［《论不平等》］，1755），或者在叔本华对同情的形而上学的解释中所表现的那样。按照尼采的《道德的谱系》，正是对一种自然的自我肯定和社会拉平化，应该对无法获致一种"最高可能的强力和辉煌的人的类型"负责，因此道德乃成为"危险中的危险"（前言，节 6）。

① 【KSA 版注】清样删除：我们在千万年里继承的情感和能力，只能极端缓慢地加以解除。

② 【KSA 版注】Vorwärts-Schreiten，清样为 Fortschritt［进步］。

的东西，那只不过是人类存在的可笑而渺小的一幕。然而，就是在这一实际上只关心时事新闻的所谓“世界历史”中，那些试图在死水中掀起波澜的殉难者的古老悲剧也是唯一最感人的主题。我们付出了高的不能再高的代价，才换来我们[32]现在引以为荣的那一点点人类理性和自由感。然而，正是对于理性的这种自豪，使那些处于“世界历史”之前的“习俗道德”的洪荒时代对我们来说几乎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而这些洪荒时代却是决定了人性的真正关键的历史时代，在这些时代里，受苦是美德，残忍是美德，虚假是美德，报复是美德，否定理性是美德，相反，幸福是危险，求知①是危险，和平是危险，同情是危险②，被同情是可耻，工作是可耻，疯狂是神圣，变化是不道德和破坏！——你认为由于所有这些都已经发生变化，因而人类也必定同时改变了其特性吗？你们这些人类的认识者啊，学习更好地认识你们自己吧！

19

道德使人愚昧。——习俗代表了前人的经验，代表了他们对于有用和有害的东西的看法——但是，对习俗的情感（道德）关心的却不是这些经验本身，而是习俗的古老性、神圣性和不可争辩性。因此，这种情感妨碍新经验的获得和旧习俗的修改，道德成为创造更新更好习俗的障碍：它使人愚昧。

---

① 【KSA 版注】Wissbegier，清样为 Erkenntnis[知识]。

② 【KSA 版注】Gefahr，清样为 Laster[负担]。

20

自由行动者和自由思想者(Freidenker)①。——与自由思想者相比,自由行动者处于一个更为不利的地位,因为很显然,人们更常因为行动的后果而不是思想的后果受苦。[33]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二者的目的都是求满足,只不过在自由思想者那里,仅仅通过思索和表达被禁止的事物就可以获得这种满足,二者就动机来说是一样的;就后果来说,只要我们不只是根据最明显和最直接的东西进行判断,也就是像人们通常那样判断,我们就会看到,自由思想者甚至可能处在一个更为不利的地位。人们对所有那些以行动破坏习俗规矩的人毁谤有加,往往将他们称为罪犯,然而他们后来往往不得不大量收回这种毁谤。每一个推翻某种既定习俗规矩的人,迄今总是先被看作坏人,然后,当人们看到,规矩迟迟得不到重建成为事实,他们就接受这一事实,并开始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谈论它:——历史完全是那些后来变成友好谈论对象的坏人②的历史。

---

① 【Pütz 版注】18 世纪出现的自然神论者,他们按照启蒙运动的原则,只服从理性认识和否认一个人格的美妙地干预世界的上帝的存在;除此以外,尼采还将其用作那些激烈地实践自主思想反对传统和习俗的人的名称。但是,自由思想者并不是真正的自由精神(freien Geister),因为他们仍然相信真理是不可放弃的价值(参《道德的谱系》第 3 篇,节 24)。与此相反,尼采提出了一种自由精神类型,他不仅宣称信仰真理,而且向真理宣战,并作为其迄今独一无二的代理人公开地将自己视为所有价值的重估者:“我们并没有低估这一点:我们自身,我们自由精神,已经成为‘一切价值的重估’,成为活生生的战斗宣言、征服宣言,消灭所有陈旧不堪的‘真’与‘不真’概念。”(《敌基督》,节 13)

② 【Pütz 版注】关于类似的重估参节 9,节 189 以及节 231。

21

“守律令”。——每当服从道德规定的结果不是人们预料和期待的结果，善男信女得到的不是预期的幸运，而是与希望相反的不幸和灾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剩下一条虔诚和恐惧之路：“执行过程中有什么东西被忽视了。”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一个彻底悲哀和绝望的人甚至会宣称：“我们原本不可能真正守律令；我们彻头彻尾是虚弱的和有罪的，在灵魂深处是道德无能的，因而是不能要求成功和好运的：道德命令和道德报偿是为比我们更好的存在准备的。”[34]

22

行动和信仰。——新教教导者一直在散布一个根本错误观念：一切都取决于信仰，从信仰必然产生行动①。这当然是不对的，但它如此动听，以至于除了路德派，其他思想者（也就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派的思想者）也都惑而不察：虽然各种日常经验现象都表明事实相反。最确定的知识或信仰，也不能提供行动所必须的力量或技巧，不能取代那种高度复杂的完整机制的作用，而任何观念要转化为行动，这种机制都必须首先发动。行动，既是最先发生的也是终极重要的！这也就是说，做，做，做！（Ubung，Ubung，Ubung）有关“信仰”（Glaube）就会尾随而

---

① 【Pütz 版注】指路德根据《罗马书》而提出的护教原则 *Sola fide* [因信称义]：“因为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罗马书》3:28）

来，——这是千真万确的！

23

我们最精于什么。——由于人类千万年来一直将物（自然、工具和各种物品）同样看作是活的和有灵魂的，有能力伤害人和阻止人实现其意图，从而不必要地极大增加和强化了人类的无力感（das Gefühl der Ohnmacht）：因为这样一来，人们不仅要用暴力、强力、讨好、约定、献祭等对付其他人和动物，而且还要用这些手段对付物，——这便是许多迷信风俗的来源，这种迷信风俗构成迄今人类全部实践活动的一个巨大的、也许是主要的部分，虽然是多余的和无用的部分！——然而，由于无力感和恐惧感如此强烈和长期不断地受到刺激，人的权力感（Gefühl der Macht）遂以一种极微妙的方式[35]得到发展，以至于人现在可与最精密的黄金天平媲美。这种力量感变成了他的最大乐趣，而为制造这种感觉发明的手段几乎构成全部文化史。①

24

规则的证明。——一般来说，一条规则，比如如何烤面包的规则，好还是坏，要看在正确遵守的前提下，是否取得预期的效

---

① 【KSA 版注】草稿：对于原始民族来说，他们对于物、财产等的权力感是不稳定的，因为他们相信它们都是活的，并有能力伤害人。人们必须像设法搞定人一样设法搞定物。对事物的谄媚和强迫：大多数风俗的来源，自然的因果联系呈现为魔力。——无力感是如此之大和如此之普遍，遂产生了其精制化即压倒性的权力感。

果。然而,道德规则的情形却与此不同:因为道德规则的结果正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或可以加以解释的,或不确定的。这些道德规则建立在最少科学价值的假设的基础上,根据它们的结果既不能证明它们也不能反驳它们。但是,在过去的时代,当所有科学还处于萌芽阶段而一丁点证据就可以使一件事被认为得到确证时,确定道德规则有效性的方法与我们今天确定任何其他规则有效性的方法是完全相同的:结果的证明。如果阿拉斯加①土著相信下述规则:"勿将骨头丢到火里或喂狗",②其证明则为"这样做的人将在狩猎时不走运"。但是,由于一个人在狩猎过程中几乎总会在这件事或那件事上不走运,因而通过这种方式反驳这一规则的效力非常困难,当惩罚的承担者不是个人而是整个群体时就更是如此,而看来证明规则的某些情形永远都可以找到。[36]

25

习俗与美。——习俗的价值在于,一个人越从小就发自内心地屈服于它,他的攻击和防卫器官——无论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就越退化,他也就益发美!因为使一个人成为丑的和益发丑的不是别的,正是这些器官的活动及其伴随性情。因此我们看到,猩猩妈妈比小猩猩丑,而小雌猩猩便最像人:也就是看上去最美。——由此可知女性美之由来!

---

① 【Pütz 版注】1867 年俄国将其卖给美国。

② 【KSA 版注】参鲁博克(J. Lubbock),前揭,376。

26

动物与道德[1]。——小心避免任何可笑、显眼、狂妄行为；隐藏个人的才能和强烈愿望；与环境同化，顺从等级秩序，自我贬抑，所有这些为上流社会所要求的做法，作为原始形式的社会道德普遍存在，甚至见于低级动物的世界，而正是在这些低级动物身上，我们才看清这许多可爱措施背后的真实目的：逃避敌人和帮助捕食。出于这一目的，动物学会控制自己和伪装自己，例如，通过所谓“长期适应[2]”使自己的颜色接近环境的颜色，装死，或模拟其他动物的样子和颜色，或伪装成沙砾，树叶，地衣，

---

① 【Pütz 版注】尼采在此已经发展起一种生理学还原方法（参节542），他在其晚期作品（《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中充分运用了这种方法。一个最高原则的观念，真理的理念，伦理的和美学的价值概念，逻辑，语法和风格都被追溯到身体及其体质，追溯到人种，本能以及最后追溯到某一生命形式的自我保存原则。与这一自我调节和生命维持一起起作用的还有外在的条件，如饮食和金钱，甚至气候也可以成为“道德性的”（《朝霞》，节 119，203，320）。尽管尼采对他那个时代的实证主义完全不陌生和被国家社会主义的尼采解释所利用，但尼采在此并没有陷入一种纯粹的生物主义，即使说他有时会唤起这样的假象；因为这种表面上的生物主义仍然在概念和隐喻之间漂浮。因此我们看到《朝霞》甚至提出激烈的论点：“这全都是一些比喻说法。”（节 119）

② 【Pütz 版注】原文为 Chromatischen Funktion，Chromatik 在此指的不是音乐中七个主音的半音前进的“渲染”（参《悲剧的诞生》[Goldmann Klassiker 7555，页 43]）中的“半音阶”），而是在物理学和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的颜色的改变。人们在形态学的色彩改变（例如交尾期 Enten-Erpeln [一种雄鸭]展示的漂亮羽毛）和物理学的颜色改变（例如变色龙的色彩改变）之间加以区别。对环境的色彩适应建立在微小的色素沉积的基础上；可以通过神经系统和通过激素来控制色彩改变。

菌类等等的样子(这种种行为,英国动物学者称之为 mimicry[①])。同样的,个人将自己隐藏在"人"或社会这些概念的一般性下,或使自己与同时代或周围的贵族、阶级、[37]党派、舆论相协调:所有这些使我们显得幸福、有礼貌、有力和可爱的巧妙行为,其实与动物世界的那些伎俩并无二致。甚至真理感,说到底也不过是人和动物皆有的一种安全感:人不愿意自己被骗,不愿意误入歧途,他不信任地倾听着自己情感的呼声,迫使自己反对自己,留心自己:动物做起这一切来毫不逊色,它们的自我控制同样来源于现实感(也就是来源于谨慎)。它们同样察言观色,辨别其他动物对自己的反应,并根据这种反应回过头来观察自己,把自己"客观化",它们也有某种"自我意识"。动物判断其朋友与仇敌的活动,记住它们的特性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它们和某些种类动物订下永久和平协定,也能从其他一些动物走近的方式辨认它们具有和平友好的意向。正义(Gerechtigkeit),明智(Klugheit),节制(Mäßigung),勇敢(Tapferkeit),总之,一切我们所谓的苏格拉底美德[②],其起源都是动物性的,都是促使我们寻找食物和躲避敌人的同一种本能的产物。只要我们记住,万物之灵的食物种类更多,他关于什么对他有害的观念也更高级和更精微,那么,把整个道德现象说成是动物性的也许并无

① 【Pütz 版注】模仿;指缺乏抵抗能力的动物适应其他有力量或被保护动物的色彩和体态,或适应一种对其来说充满危险的环境。

② 【Pütz 版注】苏格拉底的美德表是由柏拉图在在其主要哲学著作 *Politeia*[《理想国》]的第四卷提供的。智慧(Weisheit),勇敢(Tapferkeit),节制(Besonnenheit)和正义(Gerechtigkeit)等四种基本美德由于柏拉图而成为直到近代为止的西方伦理学的典范:"我认为,我们的城邦,如果被正确地加以构建的话,将是完善的……显然,它将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理想国》427e)在该卷接下来的章节(428 以下)中,四美德被加以解释,并被从国家传递到个人。

不妥。

27

信仰超凡激情的价值。——婚姻制度顽固坚持，虽然爱只是一种[38]激情，却能够持续存在，甚至认为长期和终生的爱情可以被确立为一种规则。通过坚持一个高贵的信念，不顾它经常和几乎总是遭到反驳而成为一个 *pia fraus*①的事实，婚姻使爱变得更高贵和更庄严了。无论何种激情，只要风俗制度信仰它的持存，并把这种持存当作自己的责任，那么，与激情的本性相反，它就被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从此以后，那些被这种激情击中的人不再像过去那样，认为他因此被降低了或陷入危险之中，而是认为无论在自己眼中还是在同类眼中，自己都被提高了。看看我们的那些风俗制度和习俗吧，它们将一时的以身相许转变成永远的忠诚，片刻的怒火中烧转变成永远的复仇，瞬间的绝望转变成永远的悲伤，偶然发生的简单的语词转变成永远的义务。这种转变每一次都给人类带来了无数的伪善和谎言，但以此为代价，它每一次也都给人类带来了一种超人的②提高人的概念。

---

① 【Pütz 版注】神圣的欺骗(参奥维德《变形记》IX，711)。尼采用拉丁措辞来暗示信仰的荒谬。

② 【Pütz 版注】übermenschlicher，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扎拉图斯特拉的前言”中，尼采创造了“超人”一词，并且是在一种神学思想方式的倒转的意义上。人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力量从根本上创造出了某些超出其自身的东西，乃是“桥梁而非目的”，“一个过渡和一种毁灭”(节 4)。迄今为止人从超越地上生活的希望出发来规定他的过渡和毁灭，他的“牺牲”和存在，扎拉图斯特拉却教导人将人的克服作为超人的自己 (转下页)

28

心情(Stimmung)作为理由。——“使行动能够发生的愉快的决心从何而来?”——此乃人类极为关注之问题。最古老和现在仍通行的回答是:从神而来;神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知道,他批准了我们的意向。在过去的时代,人们在做某些事情之前,他们先去请教预言者,他们从他那里希望得到的不是别的,就是这种愉快的决心;而每一个面对几个不同的行动选择的人也都这样对自己说:“什么使我产生这种感觉我就选择什么。”因此,他所选择的并不是最合乎理性的道路,而是其形象[39]最能唤起心灵希望和勇气的道路。良好的心情被当作权衡的根据,而且是比理性更为重要的根据:心情被迷信地说成是一个预示成功的神的行动,他通过心情的根据使他的理性的声音成为最高的理性的声音。请想象一下,如果那些聪明的权力渴望者利用这种偏见,如果他们不停地利用这种偏见!“制造心情!”——然后他就可以取缔一切理性和消除一切反对意见!

(上接注②)的创造。反神学的对抗却走向了其反面,人们希望将超人重新看作人的一种“上面”和“彼岸”。“超”的含义与其说是拉丁文的 *supra* [高超],不如说是 *trans* [超过]。通过神学自身自我克服的思想方式而对神学的克服必须最终也指向克服的方式本身。此外尼采在此还应用了另外一个运动比喻:在所有矛盾之间和之上舞蹈的比喻。所有试图将惯常的思维习惯加以固定的意义设定,将被卷入到这一舞蹈的旋转之中,因此无论对立还是对立的克服都不是什么最终的东西。

29

美德与罪的表演者。——在以美德名世的古人中，自我表演者多如过江之鲫，特别是天生的表演者希腊人，一定是完全沉醉在自我欣赏的表演中，感觉良好。因此，每个人的美德都与另一个人或其他所有人的美德处于竞赛中：为什么不应该采取各种办法来展示自己的美德，首先是展示给自己看，即使仅仅是为了操练的缘故！一种人们无法加以展示或不知道如何展示的美德有什么用！——基督教给这些美德表演者的演出划上了句号：为此它发明了罪的令人恶心的铺陈和炫耀，它给世界带来了一种虚假的负罪状态（直到今天正统的基督徒还还把这种“负罪”认为是“正派”）。①

30

被当作美德的巧妙的残酷。——这是一种完全建立在[40]出众欲（Triebe nach Auszeichnung）基础上的道德——我们不要对它评价过高！那么，这种欲望到底是什么？其背后的思想又如何？我们希望自己能刺痛另一个人，让他感到嫉妒、虚弱和沮丧；我们在他的舌尖上放上一滴我们的蜜，让他尝到一点所谓的甜头，同时目不转睛和不怀好意地注视着他，等待他啜饮他的命运的苦水。请看这位已经变得谦卑和无比谦卑的先生，正在

① 【KSA 版注】草稿：我以为，在自我表演者中有通过其美德而著名于世者：他们因此使我反感。基督教禁止这类表演——它发明了相反的罪和虚假负罪状态的铺陈（基督徒至今仍将其看作是“正派”）。

四处寻找他长久以来就渴望用他的谦卑加以折磨的同伴！他很快就会找到他们的。再请看另一位先生，他仁慈地对待动物，并因此受到人们赞扬——然而他却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他的残酷发泄到某些人头上！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一种预期的欢乐使他在成为伟大之前绝不会罢手不干，他仿佛看到他的那些猎物的羡慕的神情——在他的伟大的背后，是多少其他灵魂的痛苦和辛酸！修女的贞节：对于那些过着不同生活的女人，她打量她们的眼光多么让人不寒而栗！其中洋溢着多少报复的欢乐！主题是简短的，可以演奏出来的花样却是无穷的和几乎永远不会乏味的，因为自我表现的道德最终乃是一种巧妙的残酷，这永远都是一种异常矛盾和几乎让人痛苦的新奇。所谓最终，这里指的是创造各种道德的最初的一代，因为虽然某些表现行为的习惯遗传下来了，这些行为的隐秘思想背景却没有一起遗传下来（思想不能遗传，只有情感能够遗传），因此，如果不通过教育重新产生这些思想，那么即使是第二代人对这种残酷已经无甚兴趣了，而不过是对于习惯感到快乐而已。但是，这种残酷的渴望，却正是“善”的最初开端。[41]

31

以精神为骄傲。——人类的骄傲使他对于人类起源于动物的理论①不能认同，而在人和自然之间划下巨大的鸿沟。这种骄傲的基础是一种关于精神（Geist）的性质的偏见，其历史并不

① 【Pütz 版注】指英国自然研究者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理论。根据他的起源学说，他坚持人和动物在原则上的生物学上的共同性，因为二者都是同一个进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久远。在伟大的史前时期，人们认为精神是普遍存在的，而不是人的特权和专利。相反，由于精神（以及所有本能、恶意、愿望）被认作公有财产，而且是为如此多的存在所公有，以至人并不以出自树木或动物[①]为羞，那些高贵的部族反倒以拥有这样的传说为荣，他们在精神中看到的不是人与自然的分离，而是人与自然的联结。他们因此变得谦虚——这是又一种偏见的结果。[②]

32

障碍。——我们因为道德的原因受苦，别人却告诉我们这种痛苦其实只是一个错误，这使我们愤怒。对我们来说，痛苦不仅仅是痛苦，它还带来一种独特的安慰，使我们在痛苦中看到一个任何其他世界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深刻的真理的世界，因此我们宁愿忍受痛苦，通过痛苦走向这一"深刻的真理的世界"，从而觉得自己超出现实之上，也不愿意没有痛苦但也没有这种崇高感[③]。阻碍我们对于道德的新理解的正是这种骄傲及其习惯的

---

① 【Pütz 版注】指原始民族的图腾信仰，相信某一群体，氏族或个人与动物、植物或无机自然（太阳，月亮，星星，雷和闪电）等具有一种确定的生命（图腾）共属关系，或者干脆就是它们的后裔。这种图腾不仅应该理解为一种由于直接的起源而产生的亲缘关系，而且应该理解为一种共生的和交感的亲缘关系。

② 【KSA 版注】草稿：人最初以为，精神（以及冲动、恶意和同情等等）不是仅仅存在于人身上，而是到处存在的，结果——那时人不以自己为骄傲，也不以起源于动物、树木为羞。

③ 【Pütz 版注】Gefühl des Erhabenen，崇高这一概念在古代已经产生。这一概念在近代的深化的前提条件在柏克（Edmund Burks，1729－1797）的作品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关于我们的崇高概念和美的概念之起源的哲学探讨》，1757）中得到完成。柏克第一次将美和崇高定义为相反概 （转下页）

满足方式。使用什么力量才能消除这种障碍呢？更多的骄傲？或者是一种不同的骄傲？[42]

33

蔑视原因、结果和现实。——每当有不幸的偶然事件——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一次歉收或一场瘟疫——降临到一个群体，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习俗不知怎么受到了冒犯，要不就是出现了什么新的超自然的力量和精灵，需要发明新的方法加以纾解。由于不假思索地认定超自然的原因，诸如此类的怀疑和思考使对现象的真正自然原因的任何调查都无从开始。这是世代相传的人类心理变态的一个来源，而人类心理变态的另一个来源也与此相去不远；根据同样的原则，人们对一件行动的现实自然结果远不如对其超自然结果（即所谓神的惩罚和奖赏）来的关

（上接注③）念。影响尼采之将崇高解释为"可怖之艺术性的遏制"（《悲剧的诞生》，Pütz 版 7555，页 58）的，首先是康德的崇高学说，也许首先是通过叔本华的中介（《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卷，第三篇 § 39）。在其《判断力批判》（1790）中，他将愉悦和不愉悦感规定为美学知觉的器官。美的愉悦来源于一个本身合目的的形式的鉴赏中，想象力和知性的一种自由的轻松的和谐。与此相反，崇高感之形成，则是由于一种无限的大或一种压倒性的自然力否定了人类的认识和欲望，与此同时对人自己所具有的超感官的一无限的、最终伦理地规定的天性自然（Natur）的一种意识，又使他的被压抑的力量更多地释放出来。席勒的古典美学试图用"优美（Anmut）"概念来调和美和崇高。在不久前的过去，特别是在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1924－1998）的推动下，与尼采之名联系在一起的摆脱了可认识性和可描述性的现实之现代经验，被回溯到康德关于崇高的理论。在其中，对 20 世纪的艺术先锋由于抽象和缺少形式而导致的一种不可描述性的否定性描述找到了其根据。这种描述观念最早可见于《悲剧的诞生》的艺术哲学。

心。例如，按照规定，人们在特定的时间要进行特定的洗浴，而之所以要进行洗浴，不是为了清洁，而是为了不违反规定。人们要去避免的不是忘记洗浴带来的肮脏的现实结果，而是忘记洗浴引起的想象中的神的不悦。在迷信的恐惧的压力下，人们觉得这些洗浴绝不可能仅仅是洗掉身上的污垢，而具有重要的多的意义。他们在其中找到一种又一种不相干的意义，但却逐渐丧失了现实感和对现实的兴趣，以至到了最后，现实对于他们的价值仅仅是作为符号的价值。因此，在习俗道德的驱使下，人们先是蔑视原因，然后蔑视结果，最后蔑视现实，同时用他们所有更高的情感（敬畏、崇高、骄傲、感激、爱等情感）编织出一个想象中的世界，也就是所谓更高的世界，其结果直到今天仍然可见：每当人的情感高涨，这个想象中的世界就有所出现。在我们目前这个时代，科学工作者[43]不得不对一切更高的情感加以怀疑，因为它们与幻想和胡说的联系实在是太紧密了，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它们并不是生来就该受怀疑或永远都得受怀疑的。但是，在人类走向纯化（Reinigungen）的所有缓慢过程中，这些更高的情感的纯化肯定是最缓慢的过程之一。

34

道德情感和道德学说。——道德情感显然是以如下方式世代相传的：儿童观察到大人意欲或回避某些行动并作为天生的猴子模仿这些意欲和嫌恶；当他们长大之后，他们身上就充满了后天的和充分发展了的情感，并把说明和证明这些情感看作自己的不容辞的责任。然而，这种“证明”与情感的起源和强度并无任何关系，不过是人作为理性生物应该做的：作为理性生物，人必须有理由地好恶，而这些理由又必须是可接受的和可举证

的。就此而言，道德情感的历史与道德学说的历史是非常不同的。前者的力量主要表现在行动之前，后者的力量主要表现在行动之后，以便使行动成为可理解的。①

35

情感及其判断来源。——"信赖你的情感!"——但是，情感并非什么终极的或原初的东西，它来源于判断和评价②，我们以情感（意欲、[44]厌恶）的形式继承了这些判断和评价。因此，一个发自某种情感的灵感已经是一个判断——往往是一个虚假判断——的孙子，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你自己亲生的。信赖自己的情感，实际上就是听从自己的祖父祖母以及他们的祖父祖母，而不是听从我们内心的神灵——我们的理性和我们的经验。③

36

多虑而虔敬的幼稚。——谁第一个制造了工具和测量杆？谁最早发明了马车、船和房屋？谁是天体秩序和乘法规则的最

---

① 【KSA 版注】这节开头部分草稿有：道德情感是否遗传？人们总是本能地、不适当地反对遗传学说。

② 【Pütz 版注】对尼采的后期哲学来说（参《善恶的彼岸》，节 20；《偶像的黄昏》，"道德作为反自然"，节 5），价值乃是一种确定种类的生命，一种"种族"或"一种类型"产生和维持的生理学条件的反映。

③ 【Pütz 版注】尼采的这一呼吁符合启蒙运动的原则，关于这一原则，康德在其《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这样表述："*Sapere aude*！[敢于去知]【译按：语出贺拉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F. Gedike 和 J. E. Biester 编，IV，1784，页 452。参 Pütz 版编辑说明）

初发现者？啊，所有这些古代文明创造者，他们真的与我们今天的发明家和观察家无可比拟地不同和更为高明吗？难道这些最初的进步具有那样大的价值，以至于我们今天世界上科学发现领域里所有的旅行和环球航行加在一起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这是偏见，是贬低现代人的谎言。谁都可以看到，在过去的时代，机遇实际上是最大的发现者和观察者，是那些古代发明家最为慷慨的施主；在今天最不重要的发明中所消耗的精神、劳动和科学的想象力比过去所有时代加在一起还要多。①

37

根据有用性做的错误推论。② ——如果我们证明一件事物具有最大有用性，我们并没有因此说出关于这件事物的起源的任何东西。换言之，我们永远不能从事物的有用性推出它的必然存在性。[45]但是，直到今天，甚至在最精密的科学领域，这种回溯论仍然很有市场。例如，在天文学中，我们不就听说，行星排列方式的(假想的)效用(即补偿因为远离太阳而产生的光的强度的减弱，以便所有天体上的居民都不会生活在黑暗中)乃是这种排列的最终目的并因此解释了它的起源吗？这使我们不

---

① 【KSA 版注】草稿：什么？我们的发明家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第一个发明小船的人或第一个天文观察者？恰恰相反！过去可比现在更靠运气！

② 【Pütz 版注】指启蒙运动时代的物理学神学运动(die physikotheologiesche Bewegung)。按照物理学神学，人们从有形世界的有用性，合目的性和完善性，因此也就是自然的有意义的秩序，推论出作为其原因的存在(Dasein)，也就是推论出神的存在(上帝存在的物理学证明)。

禁想起了哥伦布[1]的逻辑:地球是为人类创造的,因此,所有存在的国度都必须予以殖民:"太阳无端挥洒它的光明,彻夜闪烁的星斗白白悬于无人航行的海上和无人居住的陆地,这可能吗?"

38

被道德判断改变的冲动。——同一种冲动,如果面对习俗谴责的压力,就会成为一种痛苦的怯懦的感觉;相反,如果它碰到的恰好是基督教那样的习俗,这种习俗体贴它并称它为善,那么它就会成为一种愉快的谦卑感。这也就是说,这种冲动既可以与好良心也可以与坏良心(ein gutes oder böses Gewissen)联系起来。就其本身来说,这种冲动像任何一种冲动一样,不仅不具有这些道德性质和名称,而且不具有任何道德性质和名称,甚至不具有任何确定的愉快或痛苦的性质。所有这些都是当它与其他已经被标明善和恶的冲动发生关系时作为第二天性获得的,或者是作为那些人们已经对其进行过道德确定和道德评价的存在的性质。——因此,早期希腊人对嫉妒的感觉完全不同于我们对嫉妒的感觉。在赫西俄德

---

① 【Pütz 版注】Christoph Kolumbus,1451-1506,美洲的发现者。在从伊比利亚半岛向西到印度的航行中,哥伦布于1492年10月12号在巴哈马群岛的瓜德罗普岛(Guanahani)登陆,从而发现了古巴和海地,以及在随后的三次航行中又发现了美洲大陆的更多的部分。哥伦布的地理观念建立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地理观念上,往往相信西部和南部海洋中的国家的存在。由于相信大地是球形的,哥伦布希望,通过向西航行,到达古代世界的东部边界。据说,在踏上欧亚大陆的东岸和找到向西通往印度的航线以前,哥伦布去世。

那里，嫉妒乃善的、仁慈的爱里斯所赐[①]，把诸神说成是嫉妒的是可以的：在一个[46]竞争就是一切和竞争被感觉和评价为善的社会中，对于嫉妒的这种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样，希腊人对希望的评价也与我们不同，在他们看来，希望是盲目的和欺骗性的，赫西俄德在一篇寓言[②]中最强烈地表达了这种态度，其意义是如此陌生，以至于没有多少晚近的评论者能够恰当地理解它，——因为它与从基督教那里学会将希望当作一种美德来信奉的现代精神背道而驰。对希腊人来说，未来的知识的大门似乎还未完全关上，在无数我们只满足于希望的情况下，他们却把探究未来提高到一种宗教使命的高度：由于他们的预言家和占卜者，希望遂成了某种低级、卑劣和危险的事情。——犹太人对愤怒的感觉与我们不同，视其为神圣的：他们对于体现在人身上的盛怒评价之高是一个欧洲人所不能想象的。以其愤怒的神圣先知为蓝本，他们创造了愤怒的神圣的耶和华[③]的形象。与这些愤怒的形象相比，[④]欧洲人最伟大的愤怒者也仿佛只不过是些赝品。

---

① 【Pütz 版注】赫西俄德将嫉妒视为“好的、善意的 Eris，人格化的争端，不合女神，以及 Nyx（希腊文中的夜）和战神 Ares 之女”。在《工作与时日》的开场白之后，赫西俄德描写了 Eris 的两面性（11－26）。其邪恶的部分挑起可怕的仇恨，其好的部分却驱使人们去竞赛，工作和取得成就。

② 【Pütz 版注】尼采提到的是所谓古代第一个寓言，更准确地说：关于鹞鹰和夜鹰的寓言，《工作与时日》202－211。

③ 【Pütz 版注】Johova，原来的名字是 Jahwe，由于担心人们可能滥用，不允许妄称其名（参《出埃及记》20，7），因此通过融合 Johwe 和 Adonai（主人）形成了 Johova 一名。对于上帝之名的敬畏反映了以色列人和其上帝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在于相信上帝的仁慈，而且也在于畏惧上帝的怒火。

④ 【KSA 版注】清样：尼采在此删掉了“从希腊到今天的”。

39

“纯精神”之偏见。——无论哪里，只要所谓纯精神（reinen Geistigkeit）的教导行其道，这种说教就会以极大摧毁神经力（Nervenkraft）：它教导轻视、忽视和折磨肉体，以及人们本身应该由于他们内心的所有本能冲动而轻视自己和折磨自己；这种教导不仅使人们的灵魂变得阴郁、紧张和感到压抑，而且还使这些灵魂天真地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他们的不幸感觉的根源并可以动手消除它。“根源必定在肉体！肉体[47]总是过分发达！”——他们这样得出结论说，而实际上，他们感受到的痛苦表明，肉体对它受到的经常的蔑视，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了抗议。最后，一种变得普遍和长期化的神经衰弱成为那些有德的纯精神者的命运：当他们只有在迷狂以及其他半疯狂状态下才能感受到欢乐，并把迷狂当作生活的最高目标和据以谴责一切世俗事物的标准。

40

对于某一风俗的冥思苦想。——无数习俗规定都是人们根据某些非常事件匆忙做出的，它们很快就变成不可理解的；我们既不能确切断定隐藏在这些规定后面的意图，也搞不清违反这些规定所带来的惩罚的性质；我们甚至在仪式的执行方面也会发生疑问——但是，随着我们对它的百思千虑，我们苦苦思索的对象的价值增长起来，而一种风俗的最荒唐部分最后竟然变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人们不可小看千万年来人类在这方面花费的力量，更不可小看这番风俗之冥思苦想（Grüben

über Gebräuche)的作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巨大的心智训练场，在这片场地上兴起和发展的不仅是宗教，这里也是科学之可敬亦可怕的史前世界，诗人，思想家，巫师和立法者也在此成长。对于以一种我们不明白的方式要求我们参拜如仪的事物的焦虑，逐渐转变为对难于理解事物的乐趣；当人们不知如何解释时，他们开始创造。[48]

41

对思想之人的评价。——作为 *vita contemplativa*①，我们不应该忘记，沉思的各种后果给 *vita activa* 带来了什么样的痛苦和不幸——简单地说，如果我们在他们面前骄傲地大肆吹嘘我们的善行，*vita activa* 又该要求我们赔偿他们哪些损失呢？第一，所谓宗教人(religiösen Naturen)，他们在思想之人中人数最多，因而也是其最常见的种类。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努力使行动之人(praktischen Menschen)的生活变得艰难，尽可能让他们觉得生活没有意思：使天空暗淡，阳光消失，欢乐蒙上怀疑，希望失去价值，能干之手残废——他们谙熟这一切，正如他们谙熟如何在苦难时刻提供安慰，帮助，施舍和祝福。第二，艺术家，他们比宗教人要少，但在思想之人的世界中仍然是常见种类。这些艺术家作为个人多半是顽劣、任性、嫉妒、暴烈和不好相处的：这与其作品之欢乐和崇高的调子形成鲜明对照。第三，哲学家，该类型集宗教和艺术之力于一身，同时还与另外一种因素即爱好

① 【Pütz 版注】理论的、沉思的生活(希腊文：bios theoretikos)，与行动的生活(*vita activa*；希腊文：bios praktikos)相反。

证明之辩证法[1]结合，因此除了以和宗教家和艺术家一样方式为害以外，还由于他们对辩证法的嗜好而让许多人烦闷；不过，他们的人数总是很少的。第四，科学思想家和科学研究者；他们几乎从不以影响他人为目的，而只是像鼹鼠一样在他们自己的沙丘下悄悄挖掘。因此，他们很少引起其他人的烦恼和不快，倒是作为人们促狭和嘲笑的对象，常常在无意中使[49]行动之人的生活轻松些。不仅如此，科学现在还成了某种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的东西。如果说，由于科学的这种有用性，许多本来注定要行动的人现在却辛苦地、费神地和不无怨恨地投身科学，那么，这种悲剧并不是那些科学思想家和科学研究者的错；这是“自讨苦吃”。

42

思想之人的起源。——在人类的蒙昧时代，人们对世界和人普遍持有一种悲观的看法，而那些觉得自己足够有力量的人随时准备按照这种看法行动，将悲观观念转变为悲观现实：猎取、抢劫、攻击、伤害、谋杀，以及团体内部所能允许范围内这些

---

① 【Pütz 版注】希腊的辩证法是对话的艺术，同时又是一种思想和证明的方法。对苏格拉底来说，辩证法是一种澄清概念的方法；在柏拉图那里是一种文学形式，同时也是认识理念（存在之根据[seinsgründe]）的一种心智程序；从中世纪到 18 世纪是逻辑学的名称，对康德来说是理性的一种必然的趋势：放弃经验作为关于上帝、自由和不朽的最终的形而上学的存在陈述的人类认识的基础，其矛盾性和幻想性被康德加以一种辩证的批判；对黑格尔来说则是存在和思想的运动的形而上学逻辑，这种运动通过矛盾和其扬弃（否定，保存和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而发生，也是作为一种生成的绝对；对马克思来说则是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运动法则。

行动的一些弱化形式。但是，如果他的力量衰退，感到疲倦，或不适，或空虚，或餍足，并因而暂时放弃欲望和愿望，他就变成一个相对好也就是不那么有害的人，这时他仅仅通过言语和思想，比如关于他的同伴、他的妻子、他的生活或他的神的思想，表达他的悲观看法——他的判断必然是些恶意的(böse)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他成为一个思想家或先知，或者诗意地阐述他的成见和发明新的风俗，或者嘲笑他的敌人——但无论他的思想是什么，[他的思想的]①一切产物都必然反映出他自己所处状态：他的恐惧和疲倦的增加，对行动和享乐的评价的降低；与这些诗意的、沉思的和宗教的情绪内容呼应的必定是他的思想产物的内容；[50]其中支配性的必定是恶的判断。后来，所有将这一单个的人在某种特定情况下的行动变成长期行动的人，也就是所有那些作恶意判断、忧郁地和不善于行动地生活的人，开始被人们称为诗人、思想家、教士和法师。——由于他们乏于行动，人们可能更愿意唾弃他们和将他们逐出群体，但这样做有危险——他们精通迷信和善于召唤神力：人们从不怀疑他们拥有未知的权力手段。这就是人们对古老的思想者家族的尊敬——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不害怕它，他们就会在多大程度上唾弃它！思想就是以这样伪装的形象，可疑的威望，坏的心肠和混乱的头脑第一次在大地上出现的，既虚弱又可怖，私下被人唾弃而在公开场合又受到迷信的敬重！在这像通常一样，我们必须称之为：*pudenda origo*②。

---

① 【KSA 版注】seines Geistes，根据清样和草稿补充。

② 【Pütz 版注】卑贱的起源。

43

今天的思想者需要同时具有多少能力。——远离感官经验,上升到抽象世界,——过去人们确实觉得因此得到了升华。但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太熟悉这种感情了。带着对这个有形的、充满诱惑和罪恶的世界的蔑视,人们在暗淡的语词构造和事物构造中找到了欢乐,在这些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触知的存在身上看到了光明,觉得自己生活在它们中间就像是生活在一个更高的世界。"这些 *abstracta*① 当然并不迷人,但它们能给我们提供指导!"——人们一边这样说,一边扶摇而上。在科学的史前时代,不是这些精神运动的内容,而是这些精神运动本身构成了"更高的生活"②。因此,我们看到,[51]柏拉图推崇辩证法,热烈相信辩证法对善好的非感性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不仅知识是一点一点和缓慢地积累起来的,而且知识的手段,即先行于知识的人的存在方式和方法本身也是一点点缓慢积累起来的。并且,每当人们发现新的方法或感受到新的存在方式,他们都觉得这新的方式和方法不是达到知识的手段,而本身就是内容、目的和值得认识的一切。幻想,自我提高,抽象,非感性化,

---

① 【Pütz 版注】*abstractum* 的复数,名词,指非实物的东西,例如:信仰,希望,知识。

【KSA 版注】该节最后部分清样:在漫长的时间里,这样一些人的全部成就仅在于,他们使其他人习惯于看到他们,以及在行动之人的不灵活的头脑中留下一种沉思生活的观念。随着沉思的权力的增长,他们的生命的惬意(Wohlgefühl am Leben)也增加了,他们成了至少实践上的乐观者。

② 【KSA 版注】清样在此有:仿佛是科学思想的指法练习,以为练习就是一切,前院就是圣地。

创造，预感，归纳①，辩证，演绎②，批判，材料收集，非个人的思想方式，沉思和概观，同样还有对于所有存在事物的公正和爱，这些都是思想者获得知识的必要手段，但是其中的每一种手段在思想的历史上都曾经分别被当作目的和最后目的，给它们的创造者带来了一种极乐的感觉；每当人的灵魂瞥见某种最后目的的乐土，他们就会产生这种感觉。

44

起源与意义。——为什么下述思想总是萦绕我心头，且越来越生动？——从前，追寻事物起源的知识探索者总是相信，他们的发现对于所有行动和判断都无比重要；他们甚至总是预先假定，人的拯救必须以对事物起源的洞见为前提③。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事情刚好相反，我们越是接近事物的起源，事物对我们就越是变得索然；确实，如果我们在[52]追根溯源的路上走得太远和太靠近事物本身，我们曾经赋予事物的所有评价和趣味都会开始丧失它们的意义。我们对事物的起源洞见的越多，这些事物呈现给我们的意义就越少。另一方面，那些离我们最近的事物，那些就在我们身边和在我们内部的事物，却逐渐在我们

① 【Pütz 版注】从个别的特殊推论出作为概率接受的普遍性和规律性。

② 【Pütz 版注】与归纳相反，指从已经证明的或作为真理预设的普遍出发引出特殊。

③ 【Pütz 版注】尼采在此谈论的是西方思想的基本模式，按照这种思想模式，永远只是在原则中寻找意义（内容，效果，价值）和获得保证，在位于感觉世界"牢笼"之彼岸的观念和本质中（形而上学），或者在上帝及其"福乐"中，而不是在充满罪和痛苦的尘世中（基督教）。此外，按照尼采的激进的语言批评，尼采的转向还指向一个自在之物的幻象（康德），他通过语言的必然"比喻说"（亦参 Pütz 版编辑说明）质疑这种幻象。

眼前展现出早期人类梦想不到的色彩、美、魅力和丰富意义。从前,思想者就像被人抓住的野兽一样在笼中愤怒地走来走去,仇恨地注视着栏杆和不时扑向栏杆,企图将它们推倒:在这个时候,如果有谁相信他通过某个缺口看见了外部世界的某些东西,看见了某些遥远和彼岸的东西,他确乎是幸福的。[1]

45

知识的悲剧性结局。——在使人升华的所有手段中,人的牺牲是最让所有时代的人升华和自豪的。也许我们可以期待,人类的所有其他努力最终都将汇聚在一个巨大观念的旗帜下,使它成为王者中的王者,号令中的号令——这就是自我牺牲的人类的观念。但是人类应该向谁牺牲自己?人们现在已发誓说,一旦这种观念的灿烂星座出现于天际,那时将只有关于真理的知识能够作为一个巨大目标与它相辉映,因为对真理目标来说,任何牺牲都不会是太大的[2]。然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究竟

---

① 【KSA版注】草稿:在我看来,这是我最有价值的见解:在过去时代,人们越是接近事物的起源,他们就越是想,他们的发现对人类的行动和判断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乃他们的拯救之所系,然而现在却相反,我们回溯的越远,我们的兴味就越是索然:我们在返回事物本身的深处,我们放入到事物中的价值就越是在我们的眼前消失。—清样中该节的结尾:以及苦难,牢笼,栏杆,缺口,极乐,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恼人的梦?

② 【Pütz版注】自从在《悲剧的诞生》中勾勒了理论人这一类型以来,特别是自从第二部《不合时宜的沉思》(《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以来,尼采致力思索知识、科学和生命之间的关系。在《人性的,太人性的》("论道德感的历史",Pütz版页44)中,对道德的猛烈批评以询问"生命的刺激、拯救和解脱手段"为这一道德批评本身的知性诚实所付出的代价开始,因此预示了《善恶的彼岸》(第1大部分。论哲学家的偏见。节1)中对于真理意志对生命之价值——以及错误的一种也许更大的价值——的广泛探讨。

能够在知识进步的路上走多远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更不用说究竟什么知识追求可以引导人类带着对未来的智慧的预见无悔地死去了。也许，假设有一天与其他星球上的居民为了知识的[53]目的建立起联系，人类在千万年里将他的知识从一个星球传播到另一个星球：也许，那时对知识的热情也许能够上升到这样一种高水平！

46

对怀疑的怀疑。——“对健全的脑袋来说，怀疑是多么好的枕头！”①——蒙田②这话总是使帕斯卡③恼恨，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渴望一个去忧解惑的枕头。④问题何在？——

47

阻碍我们前进的词。⑤——原始人每创造一个词，都相信他自己已做出一项发现。这与事实相差多远！——他们触及到一个问题；由于假定自己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为它的真正解决设下障碍。——现在，为了获得任何一点新知识，我们都不得不在死去的词的化石中跌跌撞撞穿行，往往折断了腿而不是踢碎了词！

48

全部科学都是“认识你自己”⑥。——只有当人最终认识所有事物之后，他才能认识他自己。因为事物不过是人的边界。

① 【Pütz 版注】参蒙田(见下注)《随笔》,巴黎,1864,第三卷,节 8:"无知和自满,多么舒适、柔软、宜人的枕头,可以让一个优秀的头脑在上面睡去。"除了《随笔》法文版外,尼采还有一个德文译本。上述引文也见于帕斯卡:"……无知和无虑,对一个良好组织的头脑来说,不啻两个甜美的枕头……"(见帕斯卡:《思考,片段和书信》,根据 Prosper Faugère 的法文版,德文根据 C. F. Schwartz 译本。第二版,莱比锡 1865 第 1 编,页 316)

【KSA 版注】在尼采的读物中不乏帕斯卡的德文译本,下述文字(II,19)被尼采用下划线标出:"怀疑当然是不幸的;然而,努力追求怀疑,却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谁怀疑而又不追求怀疑,谁就同时是不幸和不正直的。如果他无论如何仍然是快乐和负责任的(présomptueux),那我就无词可以描述这样一位可怜的生灵了。"尼采对此批曰:"蒙田:"。也许尼采熟悉 Prosper Faugère 的法文版,因为他在德文本的一处经常不准确的翻译下面写道"误译"。

② 【Pütz 版注】Michel de Móntaigne, 1533－1592,法国哲学家和作家;他特别因为其《随笔》(1580 年 2 卷本,1588 年 3 卷本)而著名,该书被看作是法国后期人道主义的最重要的证明,特别是通过其主体反思的、心理学自我分析的特点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蒙田来说,"随笔"不是什么文学类概念,而是自我观察和自我思想力量探索的一种真正的方法论术语。蒙田的主要沉思,与其说是要为了获得某一确定的结果,不如说是在于对思想过程本身感兴趣,这种沉思试图将思想对象通过一种永恒的视角变换而全方位地予以把握。道德哲学和人生哲学的问题需要的不是教导而是刺激,不是分析而是解释。《随笔》的主题永远是作为认识着的"我"的人。

③ 【Pütz 版注】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宗教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发明了帕斯卡六边形定理,发现了连通管的定律,证明了高和低气压之间的关系,并致力于研究概率计算。作为宗教思想家,他更接近冉森派,一种因荷兰神学家 Cornelius Jansenius(1585－1638)而得名的信仰学派,这一学派从奥古斯丁的信仰学说出发,试图调和加尔文派的教义和大公教义。通过"logique du coeur"[心之逻辑],帕斯卡将"心"确定为宗教判断以及对超越的直接经验的唯一的和最高的官能。主要著作:*Pensées sur la religion*(《关于宗教的思考》),1670 年第一版,但错误很多。

④ 【KSA 版注】清样原为:他相信可以得到这样的枕头,并渴望得到这样美好的枕头。

⑤ 【Pütz 版注】节 121 提供了一个例子(101 页上;参 Pütz 版编辑说明)。

⑥ 【Pütz 版注】著名的古代预言家所在的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的铭文。它被归于"七贤"之一的米利都的泰勒斯(前 620—543)名下。

49

新的致命打击:我们无可逃避的易朽性。——过去,人们曾经通过指出人的[54]神圣起源来证明人的高贵伟大,但现在这种方式已行不通,因为在这条路的尽头是与其他种种让人毛骨悚然动物站在一起的猩猩,它以它特有的方式向我们呲牙咧嘴,仿佛在说:"回去! 此路不通!"因此,人们现在试图走上相反道路[①]:人类前进的道路将证明他的高贵伟大和与神的亲缘关系。呜呼! 这同样是白费心机。矗立在这条道路尽头的是最后一个人的坟墓和墓碑,墓碑上写着:*nihil humani a me alienum puto*[②]。"无论人类进化到多么高的程度——他最后站的地方说不定比他开始站的地方更低! ——他都无法移居一个不同的更高的世界,正如蚂蚁和蠼螋在其"尘世生活"结束时仍然与神和永生攀不上关系。已成(Gewesensein)总是像尾巴一样拖在生成(Werden)的后面: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一永恒景象会对某些微不足道星球或这些星球上某些微不足道族类破例? 丢开这些妄想吧!

---

① 【Pütz 版注】指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关于一个更高发展的、公正的和没有支配的社会的乌托邦。

② 【Pütz 版注】"没有什么人类的东西在我看来是陌生的"(语出泰伦提乌斯[Terenz]的喜剧《自责者》I,i,25:*Homo sum:humani nihil a me alienum puto*[我是一个人,不认为有什么人类的东西是我所不熟悉的]。Publius Terentius Afer(公元前 200 年后—159),罗马喜剧作家。

50

对迷醉的信仰。——有过高度兴奋和迷狂时刻的人,在正常时刻,由于对比和神经能量的大量消耗,往往处于欢寡愁殷的可怜状态,把那些昙花一现的时刻看作他们的真正"自我",而把他们的痛苦和不幸说成外部"非我"(Außer-sich)的结果,从而对他们生活其中的环境、时代和整个世界都满怀敌意。在他们看来,只有迷醉(Rausch)才是真正的生活和真实的自我,其余的一切,无论其为精神的、道德的、[55]宗教的还是艺术的,都只不过是达到迷醉状态所要克服的障碍。这些热烈的饮者给人类带来了无数罪恶,因为他们是不倦的杂草播种者:对自己和对别人不满之杂草,对时代和世界蔑视之杂草,特别是悲观厌世之杂草。[①] 也许,即使倾地狱里的所有罪犯之力,也不可能像放浪的、幻想的、半疯狂的、丧失自制能力和除非完全迷失自己就不能体会到任何欢乐的天才的那一高贵小团体那样,给世界带来如此无远弗届之压抑的、污染大地和空气的巨大影响:事实上,罪犯经常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自我控制,自我牺牲和智慧,并在那些恐惧他的人中间唤起同样的品质;他们也许会使生活的天空变得阴沉和危险,但空气却仍然凛冽、清新。——不仅如此,这些酗酒者还千方百计地向人们灌输对迷醉的信仰,仿佛迷醉才是生命中的生命:多么可怕的信仰!正如酒精很快败坏和毁掉了野蛮人一样,这些精神烧酒及其推销者所造成的酩酊之乐也

---

① 【KSA 版注】草稿:因为它们教人不满、蔑视世界,以及同样还有天才之狂妄。谁将是这一放荡行为的受害者?周围的所有人,包括最远者,特别是孩子。

将逐渐而彻底地毁掉人类:它最终也许会消灭人类。

51

我们目前所处状态。——“让我们对伟大的独眼者(Einäugig)宽容!”斯图亚特·穆勒①如是说,似乎要信仰和近乎崇拜某物就必须宽容它们!我说:让我们双眼者(Zweiäugigen)宽容,无论其为伟大还是渺小——因为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除宽容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56]

52

心灵疾病的新的医生在哪里?——人们用来安慰自己的那些手段使生活变得极端痛苦,但他们现在相信生活本来就痛苦不堪;人类最可怕的疾病不是别的,正是他们用来消除疾病的那些手段,这些手段看起来立竿见影,最终却产生某些比它所要消除疾病还糟糕的东西。他们无知地相信,那些能够在瞬间麻醉和解除他们痛苦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止痛剂,就是真正的良

---

① 【Pütz 版注】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在 19 世纪与奥古斯特·孔德同为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实证主义是这样一个思想派别,它受倾向自然科学的世界图像和方法的限制,将形而上学的探讨看作是理论上不可能的和实践上无意义的。在其《演绎逻辑体系》(1843 年)中,穆勒提出了一种普遍科学方法:传统的逻辑应该被加以扩展,以便在社会科学中也能取得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预言。所谓归纳逻辑(参 43—1)的发展可以帮助达到这一目的,从精确的个别分析中得出合乎逻辑的普遍结论。在伦理学方面,穆勒是功利主义的信徒;他拒绝绝对的道德价值。由于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一书,他被看作是古典国民经济学的最后代表。

药;他们事实上根本就没有想过,他们为这片刻轻松付出的是健康的全面和彻底的恶化,看不到不得不忍受麻醉剂副作用之痛苦,日后停止使用麻醉剂之痛苦,以及再后来整个人烦躁不安、神经质和神经衰弱等等压迫性的整体痛苦感觉。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治疗将不再可能:那些受到普遍信仰和崇拜的心灵医生应该对此负责。根据不无公正的说法,在人类的痛苦被长时间忽略时候,叔本华①开始重新严肃对待它们:那么,在人类痛苦的真正解药被忽视了这么久之后,谁能重新严肃对待它们、并把那些人类迄今一直依靠他们治疗心灵疾病的有着堂皇名字的江湖骗子的秘密公之于众?②

---

① 【Pütz 版注】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德国哲学家,其著作特别是影响了瓦格纳和尼采,并通过他们继续影响了 20 世纪(例如对作家托马斯·曼[1875—1955]和伯纳德[Thomas Bernhard,1931—1989]的影响)。在其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2 卷,1819 和 1844 年出版)中,叔本华教导说,多样的、时空中可见的世界建立在一个摆脱了理解的智力的非人格的意志的基础上。所以自然事件和人类的被认为自由的行动都只是意志之间接的表现形式(客观化)。叔本华认为,痛苦是现象世界的标志。在空间和时间中个体化了的人,只有通过否定意志,也就是他的自我,才能消除其个体化的自我中心的迷误。同情为人开启了对于分离性的个体化的一种最初的直觉的经验,同时也是通向这种个体化之克服的第一步。因此在艺术的等级顺序中,音乐被特别挑出来,因为不是现象,而是意志本身在音乐中客观化了。

② 【KSA 版注】草稿:正是由于止痛剂,许许多多的人的生活才充满痛苦:他们养成了用某种麻醉剂对付疼痛的习惯,从此就要忍受麻醉剂的副作用,忍受麻醉剂的缺乏,忍受其举止的长期不稳定和波动。麻醉剂:权力感。由此得出,主要痛苦是虚弱感和恐惧。——长期以来,对于人类健康的恶化,再也没有什么比治疗疾病的手段更难辞其咎的了。人们顶多关注眼前的痛苦减轻,结果却是全面的恶化。一个病到一定程度的人没有复原:这是医生造成的。——人们谈论叔本华,说他直面人类的痛苦:现在,我希望同样严肃地对待人类痛苦的解药。

53

有良心者的磨难。——牧师的布道和地狱的可怕压力使之最痛苦的不是那些无良心之人,而是那些有良心的人,特别当这些有良心的人同时又是具丰富想象力之人时就更是如此。因此,恰恰是那些[57]最需要欢乐和愉快景象的人,他们的生活被弄得最悲惨:他们需要欢乐和愉快,这不仅可以使他们本人得到休养生息,而且也将使人类能从他们那里收获某种快乐和美。由于宗教发明的罪的观念,职业宗教家的权力欲得以极大满足①,但他们给世界增加了多少不必要之残忍和苦难!

54

对疾病的感想。——让病人活跃的想象力平静下来,以使他不再因其对疾病的想象受苦,更甚于因疾病本身受苦——这将是一件不无意义的事!这件事将功德无量!你们现在明白了我们的使命吗?

55

"路"。——所谓的"捷径"(Kürzeren Wege)总是使人类处于极大危险中:他们总是在发现这样一条捷径的欢呼声(frohen Botschaft)②中离开他们的道路——并终于迷路。

---

① 【Pütz 版注】参节 68。

② 【Pütz 版注】指基督的拯救消息,福音(希腊一拉丁文:好消息)。

56

自由精神(freien Geistes)的叛教者①。——谁会对于虔诚的坚信者感到厌恶呢?相反,我们不是每每以无言的尊敬和喜悦对待他们,并为这些优秀人士与自己感觉不同而颇为惋惜吗?然而,如果看到一个人,他曾经一度是完全自由的心灵,后来却变成一位"信徒"(gläubig),我们就会感到突如其来的深刻嫌恶;每当想到他,[58]我们就像吞下一只苍蝇一样别扭,恨不得马上吐出它才好;即使是最可敬重之人,如果他在这一点上让我们怀疑,我们也会背他而去,但却不是由于什么道德成见,而是由于一阵突发的反感和厌恶。这一强烈反感究竟从何而来?也许我们应该认为,这种反感表明,我们在内心深处并不完全相信自己?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在自己周围种下一片多刺的轻蔑的玫瑰,以便在岁月的风霜使我们变得虚弱和健忘之后,我们在那些关键的时刻爬不过我们自己的轻蔑之林?——坦白地说,这种推测完全错了,只能说明作这种推测的人对发动和决定自由精神的东西一无所知:对自由精神来说,改变意见本身并没有什么可鄙。相反,他高度评价改变意见的能力,将其看作不平常的和高超的本领,特别是当这种能力直到暮年仍然不减时就

---

① 【Pütz版注】背离信仰之人被称为Apostat[叛教者]。在犹太—希腊文献中,叛教指背离以色列的神,在基督教教会中指背离基督教信仰。尼采从原来宗教的语境联系中借用了这一词汇,将其转用于老年背离自由思想者。

更是如此！他的野心(而非他的胆怯)甚至伸手摘取 *spernere se sperni*① 和 *spernere se ipsum*② 的可怕果实：不用说，对此他完全没有虚荣和自满之人的那种恐惧。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所有学说都是无辜的，正如所有行动都是无辜的：那么他怎么会又以审判者和行刑者的形象出现在自由精神变节者面前呢？这种景象之让他震惊，正如某些患有令人反感病症病人的形象之让医生震惊：对发炎的、坏死的、肿胀的和溃烂东西的生理反感瞬间压倒了理智和治病愿望。由于这个原因，对于自由精神变节者必然表现出来的可怕欺骗的思想，在瞬间使我们的善之意志失效：一棵完全、彻底堕落心灵的观念，在瞬间使我们的善之意志休克。③ [59]

57

不同的恐惧，不同的安全。——基督教给生活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无限危险状态，也因此同时带来前所未有安全、快感、

---

① 【Pütz 版注】蔑视自身成为被蔑视的(语出 Hildebert von Lavardins[1056—1134]《杂诗》CXXIV)。

② 【Pütz 版注】自我蔑视。这两个概念见于带有双关语风格的《圣伯纳德的箴言》，被歌德(参 145—5)在《意大利旅行。第二次罗马停留》中引用，题目是“Philipp Neri，幽默者的神圣”：*spernere mundum*，/*Spernere neminem*，/*Spernere se ipsum*，/*Spernere se sperni*(“蔑视世界，/无人可蔑视，/蔑视自己，/蔑视者，自身成为被蔑视的。”)

③ 【KSA 版注】草稿：我对虔信没有任何反感，每每倒是有一种无言的敬意，同时惋惜这些人才与自己感觉不同：既如此，当我们看到一个过去的自由心灵最终变成了一个信徒时，我们为什么还会感到一种深深的嫌恶呢？我们就像看到了什么可耻的事情，这种事人们就是听听也不能不脸红的。这种嫌恶从哪来的呢？叔本华同样如此感觉。我将在这最可敬的先生面前转过背去，因为他在这方面让我蔑视。

娱乐和对一切事物的重新评价。我们的时代以其好良心(mit gutem Gewissen)否定了这种危险状态,然而就在否定基督教危险状态的同时,它仍将基督教古老的安全、快感、娱乐和评判抓在自己手里!甚至将它们供奉在其最高贵的艺术和哲学的神殿!但是,由于这些安全和欢乐由以产生的那个可怕背景,即基督徒对其永恒拯救的永恒恐惧,已不复存在,所以它们看上去全都变得多么乏味,无聊,多么残缺和笨拙,多么想入非非,特别是多么不安全(unsicher)!

58

基督教和情感。——在基督教中,可以听到一种针对哲学的大声的群众抗议:古代哲人以理性之名要求人们远离情感,基督教却重新将这一情感归还给人们。出于这一目的,它否认哲人心目中的美德——理智胜过情感——有任何道德价值,全面谴责理性,同时以最堂皇和最强烈的形式表现情感:如上帝之爱、上帝之畏、上帝之狂热信和上帝之盲目望[①]。

59

带来安慰的错误。——无论怎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基督教希望通过指出一条它心目中的更近的完善之路卸掉[60]日常

---

① 【Pütz 版注】基督教之作为根本美德的诸基本美德,从这些基本美德出发可以得到所有其他美德(参《哥林多前书》13,13:"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与此相反,根据柏拉图的说法,古代的基本美德包括: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

道德实践的重担，正如某些哲学家认为，只要指出一条“通向真理的大路”，就不再需要艰苦乏味的论证和严格的科学事实的收集。二者都是错的——然而对于旷野中疲惫的、彷徨的旅人来说，它们都是极大的安慰。

60

一切精神最后都成为肉体上可见的。——基督教融无数天性柔和者的精神于一身，集从最单纯到最深刻的所有谦卑和敬畏的热爱者于一体。通过这种方式，基督教摆脱了其最初的乡村的粗陋——如果我们站到最古老的圣彼得使徒画像前，我们就会强烈感觉到这种粗陋①——，变成了一种高度精神化的宗教，具有最复杂、微妙和高深的面部表情；由于基督教，欧洲人变得更巧慧，而不仅仅是在神学上更精通了。这种精神影响与自我牺牲的力量一起，往往也与对这种牺牲的坚定信仰和忠诚一起，雕琢出（ausgemeißelt）也许是人类社会曾经有过的最精美的形象：天主教高级教士和最高级教士的形象，特别是那些出身贵族、生来具有高雅举止、威严目光和优美手足的高级教士的形象。在一种精心构思的生活方式驯服人身上的兽性以后，他们的面容在两种不同快乐（力量感和屈服感）轮番激动下变得完全精神化；赐福、赦罪、[61]荣耀神等一系列活动每时每刻都在他们的灵魂中，以及确实也在他们的肉体中，唤起一种超越人的使命感；战士特有的那种高贵感觉支配着他们，使他们轻蔑容易毁坏的肉体和尘世幸福；他们因服从而骄傲，表现了一切贵族的特

---

① 【Pütz 版注】使徒彼得原来的职业是渔夫，在这里被作为原始基督教最重要的神学家犹太教学者保罗的对照形象。

有品质;他们的任务的巨大不可能性既使他们的神情变得沉静、安详,又使他们的目光永远充满热烈向往。教会贵族夺目的美和雅总是在向群众证明教会的真;而僧侣的偶尔野蛮化(如在路德的时代[①]那样)也总是把人们推向相反的信仰。——身体、精神、使命之间的和谐所产生的这种人之美和雅会随着宗教的灭亡结束吗?难道就不能获得、甚至也不能想象什么更高的东西吗?

61

必不可少的牺牲。——那些严肃、能干、正直和怀有深刻感情的人,只要他们真心认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他们就应该让自己尝试一次实验,在一段时间内离开基督教而生活,为了他们的信仰而到"旷野"中生活[②]——只有在这样做之后他们才有资格谈论基督教是不是必须的。然而,目前我们看到的情景却是,他们把自己关在他们那牢笼一般狭小的王国里,对每一个碰巧处在他们的围墙之外的人大肆辱骂;不仅如此,每当有人告诉他们,在他们的蕞尔小国之外存在着一个广大世界,他们的基督教不过是这广大世界的一个角落,他们都感到生气和仇恨。但是,

---

① 【Pütz 版注】即启蒙运动时代。

② 【Pütz 版注】在《旧约》中,上帝引导他的子民穿过"旷野"前往希望之乡(das Land der Verheißung),旷野是一片诱惑之地,同时也是上帝显示其权能和慈恩之地(《出埃及记》14,11 以下)。在《新约》中,不仅是施洗约翰,而且耶稣本人在旷野中度过一些时间,以便为其公众活动做准备(《马太福音》3,1 以下;《马可福音》1,1 以下;《路加福音》3,1 以下;《约翰福音》1,19 以下)。当尼采推荐自愿牺牲进入无上帝状态的旷野的虔诚的基督徒时,他因此找到了一种圣经一基督的行为,可以以之对抗全部信仰传统。

直到他们离开基督教生活多年，直到他们已经热情、诚实地过上一种与基督教截然相反的生活：直到他们已将基督教远远抛在身后，走到天涯海角，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议论都将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当他们不得不从遥远的天边[62]返回，但却不是由于难耐的乡愁，而是根据严格比较后做出的判断，他们的回乡才有某种意义。——未来的人将以这种方式处理所有从前的价值，自觉地让这些价值，以及与它们对立的价值——即使仅仅是为了最终有权抛弃这些价值——统统在生活中再来一遍。

62

论宗教的起源。—— 一个人如何能够把他对事物的某种看法看作神之启示？关于宗教的起源的问题在于：总是可以看到一些人，在他们身上，启示现象是可能的。前提条件是，这样一个人已经相信启示。然后，某一天，他突然产生出一个新的想法，他的想法，一个在想象中包括整个宇宙和所有存在的伟大想法，使他心中充满幸福快乐，这种幸福快乐是如此强烈，以至他不敢认为他自己是这种福乐的作者，而把这种新想法的原因，以及这种新想法的原因的原因，归于他的神，看作神对他的启示。如此巨大幸福怎么可能来自一个人！——他的自卑使他不能相信这种事。在宗教产生的过程中，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起作用。例如，当我们把一种意见感觉为神之启示时，我们就在自己心目中赋予这种意见以力量，去掉了它的假设的性质，避免了一切批评，甚至也避免了一切怀疑，使它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确实，在这样做时，我们不免使自己降低到 Organon① 的位置，但是，我

① 【Pütz 版注】希腊文，工具，用具。

们的观念，作为神的观念，却最终获得胜利——这种最终获胜的感觉征服了我们自己被降低的感觉。另外一种暗中发挥作用的感觉是：当我们把我们的作品抬高到我们自己之上，我们无疑使自己损失了一部分价值，但我们[63]却由此得到了慈爱和父母对于子女的骄傲的快乐，这种快乐补偿了我们失去的一切，而且还有余。①

63

他人之恨。——假如我们像另外一个人感觉自己那样感觉他——叔本华称之为同情(Mitleid)，但也许称为"一情""一情性"②更合适——那么，如果该人像帕斯卡一样认为自己可恨③，

---

① 【KSA 版注】草稿：一个人如何能将自己关于事物的见解感觉为一种启示？这就是宗教的起源问题：首先，人已经相信"启示"。然后，一个新的假设的喜悦对其作者来说是如此巨大，以至他将其看作是神的产物：因为他不相信人可以成为巨大喜悦的发起者(悲观主义)。再往后，通过将某一意见说成是启示，使其免除一切批评，也就是将其神圣化，人使这种意见成为强有力的。确实，这使人自己降低到传声筒的位置，但我们的思想却作为神的思想获得胜利了：权力感的一种巨大满足。人使其不受他自己的批评：他将它放置在自己之上。我们之某一作品对于我们自己的这种征服是父爱和父骄傲的一种极端形式。

② 【Pütz 版注】Ein-Leid, Einleidigkeit，尼采按照叔本华(参 47—2)所提出的对于同情的形而上学解释强调，个体化的痛苦——存在的痛苦(das Leiden an der Individuation, am Eins-Sein)。

③ 【Pütz 和 KSA 版注】参 44—4。指帕斯卡的下述内容：《思考，片段和书信》，据 P. Faugere 版。德文据 C. F. Schwartz 博士译本，第 2 版，莱比锡 1865，第二部，页 118(在尼采藏书中发现了这一卷著作，尼采在下述文字下划了线)："没有别的宗教学会恨自己。没有什么宗教这样喜欢那些仇恨自己和寻找一种真正和善本质者"。

我们就必然对他感到憎恨。这也许就是帕斯卡心中对人类的基本感觉：早期基督徒可能也是这样想的，据塔西佗①记载，在尼禄②统治的时代，他们"证明"*odium generis humani*③。

64

令人绝望。——基督教具有一种猎人本能，不放过任何一

---

① 【Pütz 版注】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 55—115 后)，最后一个重要的罗马历史学家。除了他的政治活动(行政官，执政官，总督)之外，他在皇帝图密善(Domitian)死(96)后以作家知名，首先是他的篇幅较小的著作《拉古利科拉的生平和性格》、《日尔曼尼亚志》和《演说家对话录》，然后是两部主要历史著作，《历史》和《编年史》，在这两部著作中，对从奥古斯都之死到图密善(14—96)的谋杀之间的皇帝时期的罗马历史，他尽管希望"没有仇恨和党派之见地"(*sine ira et studio*)加以描述，但却表达了一种激烈忧郁的情绪，根据各罗马皇帝以及通过他们确定的时代形势，解释罗马君主制的政治和道德衰落过程。

② 【Pütz 版注】Niro Claudius Drusus Germanicus Caesar(37—68)，罗马皇帝，54—68 在位；尼禄之"邻人之恨"表现在他在家庭中谋杀母亲(59)，离弃他的第一个妻子 Octavia 并将其谋杀(62)，对其第二个妻子 Poppaea(65)之死负有责任，以及在政治的公开的领域中对 Pisonischen 阴谋(65，牺牲者包括作家塞涅卡，卢肯[Lukan]和佩特龙[Petron])，以及表现在因为罗马大火(64)所引起的残酷迫害基督徒，尼禄试图将大火的罪责转嫁到他们身上。

③ 【Pütz 版注】对人类的仇恨(语出塔西陀《编年史》XX44，4)，历史作者在此描述了尼禄下的第一次基督徒迫害："那些公开作为基督徒的人而为人所知的人首先被抓，然后告密者所指控的无数的人被抓。他们不仅被证明纵火，而且被证明仇恨人类。他们的处决变成了一个盛大的节日。"

【KSA 版注】草稿：假如我们感觉旁人，一如其自我感觉(叔本华所谓同情：称为"一情"更合适)——那么，如果他的自我像帕斯卡一样认为自己可恨，我们就会恨他。这也许就是帕斯卡心中对人的基本感觉：尼禄治下的基督徒特别证明 *odium generis humani*。

个有可能通过某种方法使之感到绝望的人——人类中只有一部分人是能够使之绝望的。基督教等待他们出现并抓住他们。帕斯卡试图发现,能不能在最敏锐的知识帮助下,将每一个人都带到绝望中。他失败了:这让他加倍绝望。

65

婆罗门教和基督教。——获得权力感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适用于那些知道如何自制并因而已经习惯权力感之人;另一种方法适用于那些完全不知道如何自制之人。婆罗门教是为第一种人准备的,基督教则是为第二种人准备的。[64]

66

看见幻象的能力。——整个中世纪都认为,最高人性(höchsten Menschentums)最终的和决定性的标志在于:他能够看到幻象——这也就是说,使高人成为高人的是他的严重精神紊乱!实际上,中世纪的所有高人——religiosi①——的生活都是这样安排的,以便他们最终能看到幻象!因此,毫不奇怪,对于半神经错乱的、幻想的、狂热的所谓天才之人的过分尊崇甚至一直延续到我们的时代。“他们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的确!但这应该使我们警惕他们而不是相信他们。

---

① 【Pütz 版注】为神所俘获者,神秘者(在中古拉丁语中上述理解占优势);原来的含义却是:完全的疑思,宗教之疑思。尼采在此利用这一多义性。

67

信徒的价格。——一个人如此看重别人对他的信仰，以至他宁愿用天堂来交换这种信仰，把天堂送到每一个人的手上，甚至也送到十字架上的那个窃贼的手上：这样一个人必定为一种可怕的怀疑所苦和了解每一种十字架之苦，否则他就不会如此不惜重金收买他的信徒了。

68

第一个基督徒[①]。——整个世界至今仍然相信是“圣灵”写下了文字，或是仍然处在这种信仰的长期影响中：我们打开《圣经》，希望通过阅读《圣经》“净化”(erbauen)自己，或者找到安慰我们的大小苦难的片言只语——简言之，我们活学活用地阅读《圣经》。除了少数几个专家，又有谁知道，《圣经》同时也记录了一个最狂妄和最不安分的灵魂的历史，一个既迷

---

① 【Pütz 版注】约 10 年生于 Tarsus(在今天的土耳其)，死于 64 到 67 年之间，出身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一个具有罗马公民权的严厉的犹太家庭。在耶路撒冷接受犹太教经师的训练，他迫害原始基督教团体，但却通过他前往大马士革路上的皈依事件(34)而成为耶稣使徒。他旅行前往希腊，小亚细亚和在希腊世界传播基督教，同时反对由于异教影响而产生的新学说的过分受外来影响。作为原始基督教的最重要的神学家，他将基督教与犹太民族分离，同时没有忽视《旧约》基督教的意义，方法是取消《旧约》——犹太教的律法救赎之路，代之以对通过耶稣的死和复活而来的拯救的信仰。他度过了一个改变世界发展趋势的一生，在其中爱作为对抗罪和死的道德立场被置于中心(参《使徒行传》7－9，43 和 13－28 以及保罗书信)。

信又狡诈的头脑的历史,使徒保罗的历史?但是,没有[65]这一特殊历史,没有这样一个头脑和这样一个灵魂的迷乱和痛苦,就不会有基督教;我们几乎无从知道一个其导师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小宗派的事迹。毫无疑问,如果人们早早理解了这一历史,如果人们曾经自由、诚实而不是断章取义地阅读保罗的作品,也就是真正阅读保罗的作品,而不是把它当作圣灵的启示,那么基督教很久以前就会不复存在了——但在基督教的一千五百年中还没有这样的读者。在这位犹太帕斯卡[①]的作品中,基督教的起源暴露在我们面前,正如在那位法国帕斯卡的作品中,基督教的最后命运和消亡过程暴露在我们面前。基督教之舟能够将大量犹太教压舱物抛到水里,扬帆驶向异教徒的公海,——这全都是因为这一个人的历史,这一个极痛苦、极可怜、极讨厌并且他自己也极讨厌自己的人的历史。使他感到痛苦的是一个固定的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固定的、总是无可躲避的和从不止息的问题:犹太律法(Gesetze)[②]的意义是什么?以及更具体的,如何才能满足律法?在他的青年时代,他竭力满足律法的要求,热切向往犹太

---

① 【Pütz 版注】指保罗。将使徒保罗与这位法国宗教哲学家帕斯卡直接比较,根据是一种生平的类似:出身于一个犹太家庭的保罗最初追捕基督徒,而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由于见到基督显灵而皈依基督教,而1654年的一种神秘的内心启示,促使帕斯卡从他的世俗的生活,首先是献身自然科学研究的生活,返回到修道院中和致力于宗教哲学。

② 【Pütz 版注】犹太教认为,人从上帝那里接受了生命和律法,只有当他履行律法时他才过上了真正的生活。律法,《妥拉(Thora)》,被视为涉及道德、司法和信仰的生活领域的法律整体,可以直接追溯到上帝,具有如此核心的一种地位,以至于可以说犹太教乃是律法宗教。与此相反,保罗将基督徒对律法以及死亡的自由,和耶稣的复活,确定为拯救的唯一基础(对此参《罗马书》1—8)。

民族——这个民族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醉心于崇高道德之幻想，并且是创造了神圣上帝的观念，以及冒犯这一神圣存在的罪(Sünde)观念的唯一民族——所能想象的这种最高的荣誉。保罗很快就成为这位上帝及其律法最狂热的保卫者和追随者，不停地与一切侵犯者和怀疑者进行战斗和监视他们，对他们既严厉又恶毒，必欲使他们受到惩罚而后快。然后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他这样一个人——一个易怒的、[66]肉欲的、阴郁的和恶毒的仇恨者——是不可能满足律法的；而且，他不可思议地看到，他那高度膨胀的权力欲不断使促使他破坏律法，而他不得不屈服于自己的这种冲动。难道真是他的"肉欲"使他不断成为破坏律法者吗？难道不是，如他后来所怀疑的，律法本身必定在不断证明，它的要求是做不到的，并以一种难以抗拒的魅力诱惑人们破坏它吗？然而那时他还没有找到这样一条出路。许许多多东西压迫着他的良心：他提到仇恨、谋杀、巫术、偶像崇拜、不洁、酗酒和放荡的口腹之欲，而他越是试图减轻他的良心的负担，他的权力欲就越以疯狂敬重和捍卫律法的形式拼命发泄自己，最后他终于对自己说，"一切都没有用！破坏律法之痛苦是不可克服的。"当路德在其修道院中希望成为精神理想中的完人时，他的感觉大概是差不多的：路德在某一天突然开始从心底里恨死精神理想，教皇，圣徒和整个教士阶级，这种痛恨越强烈，他越不敢对自己承认这种痛恨——保罗也是这样。他觉得律法就是他被钉在上面的十字架：他多么痛恨它！他多么无法忍受它！要是能够毁灭它——无须再遵守它——该有多好！最后，一种拯救性观念不期而至，同时还有一种只有像他这样的癫痫病人才能看到的明亮景象出现在他眼前：这位内心对律法厌烦至极的律法的狂热战士看到，面带神圣光辉的基督形象从一条寂静的

街道向他走来，他听到基督说："你为什么迫害我？[1]"这一事件的实际意义在于：他的心一下子开朗，"迫害这位耶稣基督，"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这[67]是无道理的！这就是我的出路，这就是我的完美的复仇，这就是我成为律法毁灭者的唯一道路！"这位最为傲慢所苦的病人觉得自己一下子恢复了，他的道德绝望不见了，因为道德本身在十字架上已经不见，化为乌有了——也就是说，被满足了！在这之前，对他来说，那一丢脸的死亡一直是新学说追随者宣扬的"弥赛亚国[2]"的根本反证：但现在，如果这一死亡是废除律法必须要求的，那又如何！——这种观念的巨大后果，这一谜底的巨大后果，在他眼前闪烁，使他立刻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之人。犹太人的命运，不，全人类的命运，仿佛都系于这一观念，系于他福至心灵的这一瞬间。他拥有思想之思想，钥匙之钥匙，光明之光明，人类历史从此将围绕他旋转！因为从现在开始，他就是律法之毁灭的教导者！消灭罪——也就是消灭律法！在肉体中生活——也就是在律法中生活！与基督合一——也就是与律法毁灭者合一！和基督一起死亡——也就是像他一样死于律法！以后也许仍然会有罪，但将不再有反对律法之罪："我超出律法"。"如果我现在重新接受律法和甘心受它支配，我将使基督成为罪的同谋。"因为只有在律法存在的地方才会有罪发生，律法不断产生罪，正如催吐剂不断产生呕吐；如果没有这一死亡也可以使律法得到成全，上帝是不会忍心坐视基督

---

① 【Pütz 版注】见《使徒行传》9，4。

② 【Pütz 版注】Messianität（Messias：对来自希伯来语 hammaschiach[受膏者]的阿米尔语的 meschicha 的希腊文改造）得到上帝祝福的拯救者的存在。

死亡的;现在不仅一切罪责(Schuld)都得到革除,而且罪责本身也已消失;律法已经死去,它所居住于其中的"肉身"已经死去——或者至少是[68]正在死去,在腐烂。生命不过是一段短暂的坏死的时光——这就是基督徒的命运,直到他变成与基督合为一体,与他一起复活,分享基督天上的荣光和像基督一样成为"神的儿子"——这使保罗的迷狂达到顶点,同时也使他的灵魂的放肆达到顶点:由于与基督成为一体的观念,一切羞耻、谦卑和节制都从他身上消失了,他那无法控制的权力欲①化为上帝荣光中一种先觉的神圣欢欣。——这就是第一个基督徒,基督教的创造者!在他之前存在的只是几个犹太宗派而已。

69

不可同日而语。——在嫉妒与友谊、自我轻视与骄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空间:希腊人②生活在前者中,基督徒生活在后者中。

70

心智粗鄙之益。——基督教会是所有史前崇拜和来源极

---

① 【Pütz 版注】犹太律法的泛滥,对其崇拜的狂热,对其折磨的仇恨,以及最后在基督身体的一个代表性死亡的观念中的对律法的废除,和在神性的辉煌中的复活,其完全的矛盾性被尼采解释为一种权力意志的表达,尼采因此同时表明了他自己的辩证本质。

② 【Pütz 版注】在草稿中,尼采写有"Der Grieche(Achill)"作为古代英雄的典型,与基督徒对照。

【KSA 版注】清样结尾:这是模仿不来的。

为不同的各种思想的一部大全①,所以它才如此善于“传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总是能够在任何它愿意立足的地方立足,找到一些与自己有类似之处的事物,使自己适应它们并渐渐赋予它们以一种基督教的含义。使这种宗教流行开来的不是它的基督教因素,而是其习俗中无所不在的异教特点:它的思想既来源于犹太世界又来源于希腊世界,从一开始就知道如何把自己提高到民族和种族的计较和门户之见之上,如同将自己提高到偏见之上。我们可能惊奇于这种导致各种最不相同因素合并的[69]力量,但我们一定不要忘了这种力量固有的可鄙性质:其心智在教会形成时期令人震惊的粗陋和颟顸无知,这种粗陋和颟顸无知使它可以吞下任何食物,消化鹅卵石一样的矛盾。

71

基督徒对罗马帝国之报复。——也许没有什么比一个永远胜利者的景象更让人无法忍受的了。在两个世纪时间里,世界看到罗马征服一个又一个民族,疆界合拢,不再有未来,一切现在存在的事物似乎都会永远持续存在下去——确实,当帝国建筑,人们以一种 *aere perennius*[万世基业]的精神进行建筑;对于我们这些只知道“毁灭的忧伤”人来说,几乎完全不同的“永恒的建筑”(ewigen Bauten)的忧伤几乎是无法理解的,面对这种永恒建筑之忧伤,人们不得不设法拯救自己——比如通过

① 【Pütz 版注】Enzykopädie 来自希腊文 enkyklios paideia[教育界,知识领域];词典形式的关于所有知识领域的参考书;在此用来喻指基督教的折中特点,指它由来自不同信仰和文化的成分构成。

贺拉斯①那样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拯救自己。其他人寻找其他的办法，以对抗这种令人绝望的厌倦之感和下述致命意识：心灵和头脑的任何冲动都不再有希望，罗马帝国像一只巨大蜘蛛蹲伏在那里，它的魔爪伸向四面八方，无论哪里只要还有血在流动，它都会毫不留情地吸光。疲惫的观众对罗马统治的这种无言的百年仇恨最后在基督教中爆发出来，使它把罗马帝国即“尘世”与“罪恶”合并成一个概念。基督徒报复了罗马，宣布了世界迅速和突然的毁灭②；他们再次确立了一个未来——罗马曾经把一切事物都变成它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在这未来中，罗马不再是[70]最重要的因素；他们梦想来一次最后审判——而十字架上的那个犹太人作为拯救标志乃是对不可一世的罗马行省官员③最深刻讽刺，因为他们现在成了不幸和即将毁灭的尘世的象征。

---

① 【Pütz 版注】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前 65—8），著名的拉丁诗人，被认为是罗马抒情诗的真正创造者。颂歌和史诗，讽刺诗和书信，以及 *Ars poetica*（《诗艺》）——亚里士多德之后最重要的关于诗歌艺术的理论，乃是奥古斯都皇帝统治下罗马文化鼎盛时期语言艺术的各种证明。由于 Maecenas 的宠爱，贺拉斯可以在一处萨宾田产上过不为金钱操心的生活。这符合他的伊壁鸠鲁主义的基本立场；也许尼采用“轻浮”暗指诗人的讽刺诗，他的按照其“玩笑地谈论真理”（《讽刺诗》I，i，24）的原则而被随处引用的主题和对话。

② 【Pütz 版注】早期基督教处于对救世主（弥赛亚）的降临/再临以及因而还有世界的直接的迅速的毁灭的一种一直期待状态：弥赛亚在世界末日从天上降临，复活死者，进行末日审判，永久建立起上帝的统治。

③ 【Pütz 版注】römischen Prätoren in der Provinz，塔西陀所称 *legati Augusti*（*Caesaris*）*pro*‘*praetore*’，一个帝国行省的总督和军事长官。直到公元前 450 年 Prätor（拉丁文 *praetor*[列前者，统帅]）的原意是后来称为 Konsul[执政官]的罗马共和国的高级官员。在诉讼中他提出法官名单和自从公元前 2 世纪领导法庭调查（*quaestiones*）。在其公职 （转下页）

72

"死后"。——基督教在整个罗马帝国中到处都碰到地狱惩罚的观念:所有神秘崇拜都在这种观念中找到一种特别满足,拥抱着它就像拥抱孕育其权力的最有希望的蛋。伊壁鸠鲁[①]相信,他所能惠予其同胞的最大帮助莫过于根除这种观念:他的胜利在他的思想弟子卢克莱修[②]——一个悲观然而开明的罗马人——口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但这胜利来的太早了——基督教又将这种已经凋落的阴间恐怖信仰置于其特别保护之下,而它这样做又是多么精明!如果没有对于这一纯粹的异教学说的大胆借用,它又怎么能取得对广泛流传的密斯拉和爱色斯崇拜[③]

(上接注③)岁月之后,他成为罗马帝国的某一行省的作为 Proprätor 的总督。尼采在这一语境联系中暗指比拉多(Pontius Pilatus),犹大行省的罗马总督(26—36),他在对耶稣的审判中下达了按照罗马法律钉十字架的死刑判决。这一罗马帝国的"毁灭"的来临大概也可以从比拉多后来的怀疑主义问题"什么是真理?"(《约翰福音》18,38)中推断出来。

① 【Pütz 版注】Epikur,前 342—270,萨摩斯的希腊哲学家;他主张原子论,按照原子论,所有事物都由于原子的结合和分离而形成和毁灭。面对物质以及还有感性幸福的短暂性,理性指导下的和谐和心灵的安宁(Ataraxie)被认为是最高美德,同时也是真正的虔诚所在。伊壁鸠鲁认为神也是原子构成的,既不需要害怕也不值得崇敬。

② 【Pütz 版注】Lucretius Carus,约前 96—55,拉丁诗人和哲学家,原子论在罗马的最重要代表。在他的教育诗 *De rerum natura*(《物性论》,一部六音步叙事诗,分为 6 卷)中,他提出了一种根据伊壁鸠鲁哲学而做出的宇宙学的、人类学的和心理学的描述。卢克莱修希望将人们从对神之畏惧,迷信和死亡恐惧中解脱出来;他试图用理性来解释奇迹。

③ 【Pütz 版注】Mithras-und Isiskulte,密斯拉:印度—伊朗的神,其身上结合了许多不同的特性和功能,最初是契约之神(伊朗文:mithra),然后是太阳和战争之神。在传播到罗马和越过阿尔卑斯、排除妇女的密 (转下页)

的胜利！通过这种观念，它使那些胆怯之人站到它一边——他们成了新信仰的最坚定的追随者！犹太人，作为一个像希腊人一样和比希腊人还要执著于生命的民族，对于上述观念很少发展：最终死亡(endgültige Tod)作为对罪人的惩罚，永远不能复活作为最大的威胁①——对于那些不愿意放弃他们的身体，而以一种精致的埃及主义②希望永远保留它们的身体的奇怪的人来说，这种观念的影响确实是足够强烈的。(《马加比二书》中记载了一位犹太战士，他不想放弃已经流出的肠子：他希望带着它们一起复活——这就是犹太人的作风！③) 对最初的基督徒来说，[71]永恒受苦(ewige Qualen)的观念还相当遥远：他们相信自己已经从死亡中得到救赎，每天期待的是一种转变而不是死亡。(对于这些满怀期待的人来说，第一次死亡必定使他们感到

(上接注③)斯拉崇拜中，迷狂的动物献祭在夜间的岩洞和地下室中举行。埃及的女神伊西斯原来代表天座，但作为天神荷鲁斯的母亲和恐怖和死亡之神奥西里斯的妻子找到了死亡仪式的入口，被认为是魔法女神。对其崇拜在公元前 333 年之前已经传播到雅典，在雅典与希腊的恐怖女神 Demeter 结合起来。在古代晚期，伊西斯变成了普遍性的女神，对其崇敬在罗马帝国境内获得了广泛的传播。

① 【Pütz 版注】由于犹太教比基督教更强烈地将人的生存过程和结果与此岸联系在一起，所以既不能有一种死亡崇拜也不能有一种明显的彼岸信仰，对它来说，永恒的地狱之苦的观念也是陌生的。所期待的与其说是上帝的永恒福乐的完美辩解和恢复的日子，不如说是历史中的“耶和华的日子”(例如参《约书亚记》2，12—22；《约珥书》1，15)。

② 【Pütz 版注】指埃及的死亡崇拜。由于死后的生命被与身体的完好状态联系起来，所以埃及人将他们的死者制成木乃伊，并为了身体的利益而设法获得相应的陪葬品。

③ 【Pütz 版注】参《马加比二书》7，10 以下：“士兵们又开始拿第三个兄弟寻开心。当人命令他伸出舌头的时候，他立刻就伸了出来。接着他勇敢地举起双手，大无畏地说道：‘上帝给我双手。然而对我来说，他的律法比双手更可贵，我知道，上帝会把这些重新恩赐给我。’”(参上注)

是多么奇怪啊！震惊，欣喜，怀疑，羞耻，狂热，所有这些都同时交织在一起，他们的心情又该是多么复杂啊！——一个值得伟大艺术家探讨的真正主题！）保罗对他的救主所能说出的最好的赞美不过是他为每一个人打开了通向不朽的大门[①]——但他却不相信未被救赎者的复活；确实，根据他的律法之不可满足性和死乃罪之后果的理论，他怀疑迄今还没有一个人成为不朽（或者只有很少几个人由于慈恩而非他们自己得享不朽）：不朽的大门现在才刚刚*开启*——最后也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得到拣选——选民的骄傲又使他不禁这样补充说。——在其他地方，那里的生命冲动不像在犹太人和犹太基督徒中那样强，不朽的前景也并不天然地比*最终死亡*的前景更有价值；那种异教的但也不是完全非犹太的地狱补充才在传教士手中变成了非常有用的工具，这时才产生了一种新的教义，认为甚至罪人和未得救者也是不朽的，将要遭受永恒的责罚[②]。这种新观念比最终死亡的观

---

① 【Pütz 版注】在他的第一次传道旅行中，保罗已经给异教徒洗礼，放弃了过去的割礼和犹太饮食戒律。耶路撒冷的使徒会议批准了（48）这些保罗在其书信中也赞成的做法。在他给罗马人的书信的开头这样写到："无论是希腊人，非希腊人，受教化人和未受教化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哈巴谷书》2，4]：'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1，14—17）【译按】《圣经》引文中译见和合本，略有改动。

② 【Pütz 版注】永恒持续地狱惩罚说于 543 年在 *Canones adversu Originem*（《反奥利金教规》）中被确定下来。奥利金（Origines，185—253/54）被认为是基督教的第一个世纪中最有学问和的影响最大的教会作家。按照他的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观点，所有在人世犯罪的灵魂，在死后处于一种炼火中，所有人——包括被诅咒者——都从其中一级一级地上升，最后体验到超凡的肉体的复活（Apokatastasis）。这一普救说，与（转下页）

念更生动有力，最终死亡的观念从此消失了。只有科学才重新克服了这种观念，同时扫除了关于死亡和一种死后生活的所有其他观念。我们在某个方面变得贫乏了："死后生活"再也引不起我们的兴趣！这是一种巨大的幸福，只不过还太稚嫩，否则我们就会感觉到它是多么寥廓了。——伊壁鸠鲁重新取得了胜利！[72]

73

"真理"之证明。——"基督徒生活方式的道德性，他们面对痛苦的坚毅性，他们的信仰的不可动摇性，特别是基督教传播和扩张的不可阻挡性，证明了基督教的真理性"，——直到今天你们仍然这样说！我可怜你们！你们实在应该明白，所有这些既没有证明也没有反驳真理；真理（Wahrheit）的证明与真诚（Wahrhaftigkeit）的证明并不是一回事；后者不能被当作前者的一个论据！

74

基督徒的想法。——在第一个世纪的基督徒中，最通常的想法必定是："还是认为自己有罪好些，因为我们不清楚这样一位有大权力的法官到底怎么想——人们不能不担心，也许他乐意看到意识到自己有罪的人！以他之权能之伟大，他

（上接注②）正统神学在最后审判的不可撤回性问题上发生了矛盾，一直影响到18世纪的虔敬派，以及施莱尔马赫（1786－1834），而后者对19世纪的自由新教发挥了巨大影响。

可能更愿意赦免有罪者,而不愿意承认谁在他面前是无罪的。"——那些可怜的乡亲在罗马行省总督面前就是这样感觉的:"他太自负了,不可能承认我们的无罪。"——当基督徒描述最后审判者时,一种完全相同的感情难道就没有发挥作用吗?

75

非欧洲的和非高贵的。——基督教中的东方性和女人气由下述思想可见一斑:"上帝喜爱者,上帝责罚之"①;因为东方女性把其丈夫的打骂和人身拘禁[73]看作是他们的爱的标志,一旦这种标志不存在,她们就开始不安②。

76

将一事看作坏的就是使其成为坏的。——将某种激情看作坏的和有害的,就是使这种激情成为坏的和有害的。基督教就是这样通过信徒每当欲念产生时所感到的良心折磨而成功地将

---

① 【Pütz 版注】参《希伯来书》12—6。

② 【Pütz 版注】"需要管教"(Gezüchtigt-Werden)作为"女性"的特性算得上是尼采全部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的关于妇女臭名昭著的普遍判断。例如《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七章〈女人和孩子〉中就可以看到大量的评论,其中谈论妇女将自己作为牺牲动物献给男人们的兴趣,同样还有服务的爱好。在此同样不能忘记《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著名建议:"你去女人那里吗? 别忘了带上鞭子!"(《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老妪和少妇",Pütz 版 7526,页 56)虽然这样说的不是扎拉图斯特拉,而是"老妪"。

爱若斯和阿芙洛狄特[①]——伟大的理想化的能力——变成凶恶的魔鬼和幽灵。将人类必然和经常的感情变成内心痛苦的一个源泉,并通过这种方式使内心痛苦成为每一个人必然的和经常的处境,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而且,它还一直是一种隐蔽的因而更深的痛苦;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像莎士比亚在其十四行诗中[②]所做的那样,公开承认基督徒的这种痛苦的。所有我们不得不与之进行斗争的东西,所有我们不得不对其进行限制或有时不得不将其从心中彻底清除的东西,都总是被称为恶!这与普通人总是不假思索认定敌人为恶的做法有何区别!而且,人们可以将爱若斯称为敌人吗?性爱与同情感和爱慕之情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一个人做使他自己愉快的事同时也给另一个人以快乐,这样一种仁慈的安排在自然中并不多见!我们竟然会去诽谤它和通过把它与一种坏良心联系起来而消灭它!将人类的生产与坏良心联系起来!——但是,爱若斯的这种魔鬼化最终以喜剧收场:由于教会在[74]所有性事上的诡秘作风,"魔鬼"爱若斯渐渐变得越发美丽起来,比所有圣人和天使加在一起还更吸引人类,以至于,直到我们目前这个时代,爱情故事(Liebesgeschichte)仍然是所有阶层都能同等地带着一种夸张的热情乐之不疲的唯一事物,这种夸张的热情对古代人来说是

---

① 【Pütz 版注】Eros, Aphrodite,希腊的爱神(罗马:*Amor* 和 *Venus*)。爱若斯被认为部分是自我发生的宇宙的原始力量,部分是阿瑞斯(Ares)和阿芙洛狄特的儿子。他经常被描绘为在他的母亲陪伴下有翅膀的射手。作为 Eroten,爱若斯的复本,他们自从公元前 5 世纪以来在希腊艺术中就成了阿芙洛狄特的带翅膀的陪伴者。

② 【Pütz 版注】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英国戏剧家,演员和抒情诗人,写有 154 首 14 行诗,于 1609 年印行。尼采所指可能是十四行诗 CXI, CXXIX, CXLII 和 CLI。

完全不可理解的，在未来的人看来也将是可笑的。我们从最高级到最低级的所有思想和诗情，都具有赋予爱情以过分重要意义的特点，[①]甚至不仅仅是特点而已！由于这个原因，未来的人们也许会认为，他们所继承的全部基督教文化遗产都带有某种疯狂和没见过世面的特征。

77

论折磨别人的灵魂。——今天，如果一个人折磨另一个人的肉体，整个世界都会对他大叫；人们对如此折磨者的愤怒瞬间就会爆发出来；仅仅想到可能加之于一个人或一个动物的折磨就会让我们发指，而如果得知某时某地确实发生了这样一种折磨，我们的心灵就会经受一场难以承受的痛苦。然而，对于灵魂的折磨及其可怕性，我们却远没有达到这样明确和一致的认识。基督教曾经空前广泛地实行这种折磨并且还在继续实行这种折磨；每当碰到尚未遭此厄运的人，它甚至天真地抱怨人心的堕落和冷漠——所有这些造成一种后果，使人类直到今天对精神上的火刑、折磨和刑具抱可怕沉默和默许的态度，正如人们从前对人和动物所受肉体酷刑的态度。地狱不再只是一个空洞的词，

---

① 【Pütz 版注】尼采关于对爱若斯的过分兴趣对古代人来说不可理解的说法，如果我们看一下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前 43—后 18）的著作 *Ars amandi*（《爱经》），以及罗马作家 Lucius Apuleius（约 123—180 前后）的《变形记》，就会对之产生怀疑；但是，在此有关的不是爱欲的“过分”，而是爱欲的理所当然性。法国哲学家福柯在其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性史》，3 卷本，1976—1984，德文版名为《性与真理》[1983—1989]）中，不再仅仅将爱若斯作为人的核心兴趣，而且更是作为现代个人的规训力量而加以分析。

在这个词的背后,不仅有新创造出来的真正的地狱恐怖,而且还有与这种恐怖[75]相对应的一种丑恶的、沉重的、以前的人们所不知道的怜悯(Erbarmen),被怜悯的是“永堕地狱之人”的命运,如石客向唐璜①所指出之命运,这种命运在基督教时代甚至使铁石心肠也会发出悲叹。普鲁塔克②为异教世界中的迷信者描绘了一幅悲惨的画面,然而,与一个以为自己不再能够逃脱“永罚”的中世纪基督徒相比,这幅画面就算不了什么了。基督徒看到种种可怕征象:一只鹳啄着一条蛇,却又瑟缩地不敢将它

---

① 【Pütz 版注】尼采指的是罪犯和骗子唐璜和一个被他杀害的人的超自然幽灵的碰面,如在西班牙作家 Tirso de Molina(原名为:Gabriel Tèlez,约 1571－1648)在 *El burlador de Sevilla y convidado de piedra*(《塞维拉的嘲讽者和石头客》)一剧中所第一次描述的:在戏剧的结尾,唐璜在塞维拉的一所教堂里见到他所杀害的 Don Gonzale 的一尊石像,嬉皮笑脸地邀请死者参加一次盛宴。雕像复活,反过来邀请唐璜参加一次地狱里的宴会,在宴会上他亲自成为神圣复仇的执行者,将最终徒劳地乞求恩典的唐璜拖下地狱。法国作家莫里哀(Moliere,原名 Jean-Baptiste Poquelin, 1622－1673)在喜剧 *Don Juan ou Le festin de pierre*(《唐璜或石客》,1655)中对素材的改编,关于主人公和骑士团首领的雕像的碰面,表现了不同的重音转移:在第三幕的最后一场中已经拜访骑士团首领的墓碑。雕像的突然复活之可以给唐璜提供一个悔改机会——一个恩典,被主人公一直到最后都固执地轻蔑地拒绝——,在喜剧的最后一场中也清楚地表现出来:在唐璜的地狱旅行之前骑士团首领所说的教训之言,表明骑士团首领,也就是唐璜的罪恶品质的牺牲者,同时也是神圣的恩典的传达者。尼采将其看作通过石客形象而表达出来的对被诅咒下地狱的唐璜的同情,在莫里哀的唐璜改编的背景下成为可以理解的;不那么清楚的是与莫扎特(1756－1791)的 *Don Giovanni*(1787)的联系。

② 【Pütz 版注】约 45－125,来自 Böotien 的希腊哲学作家和传记作家。在他内容广泛的著作中,所谓《平行传记》最为重要,其中包括 23 组传记,每组传记中都有一个著名和希腊人和罗马人被互相对照,并被评价为道德楷模。除了哲学著作,普鲁塔克还写有关于宗教问题的对话,比如关于神的惩罚,德尔斐预言和 Osiris 崇拜的对话。他坚决反对迷信。

吞下;天地万物突然变得惨白,或有火红的颜色从大地上掠过;脸上带着异常痛苦表情的死去亲属形象向他走来;当他睡觉时,黝黑的四壁突然变得明亮,在黄色的火光中现出刀山剑树和牛鬼蛇神的样子。确实,通过在大地的每个角落都竖起十字架和将大地说成"好人受磨难至死"之地,基督教已经将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阴森恐怖的所在。当伟大布道者以其雄辩将个人所有深藏的痛苦和"私人"的不幸都公布出来,当某个怀特费尔德牧师[①]"像一个垂死的人对另一些垂死的人"那样讲话,时而号啕,时而跺脚,既冲动又无耻,声音急促而尖利,无情地向某一听众发泄他的仇恨和愤怒,并以一种可怕方式将他开除于群体之外时,这时的大地确实已经离"眼泪谷"[②]不远了![③] 人们看到的是疯狂发作后的一堆受害者;许多人忧心憧憧;还有人则漠然不动,失去了[76]知觉;还有人则不停战栗或发出长时间的刺耳的呼号。到处都可以听到长长的呼吸声,就像是一些快要窒息的人在大口大口地喘气。"的确,"这种布道的一位目击者说,"听

---

① 【Pütz 版注】George Whitefield,1714—1770,英国神学家;于1735年通过 John Wesley(参 210—1)加入循道宗,1736 年被任命为长老。他在其穿过英国,苏格兰和美国的旅行中,通过他的激情洋溢的布道,成功地使成千上万的人改宗他所代表的严厉的加尔文派。

② 【Pütz 版注】Wiese des Unheils[不幸之牧场],尼采在此引用前苏格拉底的恩披多克勒,Hermann Diels 完整的翻译如下:"[……]一个没有欢乐的地方,那里有残杀、愤怒及那些命运女神,使人枯萎的瘟疫、灾害和死亡,黑暗之中,游荡在命定的牧场。"(恩披多克勒残篇 121,载《前苏格拉底残篇》, Hermann Dies 和 Walther Kranz 编,3 卷本,第 6 版,柏林1951,第 1 卷,页 360)

③ 【KSA 版注】清样:我们看到的是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断从被基督教改造成[内心]地狱的古代民族的可怜的"小灵魂"里,die anima vagula blandula,上升到光天化日之下。

到的几乎是一片在极度痛苦中死去者的声音。”①——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正是基督教使人类的安息之床变成受刑之床；通过从此所能见到的幻象以及似乎现在才第一次被人们听到的可怕的声音，无数见证者的感官和血液被毒害，给他们以后的生活和他们的后代的生活蒙上了阴影！请想象一个头脑单纯的人，他听到下面这些话后，就再也不能摆脱它们：“啊，永生！让我永生吧！但愿我没有灵魂！但愿我没有出生！我被打入了地狱，打入了地狱，永远打入了地狱！六天以前也许你还能帮助我，但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现在我是魔鬼的仆从。我和他一起走向地狱。哭泣吧，落泪吧，可怜的石头的心！你不会哭泣？除了哭泣和落泪，石头之心还能做什么？我走向地狱而你却可以得到拯救！看，他来了；是的，他来了！来吧，仁慈的魔鬼！来吧！”②——

78

报复性正义。——不幸与罪过（Schuld）不是一回事——基督教却把前者当作称量后者的砝码：因此，如果一个错误带来的不幸相当严重，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该错误必定是大错误。然而，古人并不如此判断；也正因为如此，希腊悲剧——其中详细讨论了不幸与惩罚，但却是在一种不同的意义上——才会成

① 【Pütz 版注】尼采引自莱凯（William Edward Hartpole Lecky）：*Geschichte Englands im achtzehnten Jahrhundert*（《18 世纪英国史》）。英文出自 Ferdinand Löwe。4 卷本，莱比锡和海德堡 1879－1883。2 卷本，第 9 章，“宗教复兴”，页 628。

② 【Pütz 版注】同上，页 631 以下。

为一种解放心灵的伟大力量,①其重要程度甚至这些古人自己也[77]未能认识。他们尚未如此工于心计,要在罪过和不幸之间建立一种"充分的联系"。确实,他们的悲剧英雄的过失不过是阻碍他们行动的一些小石头,有时使他们折断了一只胳膊和弄瞎了一只眼睛。对此,古代的感想如是说:"他应该小心点走路,不应该太趾高气扬。"只有基督教才会这样说:"我们看到一种巨大不幸,在这巨大不幸后面必隐藏着一严重的、同样严重的罪过,虽然我们不能清楚看到这一罪过!如果你这不幸的人感觉不到这一点,那是因为你的心灵已经变得冥顽——看吧,更大的灾祸还会降临到你!"——因此,在古人那里,简单的、真正的和无罪的不幸②是存在的;只是在基督教产生之后,所有惩罚才

---

① 【Pütz 版注】尼采反对基督教对罪责和惩罚的片面的理性主义道德立场,与 Katharsis 不同,古代悲剧中的灵魂净化导致这种"[……]悲叹和战栗,并因此产生对于这种不安状态的一种净化作用。"(亚里士多德《诗学》[1405a], Manfred Fuhrmann 译文; 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 7828, 页 19)

② 【Pütz 版注】俄狄浦斯王可以作为希腊神话中无辜而陷于不幸的英雄的典型。在尼采看来,"希腊舞台上最悲惨的形象"就是"不幸的俄狄浦斯"(《悲剧的诞生》,Pütz 版 7555,页 66)。他在不认识父母的情况下,如德尔斐神谕所说的那样杀死了他的父亲 Laios,并且在他将 Theben 从 Sphinx 手下解放出来之后,娶了他母亲。经过德尔斐神谕的再次指点,在寻找出杀死 Laios 的凶手后,他发现了真相,绝望地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尼采强调俄狄浦斯主观上的无辜,他对于真相的不懈追求,以及客观的、他不能加以改变的获罪。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Oidipus Tyrannos*,前 429 年以后)中戏剧化地表现了俄狄浦斯命运的这一阶段。被尼采认为是聪明的俄狄浦斯没有解开斯芬克斯的谜底为"人"的谜语。但是,通过他的灾难性的、不可窥视和不可避免的命运,他认识到,人不是谜底,反倒本身是一个不可解之谜。俄狄浦斯的智慧不仅在于关于人的知识,而且也在于对其深不可测性的认识。关于智慧的这种理解意味着阿波罗的和狄俄尼索斯的知识和直觉的一种综合。

都变成是罪有应得的惩罚，使受苦者不仅因他的痛苦受苦，而且还因他对这种痛苦的想象受苦；每一次不幸都使不幸者觉得自己道德上有罪和不齿于他人。可怜的人类！希腊人对于其他人的不幸感到愤怒并有一个特定的词来称呼这种愤怒[①]：在基督教民族中间，这种感情是不受欢迎和不允许发展的，因此，他们之没有用来称呼同情（Mitleiden）的这位更为男人气的兄弟的词汇也就很自然了。

79

一个建议。——既然按照帕斯卡和基督教的说法，我们的自我总是可恨的[②]，那么，我们如何又能够允许和假定其他人——无论是上帝还是凡人——去爱它呢？允许其他人去爱我们，同时又完全清楚我们所配得到的只能是恨，甚至其他更为不堪的感情，这显然是不大光彩的。"但是，这里不是别处，这里是慈恩[③]的王国。"那么，你对你邻人的爱是一种慈恩？你的同情

---

① 【Pütz 版注】指希腊文 nemessetikon，nemsssan（生气，发怒）或者更准确地说，nemesis（反感，引起反感）和人格化的作为放肆之复仇女神的 Nemesis。

② 【Pütz 版注】尼采指的下述内容：Le moi est haissable[……]vous etes donc toujour haissable[因为自我是可恨的〈……〉所以他们也总是可恨的。（帕斯卡：*Pensées*，fragments et lettres，Prosper Faugere 编，巴黎 1844，第一部分，页 197）

③ 【Pütz 版注】圣经的核心思想以及基督教信仰的决定性的观点；一般指上帝对罪人的恩赐，并因此与拯救思想联系在一起。天主教的恩典教义将"工作恩典"，即上帝对人的行动的援助，和"成圣恩典"，即根据人所做的善的工作而提升人，区别开来，而保罗派的和宗教改革派的恩典教义则根本否认了人通过善的工作而获得道德提升的可能性。在基督新教中，恩典之发生，实际是因为上帝下降到罪人，作为罪人的不应得的赦免。

是一种慈恩？那么，很好，既然你能做到所有这些，[78]也请你为你自己做点什么吧：出于慈恩而爱你自己，然后你就不会再需要任何上帝，关于人类的堕落和救赎的全部戏剧就会在你们中间落幕！

80

同情别人的基督徒。——基督徒同情其他人痛苦的背后：从心底怀疑其他人的所有欢乐，怀疑其他人渴望和能够得到的任何事物的欢乐。

81

圣者的人道。——一位圣者被一群信徒包围，听够了他们仇恨罪的喋喋不休，开口对他们说："上帝创造了所有事物，但没有创造罪：因此，他老人家之不喜欢罪是不奇怪的。但是，人创造了罪，因此，他怎么可以仅仅因为这一造物的上帝祖父对它白眼就拒绝接纳自己唯一的亲生骨肉呢？这符合人性吗？对于值得尊敬者表达尊敬是应该的，但无论如何，我们首先必须爱我们的孩子和对他们负责——其次才是祖父的荣誉！"

82

精神恐吓。——"你必须自己做出决定，这决定关乎你的生命！"路德这样气势汹汹扑向我们，仿佛我们已经感觉到抵住我们喉咙的锋刃的冰冷。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位比他更高明也比他更通情达理之人的话回敬他："关于世界上的事物，我们并非

非有某种意见不可，灵魂的无端烦恼完全是自寻的，因为就事物的本性来说，并不必需我们的判断。”①[79]

83

可悲的人类！——大脑中多一滴血或少一滴血都会使我们的生活超乎想象的悲惨和困难，从而使我们因为这一滴血受到的痛苦比普罗米修斯因为他的兀鹫受到的痛苦②还要多。然而，更可怕的是，我们甚至不知道使我们痛苦的原因就是这滴血，而认为是什么“魔鬼”或“罪”！

84

基督教语言学。③ ——基督教之漠不关心诚实感和公正感

---

① 【KSA 版注】草稿：“你必须作出决定：因为这攸关你的生命。”路德。非也！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② 【Pütz 版注】希腊神话中的无穷无尽痛苦的景象。普罗米修斯将火带给人类，作为对他的惩罚，宙斯命令将他锁在高加索的一座山崖上，一只鹰（尼采说的是鹫）每天飞来啄他的肝脏，但每天夜里他的肝脏又长好如初。

③ 【Pütz 版注】语文学（Philologie，来自希腊文 philos[朋友]和 logos[言辞，谈话]，在狭义上是根据一种文化或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学而进行的关于其发展和特性的研究。所有语文学努力的源头是古典语文学及其对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的讨论。尼采是古典语文学家。所谓语文学和基督教的结合指的是基督教中世纪，在中世纪，通过大量的罗马文学著作的抄本，拉丁文文献被认为应该作为思想上和文体上的典范传给后代。“基督教的语文学”同时意指基督教对《圣经》的解释（Exegese[解经]），具体来说就是在《新约》的背景下对《旧约》所做的解释（类型学[Typologien]），尼采批评其为对“解释和曲解的嗜好”。

的培养，充分体现在基督教学者的文风中：他们不作任何说明就提出他们的假设，仿佛这些假设不是猜测，而是不可质疑的真理；对于《圣经》文字的解释很少能使他们发自内心地感到困惑。我们听到的无例外总是“我是正确的，因为《圣经》上这么记载的。”接下来就是不害臊的随心所欲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如此武断离奇，以至于一位听到这种解释的语言学家不知道自己应该感到愤怒呢还是应该感到好笑；他问自己：“可以这样做吗？这是诚实的吗？这还算是体面的吗？”——仍然有多少这类欺骗在基督教讲坛上被当作真理，教士因为知道在这个地方没有人能够打断他而变得多么放肆，《圣经》在他们手里变得多么支离破碎和面目全非，人们对于每一种坏阅读的方式变得多么熟悉：只要那些从来不去教堂——或者从来就去教堂——的人才会对此估计不足。然而，另一方面，对于该宗教的后果，我们本就不该抱任何希望，此宗教在其创立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上演了关于旧约的一幕前所未有的语言学闹剧：试图将旧约从犹太人手中强抢过来，断定它只包含基督教的教导，属于作为真正以色列人的基督徒，[80]而不属于冒名顶替的犹太人。随着这种断定而来的是一大堆解释和虚构，这些解释和虚构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问心无愧的：不顾犹太教学者的大声抗议，旧约被认定是讲述基督和只讲述基督的，特别是只讲述基督的十字架的；每当提到一木，一棍，一梯，一枝，一树，一柳，一竿，都被认为预示了十字架之木；就连独角兽和青铜蛇像的竖立，就连摩西祈祷时伸展的手臂，甚至就连复活节时烤羊肉[①]用的叉子——全都成了十字架

---

① 【Pütz 版注】在犹太逾越节的第一个晚上与没有发酵的面包和某些苦菜一起吃掉的羔羊。逾越节，对应于基督教的复活节，春天的第一个满月庆祝，以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件（参《出埃及记》12，1—13，16）。

的暗示和仿佛预示了它的到来！那些作出这种断言的人究竟有谁真相信过这种断言？教会甚至不惜增添希腊文《圣经》①的内容（例如诗篇 96，箴言 10②），以便随后把这些私货说成是基督教的预言。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战争，全神贯注的是他们的敌人而不是正直。

85

完美的不足。——不要因为希腊神话远不能与我们深刻的形而上学媲美而嘲笑它！相反，你们应该惊叹，这个民族恰好在这一点上勒住了它那敏锐理解力的笼头，并长期机智避免了学究气和烦琐哲学③的危险！④

---

① 【Pütz 版注】*Septuaginta*，拉丁文，"七十"，《旧约》最古老（前 3—1 世纪）和最重要的亚历山大前犹太人所讲之希腊语译本，由若干本来各自独立的译本组成，历经反复的修改而成。其名称来自被认为完成译本的七十二个译者。在正统教会里该译本至今仍然具有官方效力。

② 【Pütz 版注】不清楚尼采在此指的是什么：比较不同圣经文本（希伯来本，七十子本，拉丁本和路德本）的《诗篇》有关内容，没有在任何地方发现增补。希伯来本和路德本圣经仅仅是诗篇的计数与七十子本和拉丁本略有不同（对此请参：《旧约圣经评注》。Martin Roth 创办。Siegfried Herrmann 和 Hans Walter 编，卷 XV/1：Hans-Joachim Kraus：圣经诗篇，1 分卷，第 5 版，Neukirchen 1978，页 2 以下）。尼采所指出段落在路德本中内容如下："Sagt unter den Heiden: Der Herr ist König. Er hat den Erdkreis gegründet, daß er nicht wankt. Er richtet Völker recht."【译按】和合本中文圣经："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

③ 【Pütz 版注】Scholastik，中世纪学校和大学中发展起来的哲学—神学教学，目的是将希腊的和古代的思想传授给近代。这种教学在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影响下发展出了本体论的和神学的概念和系统，将所有存在物（Seiende）解释为一个造物主上帝的计划和思想。

④ 【KSA 版注】草稿：人们嘲笑（叔本华）希腊神话和神学。（转下页）

86

身体的基督教解说者。——起源于胃、肠、心跳、神经、胆汁、精液的一切现象——所有疾病、衰弱、激动以及一部我们对之了解的如此之少的机器的全部[81]随机活动——在一个帕斯卡那样的基督徒眼里，都是一种道德和宗教现象，必须搞清支配它们的是上帝还是魔鬼、善还是恶、拯救还是诅咒！一个多么不幸的解说者！他不得不扭曲和折磨他的身体！他不得不扭曲和折磨他的身体以便成为正确的解说者！①

87

道德奇迹。——在道德领域中，基督教只认道德奇迹：全部价值判断的急剧变化，所有习惯行为方式的断然放弃，对于新事物和人的突如其来的不可抑制的倾慕。基督教将这些现象看作上帝做工的结果，称之为重生，在其中看到一种独一无二的无与伦比的价值，从而使所有其他被称为道德但却与这种奇迹没有关系的事物对他来说都成为无所谓的——事实上，它们甚至可能使他感到害怕，因为它们往往带来骄傲和幸福之感。新约中确立了符合律法的美德的准则，但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确立的，使它成了一种不可能的美德的准则②，按照这样一种准则，任何

(上接注④)但人们本该惊叹，他们恰好在这勒住他们那敏锐理解力的笼头，没有信马由缰。这是一种分寸。

① 【KSA 版注】清样，最后：所有真正的物理学家也都是这样。

② 【Pütz 版注】《新约》的若干地方都列举了成组的美德。有关美德目录参《加拉太书》5，22；《提摩太前书》6，11；《彼得后书》1，5 以下；《哥林多前书》13。

仍然追求道德的人都应该学会认识到，他们正在离美德越来越远，他们应该对美德感到绝望，并最终奋然投入仁慈者的怀抱——只有以这种方式结束的基督徒的道德努力才可以被认为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也就是说，只有当它是一种不成功的、痛苦的和可悲的努力时，它才会多少具有一点价值，有助于产生那使他体验到“神恩浩荡”①和道德奇迹的高度兴奋的瞬间。——但是，这种追求道德的奋斗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因为常常可以看到，正是当罪人在[82]罪恶中陷的最深之时，奇迹却伸出援助之手：显然，从罪孽深重和恶贯满盈到它的另一个极端的跳跃似乎更容易一些，而作为奇迹的更为醒目的证明，它们也更可取一些。——只有精神病学家才能决定，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种突然的、非理性的和不可抗拒的*逆转*，这样一种从不幸的深渊到幸福的顶峰的置换的生理学意义是什么（也许是一种变相的癫痫症？）；他们确实经常观察到类似的“奇迹”（如以自杀狂形式出现的杀人狂）。虽然基督徒“*奇迹转变*”的结果相对来说要更令人愉快一点，但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

88

大造福者路德。——路德最大的意义在于，他唤起了对圣哲（die Heiligen）和所有基督教 *vita contemplativa*（思想之人）的不信任：从那个时候起，欧洲非基督教思想之人面前的道路才变得又可以通行了，而对于世俗活动和俗人的轻视也告一段落。路德不愧他那矿工父亲的好儿子，在被关进修道院之后，由于缺

---

① 【Pütz 版注】Durchbruch der Gnade，可以将《新约》中的十字架事件描述为“恩典之爆发”。

少其他矿坑和"竖井"[1],他下降到他自己内心的深处,掘出一条可怕的黑暗的通道——路德最后认识到,一种圣哲般的沉思生活于他是不可能的,在那种生活下,他那与生俱来的灵魂和身体的"活力"就会使他走向毁灭。他曾长时间试图通过禁欲走向神圣——最后他毅然对自己说:"根本没有什么真正思想之人!我们上当了!圣哲一点也不比我们其他人更有价值。"——这是一种农民式的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但对于那个时代的德国人来说,这是正当和唯一的方式。当他们在[83]路德派教理问答中读到这样的话时,他们是多么高兴啊:"除十诫外,没有什么创作为上帝所悦纳——被赞美的圣哲们的精神作品都是一些自我设想的东西(selbsterdachte)。"[2]

89

怀疑即罪。——基督教竭力自圆其说,甚而宣布怀疑就是罪恶。人们奇迹般地、非理性地投入信仰的怀抱,从此就畅游在信仰中,就像畅游在最澄澈和最无疑问的空气的海洋中——即使是对地面世界的悄悄一瞥,即使是人活着也许不仅仅是为了畅游这想法本身,即使是我们的两栖本能[3]的轻微颤动,都已然

---

① 【Pütz 版注】Teufen,Tiefen 的古德语形式;至今仍常见于采矿业。

② 【Pütz 版注】参"十诫的决议","除了十诫之外没有善工","伪君子的傲慢",见路德《德语教理问答》(《大教理问答》;1529),见《路德文集〈考订全集版〉》,第 30 卷,第三部分,魏玛 1910,页 178 以下。

③ 【Pütz 版注】amphibischen Natur,两栖者,以两栖纲(Lurche)的方式能够在陆地上和在水中生活的动物和植物(Amphibie 一词来自希腊文 amphi 和 bios,意为"双重生活")。

是罪！人们认识到，信仰的任何试验和证明，对其起源的任何思索，都将是非法的；需要的是盲目、陶醉和飘荡在吞没理性的波涛之上的永恒颂歌！

90

自我中心反对自我中心。——有多少人仍然这样断定："如果没有上帝存在，生活将是不可忍受的！"（或如那些唯心主义者所说："如果生活不具有一种伦理基础，生活将是不可忍受的！"①）——因此，必然有一个上帝存在（或现存在[Daseins]必然具有一种道德意义）！然而，这些议论实际上只表明，那些已习惯这些概念的人不希望在没有这些概念的情况下生活：因此，对于他们和他们的生存来说，这些概念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认为凡我的生存所必须者，就必须实际在那里存在，这是多么狂妄的理由！我的生存就是[84]世界的使命！其他人的感觉可能正好相反！他们也许并不愿意生活在这两种信仰下，如果这信仰成为现实，他们将不再认为生活是值得过的：——现在就是如此！

91

上帝的诚意。② ——上帝全知、全能，但却对于他的造物能

---

① 【Pütz 版注】1880 年夏遗稿（4/57）中包含对 Malwida von Meysenbug 的一个提示（尼采：《全集》，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编，考订版。慕尼黑 1980，第 9 卷，页 113）。

② 【Pütz 版注】尼采的嘲讽性的思索属于一个漫长的、一直可以回溯到希腊斯多亚派的质疑上帝的正义的传统，这一质疑首先特 （转下页）

否理解他的意图这一点漠不关心——这样的上帝能说是一位善的上帝吗？千百年来，面对无数疑虑和无所适从，这位上帝一言不发，似乎所有这些怀疑和犹豫对人类的拯救毫无影响，然而同时，他又对任何一个误认其真理的人宣布最可怕的命运。如果他手中有真理，但却可以若无其事地看着人类因之呼号痛苦，他难道不是一位残忍的上帝吗？——或许，他确是一位善的上帝，只是不能清楚表达自己？也许他缺少表达自己的智力？或口才？这岂不更糟！因为这样一来，关于他所谓的"真理"，他同样可能弄错，而他自己变成另一个"可怜的误入歧途的魔鬼"的日子也就不远了；看到他的造物在因为对于他的认识而永远越来越痛苦，既不能安慰他们也不能帮助他们，而只能像一个又聋又哑的人，当他的孩子或狗经历最可怕的危险时，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他岂不是也像是受着地狱中的刑罚吗？如果一位这样推论的不幸信徒对于这位痛苦的上帝的怜悯超过了对其邻人的怜悯，那么他确实是应该得到宽恕的，因为如果这位最孤独和最原初的存在同时也是最痛苦和最需要安慰的存在，那么他的

（上接注②）别是着眼于世界上的痛苦和邪恶的存在而提出的。以这种方式，它引发了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0）在其 *Essais de Theodicee*（《神义论》，1710）中的思考。因为上帝既是智慧的，又是善意的和全能的，所以他的神义论认为，上帝创造了所有对他来说可能创造因此最终也就是可能思考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可思考的可能世界的概念这一出路，以启示和理性的一种一致为前提条件。早在笛卡儿（Rene Descartes，1596－1650）的《沉思》（1628/29 形成，1641 年问世）中关于上帝的真实性问题已经成为理性的自我意识的核心，只是还被归属为一种"上帝存在证明"。信仰和理性的一致在 18 世纪期间第一次被动摇了。以一个变得不可理解的上帝和一种陷入危机的理性（Vernuft）为背景，尼采重新提出这一问题，尽管这时知性（Verstand）只能以其自身为代价来作出一种上帝辩护了。这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失去了真实性的值得同情的上帝的一幅漫画。

那些邻人也就算不上什么邻人了。所有宗教都表明，它们的兴起有赖于人类早期的、未成熟的[85]心智——它们全都惊人地忽视讲真话的责任：对于上帝应该对人真诚和使用可理解的表达方式的责任，他们一无所知。——关于"隐匿的上帝"，关于上帝所以如此隐藏自己和一直半吞半吐讲述自己的原因，再也没有比帕斯卡[①]说的更好的了——这是一种征象，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能够完全说服自己：然而他的声音是如此从容不迫，听上去就在过去的某个时候，他曾经与这位幕布后面的隐藏的上帝坐在一起！他在 *deus absconditus*[②] 中嗅到了某种非道德的气味，这使他深感窘迫和大为恐惧，不敢对自己承认这种气味；因此，像每一个深怀恐惧的人一样，他尽可能地大声说话。

92

基督教的弥留之床。——真正行动性的人现在心里已没有基督教，而属于精神上中产阶级的更谨慎、更多思考的人拥有的也只是一种改良基督教，也就是一种极端简化的基督教。上帝出于爱以一种对我们来说最好的方式安排一切；上帝赋予我们美德和幸福，以及拿走我们的美德和幸福，因此从整体上看，一切都不多不少，恰恰正好，我们没有理由将生活困难化，更没有

---

① 【Pütz 版注】参帕斯卡作品前揭版次中下述部分（第一部分，页38）："如果上帝一直对人显示，那么信仰上帝就不算什么了；但如果上帝从来不对人显示，那么就不会有信仰这回事了。其实，上帝通常隐藏起来，只有在很少时候对那些愿意为他效劳的人显示自己。这一奇特的秘密，上帝隐退的秘密，人类所不能参透的秘密，当我们独处、远离人群时，强烈地指示着我们。"

② 【Pütz 版注】拉丁文，隐蔽的上帝。

理由抱怨生活;总之,顺从和谦逊被提高到一种神圣的高度——这就是基督教保存下来的最好的和最有生气的一面。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基督教由此就变成了一种温和的道德主义,①我们现在拥有的与其说是“上帝、自由和不朽”②,毋宁说是一种善意和高尚思想,以及对于所有善意和高尚思想[86]最终成为主导的信心。这便是基督教的“安乐死”③。

93

何谓真理?④ ——没有谁会对信徒喜为的推论表示异议:⑤“科学是假的,因为它否定上帝。科学因而不是来源于上帝的;科学因而是假的——因为上帝才是真理。”错误不在结论,而在前提。如果上帝恰恰不是真理,如果被证明的恰恰是上帝不是真理,那又如何呢?如果上帝是虚荣,是权力欲,是无耐心,是灾祸,是人类的迷惑的、可怕的幻想,那又如何?

---

① 【KSA 版注】草稿:一种温柔的异教信仰。

② 【Pütz 版注】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言(1787 年第二版,页 7)中,康德将这三个理念完全作为纯粹理性及其科学——即形而上学——的真正对象,虽然他的“批判”的结论是,理性没有能力认识这些对象。康德的做法是,通过基督教的背景和其启蒙了的世俗化,即 18 世纪的理性主义灵魂学说(心理学)和理性主义上帝学说,限制作为主要关于存在和存在物的真理的学说的形而上学的主题。

③ 【Pütz 版注】Euthanasie,希腊语,死亡帮助;使一个人的注定的和痛苦地熄灭的生命结束得轻松一些。

④ 【Pütz 版注】参《约翰福音》18,37 以下。(彼拉多审问耶稣):“彼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彼拉多说:‘什么是真理呢?’”

⑤ 【KSA 版注】草稿:像这样一种推理不称我的心。

94

不悦之治疗手段。——保罗开始认为，要消除人之罪所引起上帝之大不悦，就必须有所牺牲。从这以后，基督徒就一直不停地将他们对自己的不满发泄到某一*牺牲品*之上，无论其为"世界"、"历史"，还是"理性"或其他人的快乐和安宁——总之，为了他们的罪，必须一些*好东西*(Gutes)去死(哪怕仅仅是 *in effigie*①)！

95

历史的否定作为决定性的否定。——从前，人们试图证明上帝之不存在，②——现在人们却表明，上帝存在这种信念是如何形成，如何获得其分量和重要性，从而使一种上帝不存在之证明成为多余的。——以前，当[87]每一种已知"上帝存在证明"③被反

---

① 【Pütz 版注】拉丁文，形象地，象征地。

② 【Pütz 版注】特别是在 18 世纪的法国，Jolien Offray Lamettrie(1709—1751)，Claude Adrien Helvetius (1715— 1771)，Paul Heinrich Dietrich von Holbach(1723—1789)等哲学家发展起一种带有反宗教和无神论倾向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将世界看作是一个机械装置，将心灵看作是物理过程的组成成分或伴随现象。关于尼采所谓向信仰形成过程的一种批评性阐述的转变，可以在这一传统内以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1804—1872)及其著作《基督教的本质》(1841)为例。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唯物主义并不否认神圣的性质，而是将它们归还给人，将其解释为一种心理学的自我加倍。

③ 【Pütz 版注】上帝证明(Gottesbeweis)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直到中世纪，它们都与近代不同，更多的不是被理解为面对怀疑时对上帝信仰的辩护或证明，而是作为对不可见的神圣存在的理性把握的尝试，作为心灵面对上帝所激起的崇高感情的思辨表达，或者作为启示信仰和 (转下页)

驳之后，仍可怀疑，是否能提出比这些已被反驳证明更好的证明：那时无神论者还不知道溯本清源法(reinen Tisch zu machen)。

96

*In hoc signo vinces*①——无论欧洲在其他方面取得多大进

(上接注③)哲学化理性之间的调解。在为数众多的证明中，有一些类型的证明具有特别的重要性：目的论的(根据合目的性论证的)上帝证明从一个充满意义的或已经秩序化的自然出发，推论一个赋予秩序的神圣的心智(Intelligenz)的存在。这种形式的论证，见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斯多亚派。这一证明形式的后继者有中世纪盛期的托马斯·阿奎那(1224－1274)。莱布尼茨(1646－1716)关于一种先定和谐的观念与这种证明形式相近。18世纪的物理学神学，适应有关的知识状况和意识状况，改变了出发点，有人从世界机器的各部分对于整体的一种符合目的的和谐出发，有人从自然秩序对人的功用出发，还有人从有机体的合目的特征出发。宇宙论的上帝证明从运动推论出一个第一推动者的存在，从世界的存在推论出一个最初的创造者的存在，从所有存在物的相对有限性和偶然性推论出一个无限的，本身存在的和绝对必然的存在(Wesen)。重要代表有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奥卡姆的威廉(约1285－1350)，迈蒙尼德(1135－1204)和莱布尼茨。本体论的上帝证明从关于一个不能设想有比其更高存在的存在(Sein)的主观观念出发，推论出这个观念的实际存在(Existenz)，理由是，一种不存在的缺点与至高存在的概念是矛盾的。这一证明方式由坎特伯雷的安瑟伦(1033－1109)发明，直到笛卡儿重新接受这一证明方式为止，这一证明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影响的。康德将所有上帝证明方式归结为本体论证明，以反驳这些证明。特别近代的是解本体论(deontologische)的证明：他从良心的一种无条件的义务出发，推论出道德规范的一种神圣的创造者的存在。康德的自律(Autonomie)伦理学将上帝的作用简化为实现最高的善(美德和幸福统一的观念)的保证和一种实践公设，也就是一种为了行动的目的所必须的信仰立场的证明。

① 【Pütz 版注】在康斯坦斯一世皇帝(306－337 年在位)十字架上的铭文的拉丁文本，意为："在这个标志下你将胜利。"

步，它在宗教方面仍没有达到古代婆罗门那种自由思想的质朴(freisinnige Naivität)：四千年前的印度比我们今天所思更多和愿意留给后代更多思想的快乐。这些婆罗门相信，第一，僧侣比神更有力量；第二，僧侣的力量在于宗教仪式，因此，我们看到，他们的诗人歌颂起宗教仪式(祈祷、典礼、献祭、圣歌、韵文)来从来不知道疲倦，赞美它们是一些美好事物的真正给予者，虽然其中不乏幻想和迷信的因素，这些命题本身却是真的！更进一步，神被扔到一边——欧洲人总有一天也将不得不这样做！再进一步是，人们甚至不再需要僧侣和居间者，自我救赎宗教的教导者——Buddha①——出现了：——欧洲距这种文化阶段仍然多么遥远！最后，一旦神以及僧侣和救赎者的力量建立其上的所有宗教仪式和习俗被废除，一旦传统意义上的道德不得不走向灭亡，那么将出现——好吧，那时将出现什么？但是，我们还是停止漫无边际的思索吧，让我们还是回到欧洲，确定它将把印度人这一思想家民族在几千年前就已按照思想的命令做过的事情

① 【Pütz 版注】Siddharta Gotama，前 560－480，被称为“佛陀”(梵语：觉者)，主张通过苦行、对他来说则是通过沉思获得觉悟。他所创立的佛教最初是一种改革运动，拒绝承认婆罗门的种姓特权，以及吠陀经典的权威。按照佛教的教导，不存在任何永恒的、不会消失的实体；一切生命(Wesen)都服从所有好和坏行为的因果报应法则，所以宇宙被一种不断的死亡和生成所主宰，个别生命在其中不断改变自己的现实存在方式(Existenzweisen)。这一转生轮回循环过程可以通过关于本真(Grundwahrheiten)的学说而得到解脱：由于一切皆逝所以一切皆苦，其原因在于生命意志，可以通过消灭所有欲望和情感而克服这一意志。伦理一苦行的训练和沉思的小路通向救赎知识，这种知识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直观的洞见。所经过的阶段是：对自己更早的诞生的记忆，对为法则支配的进程和高贵的真相的知识。救赎通向 Nirwana(无)，这一“无”摆脱了所有尘世的概念和作为独一无二的是永恒的和独立的。它最多可以作为所有规定的不断否定来思考。

补做一遍！目前，在欧洲诸民族中，也许有一千万人到二千万人不再[88]“相信上帝”——如果要求他们彼此应该给出某种记号，这是否要求他们太多了呢？——一旦他们因此相互认识，他们同时也就会使他们自己为其他人所认识——他们将迅速成为欧洲的一种力量(Macht)，而且令人庆幸的还是这样一种力量，它超出民族、阶级、贫穷、富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最不安静者和最安静、最平和者等等差别之上！

卷 二

97

人的道德化及其由来。——人们屈服于道德，正如屈服于一位君王，或因奴性，或因虚荣，或因自私，或因退让，或竟是热昏，无思想，绝望，本身并无道德可言。①

98

道德的变迁。——由于成功实施的犯罪（诸如道德思想中的所有创新②），道德经常不断地发生变化和更新。

---

① 【KSA 版注】草稿：人们屈服于道德，或因奴性，或因虚荣，或因自私（像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或退让或热昏或无思想。

② 【Pütz 版注】尼采指的可能特别是功利主义（效用伦理学），按照这种伦理学，道德行动的目的和规范是所有人或大多数人的最大可能的利益和幸福。边沁（Jeremias Bentham，1748—1832）被看作其创立者，而穆勒（John Stuart Mill）被视为其主要代表之一。更一般地说，尼采的 （转下页）

99

我们完全非理性之处。——对于我们认为错误的判断和我们不再信以为真的说法,我们却仍然根据它们做出结论——此乃我们的情感(Gefühle)使然。

100

梦醒。——高尚且智慧的人们曾经相信过天体的音乐。高尚[90]且智慧的人们仍然相信"生存的道德意义"①。但有一天,这种天籁他们的耳朵也不再能听到了!他们从梦中醒来,觉得自己是在梦中听到了什么。

101

可疑。——接受一种信仰,仅仅因为它是习俗,我们这样做就叫虚伪、怯懦和懒惰!——那么,虚伪、怯懦和懒惰是道德之前提吗?

(上接注②)论点针对现代类型行动伦理学(Handlungsethik),其价值判断根据的是对行动结果的判断,而不是对行动意义的判断(意义伦理学)。

① 【Pütz 版注】叔本华在其关于"人类行动"的主要著作的总结性的和"最重要的"部分也讨论关于"人生的价值或无价值"的问题(《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 4 卷,I, § 53)。他的形而上学伦理学的顶点是对生命意志的否定。但是,人生(也就是主要是作为每一个个人的人生),在尼采看来,完全不是像生命那样的可以作为一种更高的目的和价值来安置的东西。这样的具有绵延"上千年传统"的问题,由于其"阴郁的面孔"而成为衰落的生命一种确切无疑的标志。

102

最原始的道德判断。——对于与我们有关的其他人的行动,我们实际上是如何对待的?首先,我们考虑这种行动对我们是否有好处——这是我们看待它们的唯一出发点。我们将行动对于我们的这种利害影响看作隐藏在行动后面的行动者的故意——而且最后将行动者所拥有的这种故意看作存在于他身上的持存的性质并称他为,比如说,"一坏蛋"。三重的错误!三重最古老的错误!也许是动物及其判断能力遗传给我们的!所有道德的来源不都是下述丑恶的私见吗?"伤害我者就是恶(本身有害);益于我者就是善(本身有益有利);凡一次或几次伤害我者即是本来和本身恶;凡一次或几次益于我者即是本来和本身善。"*O pudenda origo*①!这岂不是说,某人和我们的那种个人的、个别的和常常只是随机性的关系就是他的最重要的和最根本的性质,并断言,他与[91]世界和与他自己也只能保持我们一次或几次在他身上经验到的这些关系?在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愚蠢的背后,岂不隐藏着一切见不得人思想中最狂妄自大的思想:我们就是善的化身,因为善恶取决于我们的反应②?

---

① 【Pütz 版注】拉丁文,多么可耻的起源!

② 【Pütz 版注】尼采在从某一行动的作用到意图的推论和某一行动者的性格之间,按照对我们来说是否合意和有效用的标准而作出的价值判断,与道德价值本身,特别是作为善的原则的主体性("我们自身")之间,建立起一种关联。前一种结论通常在我们看来是自然心理学的结果,而主体性,自从 17 和 18 世纪的世俗化和启蒙运动以来,无论是以一种情感伦理学的方式,还是以一种理性伦理学的形式,不断地被加以贯彻。我们通常将我们的心理学奠基在我们具有与其他人同感的能力的基础上。我们一般将伦理规范看作正好是自私的反面。尼采的论点必然(转下页)

103

否认道德的两种不同形式。——道德之否认可以两种不同形式出之，一曰否认人们所谓道德动机真正推动人们的行动，——也就是说，认为它们只是一些言辞，目的是或拙或巧的人类欺骗（特别是自我欺骗），而且也许正是那些道德上最著名者最精于此欺骗；二曰否认道德判断以真理为基础。在此可以承认，它们确实是行动的动机，但却是这样一种动机，它作为所有道德判断的基础，通过错误把人们推向了他们的道德行动。这是我的观点①：虽然我一点也不想否认，在许许多多情况下，

（上接注②）是挑衅性的，它将表面上看无疑互相分离的东西还原为一种自我中心定向的和自我利益的思考。

【KSA版注】草稿：虚假的概括：例如，一个人说："一个害人的人"，另一个人就跟着这样说——但实际上人们说的只是：该人在做了许多没有害处的事以外，还做了一些有害之事——但人们却唤起一种偏见，好像他什么时候和从根本上就是一有害的存在。更准确地说：他1次或4次伤害了别人，其中一次是故意的，其余是无意的。但是，根据这一次行动，人们就相信所有伤害行动都是他故意干的。——这是基于恐惧的错误推理。

① 【Pütz版注】通过拉罗斯福科，揭露心理学（参下注）以存在与显现的一种对立为其运作机制，尼采在此则将之尖锐地缩短为动机和语词之间的对立。自我欺骗因此表现为一种策略性行为的巧妙的形式，正如宫廷行为习惯——拉罗斯福科的经验范围——所特别表明的。尼采自己的思考从相反方向出发：语词本身，也就是所谓的影像副本或世界的判断伪装，如何能像表面上的原始动机和情感一样起作用，虽然，或者也许正是因为，它们是建立在错误基础之上的（关于情感的派生特点，亦参节35和99）。通过人的自我解释和其在情感和动机中的历史的入口，这一自我也变成历史的了。这不仅适用于新的、尼采所建议的解释。根据节103的结论，我们在未来不仅要"去学习"而且要"去感觉"。最后在尼采（转下页）

属于第一种观点的一种精致的怀疑，如拉罗斯福科辈[①]的观点，也同样是对的，并同样有广泛应用价值。——因此，我之否认道德，恰如我之否认炼金术[②]：我否定其前提，虽然我并不否认，确实存在过一些炼金术士，他们相信这些前提，并且按照这些前提进行活动。——同样，我也否认不道德；不是否认无数的人觉得他们自己不道德的事实，而是否认这种感觉具有任何真理的根据。不用说，——除非我是一个傻瓜——，我不否认，许多被称为不道德的行为应该加以避免和[92]抵制，或许多被称为道德的行为应该加以实施和受到鼓励，然而我认为，当我们鼓励一些行为而避免另一些行为时，我们的理由应该是一些与我们迄今为止所见到的理由不同的理由。我们必须学会不同的思想方式——以便最后，也许是很久之后，有可能收获更多：不同的感觉方式。

(上接注①)的透视背景下，拉罗斯福柯关于欺骗的自私背景和利益的追问，变成了关于错误对于生命的价值的追问，甚至变成了对一种这样的错误的心理学分析的价值的追问。

① 【Pütz 版注】François VI, Herzog von La Rochefoucauld, Prinz von Marcillac, 1613—1680，法国作家；直到 1653 年为一个针对专制制度的贵族反对运动（“Frond”）的成员。在其主要著作 *Réflexions ou sentences et maximes morales*（《关于格言和道德原则的思考》，1665—1678）中，他揭露人类行动是自爱的结果，并指控所有道德价值都是虚假的。

② 【Pütz 版注】Alchimie，或 Alchemie，近代自然科学化学的先驱和神秘科学，起源于公元后 4 世纪，通过中世纪一直流传到近代。炼金术的基础是关于各种物质之间的基本可转换性的思想。炼金术士工作的目的是，从某种未知原料中，通过各种不同阶段，最后得到哲人之石（Stein der Weisen），可以给人带来健康，或将贱金属转变为贵金属。在文艺复兴这一化学繁荣的时代，化学人的制造，Homunculus[小人，侏儒]的制造，成了炼金术的又一新的目的（参歌德《浮士德》第 2 卷第 2 幕“实验室”一场）。

104

我们的价值观。——一切行动都可以回溯到价值观;一切价值观不是自己的就是接受的——接受的价值观显然是更常见的。为什么要接受它们?因为害怕;我们觉得假装它们是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更可取;我们让自己习惯于这种假装,使其最后变成我们的第二天性。自己的价值观则是这样一种价值观,我们按照并只按照事物使我们愉快或不快的程度评价事物——这样的价值观真是凤毛麟角!但是,我们对其他人的评价——这种评价导致我们愿意更多使用其他人的价值观——难道也完全不是出自我们自己和算是我们自己的决定的吗?确实,它们是我们自己做出的,但是却是我们在孩提时代做出的,以后也很少想到要去改变它们;我们大多数人在一生中都受着童年时期形成的关于他人(关于他们的思想、地位、道德、榜样性和卑鄙性等)之判断——必须尊敬他们的价值观——的播弄①。

105

伪自我中心主义。——绝大多数人,无论他们多么热衷于

---

① 【Pütz 版注】在此可以看到与早期启蒙思想家托马秀斯(Christian Thomasius,1655—1728)的思想的联系,他在他的讲演《De Praejudiciis 或论偏见》(1869)阐述了这种思想:一切偏见的主要根源——托马秀斯认为——在于人们在他们的孩童时代,完全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和长期依靠他们的长辈的照料。在他们接受教育的期间,孩子们接受了长辈的世界观和见解,因此才能在世界上找到最初的定向。等到成人以后,许多人不再能或不再愿意质疑这些偏见,独立地作出判断。(亦参 Pütz 版编辑说明)

想象和谈论他们的“自我中心主义”，却终生不曾为其自我做过一件事：他们的所作所为全都是在为他们的自我的幻象效劳，这种幻象形成于他们[93]周围的人头脑中又被灌输到他们的头脑中——他们全都生活在一团抽象和半抽象的流行意见的捉摸不定的迷雾中，像做梦一样评价和被评价着，一个人居住在另一个人的头脑中，这另一个人复又居住在其他什么人的头脑中：一个离奇的幽灵世界！然而这样一个世界却知道如何打扮自己，以一副庄严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这一习惯和意见的迷雾几乎自成一体，不依赖于生活于其中的人群而存在和生长，极大影响了通常所谓“人”之观念，使这些对于他们自己无所知的人对苍白抽象的“人”——实际上是一个虚构——反倒相信不疑；每当少数强者（如君王或哲人）的意见有所变化，这团抽象的迷雾发生波动，生活于其中的芸芸众生就面临一场非常的混乱和调整——这完全是因为，芸芸众生中无人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自我，使他可以走向这个自我和探索这个自我，与普遍的苍白幻想对抗，并最终使其消失。

106

反对人们关于道德目的所作的定义。——今天，无论在什么地方，道德的目的大体上都是以下列方式定义的：道德的目的在于人类的保存和进步；然而，这种定义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洞的公式。保存什么？往哪进步？在这个公式里，难道不正是这根本性的什么和哪里没有得到回答吗？因此，关于我们应该做什么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除了那些我们不假思索生而有之的东西以外，它又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新的指导呢？根据这一公式，我们是否能确切地得出结论说，应该以人类尽可能长时间的存在

为目的,或以人类的最大可能的去动物化为目的呢?在这两种情况下,[94]所要采取的手段,也就是实践道德,又是多么不同!假设我们打算要让人类拥有可能的最高程度的理性,这肯定不能保证它的可能的最长时间的生存!或者假设我们以人类的“最大幸福”作为道德保存的什么和道德进步的哪里:那么,这里所谓最大幸福究竟是指人类个体可以逐渐达到的幸福的最高程度呢?还是指所有人最终可以获得的——必然无法计算的——平均幸福呢?① 而且,为什么非要通过道德来实现这一目的呢?一般来说,难道不正是道德开启了一个如此充满痛苦的源泉,以至于人们可能更有理由说,随着道德的每一次前进,人类都变得对他自己,对他周围的人,对他存在的命运更为不满?迄今为止所有最有道德的人难道不都相信,从道德角度看,不幸的深渊(tiefste Unseligkeit)是人类唯一应该呆的地方?②

107

我们的犯错权。——人应该如何行动?人应该为何行动?——在个人最简单和最直接愿望的层次,回答上述问题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我们的行动越是复杂、广泛和重要,问题就越变得不确定,我们对它们的回答就变得越任意。然而,恰恰在我们的这些最重要的行动中,决定的任意性是最应该避免

① 【Pütz 版注】指功利主义。

② 【KSA 版注】草稿:道德的目的在于人类的保存和进步!保存什么?往哪里进步?提高人类使人类超出动物的东西和方向。这也就是说,道德中最根本的东西隐蔽着而难以表达!人类的尽可能长的存在?——这一目的与人类最大可能的去动物化的目的需要完全相同的手段。理性的最高程度的进步并不保证人类最长的生存。

的！——于是，道德权威这样命令我们：在行动目的和行动手段绝非一目了然的行动领域，人类应该坚决接受莫名恐惧和敬畏的指导！在错误思想可能带来危险的地方，道德权威预先就冻结了思想——它在批评者面前通常就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在这些地方，“错误的”就意味着[95]“危险的”——但对谁的危险？通常，这总是对权威道德所有者自己的危险，而不是对他们所考虑的行动实施者的危险，因为如果赋予每个人按照自己或明亮或暗淡理性任意和愚蠢行动的权利，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就会受到削弱。当然，他们自己运用起这种任意和愚蠢行动权利来却不会有任何迟疑——他们甚至在几乎不可能回答，或至少极端难以回答“我应如何行动”和“我应为何行动”这类问题的地方，仍然不肯停止发号施令。——如果说，在人类存在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人类的理性成长得如此缓慢，以至于人们常常否认它有任何成长，那么还有什么比这种绝对不允许个人询问“如何”和“为何”的严厉道德命令，这种实际上无所不在的道德命令，更难辞其咎呢？我们难道不正是这样被培养起来的，使我们在那些恰好最需要锐利而冷静的理性见解的地方，也就是在所有更复杂和更重要的事务上，变得多愁善感，和自己逃入黑暗里去？

108

几个论题。——只要个人求的是他自己的幸福，旁人就不宜提供通向幸福之路的指南，因为个人的幸福，出自特殊的、谁也不知道的渊源，而外来的指导适足以阻碍或断绝这种道路。——人们称之为“道德的”的指示，事实上与个人相反对的，根本不欲谋个人幸福的。这种指示与“人类的幸福和福利”同样毫无关系，——所谓“人类的幸福和福利”，其实完全是一种没有

意义的说法，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将其与任何固定的概念联系起来，更不用说将其当作指路明星，指导人类在[96]道德追求的黑暗海洋上航行了。——道德比非道德更有利于理性的进化，这种说法欠真实，虽然偏见愿意相信它是真的。——“最高的幸福”并不是所有有意识生物（动物、人、人类等等）进化的无意识的目标；相反，进化的每一阶段都拥有一种特殊的不可比较的幸福，这种幸福既非更高的也非更低的，而只是属于这个阶段自己的。进化不以幸福为目的，它所追求的只是进化而已。[①] ——只有在全人类拥有一个普遍承认的共同目标时，我们才有可能向别人建议：“应如此这般去做”。然而，至少目前，这样一种目标还不存在。因此，将道德要求加于人类是不合理和不严肃的。——向人类推荐某种目标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或不选择这种目标；假如人类普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目标，他们同时也可以为了实现这种目标而把某种道德律令加诸自身，这种道德律令说到底也还是他们自己自由意志的产物。然而，迄今为止的所有道德律令都是超出我们的好恶之上的：我们不想自己给出这种道德律，我们希望从什么地方拿到它，或从什么地方发现它，或从什么地方听到它和服从它。[②]

---

① 【Pütz 版注】尼采批评传统伦理学中的幸福概念作为道德的目的规定。这种伦理学将发展首先固定为一个方向和一个结局，根本不允许真正的发展概念，将生成凝固为存在。相反，尼采强调与阿波罗对立的本身运动的狄俄尼索斯（《悲剧的诞生》，1872）。

② 【KSA 版注】草稿：关于人应该如何行动的命令多半不是对个人幸福的限制甚至是反对吗？即：个人的幸福，出自特殊的、谁也不知道的渊源，而外来的指导适足以阻碍或断绝这种道路？1，只要个人求的是他自己的幸福，其他人就不应该对他下命令。2，人们所谓道德的命令，实际上是反对个人的，不愿个人幸福的。3，只有当人类有一共同承认的目标，我们才能确定：应该如何行动？4，说幸福是发展的目的，这是不对的：无论就 （转下页）

109

自制、控制①及其最终动机。——克制一种强烈冲动，我认为不外六种不同方法。第一，不给这种冲动以满足机会，使其因为长时间和益发长时间得不到满足而削弱和消逝。第二，给这种冲动的满足制订严格规定，以这种方式[97]将冲动置于规则之下，将其起伏限制在一个个固定时间间隔内，从而使我们拥有某些可以不受打扰的间歇期。第三，故意使冲动得到强烈而放纵的满足，最终对它感到厌倦并通过这种厌倦获得一种克服冲动的力量：只是我们必须留意，不要步那位骑手的后尘，他把他的马一直骑到累死，同时却也因此折断了自己的脖子——不幸的是，这项实验的结局往往如此。第四种方法是一种精神克制术，它把满足冲动的想法与某些非常痛苦的想法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只要经过一点练习，满足冲动的想法本身就会让人非常痛苦（如基督徒练习将魔鬼接近和嘲笑与性快乐联系起来，或把永罚与复仇杀人联系起来，或仅仅想一下，如果他偷

（上接注②）一门技术来说，还是就人类世代来说，都非如此，相反，每一阶段都有一种特别的不可比较的幸福。变化（Wechsel），对变化的需要，是发展的目的，也就是说，发展意愿的仅仅是发展而已，无有其他。习惯产生无聊，无聊产生变化。5，说道德有助于理性，是错的。

① 【Pütz 版注】Selbst-Beherrschung und Mäßigung，尼采在此分析从苦行到补偿的控制本能冲动的形式。本能冲动是一种生理需要，这种需要可以通过一种指向需要对象的紧张状态而加以辨认（例如，饥饿，饥渴，性欲，游戏欲）。本能冲动的满足导致本能紧张状态的缓解或完全消除。心理分析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s，1856—1939）的本能学说证明了诸如能量转移（Energieverschiebung），本能升华和本能放弃等类似本能冲动控制形式。

东西，他最尊敬的人看他的轻蔑的目光；又如许多人已经反复做过的，当他们感到一种强烈的自杀愿望时，他们想到朋友和亲戚悲伤和自责的景象，使自己在生命的悬崖边上收住了脚步：——从此以后，它们就会像原因和结果一样同时出现在他心中)。当一个人像拜伦勋爵①和拿破仑②一样骄傲，将其全部存在和理性之受某一单一感情支配视为侮辱时，他使用的也是这种方法，由此形成了压制冲动使其不得发泄的习惯和愿望("我拒绝成为任何欲望的奴隶"③，拜伦在其日记中这样写到)。第五，承担特别困难的紧张的工作，从而使自己能量转移，或故意追求某种[98]新的刺激和娱乐，使自己的思想和体力活动进入别的渠道。暂时放纵另外一种冲动，给其充分满足机会，从而使其消耗掉否则就会为那因为高涨而成为负担的冲动所用的能量，结果也是一样的。确实，有些人知道如何限制一种野心勃勃想要压倒一切的冲动，给予所有其他已知冲动一种临时鼓励和放纵，让它们吃掉暴君本想留下独自享用的全部食物。最后，第六种方法，那些有能力经受并认为有理由全面削弱和压制其生理和心理机体的

---

① 【Pütz 版注】Lord Byron，即 George Gordon Noel(1788—1824)，英国诗人。

② 【Pütz 版注】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在意大利的法国革命军队的一段光辉生涯之后，他于 1799 年推翻了"五人执政内阁"和结束了革命，1804 年加冕为"法国皇帝"，到 1812 年前经过多次战争征服了直到俄罗斯和巴尔干的全部欧洲国家。直到他在俄罗斯的失败(1812)、欧洲的解放战争(1913—1915)和他退位(1814)年以后，欧洲才在维也纳会议(1815)上又恢复了权力均衡。尼采和司汤达、歌德和黑格尔一样，同属崇拜拿破仑的传统。

③ 【Pütz 版注】尼采引自拜伦 *Vermischte Schriften*, *Briefwechsel und Lebensgeschichte*(《杂著，书信和传记》)，Ernst Ortlepp 编，3 卷本，斯图加特，没有出版年代，第 2 卷，页 31(该版本见于尼采藏书)。

人，通过这种方法无疑最终也会达到削弱某一强烈冲动的目的：当他像禁欲主义者一样饿其体肤时，他同时也饿扁和摧毁了他的活力，而且往往也饿扁了他的理智。——总之，不给冲动满足机会，给冲动植入规则，将冲动与某种痛苦的观念（耻辱、坏结果或情面损伤）联系从而使其变得让人厌倦和反感，以及力量的分散和最后全面削弱和消耗——这就是对抗冲动的六种方法。然而，如果人们想要对抗的只是一种冲动的强度，我们对之就无能为力了。任何具体方法的选择或这种方法的得失成败也都非我们所能奉告。毫无疑问，在上述所有方法中，我们的理智只是另外一种冲动的盲目工具，此冲动实际是那其强度使我们不堪忍受的冲动的竞争对手：或是一种渴望安宁冲动，或是一种对耻辱和其他坏结果的恐惧冲动，或是一种爱的冲动。当"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在抱怨某种冲动的亢进时，实际上却是一种冲动[99]在抱怨另一种冲动；这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意识到某种冲动亢进的痛苦，是因为另外一种同样亢进甚至更为亢进的冲动存在，是因为一场战争已经在即，而我们的心灵不得不加入其中一方。①

110

论那使自己成为欲望对象者。——人可以在自己身上体验

---

① 【KSA 版注】草稿：对抗某一冲动的强度的方法：1）不让其发泄，通过让其得不到满足削弱它（习惯之力量）2）允许某种定期满足，在规则的约束下使冲动有规律，从而有一段不受其打扰的时间 3）让自己放任满足，直到对其产生厌恶 4）将满足与某一特别痛苦的想法联系起来，如与魔鬼的接近和嘲笑，或地狱惩罚，或最尊敬之人的鄙视，等等联系起来 5）人渴望骄傲，不愿意被支配。

到下述过程;但愿人们能够常被体验和证实这过程。每当我们经验到一种以前不知之快乐的诱惑,我们就产生一种新的欲望。现在看一下那使自己成为可欲望对象者。如其为平常之事物和思想,或不值得注意之人,——那么,新的欲望对象就会用"高贵、善良、可赞美和值得牺牲"等装扮自己,我们继承的全部道德情感就会及时吸纳它,将其放入我们所感觉之道德目标中——现在,我们相信,我们不是在追求一种快乐,而是在追求某种道德性的事物——这种信念极大增强了我们追求的信心。①

111

论客观性的赞美者。——客观性的赞美者是这样一种人,当他还是孩子时,在他的亲人和其他熟人身上,他意识到各种强烈感情的存在,但却很少见识巧妙的判断和智性的公正的乐趣(Lust an der intellektualen Gerechtigkeit),因而将他最优秀的能力和最宝贵的时间都花在了这些情感的模仿上;到了他长大成人,他发现遇到的每一事物或每一个人都在他的心里唤起或好或坏或嫉妒或轻蔑的感情:对于这种经验的压力,他[100]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因此,他开始赞美"情感中立"(Neutralität der Empfindung)或"客观性"(Objektivität),把它们抬高到天才和罕见道德的高度,不能相信它们同样也只是训练和习惯的产物。

---

① 【KSA 版注】草稿:一旦人体验到一种新的快乐,就形成了对这快乐的一种渴望,而人们追求的许多东西是平常的事或一般人,于是该目标在人心目中就呈现为高贵的,道德的,好的:现在,我们所继承的道德遗产就会变成这种欲望,接受这种欲望——我在我自己身上看到这一过程。

112

论权利和义务的自然史。——我们的义务——这是他人对于我们之权利。他们怎样获得了这种权利呢？他们将我们当作能立约和回报的存在，将我们当作平等的和相似的人，并相应地信任、教育、指摘和支持我们。我们尽我们的义务——这便是，对于其他人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证明他们关于我们的力量的观念，按照他们给予我们的多少做出相应的回复。因此，促使我们尽义务的是我们的骄傲；当我们为了回报其他人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而为其他人做某些事情时，我们是在修复我们的自主，因为通过为我们做的事情，这些他人已经侵入我们的权力范围，并且如果我们没有通过尽我们的"义务"对他们有所回报，也就是侵入他们的权力范围，他们就会在我们的权力范围内呆下去。他人的权利只在我们的权力范围内才有效，如果他们要求我们的是什么我们不曾拥有的东西，他们就是没道理的。更准确说，他人的权利及于他们相信为我们的能力所及之处，前提是，这必须同时也是我们相信我们的能力所及之处。两方面都很容易犯下同样错误；义务感的关键在于，对于我们的权力范围，我们与他人有相同的信念，也就是说，我们有能力对他人做出某种许诺并去实现这种许诺（"意志自由"）。——我的权利是[101]我的权力的一部分，他人不仅承认我这部分权力，而且还希望我保存这部分权力。别人为什么这样做呢？首先，出于精明、恐惧和谨慎：或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类似回报（他们的权利的保证），或认为与我们对立危险或不值得，或认为我们力量减少于他们不利，因为那样我们也许就不再能在反对其他敌对力量的战斗中充当他们的盟友；其次，出于赠与和让渡：这些他人不仅有足够的权

力，而且还有超过足够的权力，因而能够自由处置其中一部分权力，并保证向受让者提供这部分他放弃的权力：在这样做时，假定那如此接受赠与者只有一种微弱的权力感。权利如此发生：权利就是权力被承认和受保证的程度。一旦权力关系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旧的权利就会不复存在，新的权利就会应运而生——正如我们看到的国家之间相互权利①的不断更新和消失。如果我们的权力实际缩小了，那些迄今为止一直保证我们的权利的人的感觉就会变化：他们考虑能否恢复我们过去拥有的全部能力——如果他们认为做不到，他们就会否认我们的"权利"。同样，如果我们的权力实际增加了，那些迄今为止一直承认我们的权利但现在这种承认我们已不再需要的人的感觉也会变化：他们当然希望把它压回从前的水平，他们希望侵入，并以此为"义务"——但这只是无意义的文字游戏。在权利支配的地方，权力就维持在一定状态和水平上，任何增加或减少的企图都会受到抵制。其他人的权利在于我们的权力感对其他人的权力感的一种让步。倘若我们的权力根本动摇或破碎了，我们的权利随即中止：反过来，倘若我们的权力特别增强，[102]我们平素承认的他人之权利也随之中止。——一个"公正人"(billige Mensch)永远需要有一架天平的微调：他必须估计权力和权利的程度，而由于人事的流动性，这种程度永远不会长期处于平衡状态，而常常处于增长或下降的过程中——因此，做到公正是困难的，需要许多练习，许多好的意志，许多许多非常良好的灵感(Geist)。

---

① 【Pütz 版注】Völkerrecht，指的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国际法，不是那种法律规范的总合，这些法律规范确定了各国之间关系中的相互权利和义务。尼采用这一概念更多指的是某一民族的权利历史，也就是互相区别的权利秩序。

113

追求出众。——出众之追求(Das Sterben nach Auszeichnung)时刻注意周围的人,渴望知道他们的情绪反应。然而,为满足该冲动所必需的这种同感(Mitempfindung)和同知(Mitwissen),远非善意的、同情的或慈悲的。相反,人希望看到或发现,他人怎么因为我们的原因而经受外在的或内在的痛苦,怎么失去对他自己的控制,在我们的作为甚至仅仅是我们的外观对他所产生的印象面前屈服;即使追求出众者造成和希望造成的是一种愉快的、兴奋的和欢乐的印象,使他享受到成功的喜悦的,也不是他给他人带来的愉快、兴奋和欢乐,而是因为他在这些其他灵魂上打下自己的印记,改变他们的形态,按自己的意志统治他们。追求出众就是追求控制他人[①],无论其为非常间接的控制,还是感觉上的,或竟是梦想的。这种暗中追求的控制有各种各样的程度,将这各种程度排列出来,便是一部文化史,从最原始的丑陋的野蛮直到过分精致的病态的唯心主义。[103]出众之追求给其他人带来的——只举出这架历史长梯子上几个阶段的名字:酷刑,打击,恐怖,因恐惧而震惊,惊奇,羡慕,赞美,神化,快乐,欢乐,欢笑,讽刺,挖苦,嘲弄,进行打击,施加折磨——在这架长梯子的尽头,站着苦行者[②]和殉道者,他由

---

① 【Pütz 版注】正是在苦行的理想——在这种理想的解释中,道德的历史和对道德的认识同时发生了(参前节 45 和 44—1)——在此被视为权力意志的最极端表达。

② 【Pütz 版注】在斯多亚派的哲学中,以及在自保罗以后的基督教中,身体自然的压制和消除已经被认为苦行者的有道德的生活的组成部分。

于渴望出众而忍受痛苦，正像他那站在梯子另一端的野蛮人①兄弟，他们为了出众而让别人痛苦。苦行者战胜了自己，他的目光转向内部，看到自己分裂为一个受苦者和一个旁观者；当他打量外部世界时，他似乎只是在为焚烧自己的柴堆搜寻木柴；在这幕追求出众的最后的悲剧中，唯一的角色点燃和焚化了他自己——这是一个值得欣赏的与开局遥相呼应的结局；二者都表达了面对受苦景象的一种无法形容的快乐！确实，这种快乐，作为一种最生动的权力感，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也许再也没有比在迷信的苦行者的灵魂中更强烈的了。这在婆罗门教关于维萨瓦米特拉②王的故事中得到了表达，维萨瓦米特拉通过千年苦修获得巨大力量，以至他开始建造一个新天堂。我相信，在内心体验的广大世界，我们都只是一些在暗中摸索的笨拙的新手：四千年前的人比我们更了解这些自娱之狂乱的精致手段。世界的创造：也许就在那时，开始被一位印度梦想家把世界想象为神加诸自身的一种苦行行为！也许这位神愿放逐自己于一个无常的自然中，把它当作[104]一件刑具带在自己身上，从而双倍感觉他的祝福和权力！我们还可以认为，他完全是一爱之神：他创造痛苦中的人类，为的是使自己不断因为看到人类受苦而受苦，神圣地和超人地受苦，并这样来折磨自己！这使他多么快

---

① 【Pütz 版注】来自希腊语 barbaros[听不懂的话]；引申为外国话的，非希腊的；后来暗含贬义：未开化的、原始的人。在基督教中这一古代概念成了不信者的名称。

② 【Pütz 版注】Vicvamitra，现代改写 Visvamitra，神话中的吠陀王子，他按照一种古老的印度观念通过苦行获得了超自然的力量。当他正准备要去创造新世界，并因此威胁到宇宙秩序，惊恐的上帝 Indra 派遣一个 Nymphe，它诱惑他和削弱了他的力量。这个故事反映了古代印度社会中争夺政治统治地位的斗争。

乐！我们甚至也可以认为，他不仅是一爱之神，而且也是一圣洁和无邪之神：当他造出罪、罪人和永罚，在他天国和宝座下造出永恒痛苦、永恒叹息和永恒呻吟之恐怖世界，这神圣苦行者必欣喜得发狂！——对保罗、但丁①、加尔文②以及类似的人来说，偶尔窥见这样一种权力狂欢的可怕秘密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这些人本身又使我们不禁要问：追求出众的圆圈真的在苦行者那里结束了吗？难道这一循环就不会再来一遍，把苦行者的不变基调与怜悯之神紧密结合，也就是说，通过折磨别人而折磨自己，以便然后战胜自己和自己的怜悯，登上权力感的顶峰！——关于权力欲在精神世界之放纵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所有可能后果，请原谅我思想的放纵！

114

受苦者之认识。——对认识来说，那些受长期、可怕病痛折磨但神志仍然清醒者的状态是有价值的，——当然，[105]任何深刻的孤独，任何突然的可以摆脱所有责任和惯性的自由状态，都带来了理智上的好处，但我们这里所说的价值还不仅仅如此。剧痛者能以一种可怕的冷漠看待外部事物；健康人通常看到的围绕着事物的迷人装饰和点缀对他是不存在的；确实，就连他自己也是没有羽毛和色彩地躺在自己面前。如果说在此之前他一

① 【Pütz 版注】Dante Alighieri，1265－1321，意大利诗人。他的主要著作 *Divina Commedia*（《神曲》，1311－1321）是诗人在三个死后世界诗意想象性的漫游：Inferno，Purgatorio，Paradiso[地狱，炼狱和天堂]。

② 【Pütz 版注】Johann Calvin，1509－1564，以他命名的加尔文宗教改革的代表；他教导预定论，人的命运为上帝所预先决定，并在自己在日内瓦最初的被追捕以后，通过实行死刑来贯彻加尔文主义的教会秩序。

直生活在各种危险的幻想中，那么，痛苦带来的清醒就是将他从幻想中解放出来的手段：而且也许是唯一的手段（很可能，基督教创始人在十字架上的经历就是这样：深入地加以理解，按照其可以被理解的程度加以理解[wie sie verstanden werden dürfen]，所有言辞中最悲苦的“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①，包含着对其生命幻想的一种彻底清醒和失望；在他最大痛苦的瞬间，他像诗人笔下可怜的、快死的堂吉诃德一样，②对他自己有了清醒认识）。由于对抗痛苦的愿望，他的理智变得异常紧张，使他以新的目光看待一切：而投射到事物上的任何新的光线都会给人带来无法描述之刺激，这种刺激往往非常强烈，足以对抗任何自我毁灭诱惑，使继续活下去对于痛苦者可呈现出最高的追求价值。想到健康人安然漫步其中的温暖而舒适的尘世，他轻蔑；想到他自己一度沉溺的最高尚、最心爱的幻想，他轻蔑；他似乎从最深的地狱召唤来这些轻蔑，从而使他的灵魂处在最大痛苦中，这使他感到一种快乐！正是由于这种轻蔑，生理上的痛苦对他才变成可以忍受的——他觉得这种轻蔑就是他现在所

---

① 【Pütz 版注】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在其临死之前发出的痛苦叫喊（参《马可福音》15，34；《马太福音》27，46；以及以同样的词开始的《诗篇》22）。

② 【Pütz 版注】指西班牙文学中的著名文本，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的小说 *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xote de la Mancha*（《德拉曼却的奇情异趣的骑士堂吉诃德》，第1部出版于1605年，第2部出版于1615年）。小说讲述了贫穷的骑士 Don Alonso Quijada 的事迹，他读了太多的骑士小说而走火入魔，失去了理智，他以小说中主人公为榜样，作为冒险骑士堂吉诃德过上了幻想的现实生活。在小说的结尾，这位主角在临死前发誓放弃狂热的模仿，认识到他自己的愚蠢和骑士著作的有害，最后承认他自己的现实的身份：Don Alonso Quijada el Bueno（el Bueno 意为“善人”）。

需要的一切！怀着对自己存在本质的可怕清晰的意识，他对自己呼喊："做你自己的[106]诉讼者和审判者，将你的苦痛当作自愿的惩罚！以你作为裁判者的英明为乐！更以你的意愿，以你暴君似的意志为乐！将你自己提高到你的生命①之上，正如提高到你的痛苦之上，从那里俯视地面和虚无！"我们的骄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激昂：反对痛苦暴君给我们带来无比刺激；面对其要求我们作证反对生命的全部暗示，——我们却变成了反对暴君的生命辩护者。在这处境下，人咬牙反对任何悲观主义，不让其表现为这一处境的自然后果，和不让我们成为这处境的屈辱俘虏。同样，公正判断(Gerechtigkeit des Urteils)之行使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使我们激动，因为它现在代表对于我们自己的胜利，代表对于一种处境的胜利，这种处境在所有处境中最能使我们判断的不公正性成为可以原谅的——但我们不想被原谅，我们现在正想表明，我们是"不需要原谅的"。我们发现自己处于骄傲之连续发作中。——而这时缓和、康复的曙光渐渐近来，——几乎第一种作用就是防止我们的骄傲过度激昂：我们因为自己体验到什么希奇的事而称自己无聊和胡闹！我们不知感

---

① 【Pütz 版注】"生命"一词在尼采作品中与其说是作为概念，观念，甚或事物起作用，不如说是作为融化事物之僵硬的策略。最初被理解为概念一隐喻的"生命"包含独特的标记，这种标记虽然是贯穿全部著作的主旋律，但在其多重的和各种类型的联系中，几乎不能认出一个主题或一个观念的稳定轮廓的外形。因此，"生命"带有各种不同面貌："权力意志"("生命"作为自我克服和自我提高)，永恒轮回(肯定自我重复，最早参《快乐的科学》，节 341；《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 3 部分，"七封印"；《偶像的黄昏》，"我感谢老人什么"，节 4)，以及该词在生理学还原的意义上起作用。另一方面，节 114 则表明，为什么甚至表面上看来反对"生命"的原则(疾病，斯多亚主义勇敢的精神自我训练，认识的距离)"代表了生命"，目的是最终转向生命和克服分裂性的矛盾。

谢地贬低这曾使我们能够忍受痛苦的全能的骄傲，并热烈地渴望骄傲的解药：在苦痛太强烈和太久地使我们个人化以后，我们希望自己变得疏远和非个人化。“走开，让这种骄傲走开！”我们叫道，“它不过是另外一种疾病和另外一种痉挛。”我们又一次凝视人和自然——这次用了一种渴望的眼光：想到我们自己对它们有了一种新的与过去不同的了解，恍若生了一层隔膜，我们不禁凄凉地微笑；[107]但看到生命的柔美光线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过去作为苦痛者用以看待事物和透过事物的那种冰冷的目光在旭日的照射下消散，我们又感到振奋。我们不恨那游离的幻术重新展开，——我们看一切好像变了形似的，柔和的、总是疲乏的。在这种情形下，人听了音乐不能不哭的。①

115

所谓“自我”。——语言以及作为语言之基础的成见(Vorurteile)给我们理解内心过程和冲动造成多种阻碍：例如，

---

① 【KSA 版注】草稿：忍受可怕、长期痛苦但没有发烧、头脑依然清醒的人，以一种惊人的冷漠看待外部事物：他们知道，健康和懒惰放在事物和人上面的装饰都是不存在的：甚至他们看自己也是赤裸的。疼痛所带来的极度清醒有时是将人从某种危险幻想中唤醒的唯一手段：由于希望对抗痛苦，他的心智变得极度紧张，从而使他以一种新的眼光打量一切：这一光照的刺激是对抗所有自杀要求(?)继续活下去的一种强烈刺激手段。当身体的疼苦无畏地召唤来极度的心灵的痛苦——只是为了使身体的折磨可以忍受——时，对舒适温暖的健康的虚幻世界的轻蔑，对我们的存在的主旨的洞见，就被获得了——锐见！“做你自己的诉讼者和审判者，将你的苦痛当作自愿的惩罚！以(?)你作为法官的英明为乐！将你自己提高到你的生命之上，正如提高到你的痛苦之上，从那里俯视地面！”——然后是为生命辩护反对痛苦之影响的刺激，对抗悲观主义、使自己不致好像是其自然后果的刺激。在最难公正的情况下战胜自（转下页）

由于只有这些过程和冲动的最高程度等级才有语词，因而在那些没有语词的地方，我们就心安理得地不再做精密之观察，因为在没有语词的情况下，还要对此所在进行严密之思考乃吃力之事；事实上，在过去的时代，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语言的边境也就是人的存在的边境。① 愤怒，仇恨，爱，同情，渴望，认识，愉快，痛苦，——全是一些极端状态之名称：不那么激烈的中间状态，更不用说永远不停运动的低级状态，则落在我们注意范围之外，但正是这些中间和低级状态织就我们性格和命运的经纬。极端的爆发——即使我们吃到一种食物或听到一种音乐时微微地意识到的欢喜或不欢喜，严格来说，也还是一种极端的爆发——往往撕破这经纬，因而构成粗暴的例外，而且常常是集腋成裘之结果：——因此，这样一些名称怎能不使观察者迷途呢？不下于它们之将当事者引入歧途。由于只有某些状态我们对之有意识和用名称呼它们——因而我们可以对之加以赞美或谴责——，我们就按照这些状态以某种面目出现，但我们全非这种面目；[108]这些唯一我们对之有意识的粗暴爆发使我们误认我们自己，我们根据例外而不是常规资料做出结论，我们在这表面上清

（上接注①）己和公正判断的刺激。深刻的孤独和摆脱所有责任的自由的刺激：一下子彻悟。在这时候，我们感到了康复的喜悦，痛苦减轻的喜悦——我们被改变了。最后的刺激：我们不再愚蠢地骄傲，以为我们自己曾经体验到了什么奇特的东西：我们开始贬低疼痛之全能骄傲。在疼痛强烈、长久地使我们过于个人化以后，我们渴望疏离自己。人和自然给我们以新印象：甚至在有了一层隔膜之后，我们还是带着有点苦涩的高兴注视着生命柔和的光线重新在我们身边展开，当我们看到装饰时，我们笑了——我们并不恼恨！

① 【Pütz 版注】尼采指的大概是语言对世界的塑造。从一种动力性语言观出发，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第一次描述了“世界图像”的语言性质。

楚的字迹中读错了我们的“自己”(Selbst)。然而,我们通过这条错误道路得出的关于我们自己的意见,即所谓的“自我”(Ich),却从此影响了我们的性格和命运。

116

“主体”之未识的世界。① ——从古至今,人们觉得最难理解的,是他们对自己的无知!不仅仅是对善和恶的无知,而且还有对许多更根本事物的无知!一直存在着一种古老的幻想,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知道,都全然准确地知道,人类的行动是如何

---

① 【Pütz 版注】尼采所批评的关于行动和行动者的判断的幼稚,一直延续到今天,例如所谓自我理解性,在刑法中的“责任能力”概念得到了应用,以及心理学家被允许作为其鉴定人接受。关于主体性概念的批评性反思的历史,与近代主体性哲学在一定程度上甚至直接重叠。当一种新的意识形式使解释知识和意义的传统基本模式开始普遍瓦解,主体观念就发生了一种根本的动摇。属于流传下来的模式的例子有:自明性,本质和偶然性质的区别,奠基和被奠基者,以及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单义联系:所有这些表述都会合在笛卡儿的 *sum cogitans*[我思故我在],他以此奠定了近代主体性哲学,以及通过上帝证明他试图进一步保证从“我思”引申出来的确定性。尼采的认识论的视角主义和他的语言哲学(参 Pütz 版编辑说明)破坏了所有上述预设,所以他对主体的批评越过反对内省的著名怀疑主义而继续追溯。在这样一些前提的基础上,在 20 世纪发展起了结构主义和新结构主义的萌芽,将有意识的主体只是作为关系交叉点的伴随现象看待,在这一交叉点上并没有任何意识,在这一交叉点中不存在任何主动的把握:“我从未曾有过一种关于我的人格统一性的一种感觉[……]。自我(Ich)在我看来就像是一个场所(Ort),其中有某些事情发生,但是并没有一种叫自我的东西存在。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交叉路口,形形色色的事情就在这路口发生。十字路口本身是完全被动的;某些事情在路口上发生而已。”(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神话和意义》,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80,页 15)。

产生的。不仅仅是“看透人心的上帝”，不仅仅是设计行动的行动者，——不，每一个其他人也都不怀疑，他了解每一他人行动的全部过程。“我知道想做什么，知道我做了什么，我对我的行动是自由的和负责任的，因此也相信别人对他自己的事是可以负责的，我可以说出导致行动的每一种道德可能性和内心活动；无论你们如何行动，——我了解我自己的行动，也了解你们每个人的行动！”——从前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今天几乎每个人还是这样想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这方面虽然是伟大的怀疑者和可敬的改造者，但谈到那最迷信的偏见，那最顽固的错误，他们仍然是天真的相信者：“正确知识必然带来正确行动”，——这一原则表明，他们仍然是那普遍疯狂和混乱的继承者：相信存在着关于行动之本质的知识。[109]“若看到正确行动的本质，却可以不按照行动，那是多么可怕！”——这就是那班伟人认为必须用来证明这思想的唯一方式，相反的思想在他们看来是不可理解和疯狂的，——实际上它们却是显然之真实，从无从查考之年代起，每时每刻都在得到证实。我们关于一项行动的知识，无论多么详尽，从来都不足以使我们做出该行动，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广阔距离从来没得到过消弭，这难道不正是“可怕的”真理吗？行动从来就不是它对我们显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认识到，外在事物并不像其对我们显现出来的那个样子[①]——那么，现在我们应认识到，内心事物也是一样！道德行

---

① 【Pütz 版注】尼采指康德的区分：能够“自在”存在、也就是独立于我们的认识方式的事物，和“现象”、也就是按照主体的直观形式（时间和空间）和知性的范畴（例如一、多、全范畴组，或事物/特性，因果性，交互性范畴组）的标准通过经验认识而“为我们”存在的事物。与笛卡儿相反，康德关于“我或者他或者它（物），在思考……我们围绕它在一个不断的循环中打转”的观点，已经根据一个“自在主体”的同样的不可认识性（转下页）

动的真实是“某种不是道德的东西”——更多的我们不能说：所有行动的奥秘都是不为人知的。这与所有过去和现在的普遍信念背道而驰：最古老的实在论是我们的敌人；迄今人们一直认为：“我们看到一个行动如何，一个行动就是如何。”（当我重读此文时，我回想起叔本华的一段非常生动的文字，我愿意在这里引用这段文字，证明叔本华到底也还是且一直是这种道德实在论[moralischen Realismus]之追随，并在这样做时无任何犹豫：“我们每个人都是能干和完美的道德审判者，清楚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神圣地喜欢善和厌恶恶——只要涉及的是旁人的行动而非我们自己的行动，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表示赞成还是反对，而行动的负担落在旁人肩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审判者。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忏悔牧师，当上帝的全权代理。”）①
[110]

117

监狱。——我的视力，好也罢赖也罢，都只能看到一段特定距离，而我就生活和活动在这段距离中，其延伸边界构成了我不能从中解脱的大的和小的活生生的命运。在每一生物的周围都存在着这样一个同心圆，这同心圆具有一个圆心，并是该生物特

（上接注①）出发。这也同样适用于特别是道德行动的每一个个别行动和现实的实践动机（参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导论》，第2节，学术版，页407）。虽然如此，在笛卡儿那里被作为事物思考的“我”，在康德那里仍然保留经验知识内部的认识引导功能。“我思”被认为能够伴随我们的所有表象。

① 【Pütz版注】叔本华：《叔本华手稿遗稿选编》（*Aus Schopenhauer's handschriftlichem Nachlaß*），Frauenstädt版。莱比锡1864，页433以下。

有的。听觉将我们封闭在一个差不多的边界里，触觉也是如此。根据这些由我们每人的感官闭合而成、将我们禁闭起来的边界，我们开始测量世界，说这是近的，那是远的，这是大的，那是小的，这是硬的，那是软的；我们把这种测量称为感觉：——所有这一切全都错了！根据我们在某一给定时间中可能经验事件和情绪的数目衡量我们的生命，说它是短暂的或漫长的，贫乏的或丰富的，充实的或空虚的，又根据人类的平均生命数值去衡量其他生物的生命——所有这一切全都错了！若我们的视力看近处的东西百倍于现在的分辨力，人在我们眼中就会呈现出可怕之高；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这样的感官，其使人被感觉为高不可测的。另一方面，感官又可以这样构成，以至整个太阳系看起来就像一个细胞一样缩小和紧凑：而对一个具有正好相反构成的生物来说，人体的一个细胞可以展现出有如一个太阳系一样的运动、结构和和谐。我们感官的习性使我们陷于感觉的欺骗和谎言，而我们复又将这些感觉当成我们的全部判断和"知识"的基础，——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向实在世界的秘道、捷径和小路！我们居于我们自己的网上，我们这些蜘蛛，而无论我们在这张网上捕获到什么，我们捕获的都只是那些我们的网能够让我们捕获到的东西。[111]

118

何为他人！——我们所理解的他人(Nächsten)的边界是什么？我是说使他人在我们心目中成为他人和被感觉为他人者何在？除了他在我们身上所造成的变化以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他在我们心中就像是一片人形的空洞的空间。我们把他的行动在我们身上引起的感觉赋予他，从而使他具有了一种虚

假的反馈的实在性。在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知识的基础上,我们把他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世界的一颗卫星:无论他是照亮我们还是自己暗淡下去,最终原因都是我们——然而我们的信念却正好相反!幻象的世界,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一个反馈的、倒置的、空虚的世界,在我们的幻想中变成了一个充实的、真正的世界!

119

经验与虚构。——无论一个人自我认识多么深刻,都没有什么比关于其全体冲动——这全体冲动构成了他的存在——的图画更不完全的了。对于比较普通的冲动他甚至叫不上它们的名字:其数目和强度,其高峰和低谷,其彼此相互作用和反作用,特别是其营养规律,对我们来说都仍然是绝对的未知数。这种营养过程因而完全受偶然支配:我们每天的经验把猎物时而丢给这种本能,时而丢给那种本能,而本能则贪婪地抓住它们,但是,这些事件的发生和进行从根本上说与我们的全体本能冲动的营养需要没有任何合乎理性的联系。因此,下面两种情况是必然的:某些本能冲动饥饿和干枯,另外一些本能冲动则吃的过饱。在我们生命的每一时刻,按照这一时刻提供或没有提供的[112]营养,我们的存在的触角中都有一些延长了,而另一些萎缩了。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我们的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全都是营养品,但却是由一只漫不经心的手发放的,不区分饥饿者和饕餮者。由于各组成部分的这种偶然营养状况,从中成长起来的珊瑚虫整体必然也只能是某种完全偶然的东西。让我们更清楚地说明之:假设一种本能冲动某天恰好处在一种要求满足之际——或是运用它的力量,或是释放它的力量,或是填补某种虚

空(这都是一些比喻性的说法①)——那么,它就会以特别眼光看待那一天的每一件事物,考虑是否能够利用它们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论人或行,或止,或怒,或读,或说,或斗,或欢,渴望得到满足的冲动对人可能进入的每一状态进行品评,而且多半不能从中得到满足,不得不耐心等待和继续得不到下去,一段时间后就会变得虚弱;如果几天或几个月后仍然没有得到满足,它就会像长期得不到雨水的植物一样枯萎。如果所有本能冲动都和饥饿一样不肯以梦想的食物为满足,那么,也许这种偶然支配的残酷性就会更让人触目惊心;然而,大多数本能冲动,特别是那些所谓精神性冲动,*却正是可以以幻想中的食物充饥的*——如果我可以假设的话,那么,我们的梦的意义和价值就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白天偶然营养之不足。② 为什么昨日之梦充满温柔和眼泪,前日之梦嬉戏而欢情,而一更早之梦则惊险荒诞和一直在焦急地寻找?为什么在一个梦中,我陶醉在音乐的难以描述的美中,为什么在另一个梦中,我又像山鹰一样欢乐翱翔在遥远的山峰之上?在这些虚构中,我们的感伤冲动、戏弄冲动、冒险冲动,或我们[113]对音乐或山峰渴望找到了活动天地和得到了释放。关于这种虚构和满足,每个人都可以举出一些他的更为生动的例子。这些虚构是对我们睡眠时所接受神经刺激之翻译,但却是一种*极其自由*和极其武断的翻译。当我们睡觉时,血液在我们体内流动,胃肠在我们体内蠕动,手臂和被子压在我们身上,教堂的钟声,风信鸡的转动声,夜饮者的喧闹声,以及其他种种

---

① 【Pütz 版注】参 Pütz 版编辑说明。

② 【Pütz 版注】尼采的猜测建立在下述见解的基础上:在梦中出现的心理学状态与做梦者对其生活经历的加工有关,其目的特别在于弥补现实生活经历中的缺失(补偿[Kompensation])。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导引演讲》(1915—1917)中坚持这样的见解:愿望之满足是一切梦的目的。

声音[1]在我们耳边响着;所有这些刺激都进入了我们的梦境,在其中得到反映和翻译。[2] 虽然这些背景几乎每夜都差不多,但在不同的梦境中,它们得到的翻译却是如此彼此不同。我们的善于编造的理性能力昨天想象出一种原因,今天又想象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原因,奥秘在于,这种理性的今天的发动者不同于昨天的发动者:——一种不同的冲动希望使自己有所满足,有所作为,有所发挥,有所唤醒,有所释放——昨天是那种冲动最强大,今天却是这种冲动最高涨。——醒时生活不具有梦中生活这种随心所欲翻译的自由,显得呆板而沉闷——但是,我是否也应该补充说,当我们醒着时,我们的本能冲动的所作所为同样的是对神经刺激的翻译和对其原因的支配?清醒与做梦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当我们比较各非常不同之文化发展阶段时,我们不是甚至发现,一种文化在醒着时所作翻译的自由程度可以一点也不比另一种文化梦中所作翻译的自由程度低?我们的道德判断和评价不是同样也只是建立在某种不为我们所知的生理过程基础上的想象和幻象,一种用来指称某些神经刺激的后天获得

---

① 【KSA 版注】anderer Dinge der Art,清样为:anderen Dinge。

② 【Pütz 版注】尼采的生理学还原不仅向前预示了弗洛伊德(参节128),而且向后回溯到康德。在一篇从独断的形而上学向批判哲学转变的作品(《一个睹灵者的梦,通过形而上学梦解释》,1766)中,康德像尼采一样,将这些理性之梦(即所谓关于上帝、自由和不朽的超感官的形而上学认识;在尼采那里则特别对应于我们的道德价值评价)和感官之梦(睹灵,对尼采来说则首先是所有梦境[Traumbildungen]加以类比。康德对这些梦加以漫画的解释:“当内脏中气不舒,它就会在所前进的方向上下降,因此就会出现一个降调,但是他却向上上升,所以就会出现一种幻象或一种神圣的献身。”(原版,页 73 以下)与康德相反,尼采在此甚至将绝不少见的清醒时的幻想算作虚构,而与弗洛伊德不同,没有什么现实原则保证清醒意识具有一种本体论上的优先性。

语言？我们的全部所谓意识不都是对一个未知的、也许是不可知的、但却被我们模糊感觉到的文本的或多或少盲目的评注？——让我们来看一个小经验。假设某一天，我们走过市场，发现有人笑我们：这一事件对我们具有何种意义，[114]取决于事件发生时恰好是何种冲动在我们身上正占上风——以及由于我们的人格类型的不同，这件事可以呈现出非常不同的面貌。一人接受这事就像接受一个雨点，另一人则像把这事像一只虫子一样从身上抖掉，第三人试图为此寻衅问罪，第四人检查其衣服，看是否有什么地方惹人笑，第五个人开始沉思笑的本质，第六个人因为自己无意之中增加了世界的欢乐和阳光而怡然——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有一种冲动得到了满足，无论其为愤怒冲动、争斗冲动、反思冲动、或为善冲动。这种冲动及时抓住事件：为什么恰好是这种冲动而不是其他冲动？因为这种冲动如饥似渴地埋伏在我们心灵中。——最近有一天上午十一点时，有一个人在我眼前突然直倒到地上，好像触电似的，旁边一班妇女都大叫起来，我走上去将他扶起，直到他神志完全恢复过来，说着话，——在这过程中，我脸上的肌肉一丝没有动，没有生一点感情，没有惊慌，没有怜悯，直率地做了必做的事、最理智的事，然后走开了。——假设在这前一天有人告诉我，明天上午 11 点有人会在我身边这么倒地——我必定会感觉各种预期痛苦，夜里不能入睡，而在那最紧急的一刹那，也许不能帮助他，反而和他一样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可能的冲动都将有时间对该经验进行想象和解释。——那么，我们的经验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经验是这样一种东西，我们放进去的远远多于其本身包含的！也许，我们甚至不得不说：它们本身并不包含任何东西，是

空？(an sich liegt nichts darin)去经验就是去虚构①？——[115]

120

安慰怀疑论者。——“我在做什么，我全然不知！我应做什么，我全然不知！”——你说对了，但无须为此担心：你将被做！(du wirst getan)在每一个瞬间！人类从来都将主动式和被动式混淆，这是他们永远的语法错误。②

---

① 【Pütz 版注】尼采最终由于“生命”概念在尼采哲学中的组织作用而完成了通常所谓“生命哲学”(其中：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1872－1956])。在这一反理性主义的潮流中，体验概念(特别是在狄尔泰为精神科学所作的奠基中)占有一个中心的地位。尼采将“体验”降低为一种“虚构”，使这一艺术性术语不能被还原为活力的和无意识的性质，不能被还原为创造性的生命力(柏格森的élan vital)。这样做不仅完全误解了尼采生命概念和艺术概念中的心智因素，而且也没有看到这一节反对确信一种普遍有效性的真正目标：“一切都是比喻”(页 98)，这警告我们，这些文字本身也是解释，而且他还用问号来结束这一节。

② 【Pütz 版注】“早先，[……]人们曾经信仰‘灵魂’，就像信仰语法和语法的主语一样：人们说：‘我’是前提，‘思’则是谓语和被前提决定者——思是一种活动，必须设想有一个主语是其原因”(《善恶的彼岸》节 54)。尼采对于语词是事物的铢两悉称的名称的幼稚见解的批评，通过追溯语言之比喻而摧毁了世界的语言影像的观念。这从根本上破坏了神学和哲学原则，科学的前提预设，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的日常生活的定向。在哲学和人文科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在尼采之外，特别是通过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以及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的后期哲学)之后，笛卡儿将“我思”作为近代的主体性的原初确定的做法首先陷入了危机。主体性似乎仅仅作为语言内的功能才仍然还可以是被描述的，虽然完全不能作为语言的结果被把握。(参 Pütz 版编辑说明)

【KSA 版注】“你说对了……永远的语法错误”，草稿为：一切都是想象(Einbildung)。

121

“原因和结果”。——在这镜子里——我们的心灵是一镜子——，有某些事物发生着，其显示出规律性，某一特定事物总是继之以另一特定事物——当我们想要知道和称呼它们时，我们称之为原因和结果，我们这班傻瓜！好像我们真理解到了什么或能理解到什么！除了“原因与结果”的图像以外，我们旁的什么也没有看见，而正是这种图像性使我们对于不只是相继的更为根本联系的洞见成为不可能！

122

自然中的目的。——任何不带偏见的研究者，当他考察眼睛的历史及其在最低级生物中所采取的形式，看到视觉器官如何一点点锱铢积累地进化而成，他都必然得出一个伟大结论，认为看不是眼睛产生的原因，而是某些组织偶然聚合后所产生的功能。单单看这么一例：所谓“目的”就真相大白了。[116]

123

理性。——理性是怎么来到世界上的？只能是以非理性的方式，通过一次偶然的事件。这偶然事件是什么，人们只能猜谜一样去猜。①

---

① 【KSA 版注】“只能……一样去猜”在草稿中为：通过偶然的作用。人类今天还是如此吗？是。“人们……去猜”在清样中为：但人们还没有猜出来。

124

所谓“我愿意”！——我们笑这样的人，他当太阳步出宫殿之时走出其房间，看到太阳正在升起，就说：“我愿意（ich will）太阳升起！”他发现自己不能让转动的轮子停下，就说：“我愿意它滚动！”他被人打倒在地，就说：“我躺在这，因为我愿意躺在这！”但是，在笑过之后，我们是不是也想一想，当我们使用“我愿意”这种说法时，我们的行为和这三位难道真有什么不同吗？

125

所谓“自由王国”。——与我们所能做或所能经验之物相比，我们所能思想之物不知道要多上多少倍——这说明，我们的思想是浮光掠影和浅尝辄止的；事实上，它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浅尝辄止的。若我们的心智的进化与我们的实际能力和这种能力的实际运用水平严格对应，我们思想的第一原则就会是：只有那些我们能够做的，我们才能对之有所理解——如果理解最终还是可能的话。一个人口干舌躁，嗓子冒烟，找不到水喝，然而他的思想所产生的水的形象却一刻不停地在他眼前流淌，好像再没有比这更容易做到的事了——我们心智之浮光掠影和容易满足的特点使其不能理解实际痛苦的需求，并因此自负：它能做得更多，[117]跑得更快，几乎眨眼之间就能达到它的目的，这使它骄傲。——因此，与行动、意志和经验的王国相比，思想的王国呈现为一个自由的王国；而实际

上，如我们前面所说，它只是一个停留在事物表面和自我满足的王国。

126

忘却。——有所谓有忘却这回事，是未经证实的：我们所知者，不过是不再能想起来。我们于是用“忘却”这词掩盖我们的力量的这一缺口，好像又发现了一种新的力量。但到底有什么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呢！——如果“忘却”一词会被用来掩盖我们力量的缺口，另外的词就不会用来掩盖我们关于我们的力量的知识的缺口吗？

127

有目的的。——在所有行动中，有目的的行动是最少被理解的，皆因它们总是被看作最容易了解的和我们的意识最熟悉的。最简单者最复杂。

128

梦与责任。——在一切事上你们皆愿负责！唯独不愿对你们的梦！多么可悲的软弱，多么虎头蛇尾的勇敢！再没有什么比你们的梦更属于你们自己的了！再没有什么更是你们的作品！内容，形式，长度，演员，观众——在这喜剧中你们全都是你们自己！然而，恰恰是在这里，你们对自己感到厌恶和羞耻，甚至俄狄浦斯，聪明的俄狄浦斯，也用我们不能负责我们的梦这思

想安慰自己!① 我的结论:大多数人一定是意识到了其梦之丑恶。否则,人们早就不知道该怎样利用这夜间的诗情来为自己吹嘘了! ——也许我还必须说,[118]俄狄浦斯,聪明的俄狄浦斯是有道理的,我们的确不能对我们的梦——但同样也不能对我们的醒——负责,所谓意志自由之说来源于人类的骄傲和权力感?关于这一点,也许我说得太多了,但这并不能证明它是错的。

129

所谓动机冲突。——当人们说"动机冲突"(Kampf der Motive)时,指的却是一种非动机冲突:在行动开始之前,我们的反思意识(überlegenden Bewußtsein)考虑的是我们认为能够完成的各种不同行动的各种不同后果,并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一旦我们断定某种行动后果比其他行动后果都更可取,我们就会认为我们决心采取这种行动;在得出这一考量结论之前,我们经常真诚地感到痛苦,因为要推测一种行动的后果,理解其全部含义,并确信我们已毫无遗漏地将其所有后果计算在内,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这样得出的结果还必须再扣除偶然因素。但是,最大困难在于,所有这些单个已如此难以确定的后果,我们现在却要把它们放在同一个天平上相互比较,而通常由于所有这些可能后果的质的不同,我们实际无法使用同样的天平和同样的砝

① 【Pütz 版注】也许指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Sphokles,约前 497/496—407/406)的悲剧 *Oidipus Tyrannos*(《俄狄浦斯王》,前 409 年)981 行以下:"因为人在梦里娶过母亲,但那对此/不以为意的人,过着最安乐的生活。"

码的决疑法①来确定它们孰轻孰重。假设[119]我们最终也克服了这困难，由于鬼使神差，放到我们天平上的全是些可以互相比较的后果，那时，我们就以某一特定行动后果的图像的方式拥有进行这一行动的一个动机——确实，一个动机！然而，在我们最终行动时，充分决定我们行动的往往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那些动机，不是后果的图像，而是一种不同类型的动机。它们或是我们消耗能量的习惯方式，或是某位我们害怕、尊敬或爱恋者的一个眼神或手势，或是我们的懒惰，这种懒惰使我们倾向于什么顺手就做什么，或是由于某些不相干琐事在关键时刻引起我们想象力的激动，或是某些完全无法预料肉体的什么改变的影响，或是兴会所至，或是偶然潜伏的感情的活跃：总之，导致我们行动的真正动机部分是我们不知道的，部分是我们知道的很不清楚的，我们永远不可能预先计算它们。也许，在这些动机之间同样也存在着斗争，存在着前进和后退，存在着天平的倾斜——这是真正的"动机冲突"——但对我们来说却是完全不可见的和意识不到的。我计算了后果和结局，然后把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送上动机的战线——然而，战线本身不是我创造的，我甚至不能看见它：斗争本身在我面前隐藏起来，作为胜利的胜利也在我面前隐藏起来；因为虽然我当然知道我最后做的是什么，但我却不知道何种动机最后胜利了。然而，我们却习惯于把所有这些无意识过程排除在考虑之外，只思考一个行动的有意识的准备过程：因此，我们把动机的冲突与各种不同行动的可能后果比较混为一谈[120]—— 一种本身影响深远和对道德进化来说灾难性

① 【Pütz 版注】Kasuistik，法律发现(Rechtfindung)的方法，不是从一般出发，而是从特殊的、法律上适用尽可能多个别事件的事实状况(Tatbeständen)出发；在口语中也指吹毛求疵，钻牛角尖。

的混淆。

130

目的？意志？——我们惯于相信，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目的和意志的世界(das Reich der Zwecke und des Willens)，另一个是偶然的世界(das Reich der Züfälle)。① 在偶然世界里，事物无意义地发生，无意义地消失，没人能说出它们因为什么或为了什么发生和消失。——我们惧怕这一茫茫宇宙的强大的无知无识世界，我们感到畏惧，因为它每每像从屋顶落下的瓦一样，落到另一个目的和意图的世界，把我们某些珍贵目的砸得粉碎。关于两个世界的这种信仰是一种古老传奇和寓言：我们这些聪明的小矮人，连同我们的目的和意志，处在那些愚蠢的，极其愚蠢的巨人即偶然的压迫下，喘不过气，经常被他们踩死。——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愿意他们那可怕的脚步声

---

① 【Pütz 版注】自 18 世纪中叶以来，两种对立的世界解释陷入冲突之中。一方面是神学思想传统通过上帝证明方式的启蒙运动转向而延续下来。这一转向试图将自然秩序——包括世界的恶——包括在以人的自由存在和最后目的为目标(神学)的上帝创世之内而加以解释，从而为上帝辩护(莱布尼茨)，或者从而赢得哲学上接受一个上帝存在的理据(物理学神学)。随后，由于里斯本地震(1755)，这样一种观点成为可疑的(参伏尔泰反对莱布尼茨的 *Candide ou l'Optimisme*[《坦率或论乐观主义》，1759])。另一方面则是一种现代自然科学的机械论的世界观，人类的意图在这个世界中不起作用，永远不可能彻底洞察因果联系之锁链，其中的每一个原因都是由一个更早的、本身同样有限的原因所引起，即：完全可以说是偶然的。这一意识首先在法国启蒙运动的唯物主义中得到了哲学的表达(拉美特利[Julien Offray de Lamettrie，1709—1751]，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霍尔巴赫[Paul Heinrich Dietrich von Holbach，1723—1789])。

永远从我们耳边消失；当我们的生活在目的之网中纠缠得太久不能自拔，变得令人厌倦和充满忧虑，常常是这些巨人怪出现在我们身边，暂时撕开我们的意图之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束天光——他们并非有意这样做，这些没有理性者！他们甚至没有注意他们做了什么！他们那粗大的手指穿过我们的网就像是穿过什么也没有的空气。——希腊人将这超越的永远限制性的不可知国度称为摩翌拉①，将其布置在诸神周围，作为其边界，越过这个边界，诸神就既做不了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一个在许多民族中都可以看到的反对神——虽然是隐秘地——的例子；人崇拜神，这没有疑问，但人不想放弃他们手中可以用来反对神的那张最后的王牌，②例如，印度人和波斯人认为，神依赖人的[121]献祭，因此人万不得已时可以让神尝尝饥饿的滋味，甚至将神饿死；或如暴躁、阴沉的斯堪的纳维亚人③，创造将要到来的"诸神的黄昏"的观念，④在其中找到隐秘的复仇快乐，为他长期以来在他的那些恶神面前所感到的恐惧报了仇。基督教的情况与此不同；它的基本情感既非印度的也非波斯的，也不是希腊的或斯

---

① 【Pütz 版注】Moira，希腊文，意为分，运气，命运；也指厄运，这里就是如此；然后成了希腊神话中的命运女神的名字；在荷马那里只有一个摩羿拉，但在赫西俄德那里则有三个摩羿拉，她们给人生分配应得之分：Klotho 纺织生命线，Lachesis 确定其长度和守护它，而不可避免的 Atropos 则剪断它。根据各种传说，诸神隶属于摩羿拉，或者说，摩羿拉支配这些神和人类。

② 【KSA 版注】"在许多民族……王牌"清样为：看来是属于印度日尔曼族的(人希望保留一张王牌)。

③ 【KSA 版注】"暴躁、阴沉的斯堪的那维亚人"清样为：日尔曼人。

④ 【Pütz 版注】Götter-Dämmerung，日尔曼神话中的世界末日观念；诸神和人类的死亡。瓦格纳在其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最后一部即"众神的黄昏"(1874)以这一神话为主题。1889 年尼采的《偶像的黄昏》问世。

堪的纳维亚的：[①]基督教要我们匍匐在尘土中膜拜大权力的神明，甚至亲吻尘土本身——它要我们相信，无限强大的"无知无识的王国"并非像它看上去那样无知无识；真正无知无识的倒是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在这个"无知无识世界"背后，站着我们慈爱的上帝，虽然他爱走黑暗的、奇怪的和曲折的道路，但他最终将"荣耀万物"。关于爱的上帝——这位上帝此前一直被误认为巨人或莫伊拉，他亲自编制目的和意图的网，比我们的理解力所能理解的还要精细，使其看上去是不可理解的，甚至必须是不可理解的——这一神话表达了一种如此大胆的倒置和如此无畏的悖谬，以至于已经过分娇气的古代世界[②]在它的进攻面前束手无策，无论事情听起来多么荒唐和矛盾；因为，说实话，它包含有一个明显的矛盾：如果我们的理智不足以发现上帝的理智和目的，那么它又是如何发现我们的理智的此种性质的呢？它又是如何发现上帝之理智的彼种性质的呢？——在更晚近的时间里，人们实际上已经开始非常怀疑，从屋顶上落下的瓦片是否真由于"神的爱"而落下，并重新回到矮人和巨人的古老传说。因此，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我们假定的更合人意的目的和理性的世界，巨人也同样是统治者！我们的目的和我们的理性不是什么矮人，[122]而是巨人！我们的网常常被我们自己无情撕破，好像它们常常被从屋顶上落下的瓦无情撕破！所有的目的都是无目的，所有的意志都是无意志！你也许会因此得出结论说："因此，只有一个世界，即偶然发生和无知无识的世界，才是存在的？"——但我们必须补充说，是的，也许只有一

① 【KSA 版注】"波斯的……斯堪的那维亚的"，清样为：日尔曼的。

② 【KSA 版注】"已经过分娇气的古代世界"，清样中为：聪明的和冒险的欧洲人。

个世界是存在的，也许既不存在什么意志也不存在什么目的，它们全都是一些我们幻想出来的玩意。投掷偶然骰子的必然性的铁手在无限长时间里玩它的游戏：因此，总会有极其类似各种程度的目的性和合理性的一掷的。也许我们的意志行动和我们的目的也只不过是这样的一掷——只是由于我们太有限和太自负，以至我们不能理解我们的这种极度有限性：也许我们自己就是一些机械人，长着一双铁手，并用这双铁手摇骰子筒，即使我们最具意向性的行动也只不过是在完成必然性的游戏。也许！——要想使这个也许变成确实，我们必须成为下界和所有表面世界彼岸的客人，坐在斐耳塞丰奈①的桌边，与女神本人一起掷过骰子、赌过。②

131

道德时尚。——道德判断的面貌何其沧桑！古代道德的大英雄，如艾皮克蒂塔③，全然不理解我们今天之普遍赞美替别人着想和为别人生活；按照我们今天的道德时尚判断，他们是十足

---

① 【Pütz 版注】希腊女神，宙斯和迪米特(Demeter)的女儿，哀地斯之妻，地狱和冥府的女王。

② 【KSA 版注】"也许只有一个世界……赌过"，清样中为：只存在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既不存在绝对的偶然，也不存在绝对的无知无识，而只存在无所不在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仅仅在某些时候是可以计算的！但没有爱和其他基督教情感！

③ 【Pütz 版注】Epiktet，希腊哲学家(约 50－140)，在罗马做奴隶，后来获得自由，在尼克波利斯(Nikopolis)创办了一所哲学学校。哲学被艾皮克塔特完全用于为处世实践服务：哲学的首要任务在于，搞清楚什么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什么是我们不能控制的。所有其他东西(爱情，财产，荣誉等等)都是赋予我们力量的东西。但是，不是这些　(转下页)

不道德之人，因为他们竭力为之奋斗的只是他们的自我，并反对对旁人的任何同感(Mitempfindung)，特别是对旁人的痛苦和道德缺点的同感。。他们也许会这样回答我们：[123]“如果你们自己觉得自己是非常乏味和丑陋的人，那么，就请更多考虑别人而不是考虑你们自己吧！你们做得对！”

132

基督教最后的道德回声。——On n'est bon que par la pitié：il faut donc qu'il y ait quelque pitié dans tous nos sentiments[①]——我们今天之道德如是说！它为什么会这样说？同情别人的(Sympathischen)无私、普遍有用的社会行动被感觉为道德的——这也许是基督教带给欧洲的最大影响和最深远的改变：虽然既非出自其故意，也非其教导使然。但这只是基督教信仰的 *residuum*[②]：在相反的完全利己主义的对“一件急切之事”的信仰[③]，对永恒个人拯救绝对重要性的信仰，以及作为这种信仰基础的教条逐渐衰落之后，次要的对“爱”的信仰，对“邻人之爱”的信仰，就在教会慈善行为的庞大事业的伴随下，登上历史

(上接注③)其他东西本身，而是我们对于这些其他东西的想象，使我们成为幸福的或不幸的。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了我们的思想和欲望，我们也就在多大程度上拥有了我们的幸福。

① 【Pütz 版注】法语，“有同情者即为好人：我们的全部情感中不能没有同情”。

② 【Pütz 版注】拉丁文，意为剩余，残留；也指身体或精神伤害的后果。

③ 【Pütz 版注】参《路加福音》10－42。当马大向耶稣抱怨，她妹妹马利亚无所事事地听耶稣讲道，而不是帮助她忙活款待客人，耶稣用关于个人拯救的优先性的这一提示回答马大。

的前台。人们越是从宗教教条中解放出来，他们就越信仰人类之爱，仿佛把这种信仰当作其解脱的一个*辩护*：在此不欲继续居于基督教理想之后，而是只要有可能就*超越*基督教理想，从伏尔泰[①]到奥古斯特·孔德[②]的所有法国自由思想家都是暗中以此为目的，而孔德通过其 vivre pour autrui [③]，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基督徒的基督教。对于把同情、怜悯或他人利益当作行为准则[④]的学说的广泛流传，德国的叔本华和英国的穆勒[⑤]功不可没，然而他们本身也只是一种[124]回声：大约自从法国大革命[⑥]之后，这类学说就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破土而出和不断成

---

① 【Pütz 版注】原名为 François Marie Arouet，1694－1778，法国作家和哲学家，法国启蒙运动的最重要的代表。其最著名哲学、文学和历史著作有：*Letters philosophiques*（《哲学通信》，1726－1729），小说 *Candide*（《老实人》，1759），以及文化历史著作 *Le siècle de Louis XIV*（《路易十四时代》，1766），*Essai sur l'histoire générale et sur les moe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 depuis Charlemagne jusqu'à nos jours*（《从卡尔大帝到我们今天的民族道德和精神的普遍历史的尝试》，1769）。

② 【Pütz 版注】Auguste Comte，法国哲学家，1798－1857，社会学和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实证主义是一种哲学和科学流派，主张只从实证也就是所与出发，用一种以自然科学为榜样的对实证事实的认识取代宗教信仰、形而上学思辨，甚至取代对文化品质的意会性学习。

③ 【Pütz 版注】法语，意为“为他人活着”。孔德在其作品 *Discour sur l'Esprit positif*（《关于实证主义精神的演讲》，1844）中 L'Espirit positif est directment social[实证主义的精神是直接社会的]一节，原则上发展了这一思想。但是，上述说法在这里并不是逐字可证实的。

④ 【KSA 版注】“或他人利益作为行动准则”，清样为：作为真正的道德情感。

⑤ 【KSA 版注】这里是作为功利主义的信徒的穆勒。

⑥ 【Pütz 版注】1789－1799 年发生在法国的政治暴动，资产阶级等级用民主平等的观念反对僧侣和贵族，推翻封建一绝对君主专制。

长，有的极为粗糙，有的无比精妙，而每一种社会主义思想体系[1]都仿佛不由自主地站到这类学说之共同立场上。也许现在没有比这更深入人心的偏见了：我们知道真正的道德是什么。听到社会正在有效调节个人，使他们适应普遍需要，听到个人幸福以及个人牺牲的关键在于使他成为整体之有用成员和工具，人人似乎都认为这是好事。唯一不足的是，关于这个整体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还不甚清楚，到底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国家，还是一个有待创造的国家，到底是一个民族，还是各民族之大团结，或是新的小经济共同体？在这问题上，目前还有许多思索、怀疑和争论，许多激动和冲动；但奇妙和动听的是其要求的一致：要求自我(ego)否定自己，直到他通过适应整体的需要，重新获得他固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直到他成为新的和完全不同的东西。人们真正需要的是——无论他们是否这样承认，——从根本上重新塑造个人，也就是削弱和消灭个人(*Individuums*)。谈到迄今一直被与个人存在联系起来的所有恶毒、

---

① 【Pütz 版注】早在18世纪，由于抗议广大民众阶层的贫困，在一种普遍性的世界进步的启蒙运动的观念的影响下，一种乌托邦早期社会主义在法国发展起来，其创始人有巴贝夫(François Babeuf，1760—1797)圣西门(Claude-Henri de Saint-Simon，1760—1825)，以及傅利叶(Charles Fourier，1792—1817)等。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工人在19世纪的日益贫困化，社会主义开始成为政治运动。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相反，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是一个没有阶级的、以财产和经济的公有制组织起来的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拉塞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作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家要求通过议会手段实现一种根本性的社会变革。相反，和巴枯宁(参9—1)一样，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在其著作《共产党宣言》(1847)和《资本论》(1867)中则坚持一种革命道路。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的争论也贯穿了1869年在爱森纳赫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历史。

仇恨、浪费、耗费和奢侈，人们从来不知道疲倦和总是充满义愤。人们希望在只存在大集体及其成员的情况下，更廉价、更安全、更平等和更一致地安排生活。任何不管以什么方式与这种建立集体和成员关系冲动及其附属冲动合拍的事物都被感觉为善的：这就是我们时代的道德潮流：同感（Mitempfindung）与[125]社会感携手（康德仍然站在这场运动之外：他明确教导说，如果我们的善行要具有道德价值，我们就必须对旁人的苦痛没有感觉①——叔本华对此甚为气愤，这是可以想象到的，他称之为康德式乏味[die Kantische Abgeschmacktheit]②）。

133

"不再想到自己"。——让我们彻底想想：为什么看到某人落水，我们自己也会跟着跳到水中，即使我们对落水者并无特殊感情？因为同情，在这事情发生的瞬间，我们想到的只是旁人的生命——没头脑者这样说。为什么看到某人吐血，我们自己就会感到和他一样痛苦难受，虽然我甚至可能对他怀有敌意？因为同情，那时我们完全不再想到自己——那没头脑者又这样说。真相是：在同情感情中，也就是在通常误称为同情的感情中，我们当然不会有意识地想到我们自己，但我们却会非常强烈地无意识地想到自己；正如如果我们脚下一滑，我们的意识不会马上意识到这一点，然而我们的身体却做出了最明确的反向运动，并

---

① 【Pütz 版注】参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一部分，第一卷，第三章"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原版，页 146 以下。

② 【Pütz 版注】可参叔本华（参 47－2）《叔本华手稿遗文选》（*Aus Schopenhauer's handschriftlichem Nachlaß*），Frauenstädt 版，莱比锡 1864，页 333。

在这样做时毫不犹豫地使用了我们的全部理性能力。降临到旁人身上的不幸使我们不快:或因为如果我们不去帮助不幸者,我们就会意识到自己软弱或怯懦;或因为事件本身就是对我们在旁人眼中或在我们自己眼中形象的损害;或因为旁人的不幸和痛苦标志着我们所面临的危险;而仅仅是作为人类共有的软弱性和脆弱性的标志,它就会使我们感到痛苦。对这种痛苦和侮辱,我们通过同情加以拒绝和报复,在同情中可以包含巧妙的自卫甚至某种复仇成分。我们最终念念不忘的还是我们自己,这可[126]从人们做出的下面决定中看出:面对苦痛者、穷困者和呼号者,在我们能避开他们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可以更有力者和帮助者形象出现,如果我们确信能得到赞扬,如果我们希望用旁人的痛苦渲染我们的自己的幸运,如果我们希望痛苦的景象能够减轻我们的无聊,我们就会决定不避开他们。把我们面对这样的痛苦场面可能经受的各种非常不同的痛苦都称为同情(mit-leid,共同痛苦)是错误的,因为这种痛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与我们眼前的痛苦者无关的一种痛苦:我们感到的是我们自己的痛苦,正如他感到的是他自己的痛苦。当我们做出同情行为时,我们摆脱的只是这种我们自己的痛苦。① 然而,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做出了这类行动,我们的动机就不会是单一的;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行动摆脱我们的痛苦,这是无疑问的,但我们还希望通过这种行动表达我们的某种快乐冲动,这也同样是无疑问的——我们因为看到与我们处境的一种对比而快乐;因为

---

① 【Pütz 版注】尼采对通常的"同情"概念的重新解释可以概括如下:同情是指向其他人的我们自己的恐惧。因此,他的同情概念似乎是莱辛对恐惧——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中的一对情感"恐惧和同情"中的恐惧——重新解释的一个颠倒。在其《汉堡剧评》75 条中,莱辛这样定义:"恐惧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同情。"

想到只要我们愿意帮助就能够帮助而快乐;因为我们的帮助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承认和赞扬而快乐;因为行动本身作为某种成功地一点一点取得的东西给行动者带来的快乐而快乐,但特别因为觉得我们的行动消除了我们为之愤慨的某种非正义而快乐(发泄自己的义愤本身是令人振奋的)。① 所有所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更为微妙的心理活动,一起构成所谓"同情":语言用一个词就打发了一个包含如此多声音的存在②,这是多么粗笨! 另一方面,同情被看作与引起同情的痛苦是一回事,或者认为同情对这种痛苦具有一种特别深入的理解,这两个命题与经验是矛盾的,那些因为这两种性质而为同情大唱赞歌的人只能说明他们在这一精神领域缺乏恰当的经验。[127]当我看到叔本华关于同情的所有奇谈怪论时,我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迫使我们相信他的伟大发明,承认同情——他在这方面的观察是如此有缺陷,描述又是如此拙劣——是所有过去和未来的道德行动的来源,而同情之所以能成为这种源泉,恰恰又是因为他为同情所发明出来的能力。无同情心者与有同情心者究竟有什么不同? 首先,——这里也只是提供一个大概轮廓——,他们缺少对于恐惧的活跃的想象力,缺少嗅出危险的奇妙本领;他们的虚荣心,也不像我们那样强,如果某些他们本来

---

① 【KSA 版注】"然而,只要我们做出了……振奋的",清样为:此外,我们经常由于看到与我们的处境的一种对比而激起快乐感:嫉妒的反面。还由于想到我们只要愿意帮助就能帮助而快乐:最后由于帮助行动中的成功活动本身而快乐。

② 【Pütz 版注】在叔本华看来,同情抵消了个体化的趋势,因为在痛苦中产生了与另一个个体的身份认同(Identität)(参前节 63),从而使与语词的单一性的冲突不能形成。尼采批评人为的简单化(参 Pütz 版编辑说明)和一种主体之间的等同的观念,正如他同样质疑传统的 *Individuums*(拉丁文:不可分的)概念。

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他们也不会像我们那样容易受到伤害（他们虽然骄傲，但仍然小心谨慎，不愿意无谓卷入别人的事务，甚至爱好这样的思想：每个人都应该帮助他自己和打好他自己的牌）。此外，他们还比有同情心者更习惯忍受痛苦；而由于他们自己受过痛苦，所以在他们看来，旁人受点苦也算不了什么了不得的不公正。最后，他们发现，一副菩萨心肠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痛苦，正如保持斯多亚式的冷漠[①]对有同情心者是一种痛苦；对那种心态，他们避之惟恐不及，认为它会威胁他们的男人气概和英雄的冷漠——他们不想让别人看到他们的眼泪，擦掉它们，并对自己感到愤怒。他们是一种与有同情心者不同的利己者——在一种特别意义上把他们称为恶，而把有同情心者称为善，这只不过是一种道德时尚，这种时尚有它自己的流行期，正如相反的时尚也有它自己的流行期，并且是相当漫长的流行期一样！

134

我们为何要提防同情。——同情，就其实际产生痛苦而言——这是我们在此唯一关注之点——，乃是[128]一种缺陷，正如沉溺于任何一种有害情绪都是缺陷一样。它增加世界上的痛苦，虽然由于同情，可能也会这里那里间接减少或消除一定数

---

① 【Pütz 版注】指斯多亚派主张的精神自制。斯多亚学派是一希腊哲学中一个广泛传播的流派，大约于公元前 300 年由基提翁的芝诺创立（老斯多亚派）。斯多亚伦理学的目的，以及因此斯多亚哲学的根本，是一种建立在“无情感状态”（Apathie）和冷漠（Ataraxie）基础上的个体生存（Dasein），这样的生存使人能将其意志与世界整体的必然不断发生的事件协调一致。人通过使其欲望与自然的法则一致而获得美德和幸福。斯多亚式的精神自制的危险在于惰性和宿命论。

量的痛苦，但这些从根本上说无关大局的偶然后果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当作证明那本质上有害的同情的证据。这种同情只要完全主宰人类一天，人类就会立刻消灭。和所有其他冲动一样，同情本身并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只有在那些需要它和称赞它的地方，也就是在那些人们未认识其有害性反而在其中找到某种快乐源泉的地方，它才具有了善的品格，只有这时人们才会甘心服从它和坚决证明它。在其他人们认识了它之有害性的地方，它就会被看作一种缺陷，或像在希腊人那里那样，被看作一种其危险性可通过周期性精心设计的发泄而消除的反复发生的病态感情。[①] ——若一人在一段时间内进行实验，每天到处寻找同情的机会，他的心灵不断看到周围所有的不幸，这人最后肯定就会变成病态和忧郁的人。不管是谁，只要他想在无论什么意义上作为一个医生为人类服务，他就必须对这种感情加以警惕——它将在每个关键性时刻使他无所作为，给他的知识和灵巧有用的双手套上一副枷锁。

135

被同情。——对野蛮人来说，每当想到被人同情，他们都会

---

① 【Pütz 版注】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提出了一种悲剧接受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唤起苦痛（elos）和恐怖（phobos）的目的是，通过震撼（或者说通过这些情感本身）像通过医药或心理卫生一样恰好从内心中净化这种情感（katharsis）。情感的平静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同时具有伦理的和（作为公民的使命）政治的重要性。莱辛在其《汉堡剧评》（第 75 条）中用反思性的“恐惧”代替“恐怖”，并在基督教伦理的背景下，将这种情感与被推到中心位置的“同情”（Mitleid）——他认为该词是对“苦痛”（Jammer）一词的翻译 ——联系起来。

起一阵道德上的恐慌——因为它剥夺了一个人的全部美德。对谁表示同情就是对谁表示轻蔑：我们无兴趣看一个卑贱的生物受苦，因为在这痛苦中我们体验不到任何欢乐。另一方面，[129]看到一个敌人痛苦，这个敌人和我们一样骄傲，并且不肯因为受苦而放弃其骄傲；或者说，看到任何一个生物痛苦，这生物拒绝哀求同情——哀求同情，这在野蛮人看来就是哀求一种奇耻大辱——都会使他们感到一种最高境界的快乐，并且使他们的灵魂肃然起敬，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最后杀死这位勇士，以对这不屈者致以最后的敬意：然而，如果他发出呻吟，如果他失声痛哭，如果他的脸上不再有那种高贵的轻蔑表情，如果他表明自己是可鄙视的——那么，他也许就会像一只狗一样被允许活下去：他的痛苦不再能唤起观者的骄傲，同情代替了赞美。

136

同情之快乐。——如果像印度人那样，关于人类的苦难的知识被当作所有精神活动的目的，①如果在一代又一代的时间里，人们对于这种可怕目标的信仰始终不渝，那么，在这些遗传悲观主义者的眼中，同情就具有了一种新的价值，它变成了生命保卫者，使存在变得可以忍受，虽然乍看起来，存在是人们只能怀着恐怖和厌恶之情尽快逃离的某种东西。同情是自我毁灭的解毒剂，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某种快乐，并使我们尝到了一点优越性的甜头：它吹散我们心灵的浮渣，使我们的心灵变得充实，消除我们的恐惧和怠惰，激励我们去说，去抱怨，去行动。因为，

① 【Pütz 版注】不仅在印度教中，而且也在佛教中，救赎的第一步都与所有痛苦都是由经验现实造成的这一认识联系在一起。

与那种把人限制在一个黑暗狭窄角落和使他透不过气来的无所不在的知识苦难相比，同情的确不失为一种相对快乐。快乐，无论什么样的快乐，都给我们带来了空气、阳光和行动的自由。[130]

137

不要把你的“自我”加倍！——以一种我们通常审视旁人的眼光审视我们自己的体验，有非常的安静作用，是值得推荐的一剂良药。但是，如果反过来，我们像某种同情哲学所要求的那样，把旁人的体验看作我们自己的体验，以一种投入的态度对待它们，那么，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彻底完蛋！如果谁不相信，那就请他亲自试试看吧！此外，那第一种原则肯定也更合乎理性和追求理性之好意志，①因为在事件与别人而不是与我们自己有关时，我们能对事件的价值和意义做出更为客观的判断，如我们对与旁人有关的死亡、财产损失和诽谤中伤的判断。同情作为一种行动准则要求我们像其他人因为他们的不幸而痛苦那样如此痛苦，从而使他们那不无夸大和过激的自我的立场也成为我们这些同情者的立场：因此，我们将不得不经受我们自己的自我和其他人的自我的双重的痛苦，使我们的非理性负担在不知不觉中增加一倍，而不是尽可能使它们变得越来越轻。

---

① 【Pütz 版注】尼采所谓原则，即主体原则，指康德伦理学。按照康德伦理学，“在世界上，除了善的意志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算作善的。”（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节 1，原版，页 393）在他看来，自由和实践理性、行动的可普遍法则化和自我一致说的是同一回事（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一部分，第一卷，第一章，§§5 和 6，原版，29 页以下）。

138

柔情。——发现某个我们热爱、尊敬和赞美之人却在受痛苦，这总是使我们感到震惊，因为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从他那接受的快乐必定从他自己那极其丰富之快乐源泉流出来的。由于这一发现，我们的热爱、崇敬和赞美之情就发生了一个根本变化：它变得更柔和；这也就是说，横亘在我们之间的鸿沟[131]开始消失，一条通向平等的道路似乎已经出现。① 只有现在，我们才有可能想到，我们也可以对他作出报答，而在我们过去的想象中，他是我们的感谢所不能高攀的。这种进行报答的能力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和欢喜。我们试图找到某种能使他的痛苦有所减轻的东西并给予他这种东西；如果他需要的安慰的话，鼓励的神情，关注，服侍，礼物，我们就给他安慰、鼓励、服侍和礼物；最重要的是，如果他需要我们因他的痛苦而痛苦，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因为他的痛苦而使自己痛苦；然而，在所有这一切报答的背后，我们享受到的却是一种主动感激的欢乐，这种主动感激说穿了不过是一种仁慈的报复。如果他不需要和不接受我们的任何东西，我们就会怀着冰冷的心情一言不发地离开他，仿佛他使我们蒙受了莫大屈辱；我们觉得自己的感激被人当作一钱不值的东西扔了出来——对此，即使最和善的人也会竖起他们的毛发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痛苦也使人有所降低，同情则使人有所提高和产生某种优越

---

① 【KSA 版注】“发现某个我们……已经出现”，草稿为：爱着某人，但却发现，他在受苦！但是，“爱”本身完全不是同情！同样，赞美某人，崇敬某人，但却发现，他在受苦！

感——所以，这两种感情永远不会合而为一。

139

所谓更高！——你说同情的道德是比斯多亚式道德更高的道德？那就证明这一点！但请注意，你不能再用一把道德尺子来衡量道德上的“高”和“低”：因为绝对的道德是不存在的。因此，还是到什么别的地方去找你的尺子吧，并且——小心！

140

赞扬与谴责。——如果一场战争以失败告终，我们就会追问，谁应该对这场战争负责和受到谴责；如果战争最后取得胜利，我们就会赞扬其发起者。事情一遇挫折，我们就会到处寻找罪责(Schuld)，因为失败使精神感到[132]压抑，这种压抑本能地要求权力感的重新发动，以作为消除压抑的唯一疗法——在对“罪责者”(Schuldigen)的谴责中人们的权力感再一次活跃起来。人们并不把这位罪责者看作其他人的罪责的替罪羊，而是看作对软弱的、受辱的和感到沮丧的人群的一种牺牲，用来满足他们证明他们在某些事情上仍有勇力的愿望。即使对于自己的谴责，实际上也可以是战败者用来恢复力量感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对战争发起者的赞扬常常是另一种需要其牺牲品之冲动的同样盲目的结果。只不过对于这种牺牲，甚至那牺牲者自己也感到快乐和兴奋：——因为当一场巨大的辉煌胜利使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的权力感变得饱和和使一种对胜利的厌倦开始出现时，人们放弃了他们的某些骄傲：一种献身的感情应运而生并且寻找着它的目标。——无论是被谴责还是被赞

颂,我们通常都是在为周围的人提供一些机会,他们胡乱抓住和利用这些机会,发泄他们那已经膨胀起来的赞扬或谴责冲动;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为他们提供了方便,然而对于这种方便,我们没有功绩,他们也不表示感谢。

141

更美,但更少价值。——如诗如画的道德:一种情绪大起大落和瞬息万变的道德,一种充满了伤感的、急切的、可怕的、庄严的声音和姿势的道德。它是道德的准蒙昧状态,我们千万不要被它的美迷惑,认它为道德的更高阶段。[133]

142

同感(Mitempfindung)。——所谓理解别人,就是在我们心中模仿别人的感情。毫无疑问,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常常追问别人的情感的原因,例如追问他为何忧伤,以便我们自己也因为这一原因变得忧伤。但更为常见的是,我们不是追问别人情感的原因,而是注意别人的情感的结果,观察这种情感在别人身体上是如何表现和展示的,并在我们自己身上模仿——至少是一种肌肉活动和神经活动的轻微相似——别人的眼神、声音、步态、举止(或者只是它们在文字、图画和音乐中的写照)。通过在动作与感觉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古老的双向联系,在我们心中重新产生出别人的情感。在这种理解别人情感的技艺方面,我们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遇到另一个人,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运用这种技艺:只要看一下女子的表情动作,如何一刻不停模仿和反映着她所感觉到的周围的人

的表情活动，时而颤动，时而闪光，便可知道。不过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音乐，在音乐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迅速和微妙领悟情感和发生同感的大师。音乐只是情感的模仿的模仿，情感在音乐中变得遥远而不确定，但是，仅仅由于我们在音乐中听到了某种声音和旋律，这种声音和旋律使我们想起悲伤者的声音和动作，甚或只是约定俗成的悲伤者的声音和动作，我们常常就充分地分享了这种情感，以至于我们似乎毫无来由地悲伤起来，完全像个傻瓜。据说有个丹麦国王，他因一个歌者的音乐沉醉在战斗的激情中，从他的座位上[134]一跃而起，杀死了聚集在他的宫里的人群中的五个人。当时并无战争，并无敌人，毋宁说一切都正好相反，可是，*由情感推及原因*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观察和理智都失去了作用。使我们的观察和理智失去作用，这正是音乐的通常的效果（设其能有*效果*的话）。实际上，用不着如此耸人听闻的例子，我们就可以认识到：音乐使我们陷入的那种情感状态几乎永远与我们对眼前的实际状况的印象与了解这种实际状况及其原因的理智相矛盾。——如果我们问，我们为什么会在模仿别人情感方面变得如此熟练，那么，答案只有一个：人，作为所有造物中最怯懦的造物，由于他那细腻而脆弱的天性，他的怯懦便成了教师，教他如何跟别人发生同感，如何迅速领悟别人以及动物的情感。在成千上万年的漫长时间里，他在一切陌生和活跃的事物中都看到一种危险：一看到这些事物，他立即就在心里对它们的面貌和姿势构成了一个印象，认定在这面貌和这姿势背后隐藏着凶恶的意图。他甚至还把这种用*意向*（auf Absichten）来解释一切动作和面部特征的做法搬到了没有生命的自然界，陷入一种万物有灵论的幻觉，认为不存在什么没有生命的东西：我相信，我们欣赏天空、草地、岩石、森林、风暴、星辰、

海洋、风景和春天时所感到的一切，也就是我们称之为自然情感(Naturgefühl)的一切，其源盖出于此——若不是在远古时代，人们受到恐惧的训练，养成了在所有这一切背后看出一种额外的隐蔽意义的习惯，我们现在就不会对自然产生快感，正像如果没有恐惧对我们理解的训练，我们就不会对人和动物产生快感。因此，快感、惊喜感以及滑稽感都是恐惧的晚生子，[135]同感的小妹妹。——迅速理解的能力就是迅速伪装的能力，对于这种能力，骄傲自负的人和民族不甚擅长，因为他们不那么恐惧；相反，在怯懦的民族中间，每一种理解和自我伪装都如鱼得水，找到了它自己的故乡；这里也是模仿艺术①和高级才智的温床。——从我这里主张的同感论出发，当我想到如今到处受到欢迎和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秘过程论，按照这种理论，同情通过一种神秘的过程把两颗灵魂合而为一，使一个人可以直接理解另一个人；当我想到像叔本华这样清醒的人竟然也爱上了这种狂热和卑劣的论调，并将其传布到其他清醒和半清醒的头脑中：我就只能不胜惊诧和怜悯之至了！我们对不可理解的荒唐的兴趣该有多么大！当一个明智的人听命于他的精神的隐秘愿望时，他多么近乎是一个疯子！——（为什么叔本华会对康德感激涕零和深感自己有欠于康德？关于这个问题，他有一次说的非常明显：有人谈到，康德的绝对命令②应剥除其 *qualitas*

---

① 【Pütz 版注】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已经认识到，模仿（希腊文：Mimesis）是一切艺术共有的基本特点。他将艺术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人天生具有一种模仿才能并从中感到快乐。

② 【Pütz 版注】绝对的也就是必须无条件服从的义务命令按照他的一个概括就是："你必须这样行动，使你同时能够决意使你的准则成为一条普遍的规律"（《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第二节，学院版，页 421）。

*occulta*①,以便成为可以理解的,对此叔本华说:"可以理解的绝对命令!多么荒唐透顶的想法!多么埃及式的愚昧!它永远不会成为可理解的,这是上帝的旨意!存在着不可理解的事物,存在着理解的局限性、条件性、有限性和欺骗性的这种不幸;证明这一点乃是康德对人类的最伟大的馈赠!"②——试问:若一个人以相信道德事物的[136]不可理解性为乐;若一个人仍然真诚地相信上天的启示、奇迹和灵现,相信蟾蜍的形而上的丑陋,我们难道会以为这样一个人会对有关道德事物的真正知识感兴趣吗?!)③

143

苦了,若这冲动冲动起来!——若依恋和关心旁人的冲动(同情心[sympathische Affektion])比现在强上一倍,地上的生活就会难以承受。只要想一下,由于对他们自己的依恋和关心,人们每天每时干出多少傻事,使人看而生畏:现在若旁人将他们

---

① 【Pütz 版注】拉丁文,意为隐藏的神秘的性质。康德的绝对命令要求的只是一种康德认为每个人都有的无条件的道德义务的意识作为形式化的理性法则。相反,自由作为德行本身的条件,却仍然是不可认识的。它只是一种实践有约束力的信仰的对象,因为不容推卸的"应该"以"能够"为前提条件。

② 【Pütz 版注】叔本华:《叔本华手稿遗文选》(*Aus Schopenhauer's handschriftlichem Nachlaß*),Frauenstädt 版,莱比锡 1864,页 180。

③ 【KSA 版注】草稿:音乐虽然只是情感的模仿的模仿,但却仍然能够通过这种间接方式生动地模仿那种情感:——为了在我们心中模仿旁人的情感,我们不是返回到那种感觉的原因,就是返回到其效果。我们问:他为什么如此忧伤?或者我们通过模仿他的眼神,声音,步态(或仅仅是它们在图画或声音中的写照,而达到同样的效果,甚至,第二种办法比第一种更有效)。

本来只用来折磨他们自己的愚蠢和纠缠也强加到我们身上，那将是一幅什么景象！我们岂不是一看到“邻人”的影子就要跑掉吗？我们岂不要用我们现在用来称呼自私的那些恶名称呼同情心吗？

144

充耳不闻哀号。——如果我们让自己因为其他生灵(Sterblichen)的痛苦和哀怨变得沉郁，让我们自己的天空蒙上阴影，那么，谁会因这一阴沉化受害呢？当然是这些其他世人！他们的负担不但没减轻，反而加重了！若我们甘愿成为他们的哀怨的回声，甚或只是长期倾听他们，我们就既不能帮助他们也不能振奋他们——除非我们已经学到奥林匹斯诸神的本领，人类的痛苦不仅不能使他们感到难受，反而被他们用来怡情。然而，对我们来说，这是过于奥林匹斯式的了：虽然在我们[137]对悲剧的欣赏中，我们已朝这理想的神圣之吃人①迈进了一步！

---

① 【Pütz 版注】Götterkannibalismus[神圣的吃人](Kannibalismus，源于西班牙语 canibal[食人者]或源于 Kariben，美洲的发现者在古巴认识的所谓的“食人者”)。讽刺性地指赫西俄德《神谱》(624 以下)中所记述的提坦之战，发生在提坦诸神(Kronos，Kyklopen 等)和 Kroniden(宙斯及其兄弟姐妹)之间为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统治的血腥战争。根据预言，他的一个子女将推翻他，所以克罗诺斯等他们一出生就把他们全都吞下(Hestia，Demeter，Hera，Hades，Poseidon)，只有宙斯是个例外，因为克罗诺斯的妻子瑞亚将其托付给了其母亲该亚；克罗诺斯吞下的不是宙斯，而是瑞亚用襁褓包着的大石头。后来宙斯战胜了父亲，并迫使他吐出兄弟姐妹。克罗诺斯同时也吐出了“宙斯之石”；该石被放置在德尔斐，并被称为世界的中心。宙斯将克罗诺斯和提坦诸神放逐到地下。

145

“忘我”。——那人空虚而求充实，这人充溢而求释放，二者都在寻找能够满足其要求的个人。人们在一种最高尚的意义上理解这一过程，在这两种情况下都用同一个名字称呼它：爱——为什么？爱应该是忘我的？

146

超越我们对于别人的考虑。——什么？注意我们的行动对别人产生的直接的和当下的后果并据此做出决定，这就是真正道德的所在吗？若说这是一种道德，那也只是一种狭隘的和小布尔乔亚式的道德：在我看来，不计较我们的行动对旁人的当下的后果，甚至不惜使他们痛苦，以推动更为远大的目的，乃是一种更高和更广阔的道德视野。——例如，鼓励追求知识，虽然我们的自由思想无疑会带来一种直接影响，使旁人陷入怀疑、焦虑和不幸。我们难道连这一点权利都没有，甚至不能像对待我们自己一样对待其他人？如果说，当事情涉及到我们自己时，我们并不如此心胸狭窄和婆婆妈妈，为什么一旦事情涉及到旁人，我们就必须在眼前后果和暂时痛苦面前缩起手脚呢？如果我们已经决心牺牲自己，那么，又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在牺牲自己的同时也牺牲旁人呢？国家和君主们不是一直在出于他们所说的“普遍利益的[138]原因”而牺牲一些公民吗？我们也有普遍的利益，并且也许是更为普遍的利益；因此，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牺牲这一代的几个人，而有益于未来的无数代人呢？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忧伤，他们的绝望，他们的错误，他们的恐惧，在我们

的新犁翻开土地使土地成为所有人的沃土的过程中，都将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最后，我们在这样做的同时向他说明这样做的意义，使他能够感到自己是一个牺牲者；我们劝说他担负起我们利用他来担负的任务，我们这样做就是没有同情心吗？然而，若我们同时希望超越自己的同情，取得对自己的胜利，那么，与那种只是确定我们的行动到底有益于还是有害于旁人以便让我们心安的做法相比，这难道不是一种更为高尚和更为自由的态度和立场吗？另一方面，通过这样的牺牲——包括我们自己以及旁人的牺牲——，即使我们在其他方面无所收获，我们也会使人类的权力感整体上有所提高和增强，而这也就够了，它本身就是幸福的一种肯定的增长。但是，若它还——但是，让我们就此停住！你们在一瞥之间已经理解了我！[①]

147

"利他主义"的根源。——人们总是激动地和神圣地谈论爱，这是因为他们太缺少爱，从没有饱尝其滋味，因而爱在他们眼里变成了神的食物。若让一位诗人描绘一个实现了普遍的爱的乌托邦，他肯定会描绘出一幅痛苦和可笑的景象，类似这样的景象地上的人还没有见过[②]——由于一种不可抑制冲动，——这种冲动那时已经变得像从前的自私一样备受人们痛恨和咒

---

① 【KSA 版注】该节开头草稿有：(像叔本华那样)说直接的后果是真正道德的；参 H. Spencer, *Die Thatsachen der Ethik*, 斯图加特 1879，84，尼采藏书。

② 【Pütz 版注】德语文学中对这样一种乌托邦景象的最早描述也许是莱辛的戏剧《智慧的拿担》(1799)。但是，其中的"普遍人类之爱"不是被表现为"已成的"，而是被描述为无尽的任务。

骂——，每一个人都不像现在这样，只为[139]一个情人所崇拜、纠缠和需要，而是同时为千百个，实际上也就是每一个其他人所崇拜、纠缠和需要；这样一个世界的诗人——若他们那时还有时间可以写诗的话——唯一的梦想就是那幸福的没有爱的过去，就是那神圣的自私，就是世界上的人们曾经如何可以不被理睬，不受打扰，不被人爱，被人憎恨，被人唾弃，以及所有其他可以用来描述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充满了低级趣味的动物世界的东西。

148

遥远的未来。——按照一种定义，只有那些为了旁人并且仅仅为了旁人的原因做出的行动才是道德行动，但这样说来，就不可能有什么道德行动！按照另一种定义，只有根据自由意志做出的行动才是道德行动，这样说来，同样不可能有什么道德行动！——那么，那种不管怎么说毕竟存在并要求解释的被人们冠名为道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它是某些心智错误的结果。——若我们现在从这些错误中解脱出来，“道德行为”将会是什么呢？——由于这些错误，我们一直高估了某些行动的价值，以为它们与“利己的”和“非自由的”行动完全不同。如果我们现在不得不重新将这两种冲动等量齐观，我们毫无疑问就会使前者的价值（在我们心目中的价值）有所降低，而且很可能是过分地降低，因为由于我们所假定的这两种行动的深刻的和内在的不同，“利己的”和“非自由的”行为一直被大大地低估了。——它们由于现在受到了不那么高的评价而从此变得不那么[140]经常被做出了吗？——不可避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要过去的错误所带来的对价值观念天平的反作用还继

续存在,事情就会如此。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归还那些所谓自私行为的纯洁意志,恢复这些行动的价值——我们将它们从坏良心中解放出来,而由于迄今为止,它们显然是最为经常性的行动,而且在未来的所有岁月中也将仍然是最为经常性的行动,我们实际上是清除了行动和生活的全部恶的外观(bösen Anschein)! 这将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结果! 一旦人们不再以恶的眼光看待自己,他就不再会是恶的!

卷　三

149

不足道之越轨行为是必要的！——风俗习惯上的事，虽自己有好意见，不从；在实践中放弃，同时保持自己的精神自由；效法大众，以表明我们的迁就和慈悲，仿佛是在补偿我们意见上的偏离——这在许多思想自由的老好人中间，不仅被认为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还被认为是“可敬的”，“通人情的”，“宽容的”，“不迂腐的”，以及其他任何可以使智力良心昏睡的溢美之词。因此，我们看到，一个人以通常的基督教的方式给他的孩子洗礼，虽然他可能是一个无神论者；另一个人像世人一样在部队服役，虽然他可能诅咒一切民族间的仇恨；第三个人则拉着他那从小在宗教家庭长大的未婚妻的手跑进教堂，并且毫不害臊地在牧师面前赌咒发誓。“若我们做了一些所有其他人一直做并将继续做的事情，那有什么不得了？”——愚昧的偏见这样说！多么愚昧的错误！因为对于一种有约束力的、长期确立的、非理性的习俗来说，再没有比让自己在某个被认为有理性的人的行动中

得到证实更重要！这样一来，它就会在让所有观众的眼睛看到[142]理性本身对它的批准！好好珍重你自己的意见吧！但是，不足道的越轨行动却更有价值。

150

婚姻的随意性。——如果我是上帝，慈悲的上帝，那么，再没有什么比人类的婚姻更让我无法忍受的了。在他生命的七十年中，甚或在他生命的三十年中——若他只有三十年可活的话——，可以取得的进步之大是无法想象的，甚至上帝也会为之惊奇！然而，当我们随后看到，他把这场战斗和胜利的成果和遗产，他的人性的桂冠，随便地挂到他所碰到的第一个方便的木橛上，而一个女人将它撕成碎片；当我们看到，他是多么长于获取而又是多么拙于保存，甚至没有想到他可以通过生殖为一种更大胜利的生活铺平道路——我们不能不开始失去耐心，并且说："人类最终不会获得任何东西，一代又一代的个人都被随便浪费了，婚姻的随意性使人类理性的辉煌进步成了泡影——让我们不要再做这无结局演出的看客和傻子！"——正是怀着这种心情，伊壁鸠鲁的上帝①退回到其神之幸福和沉默中：人类和人类的爱情使他们厌倦。

151

现在该发明新的理想。——对任何一个热恋中的人，应禁

① 【Pütz 版注】按照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学说，诸神生活在一种纯粹的自足状态，既不为时间操心也不为人类操心。在这样的中态(Intermundien，中间世界)生活的神，对人来说是遥远的，也就是不能到达的。

止他做出关于其生活的任何重要决定，更不许他根据自己的强烈幻想一劳永逸地决定他的伴侣人选。应公开宣布，恋人之间的誓言无效，并且不许他们成婚：因为婚姻是一件当然需要更严肃对待的大事！所以，[143]现在的结合将来一般都不会得到允许。现在的大多数婚姻难道不都是这样一种婚姻，对这种婚姻，人们更愿没有一个第三者在场吗？然而，这第三者——孩子——却几乎从不缺少，他不仅仅是一个见证者，而且还是一位替罪者！

152

誓词。——“若我现在说谎，我就不算正派人，无论何人都可以当面这样骂我。”——我建议以这句誓词代替通常麻烦上帝的司法誓词：一个约束力更强的誓词。即使是虔信的人也没有理由表示反对，因为当传统誓词开始被妄用（nicht mehr hinreichend nützt）的时候，虔信的人必须立即打开他们的教义手册，上面说：“你不可妄称（unnützlich）你主神的名字。”①

153

一个不满者。——这是一位过去时代的勇士，他怨恨现代文明，因为在他看来，这种文明的目的就是使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荣誉、财宝、美人——同样也为懦夫们所拥有。

---

① 【Pütz 版注】十诫之二（参《出埃及记》20，7）

154

危险与安慰。——希腊人,其生活时刻潜伏巨大危险和灾难,在思想和知识中寻找安全感和最后 *refugium*①。相反,我们这些现代人,生活在一种无可比拟更安全的状态中,把这种危险转移到思想和知识中,而在我们的生活中寻求其安慰和解脱。[144]

155

即将消失的怀疑。——与古代和中世纪相比,我们这个时代大胆冒险行动要少的多——这很可能是因为,现代世界再也不能相信什么预兆、神谕、预言或星象了。换言之,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像古人那样相信一种注定属于我们的未来了。与我们不同,古人对未来事物(was kommt)的怀疑要远远小于他们对现存事物(was da ist)的怀疑。②

156

精神饱满之害。——"但愿我们的幸福感再少一点!"——这就是最鼎盛时期希腊人内心深处的隐秘忧虑。因此,他们才

---

① 【Pütz 版注】拉丁文:避难所。

② 【Pütz 版注】指 19 世纪的实证主义科学中将经验所与作为所有知识的源泉的简单接受态度。

会要求他们自己节制。[1] 再看我们!

157

对"自然之声"(Naturlaut)的崇拜。——我们的文化不仅容忍痛苦的表情、眼泪、悲叹、斥责,愤怒的或谦卑的姿势,而且还赞许它们[2]并把它们归入高贵的不可或缺的存在的行列,这说明了什么?——相反,古代哲学的精神不无轻蔑地看待它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它们看作重要的。例如,请回想一下柏拉图[3]——并非最冷酷无情的哲学家中的一个——是如何谈及菲罗克忒忒斯[4]的。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化缺少"哲学"?这

---

① 【Pütz 版注】尺度(Maß)是希腊美德观的说法。在这种美德理解中,对于美的、完善组织的整体的观点与关于城邦的正确秩序的学说,以及与当时的生活方式的背景下的节制,结合成为一种和谐的统一。

② 【Pütz 版注】尼采提到的"'按照自然'的文化"在卢梭的《关于语言起源的探讨》(1761,于卢梭去世后的 1781 年出版),以及在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s,1744—1803)的《论语言的起源》(1770)中可以看到。他们都将原始语言看作是激情在"Poesie"中的自然表达;这种语言是突出元音的,有节拍的和有韵律的,其中图像比概念处于优先地位。

③ 【Pütz 版注】参关于目前的文字亦参柏拉图 *Politeia*(城邦国家,【译按:中文通常译为《理想国》】——)在此可以看到反对悲剧诗人的最严肃的思考,悲剧诗人"用悲伤的动作模仿某一英雄,长时间地悲叹和诉苦"(605c—d)。

④ 【Pütz 版注】Philoktet,希腊神话传说中波阿斯(Poias)的儿子。由于他在奥塔(Oita)山上为垂死的赫拉克勒斯点燃了火葬的柴堆,赫拉克勒斯把弓和有毒的箭送给了他。由于溃烂恶臭的伤口,他被奔向特洛亚的希腊英雄们遗弃在雷诺斯岛上,但 10 年后他被俄底修斯用诡计接回,因为按照一个预言,没有他和赫拉克勒斯的弓箭,就不能征服特洛亚。索福克勒斯在其戏剧《菲罗克忒忒斯》(公元前 409 年)中加工了这一素材。

些古代哲学家会不会把我们所有人都看作“群氓(Pöbel)”?①[145]

158

谄媚者的土壤。——今天,如果我们要找摇尾乞怜的谄媚者,我们不该到国王的宫廷中去找,因为他们全养成了一种与谄媚不能相容的尚武之气。相反,我们应该走进银行家和艺术家的庭院,谄媚之花在那里继续开放着。

159

复活过去的人。——虚荣之人,当其与过去某段时光发生了共鸣,特别当他们这样做是在勉为其难时,他们就会如获至宝,把这段时光抬到天上,甚至想方设法地要使它复活过来。由于虚荣之人为数众多,因此,一旦整个时代都致力于历史研究,其危险性是不容小觑的:大部分力量都浪费在在想象中复活过去了。从这种观点出发,也许最能理解整个浪漫主义运动。②

① 【KSA 版注】我们的时代容忍痛苦的表达,相反,希腊人却对这种表达极为鄙视。——为什么如此?

② 【Pütz 版注】从他们对启蒙运动的批评出发,指责启蒙运动的片面理性主义以及因此而造成的生活范围的日益隔绝,浪漫主义者对历史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兴趣。他们因此除了其他东西外也发现了中世纪文学(童话,民间话本),将之作为启蒙运动之前最后的普遍文化的见证。就浪漫主义的历史神话被认为应该能推动生命的一种不断的普遍诗化来说,这种神话同时也是一种未来乌托邦:历史研究的目的不是将我们促使回到过去时代的原始的安全之中,而是促使我们走向一种有计划的发展了的新开端。但是,在后期浪漫主义中,在历史兴趣和未来投入之(转下页)

160

虚荣、贪婪和没头脑。——你们的欲望多于你们的理性，而你们的虚荣又多于你们的欲望——对你们这样的人，从根本上来说，一大堆基督教实践再加上一丁点叔本华理论将非常合适。

161

美依时代转移。——若我们的雕刻家、画家和音乐家想要表达时代精神，他们就必须将美塑造得臃肿、庞大和神经质，正如希腊人，按照其时代的有节制精神，把[146]美看作并塑造成望楼的阿波罗①的样子，对于这种美的形象，我们本该称之为丑的，可是，在那些古典主义呆子的影响下，我们全都变得不诚实。

（上接注②）间的这种辩证关系，为了一种片面的保守主义的后退策略的利益而丢失了，由于政治形势而放弃了。

【KSA 版注】“从这种观点……浪漫主义运动”，清样为：浪漫派[F・施莱格尔]就是这样对待莎士比亚，后来又这样对待天主教；古典主义者[康德的追随者]就是这样对待古代。

① 【Pütz 版注】宙斯和 Leto 之子、太阳神阿波罗的一幅著名雕像，很可能是古代雕塑家 Leochares（工作在公元前 350 年前后）的作品的希腊青铜原作的一件复制品，保存在梵蒂冈（望楼）。阿波罗一边行进，炯炯有神的目光四处扫视，追踪飞向观众的离弦之箭。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对早期希腊艺术作品所感到的惊喜之情（该雕像于 15 世纪末被发现）直到 19 世纪末才开始有所减弱。温克尔曼仍然认为这尊阿波罗雕像上在“所有幸存下来的古代作品中代表了最高的艺术理想”。（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第 2 部，“从希腊的时代外部状况观察”，德累斯顿 1764，页 392）

162

当代的玩世不恭。——在我们这个时代，欧洲人惯于以嘲弄的态度对待所有伟大的东西：由于我们是如此忙于利用它们和使用它们，以至没时间严肃对待它们。

163

反对卢梭。——如果我们的文明真是一种可鄙的文明，那么，面对这样一种可鄙的文明，可以有两种选择：我们可以像卢梭那样，认定"这种可鄙的文明应该对我们的恶劣道德观念(schlechten Moralität)负责"，或者，我们也可以反对卢梭，认定"我们的高尚道德观念(gute Moralität)应该对我们文明的这种可鄙性负责"。我们关于善恶的有害的、非男人化的和群居性的观念，以及这种观念对肉体和灵魂的巨大影响，最终使所有身体和灵魂都变得虚弱了，并且使那些自立、独立和自然的人夭折，而这些人却正是一个强壮文明的柱石：如果你在什么地方还能碰到恶劣道德观念，那么你所看到的就是这些柱石的最后的影子。因此，我们用 paradoxon 反对 paradoxon[①]！真理不大可能

① 【Pütz 版注】paradoxon，希腊文，由 para(反)和 doxa(见解，意见)构成，表面上的谬论，与通常相信的东西相反的论调。卢梭的悖论在于，他必须将文明的糟糕道德状况解释为假定原来是好的人的行动结果。通过正是"好"道德对文明的坏道德状况负有责任的相反推论，尼采表明了"好""坏"概念的根本相对性。

同时属于双方：那么它到底属于哪一方呢？我们不妨试试看。①

164

也许时机还未成熟。——在目前这个时代，似乎有迹象表明，那些不拘于现行法律和习俗的人正试图组织起来，以此为他们自己创造一种权利，虽然他们打的旗帜形形色色，令人误解，行动起来也[147]很不明确：在过去的岁月里，背着罪犯，自由思想家、不道德的人和恶棍之恶名，他们一直生活在法律保护的世界之外，忍受法律的惩罚和良心的谴责，变成了被败坏的和败坏别人的人。大体上来说，我们应该认为这一步是正确和正当的，尽管它也许会带来这样的后果，使未来的世纪变得不那么安全，以至每个人都必须携带武器。因此，这是一种相反的力量，它不断提醒我们，并没有什么只有它自己才可以称为道德的独一无二的道德②！而一种以排斥所有其他道德为基础确立自己的道德造成了许多宝贵的强力的毁灭，使人类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非正统分子和异端分子常常是一些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人，他们不该再被白白地牺牲掉；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思想上偏离道德，都不应再受到羞辱；必须对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进行大量新的实验；世界必须从愧疚和忏悔之心的阴影下解放出来：

---

① 【KSA版注】草稿：有谁被这一问题震动过！有谁哪怕是看见了这一问题？卢梭？正好相反：他说，文明应该对我们的坏道德负责。我说，"好道德应该对我们可怜的文明负责！"Lieber in der Wüste!

② 【Pütz版注】通过对表达天主教会的传统声称的说法的挑衅性改造，尼采在此将我们引向他所主张的哲学视角主义：尼采从不同的和永远变换的观察点来思考和评价道德，科学，艺术，以及思想本身，以便能把握生命的完整光谱，而一种片面固定的观察方式将会掩盖和歪曲生命。

每一个正直、追求真理的人都应该认可和帮助实现这些广泛的目标。

165

为什么道德诲人而人不倦。——在一个民族不厌其烦地宣扬和传播的头号道德律令的背后，乃是这个民族的头号缺点，因此它才会从不感到厌倦。希腊人几乎没有多少时候表现出节制、果毅(kalte Mut)、公正或通常的理性，然而，当他们聆听苏格拉底的四美德时，他们又是多么津津有味——他们是如此需要这些美德，然而同时又是如此没有能力获得这些美德！[148]

166

歧路。——呸！你们希望变成某个体系的一个部分，在这个体系里，一个人不是毫无保留地变成一只轮子，就是在其他轮子下辗转！在这个体系里，不言自明的公理是，每个人之所是是由上面规定的！在这个体系里，"联络"(Konnexion)竟然变成一种天职！在这个体系里，如果某个人背着"他某一天也许会对你有用"的标记招摇，并且因此引起了你的注意，在这件事中竟然没有人觉得自己被侮辱了！在这个体系里，人们竟然毫不害羞地造访某人，以便获得他的推举！在这个体系里，人们甚至压根没有想过，由于在习俗面前如此委琐和谦卑，他们已经使自己变成了一件自然之破烂，其他人可以随意使用和打碎它而不会感到有什么内疚？人们仿佛是在说："像我这样的东西有的是，随便用！不要客气！"

167

绝对崇拜。——当我想到人们最多阅读的德国哲学家,最多倾听的德国音乐家和最受欢迎的德国政治家时,我不能不对自己承认,由于他们的伟人,德意志这一充满绝对情感(unbedingten Gefühle)的民族现在甚为为难。我们看到,三幅宏伟的画面展现在我们面前,每一幅都是一条呼啸而来的急流,奔腾在它自己开出的河床里,波涛汹涌,气势磅礴,常常使人觉得它们就要向高处流去。然而,无论人们对它们如何奉若神明,在整体上以及在大的方面,谁又会不愿意与叔本华意见不同!在整体以及在细节上,现在谁又能与瓦格纳①不无分歧!——不管有人所言是多么真实:每当瓦格纳自己发火或[149]惹别人发火,都表明那里埋藏着一个问题——虽然他自己并没有解决问题。

---

① 【Pütz 版注】Richard Wagner,指挥家,作曲家和文学家(1813—1883);自从《漂泊的荷兰人》之后,发展一种特别德国风格的"乐剧"(Musikdrama),通过乐剧中朗诵出来的台词和按照主导动机通谱的音乐之间的统一,消除了意大利和法国式歌剧中的咏叹调和宣叙调之间的分裂。尼采从1868年后一度与瓦格纳保持友好关系。在《悲剧诞生于音乐精神》中,他从狄俄尼索斯崇拜的狄俄尼索斯音乐歌队中引导出希腊悲剧。在苏格拉底发动启蒙运动之后,他看到这一艺术走向衰落,但在瓦格纳的作品中,他认为他看到了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一种新生。在《不合时宜的思考》(1875/76)第四部中,尽管赞扬瓦格纳音乐,尼采却批评其中的诗意本领和他的要求阻碍了一种文化未来的到来。1876年,当瓦格纳在拜洛伊特成功实现其音乐节计划时,他们的友谊宣告结束。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尼采分析瓦格纳的作品,认为其是文化堕落的表现。在《瓦格纳事件》和《尼采反瓦格纳》(同为1888年)中,他有力论证在《道德的谱系》中建立的论题,比如瓦格纳在《帕济伐尔》(1882)中向基督教的靠拢。

最后，又有多少人会甘愿与俾斯麦[①]一致，就算他总是能够与他自己一致，或者仅仅是有可能在将来与他自己一致呢？毫无疑问，看到政治家没有原则而只有强烈的本能冲动，这并没有什么令人惊奇之处：一棵虚浮的心灵在强烈的基本冲动的驱使下，变得没有任何原则——对一个政治家来说，这是完全正常和可以理解的，只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完全不能说，这种性质是属于德意志的，正如我们完全还不能说，音乐的噪声和音乐家的争吵以及坏脾气是属于德意志的，或者说叔本华所采取的不同寻常的新立场是属于德意志的：叔本华觉得自己既不高居于事物之上，也不匍匐于事物之前——这两种态度都还是德意志的——，他反对事物！难以置信！难以忍受！把自己与事物并列，然而却是作为它们的反对者与它们并列，以及最后是作为自己的反对者与它们并列！——对于这样一位神明，绝对的赞美者应当如何呢？而且三位这样的神明甚至彼此不能和平共处，对此他又当如何呢？叔本华反对瓦格纳的音乐，瓦格纳攻击俾斯麦的政策，俾斯麦则攻击瓦格纳派和叔本华主义！[②] 我们现在该怎

---

① 【Pütz 版注】Otto Fürst von Bismarck，1816－1898，普鲁士德国的保守主义政治家，从 1862 年后为普鲁士首相。在他对外有明确战争目的和对内有计划谋求统一的战略的指导下，进行了 1864 年，1886 年和 1870/71 年的德国统一战争，最后于 1871 年建立了德意志帝国。从 1871 年到 1890 年，俾斯麦担任帝国总理，普鲁士首相和德国外交政策的领袖。

② 【Pütz 版注】在帝国成立 10 年后，尼采攻击他的同时代人对德国文化的统一的见解，他们将这一文化的一切看作是一样值得崇拜的。实际上，叔本华，瓦格纳和俾斯麦并不能在一个共同的传统和平共处，相反，他们代表的是彼此互相对立的立场。像瓦格纳在其 1851 年的总结性作品《歌剧和戏剧》中针对绝对音乐的观念所陈述的意义，与叔本华关于作为一种非人格的意志的客观化的绝对音乐的观念背道而驰。随着瓦格纳的基督教转向，如在其《宗教与艺术》（1880/81）导论第二部分“英雄主义和基督教信仰”中，哲学家被进一步加以批评。1854 年，当瓦格纳 （转下页）

么办呢？如何才能满足我们的"成批崇拜"(Huldigung in Bausch und Bogen)的渴望呢？我们难道不能从音乐家的作品中选出几百小节因为发自内心而能打动人心之处，带着偷来的这点赃物走到一边并忘掉其余一切呢？关于哲学家和政治家，我们难道不是也可以如法炮制吗？剪裁、铭记，特别是忘掉其他一切！是的，我们可以这样做，只要忘记不是太难的话。从前，曾经有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他除了[150]自己所有的东西以外，不接受任何无论好还是坏的东西，直到有一天，他需要忘记，但发现自己不能提供给自己这种东西，于是他不得不三次召来精灵；精灵来了，听了他的要求，最后说道："只有这一件事是我们做不到的。"德国人难道不能从曼弗雷德的经验①中学到什么

(上接注②)将带有他手写"表达崇敬"献词的作品《尼伯龙根的指环》(全剧首演本)请人转交给叔本华时，叔本华评论说，这家伙不像个音乐家，更像个诗人，此外还对剧本口头上加以改动，但使作曲家感到遗憾的是，他仍然欠作曲家一个回应。他在瓦格纳所热情描述的 Wälsungen 人的手足之爱中很可能嗅到了与他自己所主张的对性爱的形而上学否定的一种冲突。虽然他承认《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地位，但他更喜欢莫扎特和罗西尼(Rossinis，1792—1868)的古典歌剧(对此请参 Ulrich Müller 和 Peter Wapnewski《瓦格纳手册》，斯图加特 1986，页 102)。与哲学—美学上的对立结合在一起的是政治上的分歧：与反动的叔本华不同，瓦格纳在 1848/49 年站在革命一边。但作为艺术家他支持一个以一个愿意进行文化政治改革的君主为领袖的共和国，并从 1864 年后得到了拜洛伊特国王路德维希二世(1864—1886)的热情然而反复无常的支持。瓦格纳与俾斯麦帝国的关系一直是三心二意的。当两人于 1871 年 5 月 3 日在柏林见面，双方表现出一种相互的但是非常有距离的敬意。清醒的实力政治家和悲剧—悲观的艺术家终归不是同路人(对此请参 Martin Gregor-Dellin《瓦格纳：他的生平，他的作品和他的世纪》，慕尼黑 1980，页 643 和 689)。

① 【Pütz 版注】Manfred，拜伦勋爵的同名悲剧的主角。曼弗雷德，深受知识之苦，于是在戏剧开头召来精灵，请求他们赐给他遗忘的能力，然而连精灵们也不能满足这一愿望。

呢？干吗要召唤精灵？这样做毫无必要？我们可能确实需要忘记，但事实是没有人能够忘记；而如果我们要成为我们的三位伟人的五体投地的崇拜者，我们所需要忘记的“其他”又何其多哉！因此，与其徒劳无功，不如及时转向，改弦更张，即比过去更诚实地对待自己，使一个无论爱起来还是恨起来都风风火火和不假思索的民族变成一个有条件地赞成和善意地反对的民族：但是，首先是要认识到，绝地的崇拜乃是某种可笑的东西；认识到因此改变立场即使对德意志民族来说也算不上什么不光彩；认识到有一条箴言永远值得铭记在心：“重要的不是人，而是事物。”这条箴言，有如其作者，卡诺[①]，战士和共和主义者[②]，伟大、诚实、简单和缄默。——然而，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对德国人谈论一个法国人，而这个法国人又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也许不行；确实，我们甚至可能早已不记得尼布尔[③]当时冒险告诉德国人的话了：在他心目中，没有人比卡诺更像是一个真正的伟人。

---

① 【Pütz 版注】Lazare Nicolas Carnot，1753—1823；法国政治家，数学家和军官。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Republikaner）他曾参与推翻罗伯斯庇尔和多次反对拿破仑。

② 【Pütz 版注】共和政体的信奉者。共和国（Republik，拉丁文 *res publica*，意为“共同体”[Gemeinwesen]）原指任何不是为统治者的利益而是为全体人的幸福服务的国家；因此，与专制政体不同，君主政体也可以是共和制的。直到 18 世纪末，共和制和君主制这两种政体才被认为是不能相容的。

③ 【Pütz 版注】Barthold Niebuhr，1776—1831，历史学家和普鲁士政治家；通过关于罗马史的系列讲演（从 1810 年起在柏林和从 1823 年起在波恩）他成为“史源学考证”的奠基者。主要著作：《到公元前 241 年前的罗马史》（1811/12）。

168

一个榜样。——我喜爱修西底德[①]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我尊敬他胜过柏拉图？人或[151]事物的一切独特的东西都使他感到无限的和无偏见的快乐，他相信每一种存在类型都具有某种引人入胜(guter Vernunft)：他的目的就是去发现这种引人入胜。在实践中，他也表现出比柏拉图更高的公正，对于那些他不喜欢或在生活中曾经伤害过他的人，他并不加以谩骂或贬低。相反，由于寻找类型(Typen)并且仅仅寻找类型，他在他所处理的所有人和事物中都看到某种伟大的东西并加以考察；因为后代对于非典型的东西是不会有兴趣的，而他正是要把自己的工作献给这些后代的。因此，在这位人类描述者的身上，那对于世界最公正无私的知识的文化开出了最后的美丽花朵；索福克勒斯[②]是这种文化的诗人，伯利克里[③]是这种文化的政治家，希波

---

① 【Pütz 版注】Thukydides，雅典的历史作家(约前 460—396)；在徒劳无功地参加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他被放逐在外 20 年，写下一本广泛的专门著作，以尽可能客观的文字记录了战争中发生的政治事件和对事件加以准确的解释。这是第一次将政治—军事历史事件置于原因和影响的普遍观点下加以观察。这位连尼采也高度评价其文体的修昔底德被认为是历史科学的鼻祖。

② 【Pütz 版注】Sophokles，雅典的悲剧家(前 496—406)和老年埃斯库罗斯的竞争者；他为戏剧增加了第三个演员，并艺术性地发展出了数量增加的歌队。人物自身独立的行动和心理学化使他的每一部悲剧成为本身完整的艺术作品。

③ 【Pütz 版注】Perikles，著名雅典政治家(约前 495—426)。参尼采对伯利克里的高度赞扬："世界上最有力量和最值得景仰的人"(《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节 19。载尼采《全集》，15 卷考订版，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编。慕尼黑 1980，第 1 卷，页 870)。

克利特①是这种文化的医生，德谟克利特②是这种文化的自然哲学家；以它的教师智者③的名字命名这种文化是完全应该的，然而，不幸的是，从它被命名的那一刻起，它在我们面前却变得苍白和不可理解了——我们现在开始怀疑它必定是一种非常不道德的文化，而柏拉图和全体苏格拉底学派④都反对它！真理在

---

① 【Pütz 版注】Hippokrates，古代希腊的著名医生（约前 460－370）；他的作为经验科学的医学的鼻祖。在他的学说的推动下，宗教的－巫术的观念被抛弃，转向用有关身体过程对人的所有健康和疾病作出一种理性的解释。疾病不再被视为来自神的和是神圣的，而是通过可以解释的原因——比如说环境影响——来加以确定。希波克利特的体液学说（体液的正确混合）从古代开始支配医学，其影响以略微改变的形式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

② 【Pütz 版注】来自 Thrakien 希腊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约前 480－380）；他被看作是古代原子论的主要代表；按照他的理论，事物的所有性质，甚至灵魂，都可以被还原为在空虚的空间中运动的不可见的、不可改变的和不可入的原子的形状、位置和大小。按照他的唯物主义理论，甚至神也只是自然现象或人的特性的结合而已。

③ 【Pütz 版注】Sophisten，源于希腊文 Sophistes，意为“行家”，“能手”；最初主要指思想者和贤人，而后到了演说艺术在法律和政治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的时代，则指一种哲学化修辞术的教师。老智者派的代表（大约前 475－375；普罗太戈拉，高尔吉亚，希庇阿斯，普罗狄克斯等等）将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观念传播到更广泛的人群中去，制订了一种实践定向的教育和论证理论，而且还以其怀疑主义的、宗教批判的和人类学中心的知识和行动思考而产生了启蒙的作用。特别是由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学派（见下注），智者派作为语词和真理的吹毛求疵的歪曲者（参当今的语言习惯用法）而声名狼藉。苏格拉底的论证方式，如柏拉图对话中所描述的，仍然是与智者派接近的。正是秘密从事智者活动的指控导致了苏格拉底的死亡判决。

④ 【Pütz 版注】苏格拉底学派包括直接的苏格拉底弟子（如色诺芬），麦加拉学派成员（欧几里德等），犬儒派成员（如 Antisthenes，Sinop 的第欧根尼等），居勒尼学派成员（Aristippos 等）。苏格拉底学派的追随者柏拉图在“学园”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学派，同样，柏拉图学派的后继者亚里士多德在“林荫道”建立了他自己的学派。

我们眼前变得如此模糊和难以分辨,以至于我们索性不再去发现它了:让古老的错误(*error veritate simplicior*①)继续其古老的生命吧!

169

我们对希腊极为陌生。——东方或现代,亚洲或欧洲!与希腊相比,它们全都以贪大求多为崇高的表现。当我们置身斐斯顿、庞培或雅典②,面对全部希腊建筑,看到希腊人是多么善于并且爱好用寥寥几笔勾画出崇高的形象,我们不能不为他们感到惊奇。——同样,希腊人[152]对于他们自己的观念又是多么简单!我们在关于自己的知识方面超出他们有多么远!与他们相比,我们的心灵简直就是一座永远走不完的迷宫!假如我们愿意并且敢于按照我们心灵的形态造一建筑,把它放在阳光下(我们还没有这份胆量!),那么,错综复杂的迷宫就是我们最

---

① 【Pütz 版注】拉丁文:错误比真理简单。

② 【Pütz 版注】Pästum,Pompeji,Athen,具有巨大文化和建筑价值的三座古代名城,近代之拥有它们,或者通过继承,或者通过重建,或者通过发掘。斐斯顿是一个希腊城市,位于南意大利,有著名的圣迹和至今仍然保存完好的古代神庙(公元前 6/5 世纪的赫拉和雅典娜神庙)。温克尔曼和歌德赞颂斐斯顿的神庙是古代希腊建筑的杰作。庞培是一个 kampanische 小城,公元 79 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彻底掩埋,就这样在火山熔岩下保存下来,因此到了 1869 年以后,人们通过系统的发掘重新发现了一个正处于日常生活的进程中而突然被打断的罗马城市。著名的有阿波罗神庙,公共温泉浴场,圆形露天剧场,别墅中的壁画。希腊时代的东西留下来的只有市场上多立克式神庙。雅典作为古代阿提卡地区的首府,展示了许多古代地点,特别是卫城(Akropolis)上的带有迈昔尼时代遗迹的神庙群。

好的样板[1]！为我们所特有并真正表达我们的音乐[2]就说明了这一点（在音乐中，人们脱下了自己的全部伪装，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在音乐中是隐藏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看见他们）。

170

不同的情调。——我们关于希腊人的议论是多么不着边际！我们对于他们的艺术的理解必定是多么离奇！他们的艺术的核心是对男性裸体美的热爱；正是从这种热爱出发，他们才感受到女性美。因此，他们对于女性美的感觉与我们截然不同。他们对于女人的爱也是如此：他们以另一种方式爱慕，他们以另

---

① 【Pütz 版注】迷宫，Labyrinth，与前希腊的 Labrys（双斧）一词有亲缘关系，词义或为带有亚该亚文化中的神圣符号的“双斧之家”（Haus der Doppelaxt）。涌入克里特的希腊人转用该词指带有这一标记的富丽堂皇的 Knossos 的宫殿的错综复杂的通道。一个神话反映了他们对克里特地区的征服，在这个神话中，雅典人忒修斯（Theseus）克服了“迷宫”的危险。该词后来变成了文体风格的象征，在古代就已经作为与阿提卡风（Attizsmus）不同的亚细亚风（Asianismus）加以对比（公元前 5 世纪特别是在阿提卡半岛[首都雅典]上形成的古典艺术，在目前这段文字中意义与“希腊的”相同）。尼采认为，亚细亚风的突出特点是重视材料超过重视形式，重视一种纯粹的（甚至是丑的）量的强烈表达和感受超过重视内容、秩序和尺度，重视对艺术家所使用的手段和意图超过重视流传下来的风格的严整，重视反思和论证的敏锐超过重视理想性，重视修辞艺术性超过重视古典的自然一艺术。尼采可以被视为最早的发现者之一：亚细亚风同样存在于近代，正如其存在于 16 和 17 世纪的矫饰派（Manierismus）和巴洛克艺术，以及希腊化艺术（Hellenismus，公元前 4—1 世纪）。

② 【Pütz 版注】尼采指瓦格纳的音乐。关于这种音乐的特点，亦参《人性的，太人性的》，“来自艺术家和作家的灵魂深处”，节 219，以及“意见和箴言集锦”，节 144。

一种方式鄙视。[①]

171

现代人的食物。——现代人善于消化众多东西，实际上几乎是所有的东西——他的抱负正是如此。但是，假如他在这方面不如此擅长，他也许会处在一个比现在更高的位置：*homo pamphagus*[②] 并不就是最优秀者。我们生活在一个趣味更为反常和偏执的过去与一个其趣味可能更为讲究和精细的未来之间——我们正在途中，离二者同样遥远。

172

悲剧与音乐。[③] ——真正的战士，如[153]埃斯库罗斯[④] 时

---

① 【KSA 版注】草稿：对男性裸体美的热爱是古代艺术的核心。正是从这一热爱出发，他们才感受到女性美——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我们关于希腊人的议论是多么不着边际！

② 【Pütz 版注】拉丁文，杂食者。

③ 【Pütz 版注】尼采指的是他的第一本著作《悲剧诞生于音乐精神》(1872)，1886 年该书副标题被修改和增加了一篇名为"自我批评的尝试"的新前言。在这本著作中，尼采发展了一种历史艺术理论，其影响却建立在对世界的美学解释上，建立在关于两种基本力量的互相对立的两重性的思辨观念上："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造型艺术和音乐，梦和醉按照彼此对立的原则表现自己，互相渗透，共同发挥作用；它们在悲剧中结合起来。与这些主要是美学的和存在论的核心规定相伴随的是文化批评的思考，这种思考的内容表现在副标题"希腊文化和悲观主义"(1886)中。从古希腊的上古时代——这一时代被描述为"最好的、最强的和最勇敢的时代"的楷模和影像(《自我批评的尝试》，Pütz 版 7555，页 8)——出发，尼采分析自从第一个理论人苏格拉底以后文化的日益衰落，这一衰落在近代和现代接近了其最低点，但在瓦格纳的艺术中找到了其救赎的新生。

④ 【Pütz 版注】äschylus，希腊文：Aischylos，雅典戏剧家 (转下页)

代的希腊人①,是难于打动的,他们绝不会多愁善感,而一旦同情战胜了他们的严厉,像一阵风暴或一种"魔力"一样突然抓住他们,他们就觉得自己失去了自制,因为一种宗教的恐惧而激动起来。在这种状态过去之后,他们不无疑虑,但是,只要他们还处在这种状态中,他们就会体会到神不守舍的奇妙的喜悦,同时又发自内心地感到痛苦:这是适合战士的饮料,一种危险、稀有、苦涩而甜美的东西,一个人是很不容易享受得到的。——如此感受同情的灵魂是战士的灵魂,这种灵魂难以打动,无论是通过恐惧还是通过同情都不容易将它们制服,但他们发现,不时地让自己软化一下没什么坏处:他们构成了悲剧所要诉诸的对象。至于那些像帆渴望风一样渴望"同情心"(sympathischen Affektionen)②之人,悲剧于其何有哉! 到了柏拉图的时代,雅典人变得更柔和和更敏感了——但即使这时,他们离我们现代社会大小城市居民的多愁善感仍然是多么遥远——哲学家开始抱怨悲剧的害处③。在刚刚开始的这样一个充满危险的时代里,勇气和男人作风④的价值提高了,它也许会使灵魂重新变得坚强起来,以至迫切需要悲剧诗人,而悲剧诗人暂时还有点——用最温和的词汇来说——多余。同样,对于音乐来说,这样一个时代也是一个更好的时代(当然也是一个更恶的时代),音乐家们将再

(上接注④)(前 525—456)。尼采这里指的是战争参加者埃斯库罗斯,他曾在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战役中和波斯人作战。

① 【KSA 版注】清样在此有:[或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人]。

② 【KSA 版注】清样在此有:[和每一点感受性]。

③ 【Pütz 版注】尼采心里想的可能是柏拉图的主要著作 *Politeia*(《理想国》),在该书第 10 卷中,悲剧被作为一种模仿与所有其他模仿相提并论,仅仅是游戏,当不得真(602b)。所有诗作都会毒害听众的心灵,除非他们拥有关于事物的真实的深刻知识作为解毒剂(595b)。

④ 【KSA 版注】清样此处有:和危险。

度为了那些强壮的、严厉的、因为对于他们自己的激情而变得残忍和冷冰冰的男人们创作自己的音乐：音乐之于目前这个正在消逝的时代的渺小灵魂，之于这些不安的、发育不全的、没有个性的、好奇的、贪婪的渺小灵魂，又何有哉！[154]

173

赞美工作的人。——在对“工作”的一片颂扬声中，在关于“工作福音”的喋喋不休中，我看到一种隐蔽的动机，这种动机与那使人们赞美公益的、非个人行动的动机是相同的：对于任何个人性存在(Individuellen)的恐惧。所谓工作，总是意味着高强度和长时间的工作；人们现在感到，这样的工作不啻最好的警察；它给每个人都带上了一副沉重的镣铐，使他的理性、贪欲和独立意识几乎没有机会可以成长。由于工作几乎用尽了所有的精力，所以，他的一切反思、筹划、梦想、忧虑、爱和恨的冲动都被迫退出战场，而只盯着工作为他树立的眼前的目标，享受着工作提供给他的容易的和经常的满足。因此，一个充满不断的紧张工作的社会也是一个更为安全的社会，而安全现在正被奉为最高的神明。——现在！多么可怕的现在！实际上，变得“危险”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些“工人(Arbeiter)”！① 到处都挤满了“危险的个人”！在他们的身后站着各种危险的危险者——真正的个人。

174

商业社会的道德时尚。——当代道德时尚的基本原则是：

① 【Pütz 版注】指在 19 世纪后半叶容易尖锐化的社会问题。

“道德行动即出于同情别人而做出的行动。”在这一基本原则的背后，我看到的是一种社会本能，它由于恐惧而披上理智的伪装，对于这种本能来说，最重要和最不可怀疑的第一原则就是，生活应该去掉它在过去的时代所具有的全部危险性，每个人都应该为达到这一目的贡献他的全部力量。因此，在它的心目中，只有那些以公共安全感和社会安全感为重的行动才有权称为“善”。由于这样一种恐惧的暴政变成了绝对的道德命令，要求人们顺从地把目光从他们自己身上移开，全神贯注于所有别人的苦难和不幸，[155]现在人们在他们自己身上所能找到的欢乐必定是少之又少！怀着磨平生活中所有棱角这一宏伟愿望，我们岂非正在使用最有效的手段把人类变成一堆沙子？沙子！小小的、圆圆的、软软的、一望无际的沙子！现在，你该满意了吧，你这散布 sympathischen Affektionen① 的先锋！这就是你的理想吗？——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对别人更有用呢？是一看到他的影子就跑过去，拉住他，帮助他②——这种帮助要么非常表面，要么成为暴君式的劫掠或强制改造——对他好呢，还是把我们自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使他一看到我们就感到愉快，神清气爽，仿佛看到一个与世隔绝、带有一道遮挡马路尘土的高墙和一扇好客的大门的美丽而宁静的花园，对他更好呢？

175

商业文化的基本观念。——今天，我们一再看到，一种社会

---

① 【Pütz 版注】希腊/拉丁文：同情心。

② 【KSA 版注】清样原为：帮助他——我们几乎没什么了解的旁人——。

文化正在形成，商业活动是这种文化的灵魂，正如个人竞赛是古希腊文化的灵魂，[①]战争、胜利和法律是罗马文化的灵魂。商人并不生产，却善于为一切事物定价，并且是根据消费者的需要，而不是根据他自己个人的需要来定价："什么人和多少人会来消费这种东西？"这永远是他的头号问题。这种定价方式已经变成了他的第二本能；对于出现在他面前的一切事物，他都不断通过这种方式加以衡量，无论它们是艺术和科学的产品，还是思想家、学者、艺术家、政治家、民族、[156]党派乃至一个时代的成就。一切创造出来的事物，在他那里都只具有供应和需求的关系，他探讨这种关系，以便使自己能够决定它们的价值。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的精神。它细致入微，无孔不入，制约着一切愿望和能力：你们未来世纪的人将会为此感到骄傲，假如商业阶级的先知还能准确无误地将未来的世纪交到你们手上的话！但是，我对这些先知毫无信心。用贺拉斯的话来说：*Credat Judaeus Apella*。[②]

176

批评我们的前人。——为什么现在我们抛弃哪怕是不久

---

① 【Pütz 版注】指 19 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作为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之子，要求让个人的天生的赢利欲自由活动，以便最后通过各种经济力量的恰当相互作用而使最大可能地谋求总经济的利益成为可能。这个意义上的自由竞争的唯一规范是经济活动参加者的供给和需求。在尼采看来，这两个标准，不仅决定了经济生活，而且还一般地决定了未来的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

② 【Pütz 版注】拉丁文：犹太人阿培拉的信仰（意思是：我可不信！根据贺拉斯的讽刺诗 I 5,100）。阿培拉是当时获释奴隶的常见外号，在此用来称一个轻信的犹太人。

前过去的真理？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代人都觉得他们自己与过去格格不入，把批评前人当作其权力感的处女作。在过去的时代，情况正好相反，新的一代总是希望把自己的权威建立在过去一代的基础上，不仅接受他们的父辈的意见，而且还尽可能更严格地保守这些意见，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感到有力量。在过去的时代，批评前人乃是一种放荡，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却把批评前人当作自己的出发点。

177

学会沉默。——你们这些可怜的浪人（Schelme）！你们居住在世界政治大都市中，年轻、聪明、为虚荣所苦，不放过在任何事情上——总是不断地发生着什么事情——发表意见的机会！你们如此扬尘飞声，便以为自己是历史的前驱！你们总是在打听，总是在插嘴，总是在饶舌，因此你们永远失去了真正创造的能力！无论你们是多么渴望伟大的作品，[157]孕育的深刻沉默绝不会降临你们的头上！日常事物驱赶你们有如驱赶秕糠，你们却以为是自己在驱赶日常事务——这些可怜的浪人！——一个人要想在舞台上当主角，就不应该留心合唱①，甚至不应该知道怎样合唱。

① 【Pütz 版注】Chorus zu machen，阿提卡悲剧的组成部分的歌队是从仪式性的酒神行动，从崇拜的酒神颂歌中发展起来的（亦参尼采《狄俄尼索斯和酒神颂歌》[*Dionysos-Dithramben*]，Goldmann Klassiker 7511，页 195 以下）。歌队作为公众意见的传达者对个别主角的行为发表评论。

178

日用人。——这些年轻人既不缺少个性，也不缺少才能或勤奋，然而，他们却从来没有时间坐下来为他们自己选择一条道路；相反，从他们的童年时代开始，他们已经开始习惯于接受某个别人为他们指出的道路。当他们长大成人，完全可以“放之荒野”时，人们却不这么做——人们利用他们，人们使他们自己偷窃自己，训练他们每天把自己用掉，并把这看作一种责任——现在，离了这种责任他们就无法生活；他们不希望改变这种责任。对于这些可怜的工作动物来说，唯一不能剥夺的就是他们的“假期”——在一个工作过度的世纪，他们就是这样称呼这种闲暇理想的；只有在“假期”里，他们才能纵情于无所事事，做些无聊的事和发小孩脾气。

179

必宜最少之政治。——以最有天才的人物处理政治与经济事务，是非常不值得的：精神的这种浪费比任何困苦的境况还要坏。这过去是且永远是不那么聪明人的工作范围，其余的人是不许走到这工场里的：否则倒不如让那些机器坏掉！[1] 然而，[158]现在的情况却是，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不仅必须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而且要不断参与到这种重要

---

① 【KSA 版注】清样为：只要最有天赋的头脑仍然不得不处理它们，那么所有政治和经济事务就都还是没有为了避免全体之毁灭而得到妥善安排。这实际上是不那么聪明的头脑的范围……。

生活中去，甚至不惜荒废他们自己的工作，这真是发疯和可笑！我们为“公共安全”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而最荒唐的是，我们得到的不是公共安全，反而是“公共不安全”：对这一事实，我们的可爱的时代正在努力加以证明，好像过去还未有证明似的！使社会不受小偷和火灾之害，让各种贸易和交流都畅通无阻，把国家变成好的以及坏的意义上的无虞城(den Staat zur Vorsehung)①——这都是些低级的、平庸的、无论如何也不是不可或缺的目标，我们不应该为实现这些目标使用我们的仍然以某种方式存在的最高级的手段和工具，而应该把他们留给我们最高和最珍贵的目标。我们的时代，无论它怎样大谈经济，其实是一个浪费者：它浪费一切事物中最宝贵的精神。

180

战争。——现代的大战是历史研究的结果。②

---

① 【Pütz 版注】尼采的批评的对象之一可能是当时正在讨论而后由俾斯麦宣布的社会法。1883 实行疾病保险，1844 年意外保险，1899 年老人和残疾人保险。由此启动了一个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从尼采的观点看，将自由的国家变成了 20 世纪的保险国家，而一个匿名的官僚阶层管理着不断增长的社会福利负担和社会保险费用。

② 【Pütz 版注】尼采可能特别想到的是与德国民族国家统一有关的战争。他作为普鲁士爱国者经历了 1866 年的德国—丹麦战争，作为卫生兵参加了 1870 年普法战争的战役。在那之后不久他改变了他对普法战争的看法，认为其历史理由(重建失去的民族统一)只是一种事后追认合法化的做法。

181

统治。——一些人统治是因为他们乐于统治；另一些人统治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统治——对于他们来说，统治不过是两害之轻者。

182

粗犷的坚定。——说到某个他们非常敬重的人，人们往往会说他“很有性格”——所谓有性格，就是说他表现了粗犷的坚定，这种坚定即使昏暗的眼睛也能看见。然而，当一个更为复杂也更为深刻的心灵发号施令和[159]以一种更高的方式表现了坚定时，人们却否认有任何性格存在。因此，狡猾的政治家们经常身着粗犷坚定的甲胄亮相。

183

遗老和遗少。——“议会有些不道德，”总有人这样想，“因为在议会里甚至反对政府的观点也可以得到表达！”——“我们在任何问题上都必须以我们的全能的主的命令为准。”——在许多遗老的头脑里，特别是在北德意志①，此乃第十一诫。我们嘲笑它，认为它不合潮流，然而在过去的时代，它却就是道德！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再次感到好笑，嘲笑现在在议会制度下成长

① 【Pütz 版注】严格遵守服从、纪律和履行职责原则的普鲁士新教思想和生活方式在北德是占主导地位的。

起来的一代人认为是道德的东西，即把党派的政策置于自己的智慧之上，回答起关于公共福利的任何问题都像是在为党派之船扬帆。“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观点。”——这就是他们的行为准则。在这种道德下，便有了现在的各种牺牲、自我克服和殉烈。

184

无政府主义者的国家。——在人们受到普遍限制和压制的各个国家里，仍然有许多漏网者和不服从者：现在他们大多聚集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如果有一天，他们可以自己制定法律，他们肯定会把铁链套在他们自己身上和实行可怕的纪律：他们了解自己！[160]由于知道这些法律是他们自己强加给自己的，所以他们将忍受法律——他们因此得到一种权力感，这种权力感，是如此新奇和有趣，以至于他们愿意为它忍受任何痛苦。

185

乞丐。——人应该取缔乞丐：向他们施舍恼人，不向他们施舍也恼人。

186

商人。——你的商务是一条铁链，把你拴在某些地区、某些伙伴和某些情趣的木桩上。勤于商务但却荒于思想，对你自己的可悲处境心满意足，并把这种心满意足掩盖在责任的外衣下：这就是你的生活，你还想让你的子女也这样生活。

187

一种可能的未来。——我们难道不能想象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种社会状态中,罪犯将出来自首和公开宣布对他自己的惩罚,骄傲地感觉,通过这样惩罚自己,他自己制定的法律就得到了尊重,而他自己也行使了一个法律制定者的权力?他也许曾经犯罪,但是通过他的自愿的惩罚,他使自己超越了他的罪过,不仅以其坦白、伟大和镇静消除了罪过,而且还履行了某种公务。——这样的未来罪犯完全是可能的;当然,他又以一种未来的立法为前提,这种立法的基本观念是:"在任何事情上都只服从你自己制定的法律。"还有多少实验待做!还有多少未来尚未来临![161]

188

营养与刺激。——一个民族之所以反复被骗,是因为他们一直在追求骗子,也就是刺激他们感官的酒精。只要能够得到它,他们就对黑面包没有怨言。对他们来说,陶醉比营养更重要——他们每每因为诱饵吞下铁钩!与那些威风的征服者和庄严的古老宫殿相比,从他们自己中间挑选出来的人——即便其为专精的实干家——又算得了什么!只有当他至少让他们看到征服和辉煌前景时,他们才有可能相信他。谁能让他们的神经兴奋,他们就俯首帖耳地听谁的,甚至不只是俯首帖耳地听谁的!即使你送给他们和平和富足,如果其中没有能够让他们疯狂的月桂花环的话,他们也会不理你。然而,这种喜爱刺激甚于喜爱食物的群众趣味,并不是民众中间土生土长的,它是一种移

栽植物，只不过在这里它长的更茂盛罢了。它起源于某些更高的心灵，在那里已经生长了上千年，群众则是这奇妙杂草仍然可以繁荣的最后的荒地。——也许，我们真应该让这些群众从事政治，以便让他们每天都可以痛饮和陶醉一番？

189

大政治。① ——无论个人和民族的虚荣心和实用考虑对于大政治有多大影响，驱使他们的最有力动机还是他们对权力感的需要，这种需要不仅存在于贵族的血液中，[162]而且还一次次通过大规模的下层群众运动爆发出来。一次次地，我们看到，群众不惜牺牲他们的生命、财产、良心和美德，以换取这种最甜美的欢乐，作为胜利者、专制者和暴君统治其他民族（或至少是认为自己统治着其他民族）。在这种需要的支配下，群众变得前所未有地挥霍、有牺牲精神、希望、轻信、不顾后果和幻想，一位有野心或阴险的君主就会抓住机会挑动战争，利用其群众的良

---

① 【Pütz 版注】Große Politik，在后期著作中，特别是在 80 年代遗稿中，“大政治”成了纲领和与尼采所蔑视的“欧洲各王朝的利益政治”针锋相对的概念，这种利益政治将各民族互相反对的“自私”和“自高[傲]”成为原则，甚至几乎成为义务。与此相反，尼采坚持的原则是：“大政治将使支配的生理学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也就是说：大政治将按照是否健康地增加生命的权力充沛感来衡量一切思想和行动（尼采，KSA，第 13 卷，页 637）。还有另外一个令人惊奇地和强烈地与这一生理学界定成为对比的关于“大政治”的界定，这一界定让人想起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人王观念：“只有与一个支配性的阶层结合，作为其最高的精神提升（Vergeistigung），新哲人才能产生。”（同上，第 11 卷，页 533）唯心主义的和生理学的概念性之间的转换是尼采后期作品的思想方式和描述方式的一个特别特点。

心来掩盖自己的非正义。伟大的征服者从来都是满嘴感动人的道德语言；聚集在他们周围的群众激动万分，只愿听慷慨激昂的话。多么奇怪的道德疯狂！当人体验到权力感时，他觉得并称自己为善的；然而同时，那些不得不忍受他的权力的人却觉得并称他为恶的！赫西俄德在其关于人类时代的神话中①，先后两次描述同一时代，即荷马的英雄时代，因此从一个时代里区分出两个时代：对那些在专制者和冒险家铁蹄下呻吟的人，以及对他们的听说这段历史的后代来说，这是一个恶的时代；对那些英勇的人的后代来说，这是一个善的时代，充满了美好的令人怀念的幸福时光。在这种情况下，诗人除了那样做外别无选择——他的听众中肯定两种人的后代都有！

190

从前的德国文化。——就在不是很久前，德国开始[163]引起其他民族的注意，这主要是由于一种文化的缘故，他们现在已不再拥有这种文化。确实，怀着一种盲目的热情，他们像摆脱疾病一样摆脱了这种文化，但却只能代之以政治狂热和民族狂热等。毫无疑问，由于这些替代，他们甚至引起了其他

---

① 【Pütz 版注】指赫西俄德（参 38－1）《工作与时日》中关于时代划分的文字（106－201 行），这是第一个分期理论，它将古代划分为四个按照作为价值符号的金属命名的时代：黄金时代，克罗诺斯统治的时代，是最幸福的时代（人像神一样生活），白银时代，宙斯统治的时代，带有衰败的趋势，这一趋势在战神阿瑞斯统治的金属时代是如此加剧，以至于人类开始互相杀戮。按照赫西俄德的说法，接下来是第四个时代即英雄时代，后来作为青铜时代包括从特洛伊到忒拜的时代。许多古代作家都觉得他们所处时代是黑铁时代。奥古斯都的第一罗马帝国，由于其和平思想、艺术和科学的繁荣，而被欢呼为黄金时代的重新开始。

民族更大的兴趣：让他们去自豪吧！——另一方面，我们要说的是，从前的德国文化愚弄了欧洲人，它实际上并不值得他们对它感兴趣，并加以模仿和争相学习。我们现在不妨碍回想一下席勒[①]、威廉·洪堡[②]、施莱尔马赫[③]、黑格尔和谢林[④]的思想，读一读他们的通信，暂时加入其门徒的庞大圈子：让我们看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什么，他们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使我们今天如此不能忍受，同时又不无怜悯和感动？首先，是他们那不顾一切显得道德激动的愿望；其次，是他们对优美、空洞的各种抽象的爱好，以及美化一切事物（道德、热情、时代、习俗）的愿望，这种愿望起源于一种庸俗和恶劣的趣味，却吹嘘自己是希腊的后裔。这是一种温柔的、善良的、楚楚动人的唯心主义，它的最大愿望就是做出高贵的样子和发出庄严的

---

① 【Pütz 版注】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和歌德同为——以及比歌德更坚决的——德国古典文学时代的理想主义代表。

② 【Pütz 版注】Wilhelm von Humboldt，学者和政治家（1767－1835），重要的语言科学研究成果的作者，1809 年成为普鲁士文化－教学活动的领导者。他的普通教育事业改革以一种通过古典教育，特别是古代语言教育训练的人格教育的理想为基础。

③ 【Pütz 版注】Friedrich Ernst Daniel Schleiermacher，1768－1834，新教神学家、哲学家；他属于浪漫派的圈子，并与施莱格尔兄弟相熟。他试图将他的出身和教育所带给他的虔诚的笃信，与唯心主义哲学，和物质现实的有限性结合起来。他从一种根本独立性的情感来解释宗教。在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和新教的解经学的背景下，他从古老的文本阐释理论中决定性地发展出了现代诠释学的原则（一般哲学理解理论）。

④ 【Pütz 版注】Friedrich Wilhelm Josef Schelling，1775－1854，哲学家。他制订了德国唯心主义的所谓最早体系（1795）。他发展出了一种思辨的自然哲学，这种思辨自然哲学最后融入一种同一哲学：主体和客体，实在和理想，都在绝对中融合为一。最后是艺术，它位于哲学之上，将所有分裂的东西统一起来。自 1807 年后，与黑格尔相对抗，谢林转向了人类自由及其与上帝的关系问题。

声音，它是狂妄而无害的东西，同时对“冷冰冰”“干巴巴”的现实从心底反感，对解剖学、全身心的激情、任何哲学克制和怀疑主义从心底反感，特别是对任何不适合做宗教符号的自然科学从心底反感。歌德[1]以他自己的方式注视这场德国文化闹剧：站到一边，温和地抗议，保持沉默，更坚定地走自己更好的道路。一段时间后，[164]叔本华也注意到这闹剧：在他那里，真实的世界的和世界的险恶重新变得可见，他关于这个世界的议论是不美的和不雅的，却充满热情，因为这种险恶具有它自己的美！——究竟是什么了遮蔽了这些外国人的双眼，使其不能像歌德和叔本华一样观察这种德国文化，或者更好，干脆不观察这种德国文化？是这种文化的暗淡的光泽，捉摸不定的银河的闪烁，当外国人看到这种光，他们对自己说：“它离我们非常非常遥远，我们的视力、听力、理解力、快感和评价在这里都失去了作用；然而，我们相信，它们应该是某些恒星发出的光！也许德国人独自发现了一块天堂并已在那里定居？我们必须想办法接近这些德国人。”因此，他们走近德国人，但是用不着走的更近，德国人自己已经开始摆脱这种暗淡的星光了，因为他们心里最清楚，他们并没有进入天堂，而只是走进了一团云[2]！

---

① 【Pütz 版注】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和对所有人的判断一样，尼采对歌德的描述也不是没有紧张的。歌德很少获得他的评价，但直到他的文体风格作为“最后的高贵的德国趣味”时，歌德终于获得了一种明显肯定的评价。

② 【Pütz 版注】可能影射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 445－386）的《云》，在该剧中，阿里斯多芬讽刺以苏格拉底的形象为代表的智者的教育方法。

191

更好的人们。——人们对我说，我们的艺术[①]诉诸的是现代的人们，现代的贪婪、不满、浮躁、厌倦和痛苦不堪的成群结队的人们，在他们的悲惨深渊的上空，展示出一幅极乐和出世的景象，从而使他们暂时得以忘忧，舒一口气，也许还能从这种忘忧中找到再生的力量和勇气。可怜的公众！可怜的艺术家！他们不得不怀着这样一种半是牧师半是精神病医生的可怜用心！高乃依[②]要幸运的多——“我们伟大的高乃依！”——正如塞维涅夫人[③]用女人面对一个真正男人时所特有的声调惊呼的那样；他的听众也要高明的多，对这样的听众，描述骑士的美德、严肃的责任、慷慨的牺牲和英雄的自制是完全相宜的，而且对他们不无教益。他以及他的听众对人生的爱也与我们完全不同，不是来源于[165]一种盲目的枯竭的“意志”，因为不能毁灭而咬牙切齿，而是欣欣然将其看作这样一个场所，在这里，伟大和人道(Größe und Humanität)能同时并存；在这里，即使最严格的清规戒律，即使最严厉的君主专制和宗教专制，也不能使个人的自

---

① 【Pütz 版注】指浪漫派和后期浪漫派的艺术，在这种艺术中，一方面是不断的宗教高扬，不断超越有限进入无限，另一方面又展示出一种阴郁的、有时是魔鬼性的和恐怖的人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二者彼此对立。有关例子首先是霍夫曼(E. T. Hoffmann，1776－1822)的故事。

② 【Pütz 版注】Pierre Corneille，1606－1686，法国剧作家。他被认为是以“三一律”——事件、时间、地点——为指导原则的法国戏剧的完成者。在他的悲剧、悲喜剧和喜剧中，他惯于改编经常是来自古罗马的历史素材，以便描写典型的伦理冲突。

③ 【Pütz 版注】Marie Marquise de Sévigné，1626－1695，书信遗稿，这些书信属于经典的法国文学。

豪、勇气、魅力和智慧低头，反而让人感到是一种反面刺激和动力，使他们抬起天生高贵和自信的头，表现出意志和激情特有的力量！

192

对完美敌手的渴望。——不能不承认，法兰西是世界上最基督化的民族[①]：这不是因为法兰西人的信仰要比其他人的信仰来得伟大，而是因为在法兰西，崇高的基督教理想不再仅仅是观念、萌芽和半成之物，而变成了活生生的人。例如，帕斯卡，所有基督徒中最伟大的基督徒，集狂热、理智和真诚于一身——一个多么奇妙的化身！费奈隆[②]，教士文化之杰出、完美的全权代表，一种历史学家认为不可能而实际上只是极其困难和极少发生的绝对的金平衡；德·居雍[③]夫人及其法国寂静主义[④]同道，在她身上，使徒保罗以其热情和雄辩不懈追求的那种基督徒的

---

① 【Pütz 版注】尼采关于法国人是世界上最基督教性的民族的断语，很可能同时也是一个影射："最基督教性的国王"的荣誉称号，作为特别忠于天主教基督教的奖赏，向来是为法国君主们保留的。此外，路易十四的权力包含有一个特别的基础，法国主教博苏特（Jacques Benigne Bossue，1627—1704）在文件中将其权威解释为神圣的，因为王侯作为上帝的代理进行统治。

② 【Pütz 版注】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q Mothe-Fénelon，1651—1715，法国神学家，从 1695 年起任 Cambrai 大主教。

③ 【Pütz 版注】Jeanne-Marie de Guyon，1648—1717，法国神秘主义者，与费涅龙同为法国寂静派的主要代表。

④ 【Pütz 版注】Quietisten，源于拉丁文 *quies*（静）。寂静派代表了基督教神秘主义的一种形式，追求通过内心世界实现与上帝合一的理想，通过被动献身和在自己的个体生存中放弃主动塑造的基本态度实现其理想。

光辉、慈爱、宁静和出神入化的神圣状态得到了最好的证明，而在语言和态度方面的一种真诚的、女性的、优美的和[166]高贵的法兰西式的简洁，又使她同时避免了保罗在其上帝面前表现出来的犹太式的纠缠；特拉普修会的创始者①，他使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理想变成了法律，而他这样做是地道的法国作风，完全不是什么例外：直到目前为止，他那禁欲组织只有在法国才如鱼得水；它们也随着法国人的脚步进入了阿尔萨斯和阿尔及尔。我们也不应忘记胡格诺教徒②：在他们身上，尚武精神与勤勉精神，文雅的习俗与基督徒的严厉前所未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

① 【Pütz 版注】Armand Jean le Bouthillier de Rancé，1626—1700，在世俗的生活方式后于 1664 年成为特拉普修道院的院长，开始严格改革西妥教团（Zisterzienser），这一改革于 1678 年得到教皇英诺森 11 世批准。特拉普僧侣（遵守严格教规的西妥教团僧侣）通过严格禁欲加以训练：长期沉默、素食和艰苦的田间劳动。

② 【Pütz 版注】Hugenotten，大约自从 1560 年以后的法国新教徒的名称，他们在 1559 年巴黎全国宗教会议上形成其信条（加利坎信条[*confessio Gallicana*]）。许多贵族加入后，由于他们不仅要求信仰自由，而且也希望维护其反对绝对君主专制的封建权利，所以胡格诺教徒就具有了重要的政治意义，同时却也使他们因此陷入了一种宗教和强权政治冲突之中，最终爆发为以 1562 年瓦西大屠杀为开始的胡格诺战争。虽然按照 1563 年安布瓦茨饬令（Edikt von Amboise）、1570 年圣一日尔曼一翁一莱伊和约（Frieden von Saint-Germain-en-Laye），胡格诺教徒享有一种在某一确定安全地区内的文化自由，但在圣巴托罗缪之夜（Bartholomäusnacht）（1572 年 8 月 23/24）中大约 3000 胡格诺教徒及其众多领导者的被杀害还是重新点燃了战火，迫害持续不断。自从 17 世纪以后，许多胡格诺教徒移居国外（Réfugiés），有些去了北美，英国，荷兰，瑞士，以及德国，德国的选帝侯大帝在普鲁士的勃兰登堡为他们设立了定居点。留在法国的教徒随后又参加了 1701—1704 的塞文战争（Cevennenkrieg）。胡格诺教徒虔诚地过着一种严格有秩序的生活，献身于神学，特别是圣经研究以及教会史。

还有王港[1],正是在这里,基督教的伟大学术传统最后繁荣花似锦;法国的伟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懂得如何开花。虽然完全不是浅薄之徒,一个伟大的法国人总是带有一种明显的表面性,仿佛是他内心世界的自然的皮肤——而一个伟大德国人的内心世界通常都是重封密锁,仿佛一粒金丹,见不得阳光,怕被人偷去。——现在,让我们说说,这一拥有如此完美的基督教榜样的民族为什么要注定产生相反的同样完美的非基督性的自由精神的榜样!因为法国的自由思想家,在其精神生活中,不得不与真正伟大和完整的人交锋,而不像其他民族的自由思想家那样,只能与教条和太监宫女交锋。

193

Esprit[2] 与道德。——德国人知道如何才能使精神、知识和心灵变得令人厌倦,惯于把这种厌倦感看作是道德的标志;他对法国人的机智不无恐惧,担心它会迷住道德的双眼——然而这种恐惧对他又有一种磁石一般的吸引力,有如小鸟在毒蛇面前感觉到的那种恐惧。在德国的名人当中,也许没有人[167]比黑格尔更富有机智了——然而他身上又带有如此多的德国人对

① 【Pütz 版注】查姆波(Champs)的王港,巴黎附近西妥教团修道院,成立于 1204 年。自从 1609 年,女修道院长阿玛尔德(Angélique Arnauld, 1591－1661)对修道院进行了严格的改革,使其在德郝拉尼(Jean Ambroise Duvergier de Hauranne,1581－1643)的影响下成为伟大的冉森改革运动的精神一宗教中心。尽管有教皇关于其信条的谴责(1653)但还是经过了一个繁盛时期的修道院,后并入隐居修行者(Solitaires),帕斯卡也属于此。

② 【Pütz 版注】法语:精神;机智。

机智的恐惧，以至这种恐惧造成了他特有的那种古怪的文体①。他的文体的要点在于，一层又一层反复包扎事物的核心，直到没有人能像“年轻女子撩起面纱的一角张望”——用一位古代女性厌恶者埃斯库罗斯②的话——那样轻易掀开事物的包装，害羞而好奇地窥测事物的心脏。——然而，这个所谓事物的核心，其实只是关于精神问题的某个机智然而常常无关的玩笑，是语词的某种巧妙和大胆的结合，这种玩笑和措辞在思想家集体中作为包装科学药片的糖衣是合适的——但当它自己被如此重重包装之后，它却成了最难啃的科学和最高贵的精神乏味。这就是是德国式样的机智，对于这种机智，德国人是如此爱不释手，发挥的是如此淋漓尽致，甚至叔本华这样敏锐、非常敏锐的人也竟然被弄糊涂了③——在他的一生中，他大声指责德国人的表演，但却从来不能对他们做出解释。④

---

① 【Pütz 版注】尼采的判断已经见之于叔本华，叔本华轻蔑地称黑格尔哲学为“语词垃圾”，将其一笔勾销：“从这样一堆垃圾中，这一可怕的榜样留给我们的是头脑混乱的黑格尔胡话，就像那些纯粹胡扯的人所说的话一样。”《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版，第一卷，第四章）

② 【Pütz 版注】可能指埃斯库罗斯的传记和文学作品中“男人的”，在当时也就是好战的特点。

③ 【Pütz 版注】关于叔本华和黑格尔交锋的情形如下：在其 1820 年柏林短期学术“中场表演”期间，他选择与黑格尔同一时间上课，因此不可避免地看到，他的听众寥寥无几，而黑格尔的课堂却人头攒动。叔本华对黑格尔的攻击最后发展为纯粹的谩骂和不讲道理。当丹麦科学院小心翼翼地暗示他，由于他针对黑格尔的攻击，他的应征论文《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不能获奖时，他立即宣布，丹麦科学院不具有正常人的智力（《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一版前言）。

④ 【KSA 版注】草稿：对机智的恐惧，“它戳坏眼睛的魂”，德国人这样想。

194

道德教育者的贪心。——道德教育者取得的成绩为什么相对不大,可由以下事实解释:他们一下子要求太多,也就是说,他们野心太大,急于为每一个人颁布规则。这实际上无异于漫无目的地向动物演讲,指望它们会摇身变成人类:因此,动物对之厌倦也就不足为奇!正确做法是选择特定的群体,努力发掘和提高他们的道德:例如,我们应该怀着把狼变成狗的目的对狼演讲。然而,无论如何,最大的成就既不属于试图教育每一个人,也不属于教育特定的一群人,而只属于那首先试图教育一个人并且绝不离开他的目标左顾右盼者。上个世纪所以优于我们的世纪,正是因为它拥有众多受过个别教育的个人,[168]以及同样众多的教育者,这些教育者把教育一个人当作他们毕生的工作,这种工作不仅在他们自己的眼中,而且也在"健全社会"的所有其他人的眼中,为他们赢得了尊严。①

195

所谓古典教育。——认识到我们把生命献给了知识;认识到如果不是献身知识,我们就会放弃生命,不!应该是早就已经

---

① 【KSA 版注】草稿:哲学教育者要求太多:为所有人颁布规则,这等于漫无目的地向动物演讲,指望它们摇身成为人类。人们必须选择有限的群体,只对他们要求道德,比如说渴望知识的人。"上个世纪……赢得尊严",清样:无论我们的世纪在其他方面取得了多少成绩:只要有一百个这样的教育者和一百个其所教育者就足以赋予这个世纪以一种新的品格。

放弃生命，我们战栗地反复背诵这诗句：

> 命运啊，我跟着你
> 即算我不愿跟
> 但我必须跟
> 一面跟一面叹息①

——当我们回首我们的生命历程时，我们发现有一件东西已永远失去：我们虚度的青春岁月。在那求知的、热情的和渴望的年代里，我们的教师本应教我们以关于世界的知识，然而他们却只是向我们传授"古典教育"（klassischen Bildung）！在这些虚度的岁月里，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死记硬背关于希腊人、罗马人及其语言的残缺知识，完全违背一切教育的最高原则：只有饥饿者，方可与食物！我们满脑子塞满数字和物理学知识，却又从来不知无知之可怕，从来没有在我们的个人日常生活和活动中，以及从早到晚发生在我们家中、工厂中、天空中和自然中的一切中，看出千百种需要去解决的问题，看出折磨人的、羞辱人的、刺激人的问题，从而让我们的好奇心看到，我们首先需要物理和数学的知识，然后才能享受到这种知识的绝对逻辑的科学欢乐！[169]从来就没有人教给我们这种对科学的敬重，过去的伟人们奋斗、失败和再奋斗的故事，构成严密科学历史的苦难和牺牲，从来没有哪怕一次打动我们的心灵！相反，我们感到的却是对这些实际科学的某种轻视和对历史训练、"形式教育"②和"古典

---

① 【Pütz 版注】出自尼采本人。

② 【Pütz 版注】formalen Bildung，Bildung 原为塑造物质材料的活动，特别是通过德国古典文学而成为核心性概念，以及通过威廉·（转下页）

主义"的重视！我们就这样轻易被欺骗了！形式教育！我们难道不应该指着我们文法学校[①]最优秀的教师，嘲笑他们并且问："他们是形式教育的结果？如果不是，他们又怎么能以此教人？"古典主义！我们在教育后代方面从古人那里学到任何东西了吗？我们学会像他们那样写和说了吗？我们一直在练习对话的剑术辩证法吗？我们学会他们那样优美和骄傲的举止了吗？学会像他们一样角力、投掷和拳击了吗？关于所有希腊哲学家奉行的禁欲主义，我们学到多少？在古人奉行的任何一个个别美德上，我们有过多少相同的训练？对道德的任何沉思在我们的教育中不都是完全看不见的吗？更不用说对道德的任何可能的批评，或者按照这种或那种道德生活的勇敢和严肃的尝试了！人们在我们心中唤起过任何古人对之比现代人评价更高的感情吗？他们是否曾经以一种古代的精神向我们表明日子和生命的划分(Einteilung)以及超越生命的目标了吗？我们是像学习现在生活着的民族的语言那样学习古代语言了吗？即是说，关于这种语言，我们能够脱口而出，运用自如了吗？除了荒废光阴，

(上接注②)洪堡成为教育的基本概念。从教学的观点出发，人们在实质性教育(材料获得[Stoffaneigung])、形式性教育(机能养成[Funktionsgewinn])和范畴性教育(意义推导和自我反思)之间加以区分。尼采对高级中学语境中的形式教育的批评针对的是在19世纪日益功能化的一维的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

① 【Pütz 版注】Gymnaisen，来自希腊语 gymnosion，希腊青少年进行身体和精神训练的地方，由 Dromos (跑道)、Palästra(带柱廊的庭院)和公共温泉浴池组成；在近代成为"高级中学"的名称，自19世纪成为文科高级中学(Humanistisches Gymnasium)其主要专业为拉丁语和希腊语。Gymnasium 唯一有权成为大学学习预备学校(根据《1788 弗里德里希敕令》规定)。尼采关于"我们目前文科中学的灾难性后果"的批评，在《关于我们的教育机构的未来》的演讲中得到了表达(尼采，KSA，第1卷，页685以下)。

我们没有获得任何真正的能力和新本领！只获得一种知识，关于古人所为、所能之知识！而且是多么肤浅的知识！我现在越来越坚信：希腊人以及古代人的全部生活方式，无论看起来是多么简单和确实，实际上却是非常难以理解，甚至无法[170]理解的，而我们通常用来谈论古代人的那些陈词滥调，要么是轻率，要么是出于我们的世代相传的愚蠢的自以为是。我们看到古代的词汇和概念与我们自己的词汇和概念不无相似，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假象，在这些词汇和概念后面，隐藏的全是我们这些现代头脑必然感到不熟悉、无法理解和痛苦的情感。这就是我们认为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在上面跑来跑去的土地！够了：我们在儿童时期在这片土地上东跑西撞，养成了对一切古代事物的敌视和反感，一种由于过于熟悉而产生的几乎不可磨灭的巨大反感！我们的古典教师是如此狂妄无知，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解古代，并把这种狂妄无知传给他们的学生，同时还传给他们一种轻蔑，让他们觉得，这样一种了解对人类的幸福毫无帮助，只对那些可怜的、痴呆的、不可救药的老书虫很有用："让他们守着他们的宝贝过活！他们也只配守着这些宝贝！"——怀着这样的想法，我们结束了我们的古典教育。——对于我们来说，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地过去了。但我们想到的并不只是我们自己！①

---

① 【KSA 版注】草稿：古典教育！在你们的古典教育里，你们不学像古人一样教育后代，不学像他们一样说话，一样写作，一样优雅和骄傲地举手投足，不学像他们一样角力、投掷和拳击！从禁欲主义那里，你们没有学到一点古人的教育哲学！任何一项单独的古代美德，你们都没有像古人那样学习！特别是没有学习任何古人对之比现代人评价更高的情感！生活的目标，以及日子的划分，——你们从未以一种古代的精神加以表明！你们的节日和哀日没有一点那个过去时代的影子！[你们的所有行为和愿望]你们的友谊，你们的交游不模仿榜样！你们没有不（转下页）

196

最切身的真理问题。——“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到底为何要这样做？”——这是我们现行教育制度既不教授也不提问的真理问题；我们对此无暇顾及。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却有时间跟孩子说笑话而不是告诉他们真理，跟女性——不久将要为人母亲的女性——说好听的而不是告诉她们真理，跟年轻人谈他们的快乐和将来而不是告诉他们真理——我们做起这一切从来就不缺时间和兴致！——但是，七十年啊！时间飞逝，很快就到了我们向这个世界说再见的时候；真理对我们来说似乎无关紧要，[171]就像波涛不知道它如何涌动和往哪涌动一样无关紧要！事实上，它不知道也许更为明智。——“你所说的不无道理；但是，从不问这个问题表明我们尚未染上某种骄傲；我们的教育不教人骄傲。”——因而更好。——“真的？”①

（上接注①）断地练习辩证法，对话的剑术！你们从没有像阅读[你们的母语]活的民族的作品一样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更不用说像说母语一样说这些语言——这也就是说，只有这样才能学会一点如何教这种语言！你们不要被人骗了！当人们用“形式教育”之类语言回答你们时，对他们笑并指着我们文法学校[所有]最好的老师！他们受过“形式教育”吗？如果没有，他们如何以此教人！——此外，你们很少体验到，古人与我们完全不同，他们高度评价的教育中的事项与我们完全不同：为了获得这一经验，人们却把你们领向一条间接道路，多么奇怪的做法！你们可曾叹息，人们浪费了你们的青年时代：人们以一种痛苦和狂妄的方式教给你们一点历史，还有狂妄，以便古典教育成为一种享受？——不，你们从来没有叹息！因此我们教你们叹息！

197

德国人对启蒙运动的敌视。——让我们来看一下本世纪上半叶德国人通过他们的智力活动对整个文化做出了哪些贡献，首先是德国的哲学家[①]，他们退回到思想的最开始和最古老的阶段，因为像梦想时代的思想家一样，他们满足于概念而不是解释（Erklärungen）——他们重新复活了一种前科学的哲学形式。其次是德国的历史学家和浪漫派[②]，他们一般致力于为某些古老和原始的情感，特别是为基督信仰、民间信仰、民间传说、民间语言、中世纪、东方禁欲主义和印度思想恢复荣誉。第三是自然研究者（Naturforscher）[③]， 他们试图反对牛顿[④]和伏尔泰的精

---

① 【Pütz 版注】尼采可能特别想到的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也就是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黑格尔和谢林。

② 【Pütz 版注】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1797—1861）奠定了历史法学派，用历史来源取代了自然法的建构。他以其关于法律产生于是"民族精神"的理论而影响了启蒙运动。诺瓦利斯（Georg Friedrich Philipp Freiherr von Hardenberg，1772—1808）凭借其在《基督教界和欧洲》中的思辨性历史构造而提供了浪漫的中古崇拜的纲领性文件。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也勾勒了一种"旧文学和新文学的历史"，并写下了《印度的语言和智慧》。格林兄弟（Jacob Grimm，1795—1863，Wilhelm Grimm，1786—1859），由于他们的《儿童和家庭童话集》【译按：俗称《格林童话》——】而著名，他们以其对德语历史和语法的研究、对德国传说和法律遗产（Rechtsaltertümern）的研究，以及他们的德语词典，为一种广泛的"日尔曼学"奠定了基础。

③ 【Pütz 版注】Naturforscher，参谢林（1775—1854）《自然哲学观念》（1797），舒伯特（Gotthilf Heinrich Schubert，1770—1860）的受谢林影响的《关于自然科学的阴暗面》（1808），以及诺瓦利斯的自然科学研究，在这一研究中，诗性的想象力、采矿专家的现代自然科学和16、17世纪符号学说（自然作为符号世界）的唯心主义的和自然哲学的新生，结合起来。 （转下页）

神，和像歌德和叔本华一样恢复一个充满伦理和象征意义的神圣的或凶恶的自然的观念。从整体趋势上说，德国思想是对启蒙运动以及被简单地误认为启蒙运动后果的社会革命的反动：对于一切现存事物的恭敬试图摇身一变成为对于一切曾经存在的事物的恭敬，以便使心灵和头脑重新填满，不给未来和新的目标留下任何位置。对情感的崇拜代替了过去对理性的崇拜，而在这种新的崇拜的确立过程中，德国的[172]音乐家⑤，作为一切无形的、幻想的和童话的东西的最好辩护者，比任何语词或观念的艺术家都更多贡献。即使我们考虑到层出不穷的个人成就，以及从那时以来许多事物所得到的比过去更为公正评价的事实，我们还是不能不指出，在对过去的充分的和决定性的知识的获得的背后，存在着一种从整体上贬低知识抬高情感和——用康德描述其工作的话来说——“通过表明知识的局限性重新为信仰铺平道路”的极大危险。但是，现在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让我们重新自由地呼吸！说来奇怪，正是德国人如此念念有词地召来的神灵最终却成了他的愿望的最大障碍——在看起来

（上接注③）物理学家里特尔（Johann Wilhelm Ritter，1776－1819）将实验经验和整体思辨结合起来，从而对直到黑格尔的《哲学全书》的浪漫主义自然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一种元素之间互相渗透的观念的浪漫主义观念背景下，他奠定了现代电化学。

④ 【Pütz 版注】Isaac Newton，1643－1727，英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通过他的主要著作 *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自然哲学的数学基础》，1867），他奠定了经典理论物理学和天体力学的基础。

⑤ 【Pütz 版注】可能特别指德国浪漫派作曲家，诸如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1786－1826），他在其歌剧《魔弹射手》几乎集中了尼采所提到的所有要素；然后是舒伯特（Franz Schubert，1797－1828），舒曼（Robert Schumann，1810－1856），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Bartholdy，1809－1847），李斯特（Franz Liszt，1811－1886），以及——正如我们在尼采那里总是看到——后期浪漫派的化身：瓦格纳。

似乎是做了没落、幻想和反动精神的一个时期的附庸之后，历史研究，对起源和进化的了解，对过去的同感，对情感和知识的新生的激情，突然具有了一种新的性质，现在那可恶的启蒙运动的新的、强大的神展翅飞翔在它过去的召唤者的上空和彼岸，而它本来是被召唤来反对启蒙运动的。我们现在已将这场启蒙运动向前推进；我们用不着担心什么“大革命”及其对立面“大反动”——与我们推动和希望推动的不可抗拒的伟大潮流相比，它们只不过是一些浪花和泡沫！

198

决定民族地位的人。——拥有丰富的内心经验并能从[173]精神的高度俯视和超越这些经验——决定一个民族地位的文化伟人就是这样构成的。在法国和意大利，决定民族地位的是贵族，但在德国，由于迄今贵族多属于精神贫乏者之列（也许他们很快就会不再如此），所以是教士、教师以及他们的后代决定了民族的地位。①

199

我们是更高贵者。——忠诚、慷慨、珍惜名誉，三者结合，成为一种单一性情，我们称之为贵族的（adelig），高贵的（vornehm），高尚的（edel），就这种性情来说，希腊人是不如我们的。

---

① 【KSA 版注】草稿：拥有丰富的内心经验并用一种精神的目光审视这些经验——在德国只有教士及其后代才如此。在法国，英国和意大利，贵族在政治动荡和宗教动荡中经历很多和思考很多。

我们不想因为这些美德的古老目的似乎已经不再受人尊重(这是正确的)而放弃他们,而是力图为这种宝贵的遗传冲动找到了新的应用目的。——从我们自己那本质上仍然是骑士风和封建性的贵族观点看,甚至最高贵的希腊人的心性也是比较低级和事实上几乎不太光彩的;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俄底修斯蒙受羞耻时用来安慰他自己的那些话:"忍受它,我亲爱的心!你已经忍受过最屈辱的事!"①作为这种神话典型的生活实例,我们还应该提到一位雅典官吏的事迹,他被另一位官吏当着全体官吏用木杖威胁,他用下面的话来为自己摆脱耻辱:"打我吧,但也请听我说的!"(此人就是地米斯托克利斯②,古典时代的诡计多端的俄底修斯,在如此屈辱的时刻低三下四地安慰他那"亲爱的心灵",这完全符合他的为人)受到侮辱时,希腊人完全不像我们那样,由于血液中的骑士冲动和心灵深处的自我牺牲愿望,可杀不可辱,或一有机会[174]就为荣誉冒险,如我们的决斗;或把一种美名(名誉)看得比一种恶名更有价值,虽然后者丝毫无损我们出名和权力感;或对我们的阶级偏见和信条忠贞不渝,即使这种忠贞会妨碍我们当上僭主。由于最深刻的嫉妒,而将每一个同伴都看作一个平等的竞争对手,随时准备扑向他的猎物,把他们全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下,这就是每一个真正的

---

① 【Pütz 版注】引自荷马《奥德赛》XX18:"忍着点,我的心;当不可抵抗的库克洛普斯,吞下我杰出的伙伴,那天你已忍受过比这更屈辱的事。"(译文据 Wolfgang Schadewaldt)

② 【Pütz 版注】Themistokles,雅典政治家和统帅,约公元前 525—460 后;面对巨大的阻力建立了阿提卡海军,并指挥希腊人在萨拉米战役(前 460)中打败波斯人。尼采引自普鲁塔克《平行传记》【译注:通常称为《希腊罗马名人传》】"地米斯托克利斯和卡米卢斯"("地米斯托克利斯 II")。

希腊贵族的无耻的秘密：因此，撒谎、谋杀、背叛、出卖自己的家乡和城邦，对他又算什么！对这种人来说，正义似乎是极其困难的，他们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正义的人"之于希腊人就如"圣人"之于基督徒。当苏格拉底开始竟然说出"美德就是幸福"①这样的话时，他们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他们听到的全是疯话。因为一想到幸福，每个出身高贵的人都会自然地想起为了自己的喜怒而牺牲所有人和所有事物的僭主，想起他们那完美的残忍和恶行。毫无疑问，在暗中沉溺于这类幸福幻想的民族中，对国家的敬重不可能深入人心——然而那些权力欲望不再像这些高贵的希腊人的权力欲望这样无限制的人民，在我看来，也将不再需要对国家观念的偶像崇拜，这种崇拜过去是用来控制这种权力欲望的。②

200

忍受穷苦。——出身高贵之最大好处是使人更能忍受穷苦。[175]

201

贵族的未来。——贵族的那种贵族做派表明，他的权力意识不停地以驱使他身体为乐。具有贵族习惯的男人或女人绝不

---

① 【Pütz 版注】引文出处不明。

② 【KSA 版注】"对这种人来说……控制这种权力欲望的"：柏拉图断言，每个人，包括正义之人阿里斯提德(Aristides)，都是这样想的：正义对于这种人来说是极端困难的，他们几乎不能相信这种事。"正义"——之于希腊人就像"虔诚"之于基督徒。

会让自己在一把椅子上颓然坐下，耗尽精力一般；在其他人竭力把自己弄得舒服的场合，例如在火车旅行中，他却坐得笔直，绝不东倒西歪；他可以一连几个小时站在公堂之上而不露出倦意；他布置他的房间，不是考虑怎样才舒适安逸，而是考虑怎样才能使他的房间庄严大方，仿佛是某种高大威猛生物栖身的所在；面对挑衅，他总是不为所动，头脑清晰，不像惊慌、失措、害羞和呼吸紧张的平民。正如他知道如何让人们觉得他在任何时候都拥有过人体力一样，通过即使在他的痛苦困境中也仍然不失风趣和礼貌，他也希望给人留下印象，觉得他的头脑和心灵可以面对任何危险和意外。就激情而言，一种贵族教养就像是一位骑手，他或以使其高傲而暴烈的坐骑跳起西班牙步①为乐——请想象一下路易十四时代②的情景——，或觉得胯下的骏马就像出膛的子弹一样带着他风驰电掣而去，马和人都因为高度的紧张仿佛就要爆裂开来，但却仍然没有爆裂开来和仍然保持着清醒头脑，因而体验到一种非常的快乐：在这两种情况下，贵族教养都表现了权力感，而如果说习俗通常要求的只是权力感的外观，那么，这种游戏给非贵族阶层留下的印象，以及对这种印象的印象，却无疑在不断增强着实际的优越感。——建立在这种优越感基础上的贵族教养的无可争议的长处现在甚至在一个更高层次崭露头角：[176]由于自由思想家的工作，那些在贵族圈子里出生和成长的人将能够进入知识领域而不会受到非议。在知识的王国里，他们将比以前获得更多的智力圣职和学习更高的骑

① 【Pütz 版注】一种古典马步：从维也纳的西班牙骑术学校流传开来的术语，用来表示马的溜步（马被勒紧缰绳碎步疾进）。

② 【Pütz 版注】“太阳王”路易十四（1643－1715；从 1661－1715 亲自统治）专制统治下法国文化的辉煌时期。在他的时代，豪华和排场与严格的宫廷礼仪结合在一起。

士责任;他们将以追求无敌的智慧的理想为荣,对于这种理想,还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即将到来的时代那样可以自由地追随。最后,如果事情一天比一天变得更明显,从事政治将成为某种不光彩的职业,那么,贵族还能从事什么职业呢?——①

202

关心健康。——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要对犯罪的生理原因进行思索,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只要我们相信,通常的道德思想方式就是精神健康的思想方式,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在罪犯与精神病患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由于我们对这种信仰至今仍然坚信不疑,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接受从它引出的结论并把罪犯当作精神上有毛病的人来看待,但却不是为了傲慢地表现自己的怜悯和仁慈,而是出于医生的谨慎考虑和良好愿望。也许他需要的是换换空气,换换同伴或暂时休息一段时间;也许他需要一个人呆着或换个新的职业;也许他自己发现,一段时间的监禁生活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使他能不受自己以及让他头疼的某种蛮横冲动的危害——无论什么东西,只要对他的健康有益,我们都应该充分地提供给他!我们应该把痊愈恢复的可能性(那一有害冲动的消灭、改变和升华)及其手段清

---

① 【KSA 版注】草稿:上流社会的姿态表明一种拥有权力的感觉,比如,不让自己在沙发上颓然坐下,好像耗尽力气一样;镇定和冷静地对待挑衅,而不是惊慌失措和羞愧难当的样子;在火车上不东倒西歪;一连几个小时站着而无疲倦之态,也就是说,人表现出高水平的身体能量,并通过不变的快乐和礼貌表现一种不变的精神权力感。——教士也表达了一种权力感:假如他和那些高贵者不具有这种权力感,而只是假装有它,他们却会因为这种不断重复的感觉游戏而最后获得它。

晰地摆在他面前；如果情况不好，我们应该把治疗的不可能性摆在他面前；对于那些病入膏肓、[177]变成了他自己厌物的罪犯，我们还应该给他提供自杀的机会。以这种极端的治疗措施为背景，我们不应该放弃任何帮助犯罪者恢复心灵自由和勇气的机会；我们应该从他的心灵中清除悔恨，仿佛清除某种不洁的东西，向他表明，他如何可以通过帮助另一个人甚至帮助整个集体而弥补他以前的过失而且还做得更多。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自始至终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特别是允许他隐姓埋名，或者改名换姓，和不断更换居住地，以求使他的名声和未来生活尽可能少受影响。毫无疑问，在目前的情况下，每一个受到伤害的人，不管伤害如何能够得到弥补，都仍然希望施行报复并为此求告法庭，法庭则像一位手执天平的伙计，一成不变地按照它那伤天害理的法律条文在等量罪恶的另一端放上等量的惩罚：我们难道就不能超越这种报复？如果我们把我们古老的复仇本能，连同我们对罪的信仰一起抛开，甚至认为像基督教那样祝福自己的敌人和帮助那些冒犯过自己的人乃是一种明智，可以增进人类的幸福，那么，人类生活将会变得多么轻松！让“罪”(Sünde)这一观念见鬼去吧！让“罚”(Strafe)这一观念也跟着见鬼去吧！从此以后，这些失势的魔鬼将不再能够生活在人们中间；他们也许仍然能够生活在其他什么地方，如果他们竟然还希望继续活下去和没有因为对于他们自己的厌恶而死去的话！——另一方面，请想一下，犯罪者给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损失与病人给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损失完全是同一类损失：病人散布忧虑和恶劣情绪，什么都不生产，消耗别人生产出来的东西，需要照顾、医生和[178]娱乐，浪费健康人的时间和精力。然而，如果有谁今天因此而希望对病人进行报复，我们就会指责他没人性。但是，毫无疑问，在较早的时代，人们却正是这样做的；在原

始文化中，甚至在我们今天的某些未开化民族中，病人实际上是被当作罪犯来对待的，也就是说，被当作对群体的一种威胁和某种凶神的寄身之所，这种凶神由于他所犯的某种罪行而进入他的身体！这里的法律是：每一个病人都是一个罪人！那么，我们呢？我们是否已经足够成熟，以至能采取与他们完全相反的观点了呢？我们难道不能说，每个“罪人”(Schuldige)都是一个病人？——不，这样的时刻还没有到来。首先，我们缺少医生，只有在医生手中，直到现在一直被称为实践道德的东西才能转变为他们的治疗科学和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普遍缺乏对某些事物的强烈兴趣，这些事物某一天也许会以一种与较早时代宗教癫狂的“振聋发聩”相去不远的方式来到我们身边；教会还不具备改善人类健康状况的人才；无论是我们的小学还是我们的中学都还没有身体保健和饮食理论方面的课程安排；发誓放弃使用法庭和惩罚刑法的人还没有自己联合起来；还没有哪个思想家敢于按照社会或个人承受寄生者的数量多少评价它们，同样，也还没有一个国家的缔造者以一种符合箴言的慷慨大度和心地仁厚的精神挥动他的犁尖；“你要是开辟土地，就用犁开辟土地：这样，跟在你犁后面的鸟和狼将为你欢呼——万物都将为你欢呼。”①[179]

---

① 【Pütz 版注】参 Wernher der Gartenaere:《我的希尔姆布莱希特》(*Meiner Helmbrecht*)，546 行以下。尼采引自:《带论文和注释的古代高地和低地德语民歌》，Ludwig Uhland 编，卷 2;《论文》，斯图加特 1866。卷 3 关于:《乌兰德论诗歌和传说的历史》，页 72;geneußt 是 genießt 的拟古用法。

【KSA 版注】草稿:(罪犯)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关于性格改造的思考必须变得像现在关于神学问题的思考一样普遍，教会必须被征用，以进行这种教育。——1)将自己作为病人对待 2)疗养所 3)教会 4)司法机构下的自愿戒除组织 5)负载大量寄生者而不毁灭 6)我们全都患有对罪犯的坏意见病。缺少医生。——社会对犯罪者的责罚，在他心中造(转下页)

203

反对坏吃法。——呸！ 人们今天在饭店以及其他上流人士出入地的吃法！甚至当有名的学者聚会时，他们也像商人一样，山珍海味一桌子："丰盛"和"花样"是他们的原则，按照这原则，备饭不是为满足人身体的营养需要，而是为排场，并且需要通过刺激性饮料来减轻胃和大脑的负担，帮助消化。呸！因此产生的普遍放荡和善感！呸！因此必定产生的他们的梦想！呸！作为这种饮食之饭后甜点的艺术和书籍！随便他们做什

（上接注①）成了一种持久的报复欲，和一种反社会倾向。由于困顿造成的犯罪者被施以出于原则犯罪者的惩罚。为了保护社会，人们看起来似乎是要求，所有一次被惩戒者都将被作为终身的敌人看待，需要长期监管。相反，我建议尽可能保持罪犯的匿名状态，以便有可能在他被惩罚之后，恢复他的品行端正的名声：人们应该像对待需要换换空气的病人那样对待他，不是怀着高傲的仁慈关心他，而是医生似地关心他。假如他认为一段较长时期监管生活对他有好处，——为的是不受他自己的危害——那么，只要他自己觉得这样好，他就将留在监狱里；对于不希望被强迫恢复健康的人，人们则必须让他们明白恢复健康的可能性和手段。社会应该把基督教关于宽恕和祝福诅咒我们者的原则看作是一种精明，它可以使我们的生命感觉变得轻松起来。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可以将罪犯看作是精神上的错误，是坏的或有缺陷的心智教育的结果。因此，罪犯将被作为一种较轻形式的精神疾病类型来对待，重新给他们以好心情和愉快心境并不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极端的保护，匿名状态和经常的居住地变换。罪犯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与身体疾病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完全是一样的：病人散布忧虑和恶劣情绪，什么都不生产，消耗别人生产出来的东西，需要照顾、医生和娱乐，浪费健康人的时间和精力。在原始文化中，病人是被作为罪犯对待的；野马将马群中的所有病马都踩死，因为一个染病的动物对集体的安全有危害。——过去人们将病人看作一个罪人，将来有一天人们会将罪人看作一个病人。

么:他们的行为都带有刺激、矛盾和厌世的味道(英格兰的富人需要基督教以便忍受他们的头疼和消化不良)。最后,事情不仅具有让人作呕的一面,而且还有让人笑的一面:这些人完全不是饕餮之徒;我们的时代及其永远保持匆忙的方式对其成员的影响,比他们的胃对他们的影响更大:这种饮食所来何为?为了代表(repräsentieren)!代表什么,代表上帝?等级?——不,代表金钱;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拥有等级!我们现在是个人!然而,金钱却是权力、声望、尊严、特权和影响力,一个人拥有金钱的多少决定别人对他的大或小的道德偏见!没有人愿意把它放在黑洞洞的谷仓里,但也没有人愿意把它明晃晃地放在桌子上,因此,金钱需要一个人们能够自豪地把它放到桌面上的代表:这就是他们吃的饭菜![1] [180]

204

戴纳和金钱之神。[2] ——现代人常常无必要地犯罪,这种极度狂躁是怎么产生的?这人用假秤,那人在将房子高额保险后,纵火图赔,还有人参与造假币,而上流社会四分之三,习于不犯法之欺诈,做着居心不良(schlechten Gewissen)的生意或投机事业:是什么驱使他们?并非真的贫困,因为他们谁也没有到

---

① 【KSA 版注】草稿:(不仅在饭店里,而且在所有上流人士出入的地方)我们的吃法是一种与希腊人的简朴相对立的野蛮吃法。这样一些人必然会产生多少梦想!因此必然产生多少放荡和善感!看看他们的艺术,他们的饭后甜食!看啊,不是刺激和矛盾在支配他们吗!

② 【Pütz 版注】达娜厄,阿尔戈斯王阿科里索斯和奥瑞迪克(Eurydike)的女儿,被他的父亲囚禁在一座铜塔里,因为他将被达娜厄的一个儿子杀死。宙斯化成黄金雨进入塔内,她成了帕尔修斯的母亲。

生活不下去的地步，有的还过着衣食无忧的好日子。但是，由于见财富增长的太慢而产生的可怕的烦躁，以及对财富增长的同样可怕的热中和爱慕，使他们日夜寝食不安。在对金钱的这种急躁和热爱中，我们看到权力欲重新燃烧了；在过去，使这权力欲熊熊燃烧的是人对自己拥有真理的信仰①，由于这种信仰是如此冠冕堂皇，以至人们可以带着好良心干坏事（把犹太人、异教徒和优秀书籍投入火中，完全消灭秘鲁和墨西哥这样的高于我们的文化）。② 在我们的时代，这种权力欲的表现形式有所改变，强度却丝毫没有减轻，这种急躁和爱慕仍然在要求着人们的奉献：过去我们为了上帝的缘故而做的，现在我们为了金钱而做，也就是，为现在给我们带来最高权力感和好良心的东西而做。③

205

以色列人。——欧洲犹太人的最终命运如何，这是我们下一个世纪有幸目睹的场面之一。毫无疑问，[181]他们已经掷出了他们的骰子和穿过了他们的卢比孔河④，唯一悬而未决的是，他们将成为欧洲的主人呢，还是像许多世纪以前，当他们面临着

---

① 【KSA 版注】“人对自己拥有真理的信仰”：宗教和战争。（清样）

② 【KSA 版注】“带着好良心……高于我们的文化”：去犯罪，违背誓言，毁灭国家，烧死异教徒，灭绝[民族和人群]犹太人，发动十字军东征以及类似运动。（清样）

③ 【KSA 版注】“也就是……东西而做”：使人倾心的不是别的正是这个：心，习惯和被娇惯倾心什么。

④ 【Pütz 版注】Rubikon，卢比孔是位于 Umbrien 和罗马行省 Gallia Cisalpina[山南高卢]之间的一条边界小河的古代名称，即今 Lubicone，向南从拉文纳入亚德里亚海。当恺撒于公元前 49 年 1 月 11 日渡 （转下页）

类似全或无选择时，丢掉埃及一样丢掉欧洲。他们的得天独厚之处是，在18世纪的欧洲，他们经受了一种任何其他欧洲民族都未经历的严峻考验，——从这段可怕的考验时期的经历中，犹太民族的个人比犹太民族的整体更受益匪浅。因此，今天的犹太人在心理上和精神上都可以说是一个巨人；在生活在欧洲的所有居民中，犹太人最少像那些智力较低的人一样，一遇大不幸就求助于自杀或酒精。每一个犹太人都能在他的父亲和祖父的历史中找到一大堆在可怕困境中做最冷静思考和坚韧的例子，还有巧妙利用和控制灾难与不幸的例子，从中吸取力量；他们隐藏在可怜的投降外表下的勇敢，他们的*spernere se sperni*［蔑视蔑视者］的英雄主义，使所有圣徒的美德相形见绌。在两千年的时间里，人们充满鄙视地对待他们，堵住他们通向任何高贵和尊严的道路，迫使他们从事越来越肮脏的工作，企图以此使他们永远抬不起头来。结果，他们在这种对待下确实没有变得更干净。但是，他们并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头。相反，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相信，他们担负着最高的使命；一切受苦者所具有的美德也从来没有停止给他们带来光荣。他们尊敬他们的父母和他们的孩子的作风，他们的婚姻和婚姻习俗的合乎理性，使他们在所有欧洲人中与众不同。此外，他们还知道如何从那遗弃给他们（或者说他们被遗弃给）的卑贱职业中创造出一种权力感和永恒；关于他们的高利贷①，我们甚至也不得不说，没有这种加于那些鄙视

（上接注④）过卢比孔河（并且说：*alea iacta est*［骰子已经掷出去了！］［据Sueton《恺撒》，32］），离开他的行省向意大利进发，他开启了内战。尼采用这句已经成为谚语的说法表示，骰子已经掷出，风险已定。

① 【Pütz版注】尼采尊重犹太人将针对他们的限制转变成他们金钱交易职业来从事、作为他们的生命意志的手段发挥作用的能力，因此颠倒了人们长期怀有的一个判断。

他们的人身上的有效折磨和经常的欢乐，[182]他们也许早就不能这样长时间地保持他们的自尊了，因为我们的自尊取决于我们在无论好还是坏的事情上做出回报的能力。不过，他们的复仇从来没有发展到不顾一切的程度：由于居住地、气候、邻人的习俗以及压迫者的频繁变换，他们具有自由的思想和开阔的心胸；他们对人类社会的经验是无以复加的，即使是在他们感情冲动时，他们也仍然不失审慎地记着这种经验。他们对他们的精神上的灵巧和精明是如此自信，以至即使在他们最为穷困潦倒时，他们也不需要像普通工人、脚夫和农夫那样汗流浃背地赚取他们的面包。从他们的行为举止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灵魂根本就不知道什么高贵的骑士感情，他们的身上从来没有佩带过什么刀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无欢乐但又几乎总是令人感到痛苦的柔弱的坚定。但是，现在，由于他们一年比一年越来越多地和不可避免地与欧洲最高贵的贵族血统联姻，因此，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获得一种可贵的遗传，使他们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改观；这样，在一个世纪以后，他们看上去将足够高贵，使那些听命他们的人不再以把他们作为自己的主人为羞。这一点非常关键！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现在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尚嫌过早！他们自己心里完全清楚，所谓征服欧洲或任何暴力行动，对他们来说都只是无稽之谈；但是，欧洲早晚有一天会像成熟的果子一样落下，那时只要他们轻轻伸手接住即可。同时，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也必须在欧洲所有重大事务上发挥更重大作用，站在前列，直到他们自己能够决定什么是真正的重大为止。那时，他们就会被称为欧洲民族的创造者和路标而不会冒犯欧洲民族的感情。对于每个犹太家庭来说，[183]构成犹太历史的这种伟大印象的丰富源泉，这种激情、美德、决心、自制、斗争和各种各样的胜利的充溢，如果不是最终表现为伟大的人们和伟大的事业，

还能有什么别的表现呢？因此，犹太人把这些珠宝和这些金器作为他们自己的作品——历史比较短暂和经验那么深刻的欧洲民族所不曾创造和不能创造的作品——摆在我们的面前之日，以色列把它的永恒复仇转变为对欧洲的永恒祝福之日，就是第七天[①]再临之日，在这个日子里，古老的犹太上帝将为他自己，他的创造和他所选定的人民而欢欣，我们大家、我们每个人也都将与他一起欢欣！

206

不可能的阶级。——贫穷、快乐和自由独立，三者可以并行；贫穷，快乐和受奴役，三者同样可不悖。如果我们的工厂奴隶不觉得像现在这样被用做机器上的螺丝钉和人类发明精神的填充物有什么耻辱，那么，我无话可说。有人认为，更高工资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苦难，即他们的非人奴役的苦难；呸！有人相信，随着一个新的机械化社会中非个人性程度的提高，这种奴役的耻辱将转变成一种美德；人们给自己制定一个交换价格，使自己不再是人，而是变成机器的一部分！呸！所有这些思想和做法！在各民族拼命追求最多生产和最大富裕的目前的疯狂中，你们已经成为一个同谋？但是，你们应该做的是相反的计算：在这样一种对外在目标的疯狂追求中，[184]内在价值（inneren Wertes）受到了多大的损失！然而，如果你们已经不再知

---

① 【Pütz 版注】由上帝在他的六天创世工作之后，在第七天完全歇工，将其定为圣日（参《创世纪》2，2—3），所以十诫第三条规定，第七天即安息日是耶和华的纪念和庆祝日，和完全休息日（参《出埃及记》20，8—11）。作为上帝和以色列之间盟约的标志，安息日证明了神圣的拯救秩序。与犹太人的安息日相对应的是基督教纪念复活的礼拜日。

道什么叫自由呼吸，如果你们已经丧失最后一点控制你自己的权力，如果你们自己就像一瓶走了味的酒一样使你自己感到没劲，如果你们留心报纸和偷偷注视富有的邻居，因为权力、金钱和意见的起落而充满贪欲，如果你们不再相信破衣服者的哲学和无需要者的心胸，如果自愿的贫穷和不受职业和婚姻限制的自由——这可能是唯一适合你们中间的精神高尚的人的生活状况——变成嘲笑的对象，那么，你们又有什么内在价值可言呢？另一方面，如果你们的耳朵里总是充满社会主义者的蛊惑宣传，这种宣传意在激起你最大胆的希望，要求你做好准备并且只是做好准备，一天天地准备下去，一天天地等待下去，等待某种事情从外面发生，同时保持过去的所有生活原封不动，一直到这种等待变成了饥饿、渴望、热情和疯狂，最后 *bestia triumphans*[暴民的胜利]的日子带着它的全部荣耀从天而降，那么，你们又有什么内在价值可言？——相反，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说：必须漂洋过海，寻找世界的未开发的野蛮地区，在那里成为主人，首先是成为自己的主人；只要有任何奴役的威胁，就不停地从一个地区换到另一个地区；既不躲避危险也不躲避战争，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甘愿死亡，而不是在继续忍受这种可耻的奴役，而不是继续变得更为怨恨、刻毒和热衷于阴谋诡计。这将是心灵的正确的态度：此时此刻，欧洲工人应该大声宣布，作为阶级，他们乃人的一种不可能性，而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有欠公允的不适当的社会安排，他们应该在欧洲的蜂巢中开始一个前所未有的蜂拥而去的时代，通过[185]大规模的自由迁徙行动反对机器，反对资本，反对他们现在面临的不得不在成为欧洲国家的奴隶还是成为某个革命党的奴隶之间做出选择的威胁。让欧洲四分之一的居民从欧洲迁出！欧洲和这些居民都会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只有在遥远的土地上，在巨大的殖民事业中，我

们才第一次看到，欧洲母亲给她的子女灌输了多少理性、公正和健康的怀疑，但是，如果他们继续呆在家中，这位阴沉的老妇人就会使他们变得无法忍受，并且有变得和她一样爱争吵，爱发火和沉溺享乐的危险。在欧洲的国土之外，欧洲的美德将和这些工人一起在异国他乡生根；那些在他们的老家已经开始退化为危险的不满和犯罪倾向，一旦到了国外，就获得了一种粗犷的优美的自然性，被称为英雄气概。——因此，最终，一阵清新的空气将重新吹过这古老的、人满为患的和自我消耗的欧洲！“劳动力”也许会变得有些缺少，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人们那时也许就会想到，我们之所以觉得离开我们的许多需要我们就活不了，其实只是因为这些需要太容易满足了——我们完全可以放弃这些需要！也许我们还可以招来大批的中国人：他们将带来与工作蚂蚁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他们也许还会有助于为这愤愤不平和躁动不安的欧洲注入某种亚洲式的平静和沉思以及——也许是最需要的——亚洲式的坚忍(asiatische Dauerhaftigkeit)。

207

德国人对待道德的态度。——德国人有能力成就一番大事，但他很少愿意成就一番大事；[186]由于懒惰的天性，他总是能服从就服从。在某些时刻，当他不得不自我依靠和抛开懒惰，当他不再能像一个零一样消失在一串数字中(在这方面他比一个法国人或一个英国人要逊色的多)——他的力量油然而生：这时他变得危险、恶毒、深刻和大胆，他那一直沉睡着的力量开始苏醒过来，使别人(甚至也使他自己)感到难以置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德国人开始服从他自己——这是极其不寻常的——

他以一种与他以前服从国王和他的公职一样缓慢、死板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服从他自己，因此，正如我们所说，这时的他完全可以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与他过去所假定之“性格软弱”的自我迥然不同。然而，一般来说，他害怕自我依靠，害怕发凡起例：德国人所以需要那么多官吏和墨水，原因就在此。——他与轻举妄动格格不入，对于轻举妄动来说，他是过于小心翼翼了。但是，在全新的环境使他从过去的昏睡中惊醒之后，他几乎是轻举妄动的。新环境的陌生和新鲜感使他感到陶醉，飘飘然忘乎所以——在自我陶醉方面，他可是一位行家里手！因此，我们看到，目前这个时代的德国人在政治上几乎总是轻举妄动的，虽然即使在这里，他也仍然带有彻底性和严肃性的长处和成见；然而，尽管他在与其他政治力量周旋时可能充分利用这些长处和成见，但使他心中充满欢乐的却是，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闹事、任性和敢于创新，可以随意更换人物、党派和希望，仿佛他们仅仅是一些面具。——那些训练有素的德国学者，迄今被视为最具德国性的德国人，过去是并且也许现在还是优秀的德国军人的真正兄弟，同样根深蒂固地和几乎孩子气地易于服从一切外在事物，同样不得不经常独立负责，回答科学中的许多问题：只要他们能够保持他们的骄傲、单纯和耐心，只要他们能够保持他们的不受政治风云变幻的[187]政治狂热影响的自由，我们就可以期待他们大有作为：像他们现在这样，或者像他们过去那样，他们乃是某些更高事物的萌芽。——德国人(甚至他们的学者也不例外)的真正长处和短处在于，他们比其他民族更爱好迷信和渴望信仰；他们的恶习一直是他们的酗酒和自杀倾向(这表明了他们的精神的沉重，这种沉重很容易促使他们愿意撒手)；他们的危险完全在于束缚理智和放纵情感(例如，音乐和精神麻醉品的过量使用)：因为在一个德国人身上，情感是一种消极不利

的因素和像一个醉汉的情感一样是自我毁灭的。热情本身在德国比在其他地方价值要少,因为其少结果。若德国人做了什么伟大事业,必在艰难、牺牲中、刻苦、紧张思考以及经常是神勇的状态下。——他们确实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可以给予某种东西,只要我们知道如何使他发现这种东西,取出这种东西(德国人本身是乱糟糟的)。——现在,如果这样一个民族开始考虑道德,什么样的道德会使他称心如意?它的第一个要求必然是,在这种道德中,它对于服从的衷心愿望应该变成一种理想。“人不能没有某种他可以无条件服从的东西。”——这是一种德国情感,一种德国式的推理,在德国的所有道德教导的深处,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情感和逻辑。整个古代道德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多么不同!所有希腊思想家,无论作为个人他们是多么千差万别,作为道德家却都像一位体育教师[1],对他的学生说:“来,跟着我!按照我的要求做!这样,也许有一天你就会[188]在全体希腊人面前夺冠!”个人出乎其类(persönliche Auszeichnung),——这是古代人的道德;悄悄地或公开地顺从和追随——这是德国人的道德。——早在康德及其绝对命令很久以前,路德就基于同样的感情宣布说必定有一种人对之可以信任的绝对存在——这就是他的上帝存在证明;与康德相比,路德更粗糙和更大众化,他要人们无条件服从一个人格,而不是一个概念。不过,康德之所以绕道道德,最终也还是为了达到对一个人格的服从:这是典型的德国人的崇拜,在宗教崇拜越来越少的今天更是如此。希腊人和罗马人在这方面的感

---

① 【Pütz 版注】指 Friedrich Ludwig Jahn, 1778－1852,“德国体操之父”。为了通过体操技术有助于普鲁士人的内心训练,他于 1811 年开办了第一个体操场。

情是不同的，他们肯定会对这种“必定有一存在”的说法嗤之以鼻：由于他们的南方的自由情感，他们反对任何“绝对的信任”，并在内心深处保留着对无论神、人还是观念的一切事物的某种最后的怀疑。他们的哲学家在这方面走的更远，以至于说 *Nil admirari*[①]——他认为这句话包含了整个哲学。而一个德国人叔本华在相反的方向上走的这样远，以至于说：*admirari id est philosophari*［哲学就在于崇拜］。但是现在，如果像有时发生的那样，德国人需要再次进入能够完成大事业的状态，那又如何？如果不服从的非常时期突然来临，那又如何？——当叔本华说，德国人超出其他民族的唯一长处是，在他们中间有比其他地方更多的无神论者时，我并不认为他是正确的——但是我知道，当德国人能够干一番事时，他总是使自己超于道德之上！他难道不应该这样做吗？现在有新的事情等待他去做，也就是说，等着他去命令——无论是命令他自己还是命令其他人！但是，这种德国道德并没有教过他如何去命令！德国道德已经完全忘记如何命令！

① 【Pütz 版注】拉丁文：无所佩服，无所惊奇。贺拉斯的常被人引证的名言：《书信》I，6，1。



卷 四

208

良心问题。——*in summa*[①]：你们要的新究竟是什么？——我们要不再将“因”搞成“罪”，“果”搞成“罚”（Henkern）。

209

最严厉理论的好处。——只要一个人信仰最严厉的道德理论，人们会忽略他的许多道德缺点。相反，带有自由精神的道德家的生活却总是被放在显微镜下仔细检查：人们想用他生活中的每一项错误作为他那不得人心理论的最好反驳。

---

① 【Pütz 版注】拉丁文：整体上，总之。

210

所谓“本身”。① ——从前人问，什么是可笑者（das Lächerliche）？好像在我们之外存在着某些东西，可笑乃是附着于这些东西上的性质；为了发现这些可笑的东西是什么，我们陷入狂想不能自拔（一位神学家②甚至认为它们是“罪的天真状态”[die Naivität der Sünde]）。现在人问，什么是笑？笑是如何产生的？人们深思后而得结论：[190]不存在什么本身善、美、崇高、恶的东西，而是有种种心境，处在这些心境之中，我们便把上述词汇加到我们身内身外的事物上。我们现在重新收回了事物的称谓，至少想起来是我们把这些称谓借给了事物：——我们不用担心，这种见解未尝使我们失去出借的能力；我们既没有因为这种见解变得更富有，也没有因为这种见解变得更吝啬。③

211

致梦想不死者。——你们想让你们心爱的意识永远存在？这是否有点无耻？你们难道没有替其他事物想想，如果你们长

---

① 【Pütz 版注】an sich，指康德的区分：不依赖主观形式的事物“本身”的存在和事物在知识中“为我们”显现的存在。康德的区分以新的方式继承了柏拉图在理念与生成和毁灭的感官世界之间的区分。

② 【Pütz 版注】指 Alexandre Vinet，1797—1847，瑞士神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史家。

③ 【KSA 版注】结尾部分清样：在哪些状态下，某个人会将某一事物称为美的？也许是这样一些状态，在这些状态下，他会想起那些通常使他感到愉快的东西。

存不死，那些比基督徒还要耐心地容忍你们到现在的事物将不得不容忍你们到永远？也许，你认为你的存在可以唤起它们的永恒快感？只要有一人不死就会使那时仍存在的所有其他事物都会因为对他的厌倦而纷纷死亡和自杀！你这微不足道的地球生物，带着历史长河中几千个瞬间的微不足道的经验，却想赖在永恒存在上不走！还有比这更无赖的吗？当然，对一个只活了短短七十年的生物，我们不能要求太高——他还不能想象自己可能经历的“永恒的厌烦”——他的生命于此还太短暂。

212

自我认识的来源。——每当一动物看见另一动物，它就在心里把自己与它比较优劣；野蛮时代的人也是这样。因此，每个人之认识自己，庶几近于纯粹认识自己的攻击和防卫能力。①[191]

213

生活的失意者。——有些人是由这样的材料做成，社会可以任意处置他们，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满意，不怨错过一生。另外一些人则是由这样的材料——不一定特别高贵，只是特别稀少——构成，除非在某一特定情形下，按照他们自己独特的想法生活，他们就不能满意，就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因为每当个人觉得其生命是不幸与错过的，必向社会发泄其粗暴、颓唐、病态、

---

① 【KSA 版注】卓稿：对于动物来说，那些最经常碰到的动物，给他以一种习惯性的优越感（骄傲）或低下感（谦卑）。

兴奋、贪欲等全部苦恼 从而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阴郁沉闷的气氛，或在最好的情况下，带电的乌云。

214

原谅何干！——你们在痛苦中，要我们在你们由于痛苦而对人和事物不公时原谅你们。但是，我们的原谅何干！你们应该为你们自己的缘故更小心！你们痛苦，因而更损害自己的判断：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补偿自己痛苦的方式啊！你们对其他事物的诋毁反过来变成对你自己的诋毁；你们弄坏的是你们自己的眼睛，而不是别人的眼睛：你们将习惯于错视和斜视！

215

奉献的道德。——"热情奉献自己"、"自我牺牲"——这就是你们的道德格言，我也诚然相信你们，如你们所说，[192]是"发自内心"的(es damit ehrlich meint)。只是当你们在这样一种道德中"发自内心"时，我比你们更了解你们之"内心"！站在这样的高处，你们蔑视其他要求自我控制、严厉和服从的更为清醒的道德，甚至称其为自私。毫无疑问！当你们发现它们让你们不快时，你们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它们必定令你们不快！因为在你们热情献出自己和牺牲自己时，你们体验到的不是痛苦，而是一种让你们迷恋和狂喜的思想：现在，你们不再是你们自己，而成为你们为之献身的更有力量的神或人的存在的一部分；你们沉醉在他那因为你们的牺牲而再一次得到证明的权力感中。其实，你们只是表面上牺牲自己，实际上在思想中已经变身为神并体验着他的快乐。与这种快乐相比，在你们看来，服

从、责任和理性的"利己主义"道德是多么可怜和可鄙：你们不喜它们，因为它们要求实在的牺牲和奉献，同时又不能使牺牲者在幻想中变为一个神。总之，你们想要陶醉和放纵，而那种可鄙的道德禁止陶醉和放纵——因此，它们让你们不快，我完全相信！

216

恶人与音乐。——除了那些不信任一切的、恶的和暴躁的人外，还有谁体验到过无条件信赖之爱的极乐吗？这些人在其中欣赏到其灵魂巨大的、从来没有相信过的、可以信赖的例外。一种无边的做梦一样的感觉在某一天不期而至，大驾光临，与他们过去的所有隐秘的和公开的生活都截然不同，恰成鲜明对照！宛如一个从天而降的奇迹，熠熠生辉，超出一切语言和[193]形象。绝对的相信使人无言；事实上，在这幸福的无言中甚至有一种痛苦和沉重。因此，我们看到，这些因幸福而变得沉重的恶的灵魂比其他更好的人更感激音乐：透过音乐，宛如透过一片彩色的轻烟，他们遥视和谛听他们的爱，他们的爱仿佛变得更遥远、更动人和更轻松了；音乐是他们唯一的手段，使他们得以凝视他们的非常处境和第一次带着置身事外的轻松心情欣赏他们的非常处境。每个爱着的人在听音乐时都这样想："它在说我，它代替我说，它知道一切！"

217

艺术家。——德国人想通过艺术家获得想象中的激情；意大利人想摆脱他们实际的激情，获得安宁；法国人想得到证明自己判断的机会和谈论的资本。因此：让我们公正！

218

如艺术家之用短。——如果说每个人都不可能没有弱点，如果说每个人最终都只能像接受命运一样接受自己的弱点，那么，我希望每个人至少能像许多艺术家一样拥有足够的技巧，知道如何用他的弱点反衬他的优点，通过他的弱点使我们渴慕他的优点：大音乐家们在这方面的本领是无与伦比的。在贝多芬[①]的音乐中常有一种粗暴、蛮横、急躁的音调；在莫扎特[②]的音乐中常有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老实伙计的和气；瓦格纳的音乐常有突然而[194]强烈的动荡不安，眼看最有耐心的听众也要失去好脾气，然而就在这时，他又恢复其力量，其他两位也是如此。通过他们的弱点，他们使我们渴望和珍惜他们的优点，让我们有十倍敏感之舌，品味他们音乐中的每一滴轻灵，优美，卓越。[③]

219

自我贬低之伪。——由于你的无理智（Unvernuft），其他人遭受深重的痛苦，他们的幸福蒙受不可弥补的损失——当你终

---

① 【Pütz 版注】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德国作曲家。

② 【Pütz 版注】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和维也纳古典音乐的一个主要代表。

③ 【KSA 版注】草稿：产生最好结果的张力：贝多芬的音乐中常有粗暴、蛮横的声音；莫扎特有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老实伙计的和气："让我们开心，兄弟！"；瓦格纳则有突然而强烈的动荡不安，眼看最有耐心的听众也要失去好脾气，从而使他们更加渴望一瞥[美的灵魂]精神或美或灵魂。（安宁在瓦格纳音乐中具有一种麻醉作用，如吗啡的气味）。无意识的背景，某些人的影响的基础，他们从这片阴影中走出，闪亮登场。

于克服了你的虚荣，你来到他面前，让他唾弃你的愚行，以为在经历了这对你来说极端难受的一幕后，一切都恢复正常，你的自愿荣誉损失补偿了他的不自愿的幸福损失：带着这种感觉，你心安理得扬长而去，相信一切美德又回到你身上。但是，无论如何，其他人的痛苦并没有比以前减少一分。不错，你曾经无理智并且现在承认自己曾经无理智，但其他人丝毫不觉得这对他是什么安慰：相反，看到你在他面前自我贬低，使他想起你带给他的痛苦的场面，如同你给他新造成一种伤害，——但他并不想报复，也不认为你能以什么方式加以补偿。实际上，这出闹剧是你自己为了你自己而演给你自己看到，受害人不过是一个证人，他被请来作证，但不是为了他，仍然是为了你——请不要自欺！

220

威严与恐惧。——仪式，制服和礼服，严肃的表情，[195]庄严的注目，从容的举止，曲折的言辞，以及一切人们所谓之威严：这皆是恐惧者的作态，他们欲以此使他们自己或他们所代表的东西令人恐惧。无所畏惧者天生和自然令人畏惧，他们不需要仪式和威严：他们知道自己令人畏惧，所以他们不假手段，直接用言辞和手势让人们敬畏，或在更多的情况下，让人们恨畏。

221

牺牲之伦理。——那种根据牺牲程度评价自己的道德是一种半野蛮时代的道德。理性在灵魂中获得的最后胜利是一种艰难的、血腥的胜利，因为强烈的相反之本能冲动在这种胜利中必须被镇压。没有向食人神(kannibalische Götter)的这种血腥献

祭，理性不可能获胜。

222

狂热之用。——欲唤醒冷漠者，惟使其狂热。

223

可怕的眼睛。——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眼睛更让艺术家、诗人和作家们害怕了：它看穿了他们的小把戏，知道他们如何经常在满足自己的欲望和欺世盗名之间犹豫不决；知道他们如何渴望以很少的货色换取很多东西，知道他们如何怀着一颗卑贱的心在肮脏的角落里鼓吹美和崇高；[196]透过他们的艺术的全部幻觉，看到他们心底的观念，像他们自己原来看到的那样，可能是一道迷人的光影，也可能是一件普通的赃物，一种平常的思想，他们不得不为它梳洗、打扮、包装、上色、加工、处理，以便把它做成什么，而不是从中产生什么思想，——这眼睛啊，在你们的作品中，看到了你们的全部不安、窥伺、贪婪，你们的模仿和夸张（夸张不过是嫉妒性的模仿），它如此了解你们的赧颜以及你们在别人面前掩盖这种赧颜和在自己面前解释这种赧颜的艺术！

224

他人不幸的"陶冶作用"。——某人遭到不幸，"同情者"（Mitleidigen）走来，将他的不幸描述一遍——于是满意而且飘飘然地走了：他们欣赏不幸者的痛苦，好像在欣赏自己的痛苦，

以此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

225

很快被人轻视的方法。——一个说的快和说的多的人，即使他说的有理，也会在短暂的接触之后，让我们极度轻视他——不仅是与他引起我们的不快程度对应的轻视，而且更深。因为我们猜得到，他已使多少人厌烦了，因此，在他引起的我们的个人的不快以外，又加上我们认为必然的别人对他的轻视。

226

与名流交往。——甲："你为什么回避这位大人物？"乙："我不想[197]错误地认识他！我们的缺点彼此不容：我近视且多疑，而他带着一副假钻石，神气活现，好像他戴的是什么真家伙！"①

227

被囚者。——当心一切被囚者！例如，要当心那些聪明的妇人，命运使她们被贬于一个狭小、昏暗的环境，就在那老去了。她们常常懒洋洋地半闭眼似乎在晒日，然而，每一阵不熟悉的脚步声和每一个不速之客都会使她们立即开始狂吠，她们要对一切逃到她们的狗笼之外的东西进行报复。

---

① 【KSA版注】指瓦格纳。

228

赞颂中的报复。——这是一篇颂词，你们称其肤浅：但当你们猜出复仇的恶意隐藏于这颂词中，则将惊其深微，大胆的句子和辞藻之丰富使你们尤其满足。使作品如此深刻、离奇和匠心独具的不是作者，而是他的仇恨，他自己几乎也意识不到这种仇恨。

229

骄傲。—— 一个受刑后带着他的秘密回到牢房的人，你们了解他的感受吗？他咬牙不肯透漏他的秘密。人类的骄傲的欢乐之谜，你们了解吗！

230

“功利的”。[①] ——现在，我们的道德感是如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②]以至对[198]一些人来说，道德的有用性证明了道德，而对另一些人来说，道德的有用性反驳了道德。

---

① 【Pütz 版注】Utilitarisch，指涉功利主义的原则，按照这种原则，道德行为的基础在于最大可能的功用（拉丁文：*utilitas*）。理想只有当其对个人和集体有用时才会被承认有价值。这一主要在盎格鲁萨克逊世界广泛传播的学说的主要代表任务是两个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

② 【KSA 版注】“我们的道德……莫衷一是”：我们在道德问题上是如此过于精细。（清样）

231

德国人的德性。——当一个民族把简等同于差[①]，简者等同于差者，它的趣味多么低下，而它在权势、等级、服饰、奢华和排场面前又必定多么奴颜婢膝！对于德国人的道德骄傲只一个“差”字可矣，不需要更多的语言。

232

来自一次辩论。——甲：“朋友，你的嗓子哑了！”乙：“那么，我输了。不用再争了。”[②]

233

“良心之士”。——你们是否留心过，什么样的人最强调良心的纯洁无瑕？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内心有许多卑劣的感情；他们从自我出发忧虑地注视着自己，恐惧着别人，——因此，他们试图装模作样(sich selber zu imponieren)，

---

① 【Pütz 版注】Schlichte als das Schlecht，Schlecht(在古高地德语中为 sleht)原来的含义是“平”“水平”，后也有“简单”之义；这一含义自从15 世纪以后逐渐为形近词 Schlicht 所取代，同时 schlecht 发生了向“贫乏”“低劣”的词义转移(17 世纪)，时至今日，该词几乎完全与 böse[坏，恶]同义，作为 gut[好，善]的反义词使用。这一语言历史的事实在目前这段文字中有所反映，但在后来的《善恶的彼岸》中(特别是在其第 9 章“何为高贵”中)，或者在《道德的谱系》中(第 1 篇：“善与恶”，“好与坏”)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和不同的评价。

② 【KSA 版注】草稿：“您开始声音沙哑了，因此，您被驳倒了。”

以良心的纯洁和义务的不可推卸装扮自己，让别人（特别是那些手下人）觉得他们正直和坚忍。

234

逃名。——甲：有人故意隐名，有人故意侮辱他的赞美者，[199]有人怕听关于他自己的评价，羞于被颂扬，——这类人真有，真可以找到——信不信由你！乙：真有的！找得到的！只能是请再多点耐心，高傲先生①！

235

拒绝感激。——人们可以拒绝别人的请求，但绝不可拒绝别人的感激（或冷淡地和敷衍地接受别人的感激也一样）。那样做伤人最深——为什么？②

236

刑罚。——我们的刑罚是很奇怪的东西！它不使罪犯变纯洁，它不消解罪（*Ab*büßen）；它比罪行本身造成更大的伤害。

---

① 【Pütz 版注】Junker Hochmut，在瓦格纳的乐剧《纽伦堡的名歌手》第 2 幕第 3 场中，Hans Sachs von Stolzing 被称为 Junker Hochmut。

② 【KSA 版注】对于那些真心觉得应该感谢我们的人的感谢，我们要避免拒绝（或敷衍地对待）：否则就会深深伤害他们。

237

党派之病。——几乎每个党派都会碰到一种可笑的然而不是没有危险的困境：长期忠心耿耿和不遗余力传播党的教条的战士在某一天突然发现，一个比他们更强大的声音已经从他们的手里接过党的号角。然而他们如何能够甘于寂寞！于是，他们提高他们的声音，有时甚至改变他们的声调。

238

追求优美。[①] —— 一个性格坚强的人，若他不具有残忍的倾向，又不总是沉溺于孤芳自赏，就会不由自主地追求优美——这是他们的奖章。相反，虚弱的个性则爱干枯的批评——他们成为蔑视人类的[200]英雄，或成为生存（Dasein）的宗教的或哲学的诋毁者，或将自己隐藏在严格的习俗和痛苦的“生活职业”里，[②]以便为自己创造一种个性和坚强。他们这样做同样是不由自主的。

---

① 【Pütz 版注】对优美的追求，被尼采认为是“强力人物”的特质，与席勒在其于 1793 年问世的作品《论优美与崇高》中所描述的“优美”概念有根本的区别。对他来说，“优美”不是自然给定的，而是通过一个主体道德情感本身使之出现的美的形式来定义的。因此，对席勒来说，这一概念与理性的观念和道德的观念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② 【KSA 版注】“宗教的……‘生活职业’里”：蔑视尘世的哲学家。（清样）

239

对道德家的提示。——我们的作曲家现在有了一个伟大的发现:令人感兴趣的丑甚至在他们的音乐中也是可能的!因此,他们全都像醉酒者一样纷纷跌入这片广阔的丑的海洋中,而创作音乐变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容易。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第一次拥有一种无所不在的深渊似的背景,在它的衬托下,一束美的音乐的光线,无论多么微弱,都像金子和绿宝石一样熠熠发光;只是到了现在,我们的音乐家才敢用风暴和骚乱折磨听众,让他们喘不上气来,为的是随后在片刻的安宁与和谐中,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宁静,并从而对整个音乐做出好评。作曲家现在发现了对比:只是现在,最强烈的效果才成为可能——并且是廉价地成为可能的:没有人再向他们要求良好的音乐。但是,你们必须抓紧时间!一种艺术一旦作出这种发现,其生命剩下的日子也就不多了。——呜呼!但愿我们的思想家长出善解音律的耳朵,透过音乐听到那些作曲家的灵魂!因为要看到这样的做坏事的灵魂和这些坏行为的无辜(Unschuld),我们需要等上多长时间!因为我们的音乐家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们在音乐中表现的是他们自己的历史,他们的灵魂丑化的历史。过去,一个作曲家要成就优秀的艺术,他几乎总是不得不先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而现在![1] [201]

---

① 【KSA 版注】清样在结尾部分删去:他们的丑的海洋的榜样,如果不是从自己内心海洋的情感动荡中、恼人疯狂中和狂喜中取来的,还能从哪里取来呢?

240

舞台上的道德。[1] ——若谁以为莎士比亚戏剧有道德作用，看了《麦克白》[2]就会救人于野心之水火，他就错了；若他还以为莎士比亚本人也是这样想的，他就更错了。真正受强烈野心支配的人会兴高采烈地观看这一肖像，而看到主角毁于自己的激情，不啻给这盆兴高采烈的热汤加上了最刺激的作料。诗人自己就感觉不同吗？从犯下大罪的那一刻起，他的这位野心家主角就在舞台上高视阔步，没有半点卑鄙模样！正是从那时起，他的形象突然明亮起来，散发出“魔力”，吸引心性相似的人去模仿他；他的魔力恰恰在于：违背利益和生命，顺从思想和冲动。你们是否以为，《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3]用两位主人公毁于通奸一事提供了一个反对通奸的教训？这可完全颠倒了诗人的用意：诗人，尤其是莎士比亚这样

---

① 【Pütz 版注】指席勒的纲领性作品《作为道德机构看待的舞台》。在这篇作品中，席勒赞扬剧院为不断进步的启蒙运动和道德教育的工具，能够首先掌握有文化的市民，然后掌握整个国家的民族精神，最后将超越所有阶级和民族限制而将人类联合在一起。

② 【Pütz 版注】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对 18 世纪的德国舞台文学有开创性的影响。席勒在上述作品中特别以莎士比亚的作品，即《恺撒》和《麦克白》，作为例证，说明虚构人物的厄运和罪责如何能够对观众的道德立场和道德行动产生影响。

③ 【Pütz 版注】瓦格纳 1859 年首演的一部乐剧的剧名，取材于公元 1200 年前后的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里德的同名宫廷小说。使瓦格纳第一次打破传统的调性和引导出音乐之现代的歌剧概念，在他第一次与叔本华的哲学紧张交流的同时形成。在《瞧，这个人》（“为什么我这样聪明”，节 6）中，尼采仍然将他转变成一个瓦格纳分子的日期确定在《特里斯坦》之后，同时将瓦格纳的所有后来的作品看作是倒退。

的诗人，珍爱自己的激情，同样也珍爱自己准备赴死的心境——他们的心灵之依附于生命并不比一滴水之依附玻璃杯更执著。他们不把罪恶及其不幸结局放在心上，莎士比亚是这样，《埃阿斯》、《菲罗克忒忒斯》、《俄狄浦斯》中的索福克勒斯①也是这样。在这些剧本中，他们本来可很容易的把罪恶当作全剧的枢纽，但他们却仔细地避免了。悲剧诗人同样不愿通过描绘生命反对生命！相反，他们喊道："这是刺激中的刺激！这令人兴奋的、变化无常的、充满危险的、阴云密布但也常常阳光普照的人生！生活就是一场冒险——无论你们躲到什么地方，你们都不可能躲开冒险！"——这是一个不安分的旺盛活跃时代的声音，一个因为热情洋溢和精力充沛[202]而忘乎所以的时代的声音——这是一个比我们的时代更恶的时代的声音，因此，我们发现，我们必须误解一部莎士比亚戏剧，然后才能把它的意图弄得合宜而公正。

241

恐惧与心智。——如果确如人们现在所深信不疑的，不能到阳光作用中寻找黑肤色形成的原因：也许是千万年来经常发作的怒火（和皮下充血）日积月累的最终结果？而那些心智更为发达的民族，由于一种同样频繁的恐怖和惊慌失色最终造成了苍白的肤色？——因为人们的恐惧程度是心智

---

① 【Pütz 版注】尼采反对索福克勒斯悲剧中所体现的道德化的罪责观：埃阿斯（在发疯之后自杀），菲罗克忒忒斯（被遗弃的伤员），俄狄浦斯（弑父娶母）。尼采更强调，他们的悲剧经常是建立在无过错的被蒙蔽基础上的（俄狄浦斯等：客观上有过错，主观上无过错）。

的一个标尺；而经常暴怒是一种迹象，说明还脱离动物性不远，随时可返回那里。——因此，认为人的本来颜色也许是某种棕灰色——有些类似猴子和棕熊的颜色——，也许是合适的。

242

独立性。——独立性（其最弱形式即所谓“思想自由”）是支配欲强烈的人最终采取的一种退让形式，——他长期寻找可以让他支配的东西，最终只找到了他自己。

243

两条路。——我们试图检查镜子本身，最终看到的只是镜中的事物；我们试图把握事物，[203]最终抓住的只是镜子本身。——广而言之，这就是知识的历史。

244

真实感快乐。① ——我们现在之爱好真实感（Wirklichen）的倾向——我们几乎全都有此爱好——只能有一个解释：我们在非真实感（Unwirklichen）快乐中呆得太久，至于厌倦。在目前这种没有选择和精致化的情况下，这爱好本身并不是没有疑问的——至少有变得无趣味的危险。

---

① 【Pütz 版注】尼采指的是 19 世纪的实证主义思潮。

245

权力感觉之微妙。——拿破仑不善言辞,这使他很恼火,他在这事上没有欺骗自己:但他的支配欲,不放过任何机会,并且比他的精明的头脑还要精明,促使他说得比他本来能够说出的更糟糕。他以此报复他自己的恼怒(对他自己的所有情感,他都嫉妒,因为它们拥有权力),体验到专断之快乐。就听众的耳朵和判断来说,他则又一次享受到同样的快乐:仿佛他能这样向他们说话就已经是够好的。确实,看到最高权力的雷霆和闪电——这是与权力和天才联在一起的——迷惑着他人的判断而且改变着他人的趣味,而他自己却不受影响,不姑息,坚持自己讲得糟糕的真理,这使他心里充满快乐。——作为一种完美的一贯到底的单一本能的人格化,拿破仑是属于那些古人的,在他身上,这些古人的典型特征——一个单独动机或少数几个动机的简单构造和巧妙灵活的实现——是明显的。[204]

246

亚里士多德和婚姻。——大才之后代多疯,大德之后代多痴——亚里士多德如是说。① 他想用这些话来劝出类拔萃之人结婚吗?

---

① 【Pütz 版注】参《修辞学》II,15,1390b,28—31。

247

坏性格的起源。——许多人情绪的偏激和变化无常，其无条理、失节制，乃其祖先思想中无数逻辑不精确性、无根据性和遽下结论之错误造成的最后结果。另一方面，好性格的人则出自惯于沉思和透彻思考的家族，他们高度重视理性，——至于究竟是为了可赞许的目的还是为了恶的目的，则并不重要。

248

作为责任的伪装。——在善良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努力显得善良的伪装贡献最大：哪里存在强大的权力，哪里人们就会把这种伪装看作一种责任——伪装给人们带来信任和安全感，百倍增加了他们的自然力量感。撒谎，即使不是善的亲妈，也必定是善的保姆。同样，正直也是喝显得正直和诚实之愿望的奶水长大的：在世袭贵族那里发生的就是如此。长期伪装的东西最后变成了*天性自然*(Natur)：伪装最终超越了自己，从伪善之园中结出了官能和本能的奇妙果实。① [205]

249

谁曾经孤独过？——胆小鬼不知道孤独：在他椅子后总是站着一个敌人。能对我们讲述心灵的孤独之旅者何在？

---

① 【KSA 版注】“长期伪装……奇妙果实”：我们的故意所为通过遗传最后变成了官能和本能。(清样)

250

黑夜与音乐。——耳朵,这恐惧的器官,只有在黑夜中,在密林和岩洞的幽暗中,才会进化得如此完美,以适应人类产生以来最长的时代,即恐惧时代的生活方式的需要;置身于明亮的阳光下,耳朵就不再是那么必须的。因此,音乐只能是一种属于黑夜和黄昏的艺术。

251

斯多亚式的。——斯多亚主义者①,当其感到为规则所限制,而这些规则又是他自己制定的,就体验到一种快乐;这时他体验到作支配者的快乐。

252

反思。——受到惩罚的那个人,永远不可能是做出行动的那个人。他永远只是一个替罪羊。

253

表面现象。——可怜!可叹!人们不得不最努力、最清晰加以证明的东西竟然是表面的东西(Augenschein)。因为太多太多的人不具有看到表面的眼睛。但这种证明是多么乏

---

① 【Pütz 版注】斯多亚哲学或精神立场的信奉者。

味啊！[206]

254

预先领略的人。——使诗人气质与众不同的是他那淋漓尽致的想象力，但这也正是他的危险所在：对于行将到来或可能到来的一切，他都在想象中预先领略了，预想品尝了，预先忍受了，因此，当它们真的到来时，他反而对它们厌倦了。深知个中滋味的拜伦勋爵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有儿子，他将成为一个相当散文化的人物——律师或海盗。"①

255

关于音乐的谈话。——甲："关于这音乐你有何意见？"乙："它完全征服了我，我无话可说。听，演出又开始了！"甲："这样更好！让我们来看看这次我们能不能征服它。关于这音乐我可以说几句话吗？也许我还能让你看到一出戏，这出戏是你第一次听时不一定注意到的？"乙："很好！我有两只耳朵；若需要，还可以有更多。请坐近点！"甲："我们现在听到的还不是他想对我们说的：直到现在，他只是许诺他将说出某些东西，某些我们从未听过的东西，因此他向我们做出这些姿势。他正在向我们做样子。看，他如何鞠躬！如何站的笔直！如何伸展他的手臂！现在，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似乎来到：几声号响过后，他牵来了他的主题，庄严，华丽，发出像钻石一样悦耳的声音。这是一个美人，还是一匹宝马？够了！他炯炯有神地环顾四周，他的任务就

① 【Pütz版注】尼采引文出自拜伦：《杂文》卷2，页108。

是要让人们觉得他炯炯有神。只是到了现在，他才对他的主题完全放心；只是到了现在，他的创造力才高涨起来，敢于挥洒和出奇。且看他如何展开他的主题！啊，注意——他不仅知道如何点缀，而且还知道如何上色！[①] 是的，他知道什么是健康的颜色，知道如何才能显出这种颜色——他比我想象的[207]更精于他的自我认识。现在他相信，他已经打动他的听众；他把他的观念描绘得好像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东西；他毫不害臊地指点着他的主题，好像这个世界还不配聆听它。——哈，他是多么多疑！他担心我们会厌倦！因此，他现在让他的乐曲充满甜蜜的音符——他现在甚至诉诸我们更为低级的感官，以激动我们，把我们再次置于他的影响之下。听，他唤来风暴和雷电的自然旋律。现在，看到这些力量吸引我们，让我们窒息，几乎被压碎了，他不失时机地重新引进他的主题，要我们这些半昏迷和颤抖的听众相信，我们的昏迷和痉挛乃他那神奇主题的结果。从此以后，他的听众就相信了他：只要一听到同样的主题，他们就会回想起那惊心动魄的自然效果，从而为主题增加了神秘，直到最后变成不可抗拒的'魔笛'！他对灵魂的了解多么透彻！他挟了一个民众演说者的技艺来征服我们。——但现在音乐停了！"——乙："这也好！因为我不耐烦听你的话了！我宁愿十次被骗，也不愿一次像你这样知其真理！"——甲："这正是我要从你那听到的。像你一样的今天最优秀者甘愿被骗！你们带来了不加分辨和急欲

---

① 【Pütz 版注】大量的这类特征描写随着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之后对瓦格纳音乐的批评的增加反复出现。尼采反对主题和主导动机的过度重要的作用，反对对于效果的爱好，甚至谴责其为堕落（Dekadenz，一种生命和文化的衰落，只知道装扮出"健康的颜色"）和缺少正直（Redlichkeit）。但是，在尼采的美学中，这一艺术在现代风格和古典风格中间有其位置。

听到声响的耳朵，而没有带来聆听艺术的良知；你们把你们最宝贵的诚实(feinste Redlichkeit)扔在了你们前来的路上！你们这样既毁了艺术也毁了艺术家！当你们鼓掌和欢呼时，艺术家的良知就掌握在你们手里——呜呼！当他们发现你们不能区分无罪的音乐和有罪的音乐！我指的实际上不是'好的'音乐和'坏的'音乐——无论无罪的音乐还是有罪的音乐都有好有坏！无罪的音乐(unschuldige Musik)，我指的是这样一种音乐，它只[208]想到自己，只信仰自己，因自己而忘掉世界——从深沉的寂寞中自然发声，诉说自己，也向自己说，而不知道有听者，闻者，影响，误解，失败等外境。——最后，我们刚刚听到的音乐就属于这种高贵而稀少的音乐，我关于它所说的话全是诳语——若你愿意，原谅我！"——乙："哎呀，你也爱听这音乐吗？你的许多罪过都赦免了！

256

恶人的幸福。——这些沉默、阴郁、恶毒的灵魂拥有某种你们不能否认的快乐：一种不同寻常的难得的 dolce far niente①，有如黄昏薄暮时的宁静，只有饱受激情骚扰、折磨和毒害的人才能充分体会。

257

我们眼前的词。——我们总是用那些在我们手边的词表达我们的思想。或干脆坦率说出我的怀疑吧：我们无论什么时候

① 【Pütz 版注】意大利语：闲逸之乐(甜蜜的无所事事)。

都只能有那些我们手边有词可以大概加以表达的思想。

258

向狗谄媚。——只须抚摩一下，它就会呜呜叫，摇尾巴，和别的谄媚者一样——它以它特有的方式传情达意。为什么我们不应这么忍受它们呢？[209]

259

从前的颂扬者。——“虽然他现在知道了真理，也可以说出真理，但由于这像报复，他就闭口不谈我了——他就是这样尊重真理的，这可敬者！”

260

依附者的护身符。—— 一个不得不依附某个恩主的人，必须具有某种让人怕和控制恩主的东西，比如正直，或诚实，或恶毒的舌头。

261

为什么这样高蹈？——哦，我认识这动物！当然，他们最喜欢自己“像神一样”用双足高视阔步，——但我更愿意看到他们用四足走回去，因为这种姿势使他们看上去自然得多。

262

权力的魔鬼。——不是需要，不是欲望，而是对权力的爱好，才真是人生的恶魔。给他们所有东西——健康、食物、住所、娱乐，他们还是觉得不幸和不痛快，总是觉得不幸和不痛快，因为那魔鬼不满足，因为魔鬼仍然要满足。拿走他们的所有东西，只满足这魔鬼：他们就幸福的什么似的——像人和魔鬼所能幸福的那样幸福。但我为什么还说这个呢？路德早说过了，比我说的更好，就在他的诗里：

> 拿走身体、财产、荣誉、孩子、妻子：
> 都拿去吧
> 但得给我们留下“国”

是呀，是呀，他们的“国”！① [210]

263

活生生的矛盾。——在所谓的天才身上存在着一种生理矛盾：一方面，他感到许多野蛮的、混乱的和不由自主的冲动，另一方面，他又感到强烈的合目的的冲动——他就像一面镜子，同时

---

① 【Pütz 版注】参 10—6。尼采节引自路德的一首五节歌曲的最后一节，这首歌曲在新教教堂歌曲集中也能找到，题目是“我们的主是一坚固城堡”。完整引文是：“拿走身体/财产，荣誉，孩子和妻子/把这一切都拿去/它们全都没什么好处/但必须给我们留下上帝国。”（《路德文集》，魏玛版，第 1 系列，卷 35，页 457）

反映着这两种冲动，这两种冲动相互并存，相互交织，但也常常相互冲突。面对这种景象，他常常忧郁而惆怅；当他感觉最好，当他开始创造，他之所以能感觉好和能创造，也是因为他忘记了，这时他实际上正在以最高的合目的性做着某些幻想和非理性的事（所有艺术都如此），且必须这么做。

264

欺骗自我。——敏感的嫉妒者有意避免太了解对手，以免丧失自己的优越感。[1]

265

需要戏剧的时代。—— 一个民族在想象力变得不济之后，就会开始热衷于在舞台上表演他们的传奇，想象力的这种捉襟见肘的替代品现在对他们来说不再是不可忍受的。相反，在史诗吟诵者[2]的时代，剧院本身以及装扮成英雄的演员乃是想象力需要跨越的障碍而非借以飞行的翅膀：它们太临近、太确定、太笨重、太缺少梦想的色彩和太缺少飞鸟的轻盈了。[3]

---

① 【KSA 版注】草稿结尾部分：女人也是这样。

② 【Pütz 版注】epische Rhapsode，古代希腊的漫游颂歌诗人，他们在达官贵人的庆祝活动中演唱本国的或外国的史诗诗歌，经常用基塔拉琴（Kithara，弹拨乐器）伴奏。云游诗人往往凭记忆吟颂荷马的诗歌，以此开始，作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准备。尼采认为，云游诗人比悲剧演员更能刺激听众的想象：听觉反对视觉（亦参《悲剧的诞生》）。

③ 【KSA 版注】草稿：一个民族在想象力变得不济之后，就会满足于在舞台上表演他们的传奇。对于有着强烈感受性的人来说，幻想的这一降临过于直接，不能有力地唤起同情。

266

无魅力。——他缺少魅力,他清楚自己缺少魅力:哦,他知道如何巧妙隐藏这一点!严厉的道德,忧郁的目光,对人和生存的[211]深刻不信任态度,粗俗的笑话,对更出色的生活方式的蔑视,感伤和矫饰,犬儒哲学,这些都是他用来掩盖自己缺点的面具。真的,由于对自己缺少魅力这事实的不断意识和关注,他甚至使自己具有了某种魅力。

267

为什么这样骄傲?——高贵的人和平庸的人区别在于,他不像后者那样拥有一大堆习惯和观点:他幸运地没有继承也没有养成这些习惯和观点。

268

演说者的两难。①——在雅典,人们出于为事业吸引听众的目的演讲,但却是以这样的方式演讲,使他们的听众不是因为演讲的形式走开,就是被演讲的形式吸引住而忘记演讲的内容。

---

① 【Pütz 版注】Scylla und Charybdis,希腊神话中的两个海怪,一个横在海峡,意大利墨西拿通道,无论谁从此通过都要冒生命危险。斯库拉——一个咆哮着有六个头的怪物——先袭击奥德赛,然后他的船又陷入了卡律布狄斯旋涡。只是通过伸出悬崖的一棵树他才得救。斯库拉和卡律布德斯早就成为一种谚语,用来表示一种处境,在这处境中,人们从两种恶中左右难以解脱。

因此，以这种方式演讲多么困难啊！今天，在法国，人们也以这种方式写作，这同样多么困难！

269

病人与艺术。——治疗任何精神上的疾病和痛苦，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改变饮食习惯和重体力劳动。然而，面对精神上的疾病和痛苦，人们却惯于求助于麻醉手段，例如求助于艺术，从而既害了自己也害了艺术。你们难道没有察觉，当你们作为病人求助于艺术时，你们使艺术家也病了？

270

表面上的宽容。——关于科学，为了科学，你们说了好的、善意的、理解的话。[212]但是！但是！我在这后面看到了你们对科学的容忍！在你们心底，你们以为，无论怎样，你们并不需要科学，你们让它存在，甚至为它辩护，这是你们的大度，特别是想想，科学对你们的意见可没这么大度！你们知道吗，你们根本就没权利这样表示宽容？你们知道吗，这种慈善的模样，比什么顽固教士和艺术家对科学的放肆公开嘲弄，更侮辱科学？你们对真正的、实际存在的东西缺乏纯粹的良知，发现科学与你们的感情冲突，你们也无痛苦不安，你们并不以求知识的饥渴为必须服从的法则，你们不感觉有责任，以眼光到处探索，认识可认识的，不放过已认识的。你们并不认识你们这么容忍的东西！正是由于你们并不认识它，你们才会做出这等慈善的样子！若你们真的看到科学，你们会比任何人都要痛苦和狂热呢。——因此，如果你们对着一个幻象表示宽容，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甚至不是对我们！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271

过节。——正是那些最热烈地追求权力的人，在感觉自己被征服时，会体会到不可名状之幸福！突然地、深深地陷入一种感觉，好像向一个旋涡中沉下去！丢开手中的缰绳，天知道将往哪里驰去？看看吧！无论为我们取得这种状态的是谁，是什么，——这都是一项大效劳：我们这么幸福，这么透不过气来，觉得周围非人世般寂静，宛如[213]置身在地球的最中心。终于没有一点权力了！一个在原始力量推动下自由滚动的球！在这幸福里，有一种轻松，一种重担的释然，可以不费力地向下滚去，就像将自己完全交给了自然引力。这是登山者的梦想，虽然登山者知道他的目标在他头上，却精疲力竭地在途中睡了过去，梦见了相反的幸福，即不费力滚下去的幸福。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狂躁、贪权力的欧洲和美洲社会的幸福。他们经常希望可以暂时回落到无权力的晕眩中——战争、艺术、宗教、天才则提供给他们这种快乐。若人一个时期自投于这种吞没性、压倒性的印象中——这是现代人的过节——，他此后就会比以前更自由、更清醒、更冷静、更坚强和不知疲倦地重新接着追求相反的目标：追求权力。——

272

种族的纯化。——大概没有什么纯粹的种族，只有逐渐变得纯粹的种族，而且这种变得纯粹的种族也是非常少有的。常见的是杂交种族，这些种族除了体态上的不协调（如眼睛和嘴互

相不协调)外,必然在习惯和价值观念方面也不协调。(利文斯通[①]听人说:“上帝创造了白人和黑人,魔鬼创造了杂种人。”)杂交种族同时也总是意味着杂交的文化,杂交的道德:他们一般来说更恶、更残忍、更不安分。变得纯粹是无数适应、吸收和淘汰的最后结果,而种族变得纯粹的过程可以从这方面看出:种族所能使用的能力越来越局限于少数个别选定的功能,而不像[214]以前那样应用于众多的和常常互相矛盾的事物之上:这样一种限制看上去难免总像是一种*贫乏化*,应该仔细地和小心地对待。但是,如果纯粹化过程最终获得成功,过去耗费在各种不同性质之间互相争夺的能量就会全都归于机体整体。因此,变得纯粹的种族也总是变得*更强壮和更美*。希腊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变得纯粹的种族和文化的典范:也许我们可以希望,有一天我们还将获得一种纯粹的欧洲种族和欧洲文化。

273

赞美。——你察觉到,这个人就要*赞美*你:你咬紧双唇,心脏收缩:哎呀,拿开这杯苦酒吧!但是,它没有被拿走,它被送到我们面前!因此,让我们还是吞下赞美者甜蜜的无耻,克服我们对其赞美本能的反感和极其轻视,作出一副感激的表情吧——因为无论如何,他认为他是在对我们做好事!现在,在这之后,我们看到,他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他战胜了我们——真的,也战胜了自己,这狗!——因为他是不情愿将自己的赞美送人的!

---

① 【Pütz 版注】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穿越南非的英国科考旅行者。

274

人类的权利和特权。——我们人类是唯一的造物，当其做错了，可以自行删除，有如删除一个错误的句子——无论是出于人类的荣誉感，还是出于对人的同情，或是出于对人的厌恶。[215]

275

变形的人。——现在他变成了美德的化身，但只是为了以此伤害别人。不要对他注目敬礼！①

276

多么经常！多么意外！——有多少已婚男子曾经在某个早晨突然清楚意识到，他们的年轻妻子多么乏味，虽然她们自信非常迷人，更不用说那些肉欲强烈而精神虚弱的女人了！

277

热的美德与冷的美德。——有时，勇敢是冷酷的、不可动摇的决心的结果；有时，勇敢是热烈的、半盲目的勇气的结果，然而，我们却用同一个名字来称呼这两种勇敢！——冷

① 【KSA版注】草稿：不肯放弃任何一个机会表现我们自己激情的卑贱习惯。有些人变成美德的化身，只是为了以此伤害别人。

美德(Kalten Tugende)何其不同于热美德(den warmen)！如果有谁认为只有热才能产生“德行(Gutsein)”，那他就是一个傻瓜；但如果有人把“德行”只划给冷，那他同样是一个傻瓜。事实上，人类发现冷的勇敢和热的勇敢都很有用，但也都很难得，因而只能将这两种颜色下的美德都当作稀有的宝石。

278

亲切的记忆。——一个人处于高于别人的位置，但他发展了一种亲切的记忆：注意别人各种好的品质，并分别记住它们；通过这种方式，他使他们成为令人愉快的可依靠的。我们也可以这样对待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拥有一种亲切的记忆，最终决定了我们[216]对我们自己的爱好和意向的态度是高贵的、和蔼的还是不信任的，甚至最终也决定了这些爱好和意向本身的性质。

279

我们何以成为艺术家。——一旦一个人把某人当作自己崇拜的对象，他就会把这人理想化，以便向自己证明后者完全配得上他的崇拜；换句话说，为了使他自己的作为良知上能通过，他变成了艺术家。如果说他现在感到痛苦，那不是因为无知(Nichtwissen)使他痛苦，而是因为强作无知的自我欺骗。——像所有一往情深的恋爱者一样，这样一种人的内心悲欢不是寻常斗勺可以罄尽的。

280

孩子似的。——谁像孩子一样生活——即无需为他的面包操劳和不相信他的行动具有一种决定意义——谁就仍然是孩子似的。①

281

自我一切都要。——好像人们行动只是为了占有：至少他们的语言表明了类似的想法；在语言中，所有过去的行动都使我们获得了某些东西！（“我说了，战斗了，胜利了”，意即我现在拥有我的讲话、战斗和胜利。）看，人多么贪啊！他甚至抓住过去不放，希望过去现在仍然为他所有！［217］

282

美的危害。——此女美且聪明：若她不美，她当怎样更聪明啊！

283

安身和安心。——我们在环境中通常处于什么状态，我们

---

① 【KSA版注】草稿：孩子们活动的目的不是维持他们的生存；他们知道，他们的行动不具有任何决定性的意义。谁在这两方面像孩子一样生活，谁就仍然是孩子似的。

在内心中通常也就处于什么状态。

284

将新的表达成旧的。——许多人似乎不愿意别人告诉他们新奇的事情，因为这让他们感到，别人因早知道这事情而超过了他们。

285

哪里是自我的边界？——大多数人将其知道的任何东西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仿佛知道某事就意味着拥有某事。自我感的占有欲望是无边的：伟人说起话来好像整个时代都站在他背后，而他们乃是这长长躯体的大脑；可爱的女士把其子女的美丽，她们的服装，她们的狗，她们的医生，她们的城镇都算作她们自己的光荣，就差没有说"这一切就是我"。Chi non ha，non è①，意大利有这说法。

286

家畜、宠物及其他。——对植物和动物来说，人从一开始就是居住在它们中间的一个[218]狂暴的敌人，然而，他最后却还对被他弄得虚弱和残缺的受害者提出温柔情感的要求，还有比这更恶心的吗？在这种"自然"面前，如果人还有一点思想的话，

① 【Pütz 版注】意大利语：谁无所有，谁无所是。

他首先必须刚直(Ernst)。①

287

两个朋友。——原来是朋友,现在又不做朋友了,双方同时终止对对方的友谊,一个认为别人太不了解自己,另一个认为别人过于了解自己,——他们都在欺骗自己!——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没有很好认识自己。②

288

高贵心灵的喜剧。——某些人做不到高尚的、热诚的亲密信赖,因而试图通过矜持、严厉以及对于亲昵的某种轻蔑表达其心灵的高贵,仿佛他们内心的信任感是如此强烈,至于羞于示人似的。

289

反道德言论的不宜处。——在懦弱者中间说反对勇敢的话,是不合时宜的,并且唤起蔑视;任何对于同情的非议会使无同情的人生气。

---

① 【KSA 版注】草稿:对于动物和植物来说,人是它们中间的一个怎样的居民!二者最大的敌人。他们就这样生活,最后竟然开始对他们的被征服者和牺牲者感伤起来了。

② 【KSA 版注】“一个认为……很好认识自己”:这人因为他太不了解对方,那个因为他太了解对方。(草稿)

290

一种浪费。——对于好激动和好冲动的人来说，作为他们的第一反应说出的话和做出的行动往往［219］不是他们内心实际的真心流露（而是在当时情境影响下不由自主做出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些情境的气氛的简单再现），但是，为了弥补、收回和消除这些不表达实际内心的语言和行动，往往造成了随后表达内心实际的语言和行动的浪费。

291

傲慢。——傲慢是一种扮演的和伪装的骄傲；然而，骄傲之所以为骄傲，正在于它不善和不喜扮演、掩饰和伪装：因此，傲慢可以说是不善伪装之伪装（die Heuchelei der Unfähigkeit zur Heuchelei），十分难做到和常常失败。但是，如果傲慢未遂，——它通常总是未遂——傲慢者就会体会到三重苦恼：因为想要骗人而遭人恨，因为想要显得比别人优越而遭人恨，以及最后，因为既没有骗过别人也没有显得比别人优越而被人嘲笑。因此，傲慢之举不智多矣！①

---

① 【KSA 版注】草稿：一个单独字母（如 R）的发音就足以使我们怀疑所表达情感的真诚。风格也是这样。许多根深蒂固的误解都来源于此。例如，德国人误解所有用德语表达的犹太人。

292

一种误解。——当我们听人说话，有时一个单独字母的发音（如 r 的发音）就足以使我们对说话者情感的诚实产生怀疑：这声音在我们听来如此刺耳，以至我们必须故意将其“同化(machen)”，——它对我们来说是“做作(gemacht)”的。许多根深蒂固的误解都来源于此。一个具有与众不同写作习惯的作家的风格也是这样：只有他一个人觉得他自己的风格是“自然”的，对其他人来说，他的风格是“做作”的；相反，当他觉得自己是在[220]“做作”时（这时他不得不屈服于时尚和所谓“良好趣味”），其他人却开始觉得他是自然的、令人愉快的和值得信任的。

293

感谢的。——感恩(dankbaren Sinnes)和虔敬(Pietät)，只有有一点就太多了：——人因此受苦，有如因某一恶习受苦，并使其全部独立和正直沦于坏良心之下。

294

圣者。——那些必须从女人避开和折磨肉体的人，是最肉欲的。

295

服务的境界。——在服务这门伟大艺术中，最高境界是为

一个大野心家服务，他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地道的自私鬼，然而他又最不愿意被看作一个自私鬼（这正是他的野心的一部分）。他要求每件事情都以这样一种方式发生，既与他的意志和喜好一致，又使他看上去似乎在牺牲自己和从不为自己要求任何东西。

296

决斗。——某人说，若我不得不决斗，就让我决斗好了；能够决斗是好的，它随时带给我勇敢的对手和朋友。决斗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后的体面自杀手段，虽然是一种令人遗憾的间接的和不十分可靠的手段。[221]

297

毁坏的。——毁坏一个年轻人的最保险方法是教他对那些与他思想相同的人比对那些与他思想不同的人评价更高。

298

英雄崇拜及其信徒。——一般来说，一个理想化血肉之躯的崇拜者的正确性仅在其否定性，当他否定时，他是可畏惧的：他就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他所否定的东西。原因最简单不过：他来自那里，他在那里就像在家里一样，他一直生活在某一天自己不得不返回那里的恐惧中——他希望用否定永远挡住自己返回那里的道路。然而，他一旦开始肯定，他就眼睛半闭，开始进行美化（这样做往往只是为了让留在家里的那些同伴眼热——）；你可以说这做法是艺术性的——是的，但同时也是不

诚实的。他把某人当作自己的理想,把他放在一个遥远又遥远的地方,使他的形象在自己眼中模糊起来,渐渐呈现出一派匀称、柔和朦胧之美。由于希望永远敬拜他那高悬远举的理想,使其不受 *profanum vulgus*① 的损害,他必须为其建造一座殿堂。其中安置了他所拥有的其他全部景仰和神化对象,济济一堂,以便它们的光辉落到他的理想之上,使其得到神奇的滋养,越来越神圣。最后,一个完美的神出现,他的造神事业大功告成!——但是,有一个人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得到的——他的智力良心;还有一个人,虽然是完全无意识的,对此加以抵制——被神化者自己,他由于所有这些迷信、崇拜和[222]歌颂变成了一个无法忍受的家伙,从而以一种粗鲁可怕的方式表明,他完全不是什么神,而只是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崇拜者只有一条路可走,他默默接受他和他的同伴所受到的虐待的痛苦,通过一种新的自我欺骗和高贵的谎言把这种苦难说成 *in majorem dei gloriam*②。他采取了一种反对自己的立场,因此作为解说者和蒙屈者体验到了某种类似殉道者的感觉——由此达到了他的狂妄的顶点。——举例来说,这样的人就曾经生活在拿破仑周围;确实,也许正是这些人在我们世纪的灵魂中播下了对"天才"和"英雄"的浪漫主义 *prostration*③ 的种子,这种迷信与启蒙运动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他们中间的某位拜伦甚至毫不害羞地说,在

① 【Pütz 版注】拉丁语:渎神的暴民(语出贺拉斯的《颂歌》III,i,1)。

② 【Pütz 版注】拉丁语:为了荣耀上帝(语出大格利高里教皇[590—604]《对话》I,2;后成为耶稣会士的箴言)。

③ 【Pütz 版注】拉丁语:五体投地,拜倒在地。在基督受难节和神甫授职时天主教礼拜仪式所使用的祈祷姿势。

这样一种存在面前，他只是“一条虫子”①（自以为是、头脑混乱和愤愤不平的老卡莱尔②发明了这种迷信的规则，他一生都想使他那英国人的常识浅见浪漫化：徒劳地）。

299

表面的英雄气概。——奋勇冲向敌人可以为怯懦之标志。③

300

对谄媚者的仁慈。——最大野心家的最大谨慎表现在，他不仅把他看到谄媚者时所生的对人类轻蔑之感隐藏起来：而且还做出一副充满爱意俯就他们的样子，好像一位上帝，除了作为仁慈的化身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存在。[223]

301

“个性”。——“我说到哪，做到哪！”——人们认为，这种思想方式表明一种强烈而突出的个性。有多少行为是这样做出的啊：我们所以选择这种行为，并不是因为它是最合理的行为，而

---

① 【Pütz 版注】尼采引自拜伦：《杂文》，卷 2，页 145。

② 【Pütz 版注】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作家，他扎根于苏格兰清教，受到德国唯心主义的影响，坚决反对 19 世纪的唯物主义。在他的著作《法国大革命》（1837）和《论英雄和英雄崇拜》（1841）中，世界历史被描绘成为上帝所引导的伟大人物的作品。

③ 【KSA 版注】草稿：怯懦者会奋勇冲入敌人中间，为什么？

是因为它在我们的想象中莫名其妙地点燃了我们的野心和虚荣心，以至于如果我们不能一气之下将它付诸实施就无法安宁！通过这种方式，它增加了我们对自己的个性和好良心（gut Gewissen）的信仰，从而也就是增加了我们的力量感，而某些最合理的行动选择却只能带来对我们自己的怀疑，从而增加我们的无力感。

302

一重、二重、三重的真！——人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说谎，但他们说过谎后就不再记得它，并且一般也不相信它。

303

知人者（Menschenkenner）的消遣。——他自己认为了解我，当他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对待我时，他自觉聪明和了不起。我小心为之，不让他看出破绽，因为那样对我并无好处：他现在所以对我充满善意，是因为我在他心中唤起了一种明确的优越感。——还有一人：他害怕我觉得自己了解他，这让他感到自卑。因此，他在我面前表现得冷淡而随便，试图误导我对他的认识，——以便更超过我。[224]

304

世界毁灭者。——某人事不如意，最后大怒而叫："让这个世界毁灭吧！"这种骇人听闻的感情是嫉妒的顶点，其理由是：如果我不能得到某些东西，这个世界就不应该得到任何东西！全

世界都不应该存在！

305

贪婪。——当我们买东西时，东西越不值钱，我们的贪心就越明显——为什么？微小的价格差别构成了贪心的小眼睛吗？

306

希腊的理想。——希腊人喜爱奥德修斯①者何在？最喜他能说谎，能狡诈和可怕地报复；能适应环境；能在需要时显得比最高贵的人还高贵；能成为人们欲其成为的人；英雄式的镇定；必要时能使用任何手段；有机智——他的机智让诸神惊奇，他们想到他的智力不由得笑了——所有这些就是希腊人的理想！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显现与存在的矛盾对他们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因而根本不具有道德上的意义。还有比这更完美的演员吗！

307

*Facta! Ja Facta ficta!*②——历史学家所处理的，不是实

① 【Pütz 版注】传说中的 Ithaka 的国王，Laerte 和 Antikeia 之子；荷马《伊利亚特》中的重要角色和《奥德赛》的主人公。尼采经常将他的狡诈和谎言说成是他的勇敢。

② 【Pütz 版注】拉丁语：事实！虚构的事实！

际发生过的事，而是在人们想象中发生的事，[1]因为只有在人们想象中发生的事才会有效果。同样，他也只处理想象中的英雄。他的所谓世界历史研究，其实只是[225]关于各种想象中的行动及其想象中的动机的一些意见，这些意见反过来引起新的意见和新的行动，而其本身的实在却又一次立即蒸发了，只作为蒸汽起作用，——深不可测的实在上空的浓雾不断产生和孕育出来的一些影子。历史学家谈论的全都是一些除了在他们的幻想中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存在过的事。

308

不知道经营是高贵的。——像教师、官吏和艺术家那样以最高价格出售自己的所长，甚或自己利用所长来放高利贷，使天才和智者降低到小贩水平。[2] 什么时候都不要聪明地（klug sein）对待智慧（Weisheit）吧！

---

① 【Pütz 版注】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历史学家描写真正发生的，相反，诗人则描写根据概率或必然规律可能发生的（特别参《诗学》第 9 章）。因此，按照通常的哲学标准，诗人的构造的事实比历史学家的史实更真实。特别是在德国深受历史思想影响的 19 世纪，由于否认一种超时间的普遍性，更愿意在这一背景下颠倒亚里士多德关于历史写作和诗歌的概括。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是，永远只探讨一个时代的精神，以及通过这种方式同时只描写那个过去了的时代有效的事实或“观念”（例如可参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尼采反对这种观点，用对于真实发生的事件的解释的效果代替了真实发生的事件。历史学家不是记录历史，而永远只是抄写历史写作。

② 【KSA 版注】“像教师……水平”：作为教师、官员、艺术家，用自己放高利贷，以最高价格、甚至不合理价格出卖自己——是卑贱的。（清样）

309

恐惧与爱。——恐惧比爱更有助于增进人们的知识，因为恐惧要弄清，他人是谁，他会做些什么，他想要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欺骗自己是不利和危险的。另一方面，爱却包含一种隐秘的冲动，希望将被爱的他人看得尽可能美或尽可能高：在此欺骗自己是有利的和欢乐的——因此他就这样做了。

310

和善者。——和善者的和善性情是这样获得的：他们的祖先生活在不断的被攻击恐惧中，——他们说好话，息事宁人，道歉，预防，讨好，谄媚，隐苦，茹痛，若无其事，[226]强作欢颜——最后，他们把所有这些甜美和完美的技能遗传给他们的子女和他们子女的子女，这些子女，感谢其更为可喜的命运，从来没有过这种恐惧感，然而还是不断走上同样的人生路线。①

311

所谓"灵魂"。——对于所有我们觉得容易并因而乐于去做和勇于去做的内心活动，人们称之为我们的"灵魂"；——如果这

① 【KSA 版注】清样：和善者的和善性情是通过不断的被攻击恐惧获得的。一旦和善者超越他们的恐惧，他们的怒火是可怕的。—草稿：和善者是由于对外来攻击的恐惧而成为和善的，他们不愿意刺激别人，而愿意自己看起来是友善的。

些活动对于我们明显痛苦而困难,人们就会认为我们没有灵魂。

312

善忘者。——在爆发的激情中,在梦境和精神错乱的狂想中,人重新展示了其自身以及整个人类的史前时期:动物性及其狰狞之状;他的记忆这时回到遥远的过去,而他的文明状态正是通过忘却这种原始经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是通过这种记忆的中断发展起来了。谁若属于最善忘的人,离开这一切很远,便不会懂得人类——但是,若不时能有一些不懂人类的个人,一些可以说是神之苗裔和理性之后代的个人,那对整个人类是好的。

313

不再需要的朋友。——不再能满足其愿望的朋友,人宁愿将其当作敌人。[227]

314

思想者的聚会。——在无边的生成之海洋(Ozeans des Werdens)的深处,我们这些探险家和候鸟,在一个比一只小船大不多少的小岛上醒来,向四周张望一番:既紧张又好奇,因为也许一分钟之后,一阵大风就会把我们刮跑,或一阵巨浪就会把我们和小岛一起吞没!——然而,在这片小小的土地上,我们遇到了另外的候鸟,并听说了更早来过的候鸟,——这使我们又是扇翅膀,又是鸣唱,度过了一刻短暂的认识和发现的美妙时光,然后振奋地飞向海洋更深的地方,豪迈如沧海。

315

自我剥夺。——放弃自己的财产，放弃自己的权利，若能成为大富有的标志，放弃者就会快乐。慷慨就是这样。

316

弱小的宗派。——那些自觉强大无路的宗派用心网罗少数才华横溢的信徒，希望以质量弥补数量的不足。这对才智之士是不小危险。①

317

黄昏的判断。——若一人在其暮年和疲倦时回首他的盛年和他一生的工作，他多半会得出一个令人忧郁的结论。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盛年或他的生活错了，而是他的[228]疲倦使然。——当我们忙于创造时，或当我们忙于享受时，我们总是少有时间仔细端详生活和人生；但是，若我们确实要对生活和人生做出判断，那么，我们不应该像那人一样，直到第七天和歇下来时才肯去发现人生的异常之美。——他错过了最好的时间。

① 【KSA 版注】开头部分清样：弱小的宗派相对来说是最容易忍受的。——"宗派"：党派。（草稿）

318

小心那有秩序的人。——有秩序的人的戏剧性在于，为了成系统和使系统完美，他们不得不像表现其较强品质那样努力表现其较弱品质。——他们希望显出完满而强大的天性。

319

好客。——好客习俗的本质是解除陌生人的敌意。一旦陌生人不再首先和主要被视为一个敌人，好客之风也就衰落了：好客之风流行之日，就是人们普遍相信其恶毒前提之时。

320

天气。——一种反常和无常的气候甚至使人们之间也彼此怀疑，同时他们也开始喜欢创新，因为他们经常不得不偏离他们通常的习惯。这就是为什么专制者喜欢气候温和地区的原因。[229]

321

天真的危险。——天真的人（die unschuldigen Menschen）总是最容易沦为受害者，因为他们缺少足够的知识，不能区分适度和过量，提醒自己适可而止。因此，天真的也即无知的青年女性最初热衷于频繁的云雨之欢，当其丈夫后来不幸病倒或早衰了，就会感到难耐的寂寞；正是由于这种天真的和无可指摘的女

儿之心，使其觉得频繁的云雨之欢[①]正当而合适，从而养成一种需求，决定了其日后的强烈的挣扎与困厄。一般性地和概括性地言之：谁爱上某人或某物，但却对他爱上的人或物没有了解，谁就会成为他若看清楚就不会爱的东西的俘虏。在所有需要经验、警惕和预防措施的地方，最无可救药的人必定是天真的人；对于摆到他面前的任何事物的残渣和苦果，他都不得不一饮而尽。我们不妨看一下所有君主、教会、宗派、政党和集团的实践，在这些地方，天真的人总是被当作最危险、最恶毒陷阱的最甜美的诱饵——正如尤利西斯利用天真少年涅俄普托勒摩斯骗取莱姆诺斯[②]的老病之隐士和力士的弓箭。——基督教出于对尘世的蔑视，把无知看作一种美德——基督徒的天真；这也许是因为，正如我们上面所说，这种天真最经常的结果是罪过、罪恶感和绝望，而只有在这种罪恶和绝望中，基督教的拯救的阴郁的前厅[③]才会开启，对死后的第二次天真的许诺才会有任何意义。

---

① 【Pütz 版注】Aphrodisien，云雨之欢，也指高度性兴奋（源于希腊性爱女神阿芙洛狄特）。

② 【Pütz 版注】从一个预言，俄底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的第十个年头得知，只有使用赫拉克勒斯的弓箭，才能攻占特洛伊。该弓箭在被遗弃在雷诺斯岛上的伤员菲罗克忒忒斯手里。狡诈的俄底修斯利用天真的涅俄普托罗摩斯，阿喀琉斯的儿子，将菲罗克忒忒斯接到特洛伊。根据索福克洛斯的戏剧《菲罗克忒忒斯》（公元前 409），涅俄普托罗摩斯为自己帮助实施俄底修斯的狡诈计划而羞愧，打算将受伤的菲罗克忒忒斯带回希腊。但是赫拉克勒斯却显身并命令菲罗克忒忒斯，一起到特洛伊去和参加战斗；在那里他也会康复。在特洛伊，康复了的菲罗克忒忒斯用一只毒箭杀死了帕里斯。

③ 【Pütz 版注】Propyläen，源于希腊语 propylon（前厅）；在古代，当然也在特洛伊，人们建立巨大的带纪念柱的前厅，作为神殿、宫殿和公共建筑的突出部分。Propyläen 也指歌德在 1798—1800 年间所编艺术杂志，这些杂志被认为好像是通向完美典范的入门。

天真，一种绕道地狱通向天堂的美德。这是基督教最奇妙的发明之一。[230]

322

尽可能不用医生地生活。——在我看来，接受医生治疗的病人比自己照料自己健康的病人更不关心自己的健康。在前一种情况下，他只要按部就班地遵守医生的指令就行了，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更多地注意到这些指令的目的也就是他自己的健康，他服从得更多，自己将自己置于比他的医生可能强迫他的纪律更严厉的约束之下。——一切规则都有一种副作用：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不再注意规则的根本目的，使我们变得更加漫不经心。试想，当人类虔诚地信托上帝为其医生，说："随上帝的旨意吧！"人类的轻浮和放纵将发展到何等极致与毁灭地步啊！

323

暗淡的天空。——你知道那些羞怯的人的复仇吗？他们在社会中的举止就像是有人偷走了他们的四肢？你知道那些谦卑如基督徒、日夜在世界上潜行游荡的人的复仇吗？你知道那些总是急忙做出判断又总是急忙改变判断的人的复仇吗？你知道各种各样的醉鬼——对他们来说，清晨永远是一天中最悲惨的时光——的复仇吗？你知道所有不再有勇气恢复健康的弱者、病人和压抑者的复仇吗？这些可怜的复仇者，更不用说他们的可怜的复仇行动，是数不清的。空气中充满他们所施放大大小小恶意冷箭不停的嗖嗖声，生活的太阳和天空都暗淡了——不仅是他们的天空，更多的是我们其他人的天空：这更甚于他们在

我们[231]心灵上和皮肤上留下的道道伤痕。难道我们不是因为长时间没有见到天空和太阳而有时竟然否认它们存在吗？——因此，离群索居！因这个原因：离群索居！①

324

演员哲学。② ——所有伟大的演员都有一种幸福的幻觉，以为他们所扮演的历史人物真像他们扮演他们时所感觉那样感觉——但他们完全错了：他们的模仿和揣度的能力，虽然他们一心要将其说成是千里眼式的能力，却只能深入到让我们理解姿势、声音、面部表情和任何外表事物的程度；这也就是说，他们捕捉到某个伟大英雄、政治家、将领、野心家、嫉妒者、绝望者的灵魂的影子，相当靠近了灵魂，但却没有深入灵魂的内部，深入对象的精神。如果只要有能够透视的演员，而不需要思想家、专家和专业人员的艰苦劳作，就可以澄清一个对象的本质，这可真是一个天大的发现！每当听到这种自负，我们都应该记住，演员不过是一个完美的猩猩，而且如此是一个猩猩，以至于他不能相信什么“本质”（Wesen）或“本质的”：在他那里，一切无非表演、台词、姿势、舞台、布景和观众。③

---

① 【KSA 版注】草稿：羞怯的人们，他们的举止就好像有人偷走了他们的四肢，他们在孤独中通过一种权力感进行报复——。

② 【译注】“哲学”Pütz 版为“心理学”。

【KSA 版注】“哲学”：在第一版中为“心理学”（大八开版全集），手稿中缺。

③ 【Pütz 版注】这些典型用语同时也概括了瓦格纳和他的音乐。

【KSA 版注】结尾部分草稿：这是德意志原创天才最新推出的闹剧。

325

离众生活和信仰。——成为一代先知和奇人，其方法古今一辙：脱离众人生活，几乎没有什么知识，少数几个固定观念和非常非常多的自负——最终我们就会达到这样一种信念：人类离开我们就无法生活，因为很显然，我们可以[232]离开人类而生活！一旦我们获得了这种信念，我们就会看到其他人开始信仰我们。最后，对想要这样做的人还有一个建议（这是卫斯理①的精神教师伯勒尔②送给他的）："念叨你的信仰直到你拥有信仰，然后你就会因为拥有信仰而念叨你的信仰！"③

---

① 【Pütz 版注】John Wesley，1703—1791)，循道宗的创立者，1738年他作为英国圣公会的牧师"皈依"新教兄弟会的精神。他多次旅行，宣传循道宗，使其在英格兰成为一种群众运动，在美国得到广泛传播。作为宗教觉醒运动，循道宗反对圣公会的理性主义和僵化教条，并在卫斯理死后脱离圣公会。循道宗接受宗教改革的原则，强调罪和神的救恩的普遍性，通过忏悔（皈依）获得拯救，个人对拯救的确信和对神圣化的不懈追求。

② 【Pütz 版注】Peter Böhler，1712—1775，盎格鲁萨克逊兄弟会的主要教会上层人物，来自亲岑道夫伯爵（Nik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1700—1760)的周围。亲岑道夫作为虔信派摩拉维亚兄弟会的创始人通过伯勒尔影响了循道宗创始人卫斯理。

③ 【Pütz 版注】引文出自莱凯（Lecky)：《18 世纪英国史》，卷 2，章 9，页 600。

【KSA 版注】草稿：直到今天，一个独自生活、没有多少知识、拥有一些观念和很多自负的人，仍然很容易将自己看作一个先知，并真心以为，没有他人类就活不下去。

326

认识我们的环境。——我们可以评估我们的各种不同能力表现，但是不能评估我们的能力本身。环境不仅对我们掩盖和揭示我们的能力，而且还放大或缩小我们的能力。我们应该将自己看作一可变量，我们的创造能力在有利的环境下甚至可以达到前所未有之高度：因此，我们应该思考我们的环境，尽一切努力去了解它。

327

寓言。——知识的唐璜[1]：还没有哲学家或诗人描述过他的形象。他对已知的没有兴趣，只有知识的追逐和引诱才能打动他，诱惑他，吸引他——直到最高和最远的知识星座！最后，除了那些绝对有害的东西以外，再没有什么知识留下来可以让他追求了；他像一个酗酒者一样最终喝起了苦艾酒和硝酸[2]：他开始追求地狱——这是能使他心动的最后的知识！但是，也许这种知识像所有知识一样，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最后带给他的也只能是失望。现在，他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永恒的清醒和失望穿透了他的胸膛，他变成了一位石头客人，带着对一顿永远得不到满足的知识晚餐的渴望——因为整个宇宙再没有任何一点食

---

① 【Pütz 版注】尼采选择不可救药的引诱者唐璜的文学题材作为比喻，唐璜永远不停地追寻他的引诱艺术爱好的新的牺牲品，而他对他所引诱的女性的爱仅仅是一个借口。

② 【Pütz 版注】苦艾酒是一种（有害健康的）以苦艾为原料制成的烈性酒。硝酸被用来分解一种金银合金。

物可以送给这位饥饿者了。[233]

328

理想主义理论说明了什么。——一个肯定可以找到理想主义的地方是在非反思的实干者那里，因为他们的声望需要一种理想的光辉。他们本能地追求这种光辉，不觉得这样做有任何伪善：就像英国人不觉得其基督教信仰和礼拜日圣化[①]有什么伪善一样。相反，耽于沉思的人需要控制他们的想象力和避免梦想家之名，因此，只有严格的现实主义理论才能使他们满意。他们同样本能地和没有任何不诚实地追求现实！

329

诋毁快乐。——那些在生活中受过极大伤害的人怀疑一切快乐，觉得其为孩子式的和孩子气的，表明了一种可怜的非理性，看到快乐的样儿，只觉得可哀伤，一如见一个垂死的小孩在病床上还依依玩弄玩具一般。这班人在所有玫瑰花丛下觉得有掩盖着和隐藏着的坟墓；嬉戏，游乐，吹弹，于他们皆好像重病者最后的自宽，似乎要在最后一刻吸尽生命的麻醉的快乐。但是，对快乐的这种看法不过是疾病和疲倦的黑暗背景对于欢乐的反射，本身带有某种令人同情的、非理性的和可悲的东西，甚至是带有某种孩子式和孩子气的东西，然而却是来自伴随老年而来

① 【Pütz 版注】Sonntagsheiligung，由于加尔文—清教的传统，在英格兰，“星期日神圣化”，对不敬的娱乐、工作、甚至孩子的游戏的禁止，被赋予了一种特别的价值。

和作为死亡前驱的第二个儿童期。[1] [234]

330

还不够！——仅证明某事是不够的，还必须能诱使或促使人去做该事。因此，致力于知识的人必须学会如何说他的智慧：经常以这样一种方式，使其听起来像愚蠢！

331

正当及其界限。——对那些发现自己的肉欲冲动过于强烈，有如洪水猛兽，因而不得不加以消灭的人来说，禁欲主义不失为一种正当方法。但也仅仅是对这些人而已。[2]

332

浮夸的风格。—— 一个艺术家，如果不是把自己的高涨的情感转化为作品，从而使自己变得轻松，而是要直接传达这种高涨的情感，他就会变得夸夸其谈，他的风格就是浮夸的风格。

---

① 【KSA版注】草稿：那些疲倦于生活的人看到热烈欢快的景象，听到愉快的音乐，总是感到难言之伤痛：在每一株玫瑰都掩盖着一个坟墓，而玫瑰并不知道它们掩盖的是什么。垂死的儿童在病床上还在做儿童游戏。这种伤痛是疲倦之阴暗背景对于欢乐的反射——不是对快乐生活的有根据的判断。

② 【KSA版注】“但也仅仅是这些人而已”：可以据此判断圣徒。（草稿）

333

“人性”。——我们不以动物为道德存在。但你认为动物会以我们为道德存在吗？——若有一动物，能开口说话，它会说：“‘人性’（Menschlichkeit）是一偏见，我们动物至少还没有这偏见。”①

334

慈善家。——慈善家通过其善行满足他自己内心的某种需要；这需要越强烈，他就越不为满足其需要的人[235]着想；他变得粗暴，有时甚至侮辱人（犹太人的善行和博爱就是这样：众所周知，他们这方面的感情最激烈）。

335

可以被人作为爱来察觉的爱。——为了对其他人做出那被称为善和爱的姿态，我们首先必须对自己诚实和非常了解自己。

336

我们所能做的。——某人被他不肖的、淘气的儿子折磨了一整天，忍无可忍，到了晚上揍了他一顿，然后舒了一口气，对家

① 【KSA 版注】草稿：我们不认为动物是道德性的！动物同样不认为我们是道德性的！我们的人性也许是一种偏见。

人说:“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安心睡觉了!”——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只有天知道!

337

“自然”。——至少在他的缺点方面他是自然的——这也许是可以给予一位拙劣艺术家的唯一的赞美,他在其他方面都是做作的和不诚实的。因此,我们看到,这样一位艺术家放肆地炫耀自己的缺点。

338

替代良知。—— 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良知:若那人没有其他良知,这良知就更为重要。[236]

339

义务之变迁。——当我们的义务不再是一种负担,经过长期实践后变成一种兴趣倾向和一种需要,与我们的义务,也即我们现在的兴趣倾向,相对应的其他人权利就成为给我们带来愉快的东西。从此以后,由于他们对我们的权利,其他人变成了可爱的对象,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是我们畏惧和尊敬的对象。承认和支持他们的权利范围,现在对我们来说就是承认和支持我们的快乐。当静寂教徒①不再觉得他们的基督教信仰是一种负担,当他们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体验到欢乐时,他们把“一切为

① 【Pütz 版注】寂静主义精神原则的信奉者。

了主的荣耀"当作其箴言:他们在这条戒律下做的一切不再是一种牺牲;他们的箴言也可以说成是:"一切为了我们自己的快乐!"要求义务必须是负担——像康德所做的那样[1]——实际上就是要求它永远不会成为习惯和习俗:这要求反映了某种苦行者的残酷和阴郁。

340

现象反对历史学家。——谁都知道,人类来源于母亲的身体,但当孩子长大,与其母亲比肩而立,这种假设显得十分荒唐—— 一切现象都站在其反面。

341

误解的好处。——某人说,在他的童年时期,他对忧郁性格的想入非非[2](gefallsüchtigen Grillen)是如此鄙视,以至于直到他长大和步入中年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是什么性格:它恰恰是一种忧郁性格。他宣称这是一切无知中最好的无知。[237]

342

别误会。——确实,他从各个方面考察事物;所以,你们以为他真是一个热爱知识的人。但实际上,他只是想压低价格,讨

---

① 【Pütz 版注】参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一部分,第一卷,第二章("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

② 【KSA 版注】"想入非非":情绪性。(清样)

价还价——他想买它。

343

自封的道德。——你们希望永远不会对自己不满，永远不会寻自己的烦恼，你们把这称为你们的道德性！好的，旁人也许会称之为你们的怯懦。无论如何，有件事是确定的：你们永远不会周游世界！而这个世界就是你们自己！你们对你们自己来说，永远为一偶然，一荒野之荒野！你们以为我们这些与你不同观点的人，由于纯粹的发痴，贸然走进自己的沙漠、自己的沼泽、[①]自己的冰川，是像那坐在柱子上修行的人[②]一样徒然自寻烦恼和多余吗？

344

巧妙的失误。——如果像人们所说，荷马[③]时有疏忽，那么，他比那些被野心驱使时刻全神贯注的艺术家做得更为高明。

---

① 【KSA版注】“沙漠、自己的沼泽”：荒漠，海洋。（清样）

② 【Pütz版注】Säulenheiligen，高柱苦行僧，源于希腊文 stylos（柱子）。基督教修行的特殊形式，4—6世纪在东方教会里一度广泛传播。为了更接近上帝，隐居者在一根柱子上孤独地度过他的生活，并且驱使自己将这种站立作为禁欲练习，直到最后筋疲力尽。他们常常是朝圣旅行的目标，作为预言者有巨大的影响。

③ 【Pütz版注】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西方最早的史诗诗人，希腊人认为他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几千年来被阅读最多和最为人赞美的诗人。希腊人崇敬他，将他看作他们自己的人的形象和神的世界的第一个真正的创造者。尼采在荷马身上看到的也同样是希腊人的代表。因此尼采在此援引贺拉斯的《诗艺》，“大才如荷马者亦时有 （转下页）

一个艺术家必须不时给欣赏者提供一些批评机会，以使他们喘口气，因为没有人能够忍受连续不断的辉煌和让人兴奋不已的馈赠，这样一位大师不是带来享受，而是变成了让人痛恨的工头。①

345

幸福不是赞成或反对的论据。——［238］许多人只能获得很少的幸福，这不是对其智慧②的反驳，不是对这种智慧没有给他们提供更多幸福的指责，正如许多人死去和其他一些人总是处在病中不是对医学的反驳。也许我们可以假设，每个人都可以幸运地找到能够实现其最大幸福的生活哲学：即便如此，他的生活仍然可能是可怜的和丝毫不值得羡慕的。

346

仇女性者。——“女人是我们的敌人”，一个对其他男人这

（上接注③）疏忽”，为了让人们原谅他作品的长度，“就打一会盹”（行 359 以下）。尼采关于“被野心驱使时刻全神贯注的艺术家”的评论在贺拉斯的文字中也找到了其对应，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天真的宫廷诗人查里罗斯（Choirilos）身上找到勤奋但是拙劣的文学家的原型（贺拉斯：《诗学》，行 356 以下）。

① 【KSA 版注】草稿：如果像人们所说，荷马时有疏忽，那么，他比那些从不疏忽的人更精明。时不时地犯个错：否则没有人能忍受我们，我们就会变成人们痛恨地跟在后面的工头。

② 【KSA 版注】“其智慧”：道德。（清样）

样说的男人表现了一种毫无节制的冲动,[1]这种冲动不仅痛恨自身,而且还痛恨其满足手段。

347

演说家之学校。——沉默一年,就会忘掉闲聊,学会雄辩。毕达哥拉斯派[2]是其时代最好的政治家。

348

权力感。——记住这区别:有人想获得权力感,一切手段都会用,不会轻视任何滋长其权力感的养料;有人已经有权力感,其口味则变刁,越来越考究;他现在很难找到还能使他满意的东西。

349

不是最重要。——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正在死亡,常有一种思想不禁生起,然而要假装正经,将这思想立即压制住了:死并

---

① 【KSA 版注】“一个对其他……冲动”:叔本华这样说——毫无节制的性冲动的判断。(草稿)

② 【Pütz 版注】来自萨摩斯的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毕达哥拉斯之学说的大多不为人知的信奉者。虽然人们对他和他的学说很少了解,但是通过亚里士多德人们却对毕达哥拉斯派的学说知道甚多。他们建立了一个以意大利南部为中心、有严格的生活规定(如缄默禁令)的团体。他们的学说将数学原理理解为存在的根本秩序,因此世界的和谐通过数字关系表现出来。

不像[239]通常人们庄重认为的那样有意义；临近死亡者在其一生中也许已经丧失了比他马上要丧失的重要得多的东西。显然。在这里，结局并不就是目标。①

350

最好的许诺。——做出一个许诺时，构成许诺的不是说出的言辞，而是隐藏在言辞背后未说出的东西。事实上，言辞甚至削弱了许诺，因其释放和消耗了部分许诺之力量。因此，伸出你的手，闭上你的嘴——如此你就立下了最可靠的誓约。②

351

通常的误解。——谈话中可看到，某人设下圈套，让旁人钻，但却非如人们所想，出于恶意，而是出于逞机锋之乐；还有人专门备下笑料，故意打下一结，使旁人扯散：其非如人们所想，出于善意，而是出于恶意和对普通心智的轻视。

352

焦点。——如果我们一下子羞愧难当，我们就会觉得无地

① 【KSA 版注】开头部分草稿：面对任何一个死亡场面，我都有(?)一种印象。

② 【KSA 版注】草稿：做出许诺的不是言辞，而是言辞后面没有说出来的东西。不仅如此，言辞还消耗了一部分力量，从而减弱了许诺的效力。

自容，似乎整个世界都在注视我们；在这种强烈的目光的照耀下，我们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觉得自己正一点一点地融化掉。[240]

353

言论自由。——“必须说出真理，哪怕这世界化为齑粉！”——伟大的费希特这样大声叫着说！① ——是的！是的！但人首先必须拥有真理！——也许他的意思只是说，所有人都应该有权表达意见，即令这会弄得天翻地覆：这也是一个可争议的说法。

354

勇于受苦。——以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能忍受许多痛苦；我们的胃已经进化得相当完美，足以吞下如许坚硬之食物。事实上，若没有这些痛苦，我们也许会觉得生活的宴席淡而无味；若我们不是如此敏于受苦，我们生活中的无数欢乐也就会不复存在了。

---

① 【Pütz 版注】尼采在此转述费希特。在他反对 1788 年普鲁士书报检查法令的“向欧洲各国君主索回思想自由”(1793)一文中，费希特将“思想自由”，就是将发表意见的自由，看作是追求真理的前提条件。在这一背景下他要求：“君主，你无权压制我们的思想自由[……]，当你周围的世界倒台，当你和你的一伙将要被埋葬在你的废墟下。”(费希特《拜仁科学院全集》，斯图加特 1964 以后，第一系列，第一卷，页 187)

355

赞美者。——一个如此热衷于赞美,以至于随时准备把任何不赞美者送上绞架的人是其党派之刽子手——记住向他伸出你的手,哪怕你和他属于一个党派。

356

快乐之效应。——快乐的首要效应是权力感,这种权力感渴望表达自己,或针对我们自己,或针对旁人,或针对观念或想象中的存在。最通常的三种表达方式是:给予、嘲笑、毁灭——三者源于同一种根本冲动。[241]

357

道德蚊虫。——那班道德家不爱知识,只爱制造痛苦,像小镇居民一样既恶毒又无聊;其残酷的、可怜的快乐便是注意旁人的指头,悄悄在手指接触地方藏一根针,使其刚好扎上。他们就像顽皮而恶毒的学童,若不能伤害或折磨某些活的或死的东西,就不会感到生趣。

358

理由及其无理。——你讨厌他并为这种讨厌提出一大堆理由——但我只相信你的讨厌,不相信你讨厌的理由!在你我面前将本能使然的行为说成理性思考的结果,你提高了你在自己

心目中的位置。①

359

称赞。——人们称赞婚姻，或因为不了解婚姻，或因为已经习惯结婚之观念，或因为已经结婚。然而，所有这些理由没有一条能够证明婚姻之值得称赞。

360

非功利主义。——“宁要遭人嫉恨和声名不佳的权力，不要人见人爱的无权力”——希腊人就是这样想的。对他们来说，权力感比任何功利或美名更重要。[241]

361

献丑。——节制自以为是美的；它没有意识到，在无节制者眼中，它是阴沉的和让人扫兴的，因而是丑的。②

362

不同的恨。——有人只在其感觉衰弱和疲倦时才恨；别的

---

① 【KSA 版注】草稿：我们的反感往往是本能使然的：我们为此提出的通常是本能以外的与本能无关的其他理由。我们提出理由，已经是在进行一种美化了。

② 【KSA 版注】草稿：节制是美的，其误在于，它以阴沉和让人扫兴的面目出现。

时候他们是宽宏的和不记仇的；有人只在看到复仇的可能性时才恨：别的时候他们则提防一切隐蔽的和公开的愤怒，遇到可怨怒之处，也忽略过去。

363

幸运者。——每样发明之核心皆为运气，只是大多数人从来没有碰到过它。

364

选择环境。——人应该留心，不在这一环境中生活：在其中人既不能超然地沉默，又不能表达其高远怀抱，而只能表达其怨怒、需求和困苦的全部历史。在这环境中，我们对自己和环境都将忿然——是的，由于意识到自己总是做一个抱怨者，我们在引起抱怨之痛苦外又增加一重痛苦。应生活在一个我们在其中羞于谈论自己也不需要谈论自己的环境中。——但是，有谁想到过这些事情吗！有谁想到过可以选择环境！我们谈论我们的"命运"，弓起我们宽阔的背，叹息说："我，一个多么不幸的阿特拉斯！"①[242]

---

① 【Pütz 版注】指阿特拉斯的"阔背"；阿特拉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巨人，他的肩膀支撑着天界和苍穹。当赫拉克勒斯被派去偷金苹果，他暂时接过阿特拉斯肩上的重担，以便让阿特拉斯帮他去偷。在完成使命后，阿特拉斯却不愿意再接过沉重的苍天，而是让赫拉克勒斯扛下去。然而赫拉克勒斯假装说，他先得放个垫肩，从而骗阿特拉斯重新负担起他的沉重的使命。

【KSA 版注】草稿：一个人在其中羞于表达其虚弱和病（转下页）

365

虚荣。——虚荣是以独创表现(original zu erscheinen)之恐惧,表示自负之缺乏,但不表示原创能力(Originalität)之缺乏。

366

罪犯之苦恼。——被发现的罪犯不因犯罪本身苦恼,而因羞辱,或失误之懊悔,或习惯生活之剥夺苦恼,此诸般痛苦,需要极其细心地加以分析。那些经常出入监狱和感化所的人惊奇地发现,他们几乎从未感觉过"良心之谴责",相反倒是每每思念所爱的犯罪旧业到心痛。

367

总是显出快乐的样子。——当哲学成为一种社会竞争事业之后,在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不乏这样的哲学家,他们以为,按照不同哲学原则生活和为其所苦的其他哲学家必因看到自己快乐而恼怒,所以他们就让自己成为快乐的:他们以为,他们那快乐就是最好的反驳,而为驳斥其他生活方式,他们只要显出快乐的样子足矣:但这样一来,他们慢慢地就不得不变成总是快乐的

(上接注①)态的环境,是我希望的:但我现在所处的环境,其对人的影响正好相反,人们在其中只能抱怨和讲述困苦。如此感觉带来环境的不满和忿怒。——阿特拉斯:参海涅:《叙事诗集》,还乡,24。

了。例如，犬儒派[①]的命运就是如此。

368

许多误解的来源。——神经力量增长时的道德是快乐的和活跃的，神经力量消退时的道德，如日暮途穷时的道德，或病人或老年人的道德，则是悲戚的，安慰的，消沉的，[244]忧伤的，甚而至于黑暗的。根据人们拥有这两种道德中之哪一种，则不能理解其所没有那种道德，并以此为旁人之缺点和不道德。

369

抬高自己以超越自己的可悲。——在我看来，那些高傲的家伙，为树立自我尊严和重要性之感觉，总是首先需要他可能支配和压迫的另外的人，其无能和懦弱，使他们能不受惩罚地做出高傲和愤怒的姿态。——因此，他们需要其环境的可悲，以便在一瞬间抬高自己超越自己的可悲！——为此，有人需要一条狗，有人需要一个朋友，有人需要一个女人，有人需要一个党派，以及更少见者，需要整整一个时代。

---

① 【Pütz 版注】Zyniker，希腊文：Kyniker（来源于 kynikos［狗似的，就其简朴和不以为耻的生活方式而言］）；犬儒派是一些与苏格拉底的美德学说联系在一起的希腊哲学家。根据其主要代表安提斯泰尼斯和第欧根尼的学说，最高的美德是内心幸福的美德，也就是简朴以及因此非依赖的美德。对于犬儒派生活方式的拒绝后来发展成贬义的概念“犬儒主义者”和“犬儒主义”。

370

思想者之爱敌人。——切莫压制、隐瞒与你的思想反对的思想！要鼓励！此乃思想正直的第一要求。[①] 你必须每天展开反对你自己的战役。一场胜利，一处堡垒的攻取，不再是你的事，而是真理的事，——失败了也不再是你的事！

371

强者之恶。——作为某种激情——比如愤怒——的结果，暴力行为在生理上可理解为防止可怕［245］窒息发生之手段。通过剧烈的肌肉活动转移迅猛的血液冲动，产生了向旁人发泄的无数放纵行为：也许所有“强者之恶”（Böse der Stärke）都可在此观点下考察（强者之恶无意伤害别人，它不能不发泄自己；弱者之恶想要伤害别人和看到痛苦之场面）。

372

专家之荣誉。——有人非专家，偏要高谈阔论，我们立可请他闭嘴：无论其为自觉良好之小男人还是自觉良好之小女人。对事物或人之热情或迷恋不算理由：讨厌和恨也不算的。

---

① 【Pütz 版注】参 Pütz 版编辑说明。

373

欲加之罪。——“他不知人”——一人这样说，意思是，“他不了解人之共性”；另一人这样说，意思是，“他于特殊性了解甚少，于共同性了解太多”。①

374

牺牲的价值。——国家或君主牺牲个人的权利（如司法或服役等）越小，自我牺牲的价值越大。

375

说得太清楚。——过于清楚地发音吐字可能有各种不同原因：[246]可能因为使用一种新的、不熟悉的语言不信任自己，但也可能是因为担心别人笨或理解力迟钝。在精神性的事物上也是这样：我们的传达时或太清晰了，太用力了，因为我们要传达的对象，否则就不会理解我们。因此，完美的、轻捷的风格只有在完美的听众面前才可以。

376

充足的睡眠。——当人疲惫了，厌倦了，如何才能使自己振

① 【KSA版注】草稿：“他不了解人”——这或者意味着，他不了解个别性——或者意味着，他不了解一般性。

作起来？有人推荐赌场，有人推荐基督教，还有人推荐电流，但是，我的忧伤的朋友，最好是和永远是：充足的睡眠，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充足的睡眠！如此他的清晨将再度光临！生活智慧的秘密在于知道如何在适当的时候进入精神上以及身体上的睡眠。

377

狂热理想的背后。——我们在何处有所缺欠，也就在何处充满热情。"爱你的敌人"这狂热的话只能是犹太人的创造①，出自有史以来最大仇恨者之口，而对贞洁的最热诚的赞扬，乃青年时期荒唐和丑恶地生活过者之作。

378

干净的手和干净的墙。——既不要在墙上画上帝，也不要在墙上画魔鬼。这样做者将毁坏他的墙和他的邻居。[247]

379

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一个女人暗恋一个男人，以之为心目中的英雄，在心底里无数次对自己说："若这样一人爱我，于我则真像命运之恩惠，在他面前我只合拜伏在地。"——而那男子对这女人也完全一样，私心里有着同样的感想。终于有一天，两人都说了出来，交换了内心的秘密与隐私，接着又都沉默了，

① 【Pütz 版注】参《马太福音》5，44 和《路加福音》6，27、35（参前 205 节"论以色列民族"，页 160 以下）。

陷入沉思。最后女人冷冷地开始说,"现在都明白了！我们彼此都不是对方所爱的！若你完全如你所说,则我的谦卑和爱恋皆为徒然;魔鬼迷惑了我,也迷惑了你。"——这一极为可能发生的故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为什么?

380

经过验证的办法。——对那些需要安慰者来说,没有什么比断言在其处境下没有任何手段可安慰更使他们感到安慰。这意味着莫大的殊荣,使他们重新抬起头来。

381

认识一个人的"细节"。——我们常常忘记,在那些第一次见到我们的人眼中,我们的形象非常不同于我们通常自以为之形象:往往不过是一个跃入眼帘的细节,该细节决定了旁人对我们的印象。因此,即使最温和、最可亲之人,如果他留着一副大胡子,他的和善和平易也会[248]完全消失在大胡子中,因为一般人只看见了他的大胡子,会说他具有一种好斗的、易怒的和常常使用暴力的个性——并据此对他做出反应。

382

园丁与园。——在潮湿阴暗的日子里,在孤独中,在人们甩给我们的冰冷的语言中,我们心中霉菌似地生长出了某些结论:我们在某天早晨醒来,看到它们生长在那里,不知道它们是如何生长在那的,只有它们在阴沉地凝视着我们。呜呼！那不是心

中作物之园丁而只是其园地的思想者!

383

同情之喜剧。——无论我们怎么样想与一个不幸者分忧,在他面前,我们总有些演喜剧似的:我们不会说出我们想到的一切,我们也不会说出我们是如何想的,像一位站在重病人床边的医生一样小心。

384

奇怪的圣人。——世有怯懦者,不克相信其最好作品与影响,拙劣地传达或表达它们:而出于报复之心理,他们亦不相信旁人的同情(Sympathie),或更不相信有同情;他们羞于让别人看到自己被自己所感动,通过变成可笑的找到一种逆反的欢乐。——这就是我们之忧郁艺术家的心态。[249]

385

空虚者。——我们好像一些商店橱窗,里面装着别人赋予我们的那些假想的性质,我们不断整理这些性质,隐藏某些性质,突出某些性质——以便欺骗我们自己。

386

煽情。——一有机会就显示激情,为的是享受那种乐趣:在想象中成为一个观者,他捶胸顿足,自觉悲戚与渺小——这可算

卑鄙的习惯;相应地,以一种嘲笑态度对待煽情场面和在其中插科打诨,乃是高贵的标志。古老的尚武的法兰西贵族拥有这种高贵和优雅。

387

婚前思考之探讨。——设若她爱我,这么长久下去,于我多么累赘!又设若她不爱我,这么长久下去,于我也多么累赘!——端的只是两种不同累赘之问题——那么便结婚吧!

388

好良心的流氓行为。——在某些地区,如在提洛尔,数额不大的欺诈却让人极为不快,因为在这些地方,除了不公平交易外,我们还不得不接受欺诈者的恶的嘴脸,鄙陋的贪欲,坏良心和无耻的敌意。反之,在威尼斯,[249]骗子对其计已售从心里满意,对被骗者毫无敌意,甚至于很愿向他表善意,可以陪他共欢笑,只要他有心情。——总之,即使欺骗也要有好良心和趣致:这几乎使被骗者原谅了欺骗行为。

389

有点过分严肃。——某些非常正直的人是过于严肃了,为了成为有礼的和可亲的,每当有人向他们表示客气,他们就立刻报以最诚挚的殷勤,有时甚至是超出他们的能力的殷勤。看到他们在别人赠送的镀金硬币面前如何不好意思地掏出他们的金块是让人感动的。

390

藏锋。——若我们察觉，有人对我们隐藏其聪明，我们就称其为坏；若我们怀疑他这样做是出于礼貌和仁慈，则更如此。

391

瞬间之恶。——活泼的人只在瞬间撒谎，他们马上就骗过了自己，以为自己是真的，是对的。

392

礼貌的条件。——有礼貌（Höflichkeit）是非常好的事，不愧为四美德之一（虽然位列最后）；然为使礼貌不成为我们彼此之间的[251]累赘，我礼貌待之的那人必须比我更多一点或更少一点礼貌才好——否则我们便开不得交，这油膏不仅润滑，也使我们打滑。

393

可怕之德。——“他记得一切，但他宽恕一切”——这将使人加倍恨他了，因为通过其记忆和通过其宽大态度，他二次羞辱于人。

394

不虚荣。——感情激越的人很少想到旁人会怎样想，他们的精神状态使他们超越于虚荣之上。[1]

395

沉思。——于一思想家，思想家特有的沉思状态完全是某种恐惧心理的结果，于另一思想家，则完全是某种欲望心理的结果。因此，在前一种情况下，沉思带来的是安全感，在后一种情况下，带来的却是满足感——或者说，一种是勇敢的心境，另一种是餍足的和中立的心境。

396

追逐。——一人追逐愉快的真理，另一人追逐不愉快的真理，然虽第一人亦对追逐比对猎物更感兴趣。[2] [252]

397

教育。——教育是生殖之继续，通常是一种追加的美化。

---

① 【KSA 版注】“很少……虚荣之上”：很少想到别人；这使他们超越于虚荣之上。—草稿结尾部分：西塞罗很少激情，德摩斯提尼有激情。

② 【KSA 版注】“然虽……更感兴趣”：二者都通过真理得到了满足。（草稿）

398

谁更急切。——在两个相争斗,相爱慕,或相称羡者中,更急切者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两个国家之间也是如此。

399

为自己辩护。——许多人完全有权这样那样行动,然一旦其开始为此权利辩护,则我们对此权利就不那么相信了——他们的辩解使我们误解了。

400

道德的娇生惯养。——有道德柔弱者,其因所有成功而羞愧,因所有失败而懊悔。

401

危险的无知。——我们以不知道爱其他人开始,以知道我们自己不可爱结束。①

① 【KSA 版注】草稿:如果人不知道去爱别人,那么,最后他就会不知道去爱自己。——参尼采 1880 年 7 月 18 日从玛丽巴德致加斯特(Peter Gaster)的信。

402

也是一种容忍。——“在炭火中放上一会和[253]烤焦一点——这于人，于栗子，都不错！有了这小小痛苦和磨难，方能品味果核何其甜美而可口！”这就是你们这些美食者的意见！你们这些吃人者！

403

不同类型的自负。——女人因想到她们所爱慕者可能配不上她们而失色，男人因想到他们可能配不上所爱慕者而失色——我这里指的是一般的男人和一般的女人。在一种强烈激情的控制下，通常自信和充满权力感的男人变得害羞而胆怯，而通常扮演弱者和被动角色的女人在激情的高度例外中变得自负和充满权力感——她们问：那么谁还配得上我？①

404

不容易正直的人。——对有些人来说，即使好的和伟大的事，如果不能同时允许他们在某些其他方面做下同样大的坏事，他们也会提不起兴趣——这就是他的道德。

---

① 【KSA 版注】“我这里指……配得上我?”：后者是有力量的男人，所以在激情中成为献身的男人——前者是弱者，所以在激情中最骄傲。

405

奢华。——对奢华的爱好，扎根于人心深处。看看他吧：丰裕和豪华如水，他的心最爱在其中游泳。[254]

406

使之不朽。——有谁想杀死敌人的，先应思忖，这样做是否会使敌人在自己心中成为不死。

407

不合我们心意的真理。——如果像常常发生的那样，我们不得不说出某些不合我们心意的真理，我们就会撒谎撒不圆似地说出它们，从而引起人们对它们的疑惑。

408

颇需要理解的人。——有些人只有两种选择：或成为公开的作恶者，或成为隐蔽的吃苦者。

409

病态。——病态包括：老年、丑陋和悲观判断的过早来临——这几种东西是互为因果的。

410

恐惧者。——缺乏机智的、恐惧的人反倒最容易成为杀人者:他们不知道如何做出较小的、适当的自卫或报复;由于缺少才智与镇定,他们的恨好像除了去毁灭外没有别的出路。

411

不带仇恨。——你想与你的激情告别吗? 可以的,但勿用仇恨反对激情! 否则[255]你就会有一新的激情! ——使自己摆脱了罪的基督徒后来往往又毁于罪之仇恨。看看那些大基督徒的脸! 这是些大仇恨者的脸![1]

412

灵巧与局限。——除他自己外,他不知道爱任何东西;当他想爱别人时,他必须先将他们转化成他自己。这方面他倒是很灵巧的。

413

私人的和官方的控告者。——仔细观察每个控告者和追查者,他在控告和追查别人时暴露出他自己的品性(Charakter):

---

① 【KSA 版注】草稿:我们若要与我们的激情告别,就不应该带着仇恨。基督徒毁于他们的仇恨。

确实,常常比被追查者的品性更坏。控告者天真地相信,对罪犯和罪行的任何攻击本身都必定表明了好品性或算作好品性的,——因此他有恃无恐,即真相毕露。

414

自愿的盲目。——若有人对某人或某党过度热情,我们则有理由怀疑,这也许因为他内心里对其忠诚的对象怀有一种优越感,并因此对他自己恼怒。他仿佛是自愿盲目,以惩罚他那看到太多的眼睛。①

415

*Remedium amoris*②。——使爱之疾病痊愈的,在多数情况下,还是一剂古老的猛药:同样的爱。[256]

416

谁是最恶毒的敌人?——一个善于并自知善于推进其事业的人,心里通常不会太恨其反对者。反之,若一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同时又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捍卫它,他就会对其事业的反对者恨之入骨,与之不共戴天。——每个人都可以由此推

---

① 【KSA 版注】草稿:注意,对我们的献身热情乃是对内心背叛的补偿和是一种忿怒!——一种自愿的盲目。

② 【Pütz 版注】拉丁语:爱之良药;指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公元前 43—公元后 18 前后)的色情教育诗 *Remedium amoris*(《爱之良药》【译注:中译本分别名为《爱经》、《爱的艺术》】)。

断，谁是最恶毒的敌人。

417

所有谦卑的边界。——无疑，许多人曾达到 *credo quia absurdum est*[①] 的谦卑，并为此献出了其理性。然而，就我所知，还没有一个人达到 *credo quia absurdus sum*[②] 的谦卑，虽然从前者到后者只有一步之遥！

418

诚实之戏。——许多人之所以诚实，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假装感情，而是因为其假装本领太差，几乎骗不过任何人。换句话说，他对自己的表演才能没信心，宁愿本色出演，此为“诚实之戏”。

419

党派之勇。——可怜的羊群对其头羊说：“只要你在前面带领我们，我们就永远有勇气跟随你。”可怜的头羊心里想：“只要你们跟在我后面，我就永远不缺带领你们的勇气。”[257]

---

① 【Pütz 版注】拉丁语：因其悖理，我故信之。

② 【Pütz 版注】拉丁语：因我悖理，我故相信（或者：因我生存无意义，故我相信）。

420

牺牲品之智。——我们自欺地以为，当我们为某人牺牲我们自己时，我们是在造成一种情势，使该人只能像我们希望他那样，即以我们为牺牲对象的身份，对我们出现：这是可哀的智慧。

421

通过别人的眼睛。——有些人希望自己只通过别人的眼睛被看见。这是颇精明的。

422

使别人快乐。——为何最大快乐莫过于制造快乐？因为在制造快乐时，人的五十份冲动在一份快乐中一次得到了满足。这五十份冲动分别观之，也许只是一些很小的快乐，但当人一手同时满足它们时，他的手中以及他的心中都充满了极大的快乐。①

---

① 【KSA 版注】草稿：制造快乐的快乐超过了所有快乐：其中并没有什么道德。

卷 五

423

大沉默。——这就是大海，遗世而独立的大海。它那“万福玛利亚”的晚间祈祷钟声①——夜幕降临前响起的忧伤、可笑而甜美的波涛声——就要结束！转眼一切皆归于沉默！大海躺在那里，苍白而闪烁，它无言（es kann nicht reden）。天空再一次布满永恒缄默的黄昏色彩：红、黄、兰，它无言。小小的岩石和悬崖冲入海中，仿佛在寻找最孤寂的所在，它们全都无言。这突然降临的巨大的缄默，美丽，忧郁，并让心同样沉默无言。——啊，这缄默之美（stummen Schönheit）的虚伪！如果它愿意，它可以说得多么好，以及也可以说得多么坏！它们的缄默和它们忧郁

---

① 【Pütz 版注】Glocken des Ave Maria：自从 14 世纪以后天主教教堂在早晨、中午和晚上响起的钟声；钟声对应于以“万福玛利亚”开头的三次祈祷中的某次祈祷以及对应于圣经中的一节，并被看作是一种民众祈祷，早晨是纪念复活，中午是纪念钉十字架，晚上上纪念基督变成人。

而幸福的表情是一个诡计，目的是嘲笑你的同感（Mitgefühl）！随它去！我不羞于被这样一种力量嘲笑。但是，自然，我可怜你，你不得不沉默，即使仅仅是出于你自己的恶意（Bosheit）！是的，我因为你之恶意而可怜你！——随着大海越来越寂静，我心再一次在寂静中沉浸：一种新的真理使它震惊，它同样不能言，倘若这时嘴里对着这无言之美[260]说了什么出来，它就嘲笑自己，它享受自己最甜蜜的沉默的恶意。我开始恨说话，甚至恨思想；在每个词语背后，我不都听见了错误①、幻想和疯狂在发笑吗？我岂不要嘲笑我的同情吗？岂不要嘲笑我的嘲笑吗？——啊，大海！啊，黄昏！你们是坏的教师！你们教人如何不再成为人！他应该奉献于你们吗？他应该像你们现在这样苍白、闪烁、沉默、阴森地凝然不动吗？超乎自我吗？

424

与真理相宜的人。——长期以来，错误一直是安慰人的力量，然而我们现在希望对真理的认识能同样令人安慰，而且为此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但是，若真理恰好无能于此安慰，那又如何？是否可以认为它因此被反驳了？真理与这些痛苦的、憔悴的和生病的人的处境究竟有什么相干，因而必然要对他们有用呢？若一植物被发现无用于病人之治疗，人们并不以为此植物的真理就被反驳了。然而，在较早的时代，人类为世界之目的的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毫不犹豫地假定，知识所揭示者应该对人有益、对人有用；他们甚至认为，所有无益无用者皆不可能也不应该存在。因此，也许我们应该认为，真理作为独立的、

① 【Pütz 版注】参 Pütz 版编辑说明。

内部连贯的整体，只是为亚里士多德[1]那样既拥有力量又不毁坏的、欢乐而又和平的灵魂存在的，因为只有这样的灵魂才会寻求真理。旁的人，无论他们对其心智和[261]自由多么自豪，并不寻求真理，而只寻求治疗药物；因此，他们在科学中找不到任何真正的欢乐，只知道谴责其冷漠、枯燥、非人性。这是病人对健康人之游戏的批评。——希腊诸神亦无能于提供安慰，因此，当整个希腊世界都病倒之后，这就成了废黜他们的一个理由。[2]

425

我们这些流放中的神。——通过关于其起源、独特性、命运等错误观念，以及通过根据这些错误观念而提出的各种要求，人类使自己得到提高，多次地“超越自己(selber übertroffen)”；但也正是通过这些错误，无数的痛苦、互相迫害、轻蔑、误解，以及更加无数的个人的内忧外患，才来到这个世界上。通过他们的各种道德[3]，人已经变成一种痛苦的生物，而由此换来的不外这样的感

① 【Pütz 版注】希腊哲学家，公元前 384－322，父亲是医生，出生于马其顿和特拉肯(Thrakien)之间的边界地区。前 367 年后他是柏拉图学园的成员。此后他先是在阿塔尼亚城的僭主赫尔米亚处停留，然后于 343 年应马其顿的腓力二世邀请，担任教育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的工作。公元前 355 年他在雅典创立了一所自己的学校，被称为“吕克昂”或“逍遥”学校。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物理学》、《形而上学》(原意为《物理学》之后所编之书)，以及关于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修辞学和诗学的若干著作。

② 【KSA 版注】草稿：如果真理无能于安慰——真理是否因此就被反驳了呢？真理与这些内心痛苦不堪的憔悴的病人究竟有什么共同之处，以至于它必须对他们有好处呢？——希腊人的诸神也不安慰人。

③ 【Pütz 版注】“道德”一词的复数化已经表明，它们并不适合充当一种具有统一的、普遍的有效性权威机构。

觉:觉得其于这个地球太好了,太有价值了,在此只是过路、暂停。直到现在,“骄傲的痛苦者”(der leidende Hochmütige)仍是人的最高类型。

426

思想者之色盲。——我们必须承认,希腊人对于蓝色和绿色是完全盲目的,前者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深棕,后者则是一种黄色,因此,他们眼中看到的自然必定非常不同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自然[①](例如,他们用同一个词描述黑发的颜色、矢车菊的颜色和[262]地中海海水的颜色,或用同一个词描述青翠植物的颜色、人的皮肤的颜色、蜜的颜色、黄树脂的颜色:他们的大画家只用黑、白、红、黄这几种颜色再现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色彩)。对他们来说,自然是多么不同和多么更接近人类啊!因为在他们眼中,人类的色彩也是自然的主要色彩,自然仿佛是在人类色彩的海洋中游泳(蓝色和绿色最能使自然非人化)。正是在这缺陷的基础上,希腊人高度发展了他们特有的那种快活嬉戏的能力,把自然现象看作与人类似的神的变形和伪装。——但是,让我们把所有这些当作一个更进一步假设的隐喻。每个思想者用来描绘其世界和每样事物的颜色比现实存在的颜色要少,他对某些特定颜色是盲目的。这绝非仅仅是一种缺陷。由于这种同化和简化(Annäherung und Vereinfachung),他使事

① 【Pütz 版注】根据古代的颜色理论,比如德谟克利特的颜色理论,希腊人只区分四种颜色:白,黑,红和绿,这四种颜色分别由不同的原子形状造成(关于最新的研究进展参 Andrea Orsucci 的论文“希腊人颜色感觉的发展和 L. Geiger、H. Magnus 的‘语言学考古’:关于《朝霞》第 426 节的一个评注”,载《尼采研究》22,1993,页 243—256)。

物本身呈现出和谐的色彩，这种和谐给人们带来极大乐趣，构成了意义丰富之自然。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方式，人类才产生了最初的对于生存（Dasein）的快乐，也就是说，在这些最初的人类看来，生存是简单的，只有一种或两种颜色，因而是和谐的：人类那时似乎只操练几种颜色，然后才能处理更多的颜色。甚至直到今天，许多人还在试图摆脱某些特定色彩的盲目，以便看得更清和看得更多，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发现了新的快乐，而且还不得不放弃和交出他以前拥有的某些快乐。[263]

427

科学之美化。——洛可可园林①来自这样一种情感："自然是丑的、荒凉的、单调的——来！让我们美化它！"（embellir la nature②）；同样，某些自称哲学者也总是来源于这样一种情感："科学是丑的、枯燥的、冷酷的、困难的、艰苦的——来！让我们美化它！"像所有诗歌和艺术一样，哲学主要求娱乐，但由于其固有的骄傲，它以崇高和超然的方式求娱乐，并且是为一批特选之士（Auswahl von Geistern）追求娱乐。为这些人造一园林，使其像那"普通"园林一样，主要魅力在于（通过诸如亭阁、远景、假山、曲径、飞泉等）成就一种视觉幻象；选取科学的某些内容，配上种种奇光异彩，掺上大量不确

---

① 【Pütz 版注】作为巴洛克艺术的继起艺术的洛可可园林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美化未经雕琢的自然的愿望上。巴洛克园林的壮观和华丽、庄严的特点，被园林各部分之间的一种并列杂陈所取代，并通过装饰手段来表达其柔美。

② 【Pütz 版注】法语：美化自然。"美化自然"可以看作是巴洛克时期和洛可可时期法国园林的纲领。

定性、非理性和梦想，使人们置身其中宛如置身"蛮荒自然"，但却没有蛮荒自然之辛苦和不便——这并非小小的野心：有此野心者甚至梦想借此使人类过去所奉为最高娱乐的宗教成为多余。——这一过程日渐发展，总有一天会达到其顶点：现在我们已经听到一种反对哲学的声音，这声音呼喊道："回到科学！回到科学的自然和自然性！"——也许，这声音正揭开一个时代，对这个时代来说，科学"野蛮、丑陋"之处正是其最美所在，就像自卢梭后，人们突然发现高山和荒原是美的。① [264]

428

两种道德家。——某一自然规律的发现和清楚认识，也就是说，其证明(nachweisen)(引力之证明、光反射证明、声反射证明等等)，与该规律之解释(erklären)是完全不同的事，需要完全不同的心智。同样，那些认识和指明人类道德规律和习惯的道德家——一些具有敏锐的眼睛、耳朵和鼻子的人——与那些解

---

① 【Pütz 版注】指一般被与卢梭联系起来的"回到自然"；但是这种形式的表达既不是来源于卢梭，他也没有将其视为行动座右铭。尼采的暗示比假设的引文更准确地符合卢梭的批评性意图，因为卢梭也将"自然"同样理解为一种"科学"的理论规定，从这一规定出发，可以在迄今支配性的美学现象中看到一种普遍的衰落。

【KSA 版注】草稿：洛可可园林所追求的自然之美化和视觉的幻象(利用亭阁等)，也是哲学所追求的：科学的美化(孔德)。实际上，迄今的所有哲学的目的都在于求娱乐，哲学与通常的娱乐方式是成比例的：人们用一把尺子衡量艺术作品、哲学和宗教，还有自然美。将来有一天，"回到科学"将与卢梭的"回到自然"一样古怪。

释这些道德规律和习惯的道德家也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① 后者首先必须是创造性的(erfinderisch),并且拥有不受敏感和知识束缚的想象力(Phantasie)。

429

新的热情。——为什么我们害怕和痛恨可能返回野蛮状态?是因为野蛮状态会使人比现在更不幸吗?非也!野蛮的人在所有时代都更幸福:我们不要欺骗自己!——原因在于,我们的知识冲动已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任何不带知识的幸福,或任何强烈幻想的幸福,都为我们所不取;甚至仅仅想象它们就会使我们感到痛苦!不断的发现和揭示使我们着迷和不能自拔,正如不幸的恋情使恋爱者着迷和不能自拔:他无论如何不愿以之换取无情之境;——也许,我们同样是一些不幸的恋爱者!知识在我们身上已经化为一种激情,这激情不会因为任何牺牲而退缩;实际上,除了它自己的灭亡外,它什么也不怕;我们真诚地相信,在这激情的逼迫与驱使下,全人类都必定会觉得自己比过去更高和更感安慰,虽然他们对于野蛮的人所具有的那种简单的满足仍然不无[265]羡慕。这种对知识的恋情甚至可能导致人类的灭亡!——甚至这一前景也不能打动我们!但是,难道基督教害怕过类似的前景吗?爱情和死亡不是孪生兄弟吗?是的,我们恨野蛮状态——我

---

① 【Pütz 版注】尼采在此在例如可以拉罗斯福柯为代表的道德家与他自己的经验之间加以区别。在此强调的重点特别是与表面措辞(解释观察事实)不同,更深刻的切入的知("虚构"和"不羁的幻想")的生产性的品性。

们都宁肯人类灭亡也不愿知识退步！最后，如果人类不因某种激情灭亡，它将会因为某种虚弱而灭亡；你喜欢哪一种？这就是大问题。我们愿意人类结束在电与火中呢，还是愿意它结束在沙漠中？①

430

也是英雄行为。——去做某些最不名誉、人们谈之色变、但却有用和必须的事，这也是英雄行为。希腊人不觉得扫牛圈有什么可耻，他们把它算作赫拉克勒斯的伟大工作之一。②

---

① 【KSA版注】草稿：对野蛮状态的恐惧？——为什么？野蛮状态使人不快乐？——非也，我们的知识冲动太强，以至于我们不能认为一种不带知识的快乐也是快乐，这种快乐使我们不快。不断的知识使我们着迷，正如不幸的恋情使恋爱者着迷(他是不愿意将这种不幸恋情换取无情之境的)。我们满意地将知识转化为一种激情，即使人类因此毁灭也在所不惜：这并不是什么不可设想的事。基督教同样从来没有在这样一种思想面前退缩过。每一个恋爱者都愿意死亡。我们宁愿毁灭也不愿意后退。但是真如此？如果知识的激情必然导致普遍的退步！——[所以我们将用一个有双重含义的词来谈论人类的进化：其中一个指野蛮状态]一旦它试图成为普遍的，它就会变得虚弱！另一种冲动同样要求实现它的每一种理想，这是好的。最后：如果人类不因为激情而毁灭，它就会因为其虚弱而毁灭：人类愿意怎样呢！这是主要问题。—"但是，基督教……孪生兄弟吗？"：每一个恋爱者都宁可死亡，基督教也从来没有害怕过类似的前景。(清样)

② 【Pütz版注】宙斯和阿尔科墨涅的儿子，奉密刻奈的欧律斯透斯之命去完成十二件困难的、实际上是人类所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其中包括打扫养有众多牲畜的奥革阿斯的牛圈。

431

敌人之意见。——为测量最敏感的人的气质为聪明或不智，我们可以观察，他们如何把握和传达他们的敌人的意见：从中可以看出每一个头脑的天赋程度。——真正智慧之人不自觉地将其敌人理想化，从他的反对意见中去掉所有缺陷和疏忽：只有当他的敌人通过这种方式变成了一位荷枪实弹的战神，智慧之人才与他作战。[266]

432

探索者和实验者。——不存在什么获得知识的唯一的科学方法！我们必须试探着对待事物，时而粗暴时而公正，时而热情时而冷漠。一个人像警察一样对待事物，另一人像听告解的神甫，第三个人则像旅行者和好奇者。有时我们可以通过同情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有时则必须使用暴力；对其秘密的敬重使一个人得手，另一个人放肆和无耻地揭露其秘密也同样解决问题。像所有征服者、发现者、航海者和冒险者一样，我们科学探索者具有一种无耻的道德，必须接受我们在本质上恶(böse)这一事实。①

---

① 【KSA 版注】草稿：与事物交谈的艺术——作为警察，或作为神甫，或作为漫游者。同情或暴力，对于事物及其秘密的敬重，无耻地或不怀好意地解释事物，等等，所有这些在各种不同的科学研究中都可以看到。不存在什么唯一神圣的科学方法：我们只能尝试性地对待事物，有时好，有时坏，有时热情，有时冷淡。我们把事物当成人了吗？……非也……但是同样存在着一种事物之纠缠——而谁使自己在里面娇惯了——小心！

433

以新眼光看。——假设艺术之美永远不过是幸福的影子①——我也认为这是真理——，而幸福因为时代、民族或自立法度的伟大个人对于幸福的想象不同而不同：那么，从当代艺术家的所谓现实主义②中，我们看到的我们自己时代的幸福是怎样的？无疑是它那种我们现在可以最轻易理解和欣赏的美。因此，我们是不是必须认为，我们今天的幸福在于对现实的现实主义的、尽可能敏锐的感觉和尽可能忠实的把握，因而不在于实在而在于关于实在的知识？科学的影响来得如此广泛和深远，以至于我们这个世纪的艺术家也不期然地成了科学"极乐"的赞颂者。③ [267]

---

① 【Pütz版注】尼采在此引用司汤达（即 Henry Beyle，1783—1842）：La beauté n'est jamais，ce me semble，qu'une promesse de bonheur［在我看来，美永远只是一种幸福诺言］。载：司汤达《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巴黎1854，页30。

② 【Pütz版注】现实主义已经表现出了自然科学方法和成就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自然主义中变本加厉，自然主义进一步希望用现实的尽可能更准确的复制来代替艺术家创作中的主观成分。尼采将所谓现实作为"关于现实性的知识"而从实在本身中勾销，解释为现实之虚构，从而彻底摧毁了这样一种观点。

③ 【KSA版注】草稿：艺术中的美——对幸福事物的模仿或对幸福事物的环境的模仿。现在人们相信，幸福在于［庸俗化］！对于现实的尽可能敏锐的感觉和尽可能准确的把握——为什么艺术家今天心甘情愿地如此现实主义？——虽然人类在现实中完全不觉得自己幸福。

434

辩护。——朴实无华的风景是为大风景画家[①]存在的，而奇特、罕见的风景是为小画家预备的。也就是说，自然和人类中的伟大事物必为其崇拜者中渺小、平庸、虚荣之辈辩护，——而伟人则为质朴的事物辩护。

435

不要无声无息地死掉。——我们的伟大和才能不是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的，而是一点一滴消失的。渺小的东西无所不在，到处生长，最终毁掉我们身上所有伟大的东西，——我们习而不查的环境的卑劣，千万种渺小和平庸的情感从我们的邻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生长起来。如果我们对于这些可怜的杂草不闻不问，我们就会因为它们而无声无息地死掉！——如果你们必须灭亡，你们应该一下子和突然地灭亡，以便能在你们身后留下一个*光荣的废墟*，而不是像现在我们有理由担心的那样，只留下一个蚁冢，一个长满蒿草的蚁冢，那些渺小的胜利者在上面爬来爬去，仍然像过去一样谦卑，可怜得甚至不配庆祝它们的胜利！

---

① 【Pütz 版注】尼采崇敬的所谓大风景画家，首先是法国画家洛兰(Claude Lorrain，1600－1682)。他的典型风景以生动逼真的自然描述闻名，同时与神话中和《圣经》中的场景结合在一起。

436

决疑。——有一个并非所有人都有勇气和能力应付的痛苦的选择：一艘船上的乘客发现，船长和舵手犯了大错，而自己[268]在航海知识[①]上超过了他们，——于是生出一个问题：你是否该发动一场哗变，把他们俩都关起来？是否因为你更精通航海知识你就有责任这样做？他们是否同样有权因为你破坏纪律而关你禁闭？——这不过是那些更复杂和更棘手处境的一个比喻，在这些处境中，问题说到底在于，什么能够保证我们高于别人，和证明我们对于自己的信念为正当。成功？但为了得到成功，我们恰恰不得不首先去做带有全部危险之事——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危险，而且是全船人的危险。

437

特权。——谁真正主宰了自己，也就是说，谁决定性地征服了自己，他就会把惩罚自己、宽恕自己、同情自己当作他自己私有的特权：他不需要向任何别人转让这种权利，但他可以因为另一个人（比如说一个朋友）而自由地放弃这项权利，——然而他知道，当他这样做时，他是在授予一项权利，而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授权，是因为他拥有权力。

---

① 【Pütz 版注】与航海术有关的知识，关于航行、航行辅助工具、水域和气象、方位确定等等的理论。

438

人与物。——人为什么看不见物？因为他自己站在中间：他遮住了物。

439

幸福的标志。—— 一切幸福感都有两个共同之处：充溢的情感和高涨的精神。一个幸福的人就像是一条在水中的鱼，[269]逍遥，跳跃。好的基督徒知道什么是基督教的任性（Ausgelassenheit）。

440

不是放弃！——像修女一样放弃世界而不了解世界，导致了一种不育的、空虚的孤独。这种孤独与思想者的 *vita contemplativa*［沉思生活］的孤独毫无共同之处：当思想家作此选择时，他没有放弃任何东西；相反，如果他不得不仍然埋头 *vita practica*［实践生活］，那对他来说倒是一种放弃、空虚和毁灭：他放弃实践是因为他了解实践，因为他了解他自己。因此他纵身跃入他的水中，并在那里找到了他的欢乐。

441

为什么我们的邻人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越是用心于所有曾经存在过的和所有将要存在的一切，我们眼前的现在存

在就越是变得暗淡。当我们与那些过去的人一起生活和共其死亡时，我们的“邻人”对我们又算得了什么？我们身边的一切渐渐消失，因为整个人类的洪水吞没了它们，对于全人类的感情的洪流浸透了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目光越过眼前的一切，指向遥远的彼岸，眼前的一切变得暗淡而不真实。——但我们冰冷的目光侮辱了旁人。①

442

规则。——“规则总是比例外更让我感兴趣”—— 一个具有这种感觉的人在知识领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属于登堂入室者之列。② [270]

443

关于教育。——我渐渐明白了我们的教养和教育方式的通病：无人学习、无人渴望学习、也无人教人忍受孤独。

444

对于阻力的惊奇。——因为某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变得透明，我们就认为它再也不会给我们造成任何麻烦了，——当我们

① 【KSA 版注】草稿：当人们想到人类，觉得他周围的人都变成了一些影子时的那种孤独：随着我们的内心的洪流增长，我们对邻人的冷漠增加。我们与已死者一起生活和共同死亡。

② 【KSA 版注】草稿：对规则比对例外更感兴趣——一个进步。

发现自己可以看穿它但却不能通过它时，我们就和玻璃窗上的苍蝇一样傻乎乎地感到惊奇。

445

高尚之人的失算。——我们把我们最好的东西、我们的珍宝送给某人，直到我们的爱再没有东西可以送出为止：但是，我们最好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他最好的东西，因此，我们常常失望地看到，对于我们的最好的东西，他并没有报以最好的感激。

446

层次。——首先是浅薄的思想者；其次是深刻的思想者，他们下降到事物的深处；第三是彻底的思想者，他们探求事物之根本，这当然比只是下降到深处更有价值！——，最后是一头扎进泥沼的思想家，既非出于深刻也非出于彻底！他们是泥浆的爱好者。[271]

447

师徒。——师傅的人性，当使其警告学生提防师傅自己。

448

敬重现实。——眼见欢乐的人群，我们如何能不感同身受、热泪盈眶！我们从前曾以为他们欢乐的对象甚渺小，如果不是现在我们亲身体验了，我们现在当还抱着这意见！但是看这些

体验将我们带到了什么地方！我们的意见现在还算什么！要想不迷失自己，不迷失自己的理性，我们就必须远离体验（Erlebnisse）！柏拉图就是这样逃离现实，投向事物的暗淡的精神影像的王国：他知道自己充满感性，知道这种感性的波涛如何轻易地就能吞没他的理性。——这智慧者是不是只能这样说："我敬重现实，但我将转身背对现实，因为我了解现实和害怕现实？"难道他也如非洲土人在其首领面前所做的那样，当他们的酋长走过时，转身背对他们的酋长，以此显示他们的敬重，同时也显示他们的畏惧？

449

精神上有需要的人在哪里？——呜呼！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多么让我厌恶！让另一个人的思想战胜自己的思想，使我的心中产生新的感情和发生悄悄的变化，多么让我欢喜！不过，我的最美妙的时刻在于，一旦机会容许，向某个需要的人赠送我的精神财产，就像一位听告解的神父，坐在自己小屋中，焦急地等待着某个不幸的[272]需求者前来倾诉他思想的困苦，①从而再次充满他的手和他的心，使他那苦恼的灵魂重新轻松起来！他不仅不追求声名，而且甚至希望逃避感激，因为感激是逼迫性的，缺乏对孤独和沉默的应有的敬重。不为人知和有点可笑地生活，谦卑得不致唤起任何嫉妒和敌

---

① 【KSA版注】"让另一个人的思想……讲述他的困苦"：为另一个人的思想辩护，让我心中产生新的感情和发生悄悄的变化，这多么使我欣喜！我最渴望不过的是，能当老年来临的时候，像一位殷勤的听告解的神父，了解思想的所有小路幽径，坐在一个角落里，焦急地等待某个人前来对他讲述他的老的和新的困苦。（清样）

意，拥有冷静的头脑，一把知识和一碗经验，就像是一个贫穷的心理郎中，碰到这人那人的头脑被思想搞乱了，就帮助他，而不让那人意识到谁在帮助他！他不想坚持自己的什么思想或庆祝自己对于病人精神的胜利，而是以这样的方式对待他们，使他们在最轻微的不易觉察的暗示和反驳的帮助下，自己达到真理并且傲然地离开这里。他就像是一片小客栈，来有求者不拒，而去者忘怀或竟嘲笑！他没有任何优势，既没有更精美的饮食，也没有更纯净的空气，也没有更欢乐的心灵，——但他赠与，回报，交流，和变得更为贫穷！他是如此谦卑，无论什么人走近他都不会自惭！加自己以许多的不公，蜗行于一切错误的篆道上，以便沿着那许多隐蔽灵魂的秘密道路走到他们的内心深处！永远地怀有某种爱，同时又永远怀有某种自私和自我欣赏！拥有一块领地，同时又隐姓埋名和拱手相让！永远躺在优美的和煦阳光之中，然而又知道通向崇高的阶梯伸手可及！——这将是一种真正的生活！一种使人有理由活得更长的生活！① [273]

---

① 【KSA 版注】草稿：总想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在我看来是不顾尊严的。这使我反感！使用任何辩才只是为了对另一人有好处！注意，我只愿做一个别人对他坦白内心并从而与他们交谈的人：我将使他们的灵魂变得轻松，但自己并不因此获得名声！注意，只有简单的对人的理解和一把知识，但是也许我却可以以此帮助某些思想被搞混乱的人。我比他们多一点健康和少一点发烧，当他们嘲笑我的这点骄傲时，我也愿意对他们微笑。注意，我不想在任何事情上占先，人们给我的更好的营养使我压抑，给我更好的精神也是如此；我试图回报，分发，和通过给予变得更为贫穷，比我被给予前更为贫穷。我将如此谦卑，许多人都可以走来，对我摊开他们的心灵的漫长的履历：一个贫穷的小客栈，不拒绝任何需要的人。

450

知识的诱惑。——深情热烈的人朝科学之门里面看上一眼，就像中了一切魔法中最厉害的魔法；他们也许会因此变成幻想家，或在最好的情况下，变成诗人：他们对于知识之幸福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你们岂不是到处都听到了它的声音吗——在这甜蜜诱惑的声音中，科学以一百种、一百零一种最美的言辞发布其欢乐的福音："让热情消失吧！则'我多么苦啊'也消失了；'我多么苦啊！'的话既已经消失，则痛苦也就没有了。"（马可·奥勒留[1]）

451

需要豢养弄臣的人。——非常美者，非常善者，非常有权者，几乎在任何事情上，都很少[2]能经验到完全的和平凡的真理——因为在他们面前，人们不可能不感觉到他们的影响，并按照这种影响、以与之协调的方式表达真理（改变事实的程度和色彩，省略或增加某些细节，遇到与情致不适合的就将其留在嘴边

---

① 【Pütz 版注】Marcus Aurelius Antonius，121—180，161—180 年为罗马皇帝。他领导了多次防御战争，最后以第一罗马帝国的政府形式的结束而告终。他早年受过修辞学的训练，从 146 年起同时开始致力于哲学，并成为斯多亚派的最后一个重要代表。在戎马倥偬中他写了由格言和独白组成的《沉思录》（尼采这里的引文出自第 4 卷第 7 节）。与马可·奥勒留要求过苦行生活相反，在非自私的人类之爱影响下，尼采表现出对知识的无限诱惑的热烈的渴望。

② 【KSA 版注】"很少"：在其整个一生中都从未。（清样）

而不说出),从而不由自主地说些假话。然而,如果无论如何,他们仍然坚持要求听到真理,他们则必须豢养弄臣,这弄臣像疯子一样具有不必适合旁人的特权。

452

无耐心。——思想者以及行动者中都有一些无耐心的人,一遇到失败,就立即跑到另一相反领域,对之发生浓厚兴趣,开始大干一番,——直到再一次因为忍受不了成功的缓慢不辞而别。[274]他们就像是一些漫不经心和马不停蹄的漫游者,游历了无数的国度和自然,最后由于在他们那前所未有的旅行和实践中积累的对人和事物的知识,也由于他们的急躁的冲动有所缓和,他们变成了强有力的实行者。因此,我们看到,某种性格缺陷最后变成了一所培养天才的学校。①

453

*道德 interregnum*②。——谁能身处今日、却已能向我们描述那将取代道德情感和道德判断者!——不管我们如何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情感和判断的基础完全错了,以及它们的建筑无从修补:若我们不想让理性的约束力减少的话,这些情感和判断的约束力也只能一天一天逐渐加以削弱。建立新的生活和行动的

---

① 【KSA 版注】草稿:无耐心的人一遇到不成功,就立刻跑一个新的相反的思想领域,在那里热情干起来,这样的人学习许多性格的实践,能够成为伟大的实干家——培养外交家和人类思想者的学校。

② 【Pütz 版注】拉丁语中的 *interregnum* 原来的含义是王(*reges*)位仍然空缺的"过渡时期";在此指有效的道德规则和体系的搁置。

法则,对于这一任务来说,我们的生理学、医学、社会理论和孤独理论(Gesellschafts- und Einsamkeitslehre)[1]还不敷应用:虽然若不在它们那里,我们就不可能在任何地方取得新理想的基石(倘若不是新理想本身的话)。因此,我们的生存,按照我们的趣味和才能,不是一种前奏就是一种尾声,而我们在这段真空中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是:尽可能成为自己的 *reges*[2] 和建立小型试验国家(Versuchsstaaten)。我们就是实验(Experimente)[3]:我们同时意愿自己成为实验![4]

454

插话。——像本书这样一本书不是用来通读或朗读的,而是用来翻阅的,即在散步中和旅途中翻阅;人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埋下头去和一次又一次地抬起头来,直到发现自己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天地。[275]

455

第一自然。——我们今天所受教育的目的在于灌输给我们

① 【Pütz 版注】参 Pütz 版编辑说明。
② 【Pütz 版注】拉丁语:国王。
③ 【Pütz 版注】参 Pütz 版编辑说明。
④ 【KSA 版注】草稿:我完全不处在这样一种位置,可以写下什么有朝一日将取代道德情感和道德判断。但是,这些情感和判断确实从根本上错了,其约束力必须日益减少。建立新的生活和行动规定作为一项事业,我们的生理学、医学和社会理论的科学还不敷应用。因此,首先要取得新理想的基础。目前我们必须满足于暂时的理想,例如正义的理想,尽管是以非常粗暴的方式。

以一种第二自然：当整个世界都认为我们成熟了、长大了、可以信赖了，我们就获得了这种第二自然。然而，我们中间的少数几个人却完全能像蛇一样，在被覆盖的第一自然发育成熟之后，蜕下这层第二自然之皮。在这过程中，大多数人的第一自然萌芽枯萎久矣。

456

正在生成的美德。——当古代哲学家断言和许诺美德和幸福的统一[①]时，或者当基督教说“只有你追随上帝的国和他的公正，所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②]时，他们从来都不是完全真诚的，但也从来不是问心有愧的：人们已经习惯于不假思索地确立他们希望为真的原则，仿佛这些原则就是真理本身（虽然一切迹象都表明并非如此），在这样做时没有任何宗教上或道德上的不安——因为人们觉得，通过 *in honorem majorem*[③] 美德或上帝，他们已经超越了现实，并且不具有任何自私的动机！甚至直到今天，许多杰出的人仍然实行着这种水平的真诚：当他们觉得自己无私时，他们就认为他们可以更随便地对待真理。我们必须记住，真诚（Redlichkeit）一词在苏格拉底或基督教的美德中都

① 【Pütz 版注】指苏格拉底的命题：对善的知识、美德和幸福是统一的。

② 【Pütz 版注】参《马太福音》6，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亦参《路加福音》12，31。

③ 【Pütz 版注】拉丁语：极端尊敬。

是找不到的:它是我们的最为晚近的美德之一,还没有完全成熟,[①]仍然经常被曲解和误认,还很少意识到它自己——总之,还是某种正在生成的东西,我们既可以浇灌它,也可以扼杀它,完全依我们爱好如何而定。

457

最终沉默。——有人就像是一个寻宝者，无意中发现了另一个心灵精心隐藏的［276］东西，获得了一种知识，这种知识每每使他心神不宁。有时，我们对于活着和死去了的人是如此了解和心有灵犀，以至于向别人谈论他们对我们变成了一种痛苦：我们每说出一句话都惟恐泄露天机。——我完全能够想象一个聪明绝顶的历史学家为什么会突然变得沉默。

458

伟大的命运。—— 一个人具有完美构造的心智,同时又具有与这样一种心智相匹配的人格,性情甚至还有经验,这是非常少见的,但也是特别值得欣喜的。[②]

---

① 【Pütz 版注】第 370 和第 482 节给出了真诚的一个简短的概括。自《朝霞》起,尼采召唤在叔本华那里已经预先塑造出来的真诚之认识激情(Erkenntnispathos der Redlichkeit),这种激情他在基督教美德目录中以及苏格拉底美德中都未能发现。

② 【KSA 版注】草稿结尾部分:例如 Rée。

459

思想者的大度。——卢梭[①]和叔本华[②]，二者皆非常骄傲，他们为他们的生命立下誓言：*vitam impendere vero*[③]。由于他们不能成功地 *verum*——他们各自所理解的 *verum*—— *impendere vitae*[④]，这种非凡骄傲给他们带来的是非凡的痛苦——他们的生活就像是一只发出与乐曲不和谐声音的古怪贝司一样，发出与他们的知识不和谐的声音！——然而，如果知识只能按照它碰巧适合每个思想家的生活的程度呈现自己，那么，这就是一种不怎么样的知识！如果思想家的虚荣心是这样强大，使他只能忍受那些与他的生活适合的知识，那么，他就是一个不怎

---

① 【Pütz 版注】卢梭的批评者特别就其 1762 年问世的小说 *Émile ou De l'Éducation*（《爱弥尔或论教育》）所表现的法国哲学家的生活和他作品之间进行对比。小说讲述了虚构的爱弥尔的教育故事，他在远离有害影响的乡下、在他的教育者的时刻陪伴下成长。借助于这一理想情境，卢梭展开了他的教育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强迫和命令作为教育手段被儿童的自由发展所取代。这部教育小说，同样还有批评者，与卢梭的生活处于一种明显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当卢梭致力于从理论上探讨教育主题时，他只有一段很短的作为教育者的亲身实践工作可以回忆（在 de Mably in Lyon 家里，从 1740 年 4 月到 1741 年初）。另一方面，事实表明，卢梭将他自己的孩子们送到育婴堂，因此，他完全不处在与孩子交流更不用说教育他们的位置。因此似乎很难对《爱弥尔》当真。

② 【Pütz 版注】参 47－2。经常可以发现，在叔本华的生活实践，例如他在性方面的敏感，或他的明显的忧虑状态，与他的否定生命的哲学之间，存在着矛盾。

③ 【Pütz 版注】拉丁语：将生命献给真理（语出尤维纳利斯[Juvenal]《讽刺诗》I，4，91）。

④ 【Pütz 版注】拉丁语：将真理献给生命；前一句引文的颠倒。

么样的思想家！一个思想家的主要的美德在于他的大度，这种大度使他作为一个献身知识的人，常常丢脸地和带着高贵的轻蔑和微笑，无所畏惧地牺牲他自己和他的生活。[277]

460

利用危险之时。——假如某人或某种事态的每一运动牵涉到我们或我们所爱之人的财产、荣誉、生命的危险，我们对它的认识就会异常透彻和清楚。例如，台比留①必定极其深入地思考了奥古斯都大帝②的性格和他的政府体制，对它们比最聪明的历史学家知道的还要多。现在，相对而言，我们全都生活在极大的安全中，以至于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获得关于人的彻底的知识：一个人研究是因为他愿意研究，另一个人研究是因为无聊，第三个人是因为习惯：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因为"研究或毁灭"。由于真理的锋镝不再抵住我们的喉咙，我们在心底里对它怀有一种隐秘的轻蔑：它们在我们看来与"高贵的梦境"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好像我们可以自由地要它们或不要它们——好像这属于我们的爱好，好像我们可以像从一个梦境中醒来一样随时从

---

① 【Pütz 版注】Claudius Nero Tiberius，公元前 42—公元后 37，罗马皇帝(14—37)；由于他的母亲与 Oktavian 结婚，台比留在公元前 38 年成为后来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参下注)的养子，并于公元后 14 年成为他的继任者。

② 【Pütz 版注】奥古斯都(Augustus)在拉丁文中意为"至高者"，即 Gaius Iulius Caesar Octavianus，公元前 63—公元后 14，从公元前 27 年被授予奥古斯都称号后的奥古斯都大帝。在公元 31 年对抗安东尼的阿克兴角海战后，他确保了自己不受限制的支配权力，在维护共和国传统的幌子下奠定了帝制，自称为 *Princeps*[第一公民]，并作为被神圣化的恺撒的儿子而受到崇拜。

真理中醒来!

461

Hic Rhodus, hic salta[①]——我们的音乐[②]能够表达任何事物;它也必须表达事物,因为像某些海怪一样,它本身没有任何确定的特点。在过去的时代,这种音乐追随基督教学者[③]并且把他的理想用声音表达出来;为什么它就不能找到一种与理想的思想家(idealen Denker)相适应的更明亮、更快乐和更普遍的声音—— 一种知道如何只有在他的灵魂的波涛中才乘风破浪和高歌猛进的音乐呢?——我们的音乐曾经如此伟大,如此卓越,对它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因此,让它向我们表明,同时感觉下面三种事情是可能的:崇高、深入和温暖之光、[278]最高合逻辑性之快乐。

462

长期疗法。——灵魂的慢性疾病,正如身体的慢性疾病,很少是由于对身体或心灵的理性的单独一次粗暴践踏,而是一般

---

① 【Pütz 版注】拉丁语: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语出《伊索寓言》"吹牛的人",在这个寓言中,一个好说大话的运动员吹嘘说,他在罗陀斯有一次跳的何其远,于是一个围观者就用上面的话回答他)。

② 【KSA 版注】"我们的音乐":音乐,我们的新的普罗透斯。(清样)

③ 【Pütz 版注】以人文主义精神与词联系在一起的、后来同样被加以修辞地解释的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的学者文化,特别在宗教改革的德国,屈服于宗教的、伦理和教育的要求。由此发展出了新教的教堂音乐,例如圣乐曲艺术。

而言产生于无数次的和微不足道的失调。——例如，一个人的呼吸一天天变弱，肺部吸入的空气越来越少，即使这种变化的单位无限微小，最终也会因为肺部长期得不到足够的运动而导致某种慢性疾病。对于这类疾病的唯一疗法是相反方向的无数次简单的锻炼——例如，养成习惯，每一刻钟深呼吸一次（如果可能应该平躺在地板上；还应该将一只指示时刻的钟选为终身伴侣）。所有这些治疗都是缓慢的和琐碎的；同样，希望治疗灵魂疾病的人也必须注意改变他的最细小的习惯。许许多多的人每天诅咒他的环境十次，但很少考虑到事实，特别是很少考虑到几年之后他就会为自己造就一条习惯规律，因而不得不每天诅咒环境十次的事实。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能给自己造成一种每天改善环境十次的习惯。

463

第七天。——你们赞美我，说这是我的*创造*？但我不过是丢掉了我[279]身上的赘物！我心超越于创造者的虚荣之上。——你赞美我，说这是我的*放弃*？但我只是让我自己从赘物中摆脱出来！我心超越于放弃者的虚荣之上。

464

施予者之羞。——每每给予，每每赠送，并因此每每做给予赠送者状，这是多么不大方！给予和赠送吧，但请藏起自己的名字，收起自己的好意！或者就像自然一样，连名字也没有——自然的最令人振奋之处在于，我们在这里可以不再遇到一个给予者和一个赠送者，一个“仁慈的面容”了。——确实，你甚至把自

然的这种令人振奋的性质也断送了，因为你已经在自然中安置了一位神——现在一切事物再一次成为不自由的和被压抑的！呜呼！难道我们永远没有权利不受打扰地独自生活？难道我们永远都不能不受注视、不受保护、不受牵引和不受馈赠吗？如果我们身边总是有另一个人的影子挥之不去，那么，世界上的极端的勇气和善就将不复存在。难道这种来自天堂的纠缠，这位不可摆脱的超自然的邻人，还不足以把我们推向魔鬼吗？——但是，这不是真的，这不过是一场梦！让我们从梦中醒来！

465

一次邂逅。——甲：你在望什么呢？你悄悄站在这已很长时间了。

乙：总是老一套的新东西！一件事情之需要帮助状态，使我不由地深深卷进去，然而当我好不容易到达它的基础，我却发现它并不值得如此费力。在所有这类经历的最后，我都产生一种悲哀和恍惚的感觉。每天我都在较小的程度上如此经历三次。① [280]

466

声名之累。——能像陌生人那样跟人们说话是多么好！诸

① 【KSA 版注】草稿：一件事情之需要帮助状态，使我不由地深深卷进去，然而当我好不容易到达它的基础，我却发现它并不值得如此费力。英雄主义最终是悲剧，这就是我的经验。每天我都在较小的程度上如此经历三次。

神在拿走我们的 *Inkognito*① 和让我们闻名的同时，也使我们丧失了“一半美德”。

467

双倍的忍耐。——“你这样做将使许多人痛苦。”

——这我知道；同时我还知道这将使我不得不忍受双倍的痛苦：首先是因为同情他们的痛苦而痛苦，其次是因为他们将要对我进行的报复而痛苦。但是尽管如此，我并不会停止我该做的事情。

468

美的疆域更广。——我们在自然中巡游，机敏而快活，试图发现和当场捕获万物固有的美；遥望一段布满岩石、港湾、橄榄树和松树的海岸，我们设法发现它的美在什么情况下才臻于化境，表现无遗：是在灿烂的阳光下，还是在无边的风暴中，抑或是在天空收起它的最后一道光线之时。同样，我们也应该以欣赏者和发现者的身份在人们中间跑来跑去，让他们既表现出善也表现出恶，以便一个人在阳光下，另一个人在风暴中，第三个人在夜幕下和阴雨中，分别展示出他们特有的美。难道禁止像欣赏一幅自有其粗犷线条和动人之美的蛮荒风景一样欣赏恶人吗？如果恶人装出善良规矩的样子，我们看了岂不像看了一幅劣作和讽刺画，岂不像自然中的一个污点一样令我们痛苦

---

① 【Pütz 版注】拉丁语：不为人知的；某人身份的隐蔽状态，以其他名字出现。

吗？——是的，这是禁止的，人们至今[281]只许在有道德的善人身上寻找美——难怪他们所得甚少，总是在寻找没有躯体的虚幻的美！——毫无疑问，恶人身上有千百种善人梦想不到的快乐，也具有千百种善人所没有的美，其中许多还有待我们去发现。

469

智慧之师的非人道。——如一首佛教徒的赞歌①中说，智慧之师像"犀牛一样举步向前"，而由于他前进的步伐是如此沉重和把路上的一切都化为齑粉，他不得不时常做出某种和解和表现出某种人情味：我指的不仅仅是放轻脚步，不仅仅是彬彬有礼和与人为善，不仅仅是机智和自我嘲讽，而且是指自我反对和自甘堕落。由于不想和压路机一样命运般地隆隆驶过，希望教导别人的智慧之师就不得不利用他的缺陷，把它当作一种借口；当他说"鄙视我吧"，他是在请求允许，允许他坚持某种肆无忌惮的真理。他希望把你带进深山，他也许还希望让你去冒生命危险：因此，反过来，他也愿意无论事前还是事后让你对这样一位领导进行报复——这是他为自己赢得走在别人前面的快乐所付出的代价。——你是否记得，当他某一次领着你沿着一条泥泞的小路穿过一个又一个黑暗的岩洞时，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① 【Pütz 版注】参《经集：早期佛教巴利文教理诗选》，Nyanaponika 翻译和编辑，修订第 2 版，康斯坦茨 1977，页 40 以下。《犀牛》：歌曲，由每节四行的 41 节四行诗组成，每节的最后一行每次总是像咒语一样重复折返："人喜欢独行，犀牛也是一样"。尼采熟悉《经集》的一个英文译本，并且将上引诗行付诸"自用"（参 1875 年 12 月 13 日尼采致 Carl von Gersdorff）。

你在心里既害怕又着急，自己对自己说："这位领路人可以做一些更好的事情，而不是在这种地方爬行！他是那些无所事事之徒中的一个——我们跟随他，仿佛他真有什么价值，这是不是给了他太大的荣誉？[282]

470

愿意做客。——若人们能像喂鸟[①]一样宴客，手中漫不经心地撒下食物，而不是盯着鸟儿看个没完或暗中估量它们的价值，客人该是多么幸福！让我们像鸟儿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我们的喙上也没有刻上我们的名字。如此，我将乐于在许多人的宴会上尽情享受。

471

另一种邻人之爱。—— 一切激动的、吵闹的、抽风似的和神经质的行为都与伟大的激情毫无共同之处：伟大的激情在人的内心深处静静地燃烧，吸收了人身上的全部光和热，使他的外表看上去平静而冷漠，给他的性格打上了某种不好接近的印记。毫无疑问，这样的人有时也是能爱其邻人的[②]，但是，他的爱不是联络感情的、急于取悦他人的爱，而是一种温和的、思索的和松弛的善意：他仿佛是透过其城堡——这城堡是

---

① 【Pütz 版注】参《马太福音》6，26："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亦参《路加福音》12，24。

② 【KSA 版注】"爱其邻人的"：热心与人交往的。（清样）

他们的屏障因而也是他们的牢笼——的窗子打量外面的世界，打量一个陌生的、自由的世界，打量他人，这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愉快。

472

不去证明自己。——甲：你为什么不愿意证明自己？

——乙：我可以证明自己，我可以在这件事上和在其他一百件事上证明自己，但我蔑视这种证明中所包含的自我满足的快乐：因为这些事情于我还不够伟大，我宁肯背着坏名声，也不愿意看到那些可怜虫幸灾乐祸地宣称："他很看重这些事啊。"这完全不是真的！也许我应该考虑自己更多一些，把订正有关我的错误意见当作自己的一项责任——[283]我对于我自己以及我自己所造成的东西实在是太不关心和太懒散了。①

473

人应该在哪里定居。——如果离群索居使你觉得自己伟大和充满创造力，一种社会中的生活就会使你变得渺小而空虚：反之亦然。一种有力的父亲般的柔情——你在哪里找到了这种柔情，你就把你的房屋建在哪里，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还是

① 【KSA 版注】草稿：我能在一百件事上证明自己，但我鄙视这证明所包含的快乐，不能容忍其他人可能的对我的想象：我真的很看重这些事情。这完全不是真的——这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重要，而做另一个人以为看透我要做的事情使我不快。

在杳无人烟的旷野。*Ubi pater sum, ibi patria*。①

474

唯一的道路。——"辩证法是达到神圣存在和深入现象背后的唯一道路"——柏拉图庄重而热情地宣布，正如叔本华同样庄重而热情地宣布，一种与辩证法相反的方法是达到神圣存在和深入现象背后的唯一的道路。② 但他们都错了。因为他们宣布要达到的东西实际上并不存在。——迄今为止，人类所有的伟大热情不都是对于一个无所有(Nichts)的热情？人类所有的庄重不都是关于一个无所有的庄重？③

475

负重。——你们对他一无所知：他能负担许多重量，一并飞往高空。你根据你自己翅膀的可怜的扇动判断，既然他让自己如此负重，他一定是想留在地上。④

---

① 【Pütz 版注】拉丁语：哪里我成为父亲，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这是对一个短语的改编，这一短语可以追溯到阿里斯多芬(《普洛托》1151)，以及西塞罗(《塔斯库勒姆对话》V,37,108)根据帕库维乌斯(《透克洛斯》，残篇 19)引用的说法：*Patria est, ubicumque est bene*。其简化形式广为人知：*Ubi bene, ibi patria*[哪里过的好，哪里就是祖国]。

② 【Pütz 版注】引自穆勒：《全集》，Th. Gomperz 编，莱比锡 1869—1880,XII,页 67。与辩证法相反的方法指的是直觉。

③ 【KSA 版注】草稿：辩证法是达到神圣存在的唯一道路：柏拉图，穆勒，叔本华从直觉出发同样断言。

④ 【KSA 版注】在草稿中是"我"而不是"他"。

476

当精神丰收的节日。——经验、事件,[284]对于经验和事件的思考,以及对于思考的梦想,所有这些每天都在不断增长和积累起来——一笔巨大的让人惊叹的财富!其景象让人晕眩;我不再能够理解,为什么精神上贫乏的人可以被称作有福的①了。然而,当我感到疲倦时,我有时也会嫉妒他们:因为看管如此巨大的一笔财富绝不是一件容易事,其沉重往往会压倒一切快乐。——如果我们需要做的只是站在那里和随便看看该有多好!如果每个人都是他自己那一份知识的守财奴该有多好!

477

从怀疑中走出。——甲:经过一场道德怀疑的大病后,许多人变得忧郁,虚弱,空虚和虚无,在某种程度上被蛀空了。然而,当我从怀疑主义中走出来之后,我却变得比以前更勇敢和更健康,并且恢复了我的本能。哪里狂风呼啸,哪里波涛汹涌,哪里危险重重,哪里我就感觉最好。我并没有变成一只蛀虫,虽然确实经常不得不像一只蛀虫一样工作和打洞。

——乙:你已经不再是一个怀疑者!因为你否定!

——甲:通过这种否定,我重新学会了肯定。

---

① 【Pütz 版注】指涉登山训众的第一个祝福,见《马太福音》5,3:"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478

让我们走开！——不要碰他！让他一个人呆着！你难道想让他完全破碎吗？他岂不像一只玻璃杯子，当你把开水一下子倒进去，他就会裂成碎片吗？而他是这样一只珍贵的杯子！

479

爱与真。——处于爱恋中的人都是真理的死敌，[285]偷窃和窝赃的老手，接受为真的远远多于他所看到为真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思想者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驱赶那些他所爱恋的人（这些人并不就是那些恰好也爱他的人），以便他们露出他们的毒刺和恶意，从而不再能诱惑他。因此，思想者的善意(Güte)也和月亮一样有其圆缺亏盈。

480

无法避免的。——不管你经历了什么，那些不喜欢你的人都能够在你的经历中找到贬低你的机会！假如你经历了最深刻的心灵和知识的震动，最终像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一样，带着凄惨的笑容，变得自由而宁静——人们仍然会指着你说："他把他的病当作一种论据，认为他的无能证明了所有人的无能；他是如此虚荣，以至他为了得到痛苦者的优越感而不惜让自己病倒。"——假设你在折断束缚你的锁链的过程中受伤不轻，有人就会出来嘲笑你说："看啊！这个家伙笨得要命！不过话说回

来，他要是聪明，他也就不会干这种傻事了：他已经习惯了他的锁链，现在却又愚蠢到想要打碎它！”

481

两个德国人。——如果我们将康德①、叔本华②与柏拉图、斯宾诺莎、帕斯卡、卢梭和歌德③比较，考虑他们的心灵（Seele）而不是大脑（Geist），我们会看到，这种比较不利于前者：他们的思想并不就是他们的心灵的感人历史，我们不能希望在其中会看到传奇、危机、灾难和生死时刻；他们的思想并非同时也是其[286]心灵的自然记录：在康德那里，它只是一个头脑的记录；在叔本华那里，只是一种性格（“一种不可改变性格”）的描述和反映，以及对于“反映”本身之欣赏，也就是对于一种卓越智慧的欣赏。康德，当他出现在他的思想中时，完全是一个诚实和可敬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他缺乏广度与深度；他的经验有限，他的工作方式不允许他有时间发展他的经验——我指的当然不是对普通的外在生活事件的经验，而是在最孤独和最

---

① 【Pütz 版注】除了向所谓批判哲学的决定性转变以外，康德哲学的发展没有经历什么戏剧性转变；他的哲学风格以清醒的批评，严密的逻辑，和极端抽象为特点，以至于过了五十年他才写出这一转折著作。

② 【Pütz 版注】早在 1818 年，叔本华就在给歌德关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问世的一篇书面通知中写到，他“以为，爱尔维修说的是正确的：人到了 30 岁，最多到 35 岁，通过对于世界的印象就获得了所有思想，他此后所能做到的永远只是展开这些思想而已。”通过提请注意叔本华的“不变”特点，尼采影射叔本华关于可理解个性（intelligiblen Charakter）的理论。

③ 【Pütz 版注】在歌德从《维特的烦恼》（1774）直到《玛丽恩悲歌》（1823）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作为创作动机的痛苦主题。

安静的人生中所发生的内在的震动和骚乱；要想经历这震动和骚乱，生命必须有闲暇，又有燃烧的思想激情。无论如何，叔本华至少在这一点上超过康德，因为当他恨、欲望、虚荣和怀疑时，他表现出强烈丑陋的性情：他的心性更热烈，并有时间和兴致沉湎于这种热烈。但他缺少“发展”，正如他的思想王国之缺少发展；他没有“历史”。①

482

寻找同伴。——我们到哪里才能找到这样的人：他像放到火上烤的恰到好处的栗子一样软、香、有营养；他对生活要求很少，更愿意把生活看作一种馈赠，仿佛是小鸟和蜜蜂给他衔来的礼物，而不愿意看作是对他自己的一种酬报；他是如此骄傲，以至根本不能觉得他自己是被酬报的；他对于知识和正直（Redlichkeit）怀有一种严肃的热情，使他没有时间和兴趣去爱好声名——如果我们谋求这样的人为同伴，我们是否谋求得太多？——我们将把这样的人称为哲人，而他们自己则会找到一个更为谦逊的名字。[287]

---

① 【KSA 版注】草稿：康德是一个可敬的但也无足轻重的人，他的个人需要有时流露出来：他的经历有限，他的思想方式没有给他以时间去经历什么：他缺少广度和力量。叔本华要好，他至少表现出某种强烈的丑陋性情，在仇恨、贪欲和虚荣中，他表现出更狂野的天性并有时间发展这种狂野。——但是，这两人都没有其自我的深刻的历史，没有危机和生死时刻，他们的思想并不就是一部传记，在康德那里只是他的头脑的历史，在叔本华那里只是其性格和对反映、对智力的兴趣的记录。叔本华的思想中没有冒险事件，没有传奇，没有灾难。想想帕斯卡！

483

厌倦于人类。——甲:认识？是的！但永远都是作为人的认识！我们永远只能看同样的戏,扮演同样的角色,永远只能用这种眼光观察事物:难道不是这样？然而也许存在着无数类型的生物,它们的感官却比人类更适于认识事物！在其所有认识的最后,人们最终认识的真理是什么？是其感官！这也许说明了,认识是不可能的！令人痛苦和厌恶！

——乙:这确是一个可怕的袭击——理性在袭击你！但是到了明天,你又会沉浸在知识也就是非理性的海洋中,为一切人性的东西欢呼。让我们走向海！

484

走自己的路。——一旦我们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踏上了所谓的“自己的路”(eigenen Weg),一个秘密就会突然大白于天下:所有迄今为止对我们友好和亲切的人在心里都认为他们比我们优越,觉得受到了冒犯。其中最好的人宽大为怀地对待我们,耐心等我们迷途知返,回到“正路”(rechten Weg)——似乎只有他们才知道什么是正路！另一些人则嘲笑我们,说我们一时走火入魔,或者恶毒地描述假定的教唆者。更恶毒的人说我们是纯粹的傻瓜,并千方百计诋毁我们的动机,而一切过去朋友中最坏的人则把我们当作可怕的敌人,[1]认为我们由于长期依赖他们而心怀报复,并因此害怕我们。——我们该怎么办？我

---

① 【KSA 版注】“可怕的敌人”:逃跑的奴隶。(清样)

建议：在我们走上自己的路之前，预先给我们的所有知交故旧一年时间的特赦，赦免他们在这一年中犯下的任何罪过。[288]

485

远观。——甲：为什么这样孤独？

——乙：我没有生任何人的气。我只是觉得，当我独处时，我看我的朋友，比我与他们共处时，更清楚也更美；我最热爱音乐和最受音乐感动的时候，也就是我远离音乐而生活的时候。看来，我需要远观（fernen Perspektiven），以便更好地欣赏事物。①

486

金子与饥饿。——常有这样的人，他所触及之处，一切皆化为黄金。② 但是总有一天，他将痛苦地发现，命运的恩赐成为命运对他的诅咒：他将因他的特殊才能饿死。置身于金碧辉煌和光辉灿烂中，他现在急切渴望着他不能使之变为金子的东西——多么强烈之渴望！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对食物的渴望！——他将向什么伸手呢？

---

① 【KSA版注】草稿：为什么这样孤独！我并没有恼任何人。当我独处时，我比跟我朋友在一起时离他们更近：当我最热爱音乐的时候，正是我远离音乐而生活的时候：当听到我曾经工作过的东西，出于厌恶而扭曲了脸。

② 【Pütz版注】指关于弗里季斯国王米达斯的希腊传说，这位国王所碰到的一切都会立刻变成金子。他跳到Paktolos河中——这条河从那时起就流淌金子——，才解除这一才能，因此消除了被饿死的危险。

487

羞惭。—— 一匹骏马站在那里，不耐烦地用脚刨地，打着响鼻，盼望着纵情驰骋一番，奇怪他的骑手今天为什么迟迟还不露面——但是，说来惭愧！它的骑手今天不能坐在它的背上，他疲倦了。——这是疲倦的思想者在他自己的哲学面前所感到的羞惭。①

488

反对爱的浪费。——如果说，当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强烈嫌恶某人时，我们不禁会为之脸红，那么，当我们发现自己强烈喜爱某人时，我们同样也应因为其中包含的不公正而羞愧。不仅如此，对某些人来说，如果别人给予他的喜爱是这样来的：另外一些人被剥夺了这种喜爱，他的心就会[289]变得沉重而压抑。人们的声音告诉我们，我们是挑选出来受到宠爱的！但是，可惜，我对于自己这样被挑选出来毫无感激：我恨那个希望以这种方式喜爱我的人——他不应该以他人为代价来爱我！自己照顾自己，自己承担自己，这一直是我的愿望；我常常发现自己的心灵是充实的，精神是高涨的——对于这样一个富有和充实的

---

① 【KSA 版注】草稿：我疲倦了：看到我面前的漂亮的骏马又有什么用呢：它用脚刨地，打着响鼻，期待他的骑手纵其驰骋，但是，惭愧！这位今天不能跃上他的马背！

人,不应该给予任何其他人如此急需的东西!①

489

朋友的困境。——有时我们注意到,我们的某位朋友倾心的不是我们而是另外一个人,他为此苦于周旋,而他的自私心又不足以割断他对我们的感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减轻他分离的负担,迫使其决然而去。——当我们转向一种可能对他有害的思想习惯时,这样做同样也是必要的:因为爱他之故,驱使我们取一种无理的态度,以便他在和我们绝交时,有心灵上的平安。

490

小真理。——"你们知道这一切,但你们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一切——所以我不会接受你们的证明。这些'小真理'——你们认为它们小是因为你们从来没有为它们付出过血的代价!"——但是,它们之所以大,难道仅仅是因为为它们付出过大代价吗?难道血就算是大代价吗?"你们这样想吗?你们是多么吝惜你们的血啊!"[290]

---

① 【KSA 版注】草稿:当我们觉得自己嫌恶某人时,我们不禁为之脸红。我们的心收紧了,当某人给予我们的喜爱是以剥夺另外的人为代价时,听着由于我们被选出来而跳动的脉搏,一个声音告诉我们,我们是更受喜爱的——啊哈,每一个这样感觉我的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从我离去。我有什么关系!我承担我自己的困苦,心每每是充实的和精神高涨的,人们不应该将其他人急需的东西给我。

491

孤独生活的另一个理由。——甲：现在你打算回到你的荒野？

——乙：我不是一个快成急就者；我必须长时间地等待自己——水总是迟迟不肯从我的自我之泉喷涌而出，我经常焦渴得失去了耐心。我所以隐退到孤独之中，就是为了不从众人饮水的水池饮水。当我生活在人群中，我的生活恰如他们的生活，我的思想也不像是我自己的思想；在他们中间生活过一段时间以后，我总是觉得，所有人都在设法使我离开我自己，夺走我的灵魂——我对所有人都感到愤怒，并且恐惧他们。因此，我必须走进荒野，以便恢复正常。①

492

在南风中。——甲：我真不懂起来了！昨天，我心中狂风呼啸，同时又是如此温暖、阳光——明亮到极点。但是今天！一切都是静止的、死板的、阴沉的，像威尼斯的水巷②一样暗淡：——

---

① 【KSA 版注】“在他们中间生活……恢复正常”：并且幻想，好像我是被流放了和失去了灵魂。（草稿）

② 【Pütz 版注】带着对歌德在《意大利之旅》中的威尼斯生活的印象，尼采多次访问威尼斯，最早是在 1880 年年初，也就是《朝霞》出版的那年。在这里，他口授了他的格言的一部分，名为 *L'Ombra di Venezia*［威尼斯的影子］。威尼斯在 1900 年前后成了文学没落的体现：从尼采著名的《威尼斯诗歌》（1888，见《尼采反瓦格纳》，“插曲”一节，GKA7650，页 156 以下；亦参 Pütz 版编辑说明）到托马斯·曼的小说《威尼斯之死》（1912）。

我什么也不想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但是在内心里，这种“什么也不想要(Nichts-Wollen)”又使我感到烦恼。波涛翻来滚去，在我深忧的海中。

——乙：你描述了一种可爱的微恙，下一阵东北风会把它吹走的！

——甲：为什么会这样！

493

在自己的树上。——甲：没有哪个思想家的思想像我自己的思想这样让我愉快：当然，这并不证明它们就更有价值，但是，某些甜美可口的果实，如果我仅仅因为它们碰巧长在我的树上就对它们视而不见，那我也是一个傻瓜！——而我曾经是这样一个傻瓜！

——乙：其他人的感觉[291]正好相反，这同样不证明它们的思想更有价值，特别是不证明它们的思想更没有价值。①

494

勇者的最后论据。——“这片树林中有蛇。”——很好，让我进去杀死它们。——“但是也许没有除掉它们，反将你自己牺牲

① 【KSA 版注】草稿：没有哪个思想家的思想像我自己的思想这样让我愉快：当然，这并不表明它们就更有价值，但是，某些甜美可口的果实，如果我仅仅因为它们碰巧长在我的树上就对它们视而不见，那我也是一个傻瓜！——而我曾经是这样一个傻瓜！

掉了”。——我何足虑之有！（Was liegt an mir）①

495

我们的教导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从当时那些我们偶然碰到的圈子选择我们的教导者和指导者。我们天真地以为，当前的时代必定有最适合我们的教师；我们毫不怀疑，用不着走得太远我们就会找到他们。后来，我们发现，我们不得不为这种幼稚交纳苛刻的罚金：我们不得不从教导者那里赎买自己。然后我们开始寻找合适的指导者。我们找遍了整个世界，找遍了现在和过去——但是也许这一切都太迟了；更糟的是，也许我们发现，在我们的青年时代他们本来还活着——我们那时与他们失之交臂！②

496

邪恶的原则。——哲学思想者如何在他生活的每一个社会中被视为一无耻之典范，柏拉图对此有过出色的描述：作为他们的习俗的批评者，他必然是每一个善男信女的敌人，因此，除非他成功地变成了新道德的创立者，他在人们心目中永远都只能是“邪恶原则”的化身。由此我们[292]可以推测，雅典城尽管非常自由开放和热爱革新，却在柏拉图在世时是多么不遗余力地

---

① 【KSA 版注】“我何足虑之有”：这句话及其变体在尼采这时期草稿中很多，亦可参本书中格言 488 和 539；此外亦参这一时期的信件，如 1880 年 10 月 31 日致欧韦贝克信。

② 【KSA 版注】草稿：在其少年时代人们在其当代求师，碰到谁就是谁。日后人们必须赎买自己——。

败坏他的名声。因此，这位自称体内充满“政治本能”①的柏拉图为什么三次在当时似乎正在形成一个统一的地中海希腊城邦的西西里进行尝试也就不足为奇了。正是在这一城邦中和在它的支持下，柏拉图认为他能够为全体希腊人做某些事情，这些事情也就是几个世纪后穆罕默德②为他的阿拉伯民族所做的：确立无论巨细的习俗，特别是规定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和穆罕默德的想法一样，他的想法是可能实行的：因为即使基督教那些难以置信得多的观念最终也被证明是可以实行的！如果某些偶然事件不曾发生，如果另外一些偶然事件曾经发生，世界就会亲眼看到一个柏拉图化的南欧了；如果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现在也许就会把柏拉图当作“善良原则”的化身来崇拜了。然而他未能成功，因此他一直保持着一个梦想家和乌托邦分子的传统形象——对于他的其他一些更为恶毒的称呼则随着雅典人一起消失了。

497

具有纯化力量的眼睛。——对于柏拉图、斯宾诺莎和歌德这样的人，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把“天才”的桂冠戴到他们头上。

---

① 【Pütz 版注】事涉哲学家柏拉图的《第七封信》(324b)(参 9—3)。

② 【Pütz 版注】伊斯兰教的创立者(570—632)；最初是麦加的一个商人，他于 610 年意识到他的使命和接受了神启，其核心是是造物主的唯一性和末日审判。在最初的宣布之后，他只在小圈子里作为神的使者出现，但却在麦加引起了如此激烈的反对，以至于他于 622 年决心进行“希吉拉”(Hidschra，大迁徙)，也就是迁移到麦地那，在那里他被承认为先知和被接受为领袖。他特别极大发展了他的学说的法律的方面，并且制定了礼俗仪式，使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犹太教区别开来。

在他们身上，精神与他们的人格和气质似乎只有松散的联系，而他们作为一种能飞的存在，可以轻易挣脱这种松散的联系，自由飞行在他们的人格和气质的上空。另一方面，有些人一刻也离不开他们的气质，善于用最精神性的、最宽泛的、最普遍的甚至有时是宇宙性的表述来装饰和掩盖它（如叔本华），正是这些人，他们最愿意大谈他们的“天才”。这些天才飞不起来和不能超越他们自己，然而他们自己却相信，无论他们飞到哪里，他们都发现和重新发现了自己[293]——这就是他们的伟大，它也确实可以是一种伟大！——还有一些更有资格被这样称呼的人，拥有一双纯洁和令人纯洁的眼睛，这双眼睛仿佛不是从他们的气质和人格生长出来的，而是脱离了他们的气质和人格，通常与他们的气质和人格处于温和的对立之中，面对世界就像是面对一位他所热爱的神明。但是，即使这些人也不是一下子就获得了这样的眼睛的：他们需要练习和预先的视（Sehen）培训，其中最幸运的人在他需要教师指导的时候，还会碰到一位教他怎样纯洁地看待人和事物的教师。①

498

不可强求。——你们不了解他！确实，他对人和事物都很

---

① 【KSA 版注】草稿：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将这样一些人称为“天才”，他们的精神与性格和性情似乎只有松散的联系，作为一种能飞的存在可以超越于二者之上（而如叔本华等，则给予其性情以最无边的表达，一点也不能脱离其自己）。能够飞行于自我之上——这是天才之所为。拥有并非其性格和性情产物的目光——包括反对我们自己的固执，不在乎连贯或不连贯之名的骄傲，喜爱某一假设却用尽全力证明相反的假设（这是一种永远必要的练习），没有反驳之恶毒快乐。

友好,随时准备自由地顺从它们,以便他的宁静不受打扰,条件是人和事物不要求他顺从。任何要求都会使他立刻变得骄傲、羞惭和好战。①

499

恶人。——“只有孤独的人才是邪恶的”,狄德罗这样说,②卢梭③立即觉得受到了极大的冒犯。这意味着,他承认狄德罗是正确的。确实,在社会生活和社交生活中,每一种邪恶的本能都不得不让自己受到严厉的束缚,戴上各种各样的面具和经常躺在美德的普罗克洛斯特床④上,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谈论恶人的殉道。在孤独中,所有这一切都不复存在。邪恶者在孤独中最为邪恶:这是他自我感觉最好的时刻——因而对于以一种欣赏态度看待一切的人来说,也是他最美的时刻。[294]

---

① 【KSA 版注】草稿:一遇到人或事物,其要求屈服,我的骄傲就油然而生——在此之前我都是顺从的,亲切的,只要求能让我安静呆会!

② 【Pütz 版注】参法国作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的市民感伤剧 Le fils naturel ou les épreuves de la vertu[自然之子或考验过的美德],但其中的说法相反:Il n'y a que le méchant qui soit seul[只有恶人是孤独的]。

③ 【Pütz 版注】由于认为不能被他的环境做理解,所以卢梭总是一再与他的同时代人闹翻。这一内在的和外在的冲突的结果是他不得不忍受巨大的孤独,但是,他同时又把这种孤独理解为他的独特特性的证明。

④ 【Pütz 版注】普罗克洛斯特(Prokrustes)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拉长者”,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大恶棍和拦路抢劫的强盗,自称是波塞冬的儿子,他拦截过路者。身材短下的人他将其拉长,直到与一张大床一致,身材高大的人他则将其截肢,直到与一张小床一致。他被忒修斯杀死。尼采在此通过借用“普罗克洛斯特之床”指一种必须痛苦地适应的预定的规划。

500

违反本性思考。—— 一个思想者可以连续多年违反本性地思考,不去追求那些发自内心的思想,而是追求那些由于公务、时间表或随便什么勤奋之责任不得不去追求的思想。最终,他病了。无论是装门面的道德的自我克服,还是长期的不道德的自我放荡,结果都是神经能量的彻底毁灭。

501

有死的灵魂!——对知识的发展而言,废除人类对灵魂不朽的信仰也许是最关键的一步。现在,人们愿意等多长时间就等多长时间,而无须再像过去那样匆匆忙忙地吞下一些半生不熟的观念。在过去的时代,这一可怜的"不朽的灵魂"能否得救取决于人们在一个短暂的生存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人们必须在一夜之间*决定一切*——"知识"具有一种令人心惊的重要性!我们现在重新获得了一种对于错误、试验和临时接受某些观念的无畏的勇气——所有这一切并不具有什么终极的重要性!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个人和时代现在可以致力于这样的任务,其规模之大足以使过去的人们目之为疯狂和在天堂和地狱问题上玩火。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来做试验![1] 我们现在有权做这种试验!人类还可以为知识做出更伟大的牺牲!——确实,在过去的时代,哪怕仅仅是想一下决

---

① 【Pütz 版注】:"我们就是实验:我们同时意愿自己成为实验!"(亦参 Pütz 版编辑说明)

定我们今天行动的那些观念也是对神的亵渎和对一个人自己的永恒救赎的葬送。[295]

502

一个词代表三种不同的状态。——在激情中,一个人体验到的是狂暴的、可怕的、无法承受的动物性的爆发;另一个人觉得自己升华到一种宏伟庄严和光辉灿烂的高度,与这种高度相比,他通常的自我显得琐碎而渺小,第三个人充满了高尚的情感,同样体验到一种高贵的骚乱和紧张,在这种激情状态下,他变成了处于野性美中的自然,比他通常所代表的处于宁静美中的自然更深刻,虽然仅仅是一点点。然而,当他处于激情状态,人们更能理解他,并由于他的激情而崇拜他——因为当他激情洋溢时,他离他们更近一步,也更像他们。他使人们感到着迷和惊恐,并因此把他称为——神。①

503

友谊。——对今人来说,因为哲学生活无补于自己的朋友而反对它是闻所未闻的:它属于古人。古人的友谊更深

① 【Pütz 版注】指通过柏拉图和其他人奠定的"迷狂"(Enthusiasmos,神圣激情)学说。迷狂首先被看作诗人艺术成功的前提条件,在古代后期也被看作造型艺术艺术成功的前提条件;他可以上升到"神圣的疯狂"(theia mania),但并不排除冷静的技术和有意识的形象。关于艺术创造的这一观念,在诗学理论中,通过文艺复兴的中介,影响到 18 世纪。在尼采作品中语义双关的"狂飙和突进"只是 18 世纪末的许多表现形式之一。

切，感受更强烈，几乎至死不逾。这是他们优于我们的地方，而理想化的两性之爱则是我们的特点。古人的所有伟大成就都可以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男人和男人并肩携手，一个女人不可能宣布自己是他的爱的最近的或最高的目标，更不用说是唯一的目标了——像性爱冲动促使我们去感觉的那样。我们的树木之所以长得不高，也许正是因为树上爬满了青藤蔓草。

504

调和！——哲学该以调和孩子学到的东西和[296]成人认识到的东西为己任吗？由于青年处于儿童和成人的中间，具有一种折中的需要，哲学就该成为青年的一项专门作业吗？如果我们考虑到今天的哲学家一般都是在什么年龄产生他们最好的想法的，事情看起来几乎就是这样的：在一个对信仰来说太晚而对知识来说尚早的年龄。

505

实践者。——我们思想者最先决定了一切事物的趣味并在必要时颁布这种趣味。实践者从我们思想者的手里接受这种趣味：他们对于我们的依赖程度是难以想象的，这也是世界上最可笑的景象之一，无论他们自己对此如何毫无所知，也无论他们如何骄傲地把我们这些脱离实际的人不放在眼里：真的，如果我们贬低他们的实际生活，他们甚至也会跟在我们后面贬低它——这使我们常常想报复他们一下。

506

一切好东西都必须变得干燥。——只能以一部作品诞生时代的眼光来理解一部作品吗？为什么？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我们将会有更多的乐趣，更多的惊奇，我们将从它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你难道没有注意到，每一部新出现的优秀作品，只要它还处在它的时代的热烘烘的气息的包围中，它就具有最小的价值？——因为在这个时候，它还没有同市场的东西、敌人的东西、舆论的东西以及一切从早到晚变个不停的东西分离开。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的水分消失了，它的"时间性"①不见了——这时它才开始放射出内在的光华和散发出美好的气息，以及如果它追求的是永恒的沉静的目光的话，开始获得永恒的沉静的目光。[297]

507

反对真理专政。——即使我们真的如此疯狂，以至于认为我们的全部意见都是真理，我们也仍然不能希望只有它们才有权存在——：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认为真理独自统治世界和

① 【Pütz 版注】与 19 世纪的历史思想原则对应的是"像时代那样"理解每一部作品的原则。与此相反，尼采早在其《不合时宜的沉思》(1873—1876)中已经表明，所有伟大的东西如何与当代势力根本对立和如何本质上是面向未来的。理论上充满教益的和整体上奠基性的第二个沉思《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1874)在其历史类型学中同时提出对于"时间性"的一个未明言的概括。"生命"保留时间性事物的创造性价值和对抗遗忘的权利。

成为至高无上主宰是一件好事；在我看来，假设它应该拥有巨大的权力也就足够了。无论如何，真理不能够没有对手，它必须能够作战，而我们也必须能够不时离开真理在虚假中休息——否则，真理就会变得令人厌倦、无力和无趣，并使我们变得同样如是。

508

无动于情。——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所做的一切，不应该为我们赢得无论其他人还是我们自己的任何道德赞美；我们为了自己的快乐所做的一切同样也是如此。在此淡然处之和远离一切冲动乃是更优秀者的好本色（der gute Ton）：谁对这种好本色已经习以为常，谁就已经重新恢复了质朴（Naivität）。①

509

第三只眼睛。——你仍然需要剧院？为什么？难道你仍然没有长大？聪明起来吧！到别处去寻找更精彩的悲剧和喜剧表演！那里的事件更有趣，演员也更热情。确实，在这些事件中仅

---

① 【Pütz 版注】热烈激动的感伤状态（pathetische Zustand），来自希腊语 pathos，意为"忍受"，表明人从其原来的形象的异化。尼采在此追随一个古老的历史思考模式，对于一个文化上后来的时期的分裂状态，用人类返回到"质朴"，也就是返回到自我统一的乌托邦来对抗（参例如席勒《论质朴诗和感伤诗》，1795/96）。

【KSA 版注】草稿：一项对我们有好处的行动，不应该为我们带来道德赞美：我们为我们自己高兴所做的一切也是这样。避免在这样一些情况下慷慨激昂（Pathetischen）乃是更优秀的人们的成色。相反则是半野蛮状态的标志。

仅做一名观众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你可以学习！然后，即使在最困难和最困苦的情况下，甚至是当你自己的激情袭击你的时候，你都仍然会拥有一扇通向快乐和平安之门。睁开你通过其他两只眼睛打量世界的戏剧眼，睁开你伟大的第三只眼吧！[298]

510

逃离自己的美德。——如果一个思想者不知道如何经常地逃离他自己的美德，①那他还有什么价值！他不应该“仅仅是一个道德存在”！

511

诱惑者。——真诚(Ehrlichkeit)是所有狂热者的最大诱惑者。那以魔鬼或美女的形象走近路德、但被他以一种粗鲁可怕方式赶走的东西，②也许不是别的什么而就是真诚，以及在某些更罕见一些的情况下，也许就是真理。③

512

做事的勇敢。——某些人在与人交往时天性多虑和羞怯，

① 【KSA 版注】“不知道如何经常逃离自己的美德”：不能超越他自己的美德。(清样)

② 【Pütz 版注】传说路德在 Wartburg 时遇一魔鬼诱惑他，他掷墨水瓶驱之。

③ 【KSA 版注】清样结尾部分删除：因为我们掩盖最好的东西。

但他们做起事来却很勇敢,①毫不犹豫地关闭新的和密切的交往关系,并限制原有的交往关系,在真理的旗帜下保持他的“无名”(Inkognito)和残忍无情的结合。

513

美与界限。——无论是欣赏文化美的人,还是欣赏自然美的风景,我们都必须满足于有限的观点和景象。当然,全面的人是存在的,他们像全面的风景一样,富有教益,令人惊奇,但是不美。

514

致强者。——你们这些精神上的强者和骄傲者,我要求你们的只有一件事:[299]不要在我们的肩上增加新的负担,而是把我们的负担拿走一些,放到你们自己的肩上,因为你们是强者!然而,你们的所作所为正好相反:因为你们想要飞行,我们就不得不在我们自己的负担之外再加上你们的负担——我们不得不爬行!

515

美的增加。——为什么美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增加?因为人的文明程度越高,他所拥有的三种表现丑的机会也就越少:第一,情绪的歇斯底里的发作;第二,身体的极度的消耗;第三,表

① 【KSA 版注】“做起事来却很勇敢”:愿意讲述普遍的真理。

现恐惧的必须——在低级的充满危险的文化中，此事是如此常见和如此非同小可，以至于他们甚至为此规定了专门的姿势和礼节，使丑变成了一种责任。

516

*不要让你自己的魔鬼跑到别人身上！*① ——我们现在可以同意，善良和仁慈的人就是好人；我们唯一要补充的是，“但他首先必须善良和仁慈地对他自己。”如果没有此前提，如果他逃离他自己、仇恨他自己、伤害他自己，那他肯定就算不上一个好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是把别人当成了躲避他的自我的避难所和救命稻草：无论他看上去是多么友善，我们都不能对他掉以轻心，以免受到他的危害。——然而事实上，迄今为止却正是这个逃离自我、仇视自我、生活在其他人中间和为了其他人而生活的自我(ego)，被人们不假思索地和愚蠢地称为“*无私*”以及因此也就是“*善*”。[300]

517

点燃爱心。——我们害怕那仇恨他自己的人，因为我们容易成为他的愤怒和复仇的牺牲品。因此，我们最好还是想办法让他爱上他自己。

---

① 【Pütz 版注】事见《马太福音》8,28－34,《马可福音》5,1－17,《路加福音》8,26－39：耶稣治疗加大拉和格拉森地方的被鬼附体的人，将作祟的鬼驱赶到猪群里去了。

518

屈服。——什么是自我放弃(Ergebung)? 自我放弃是①一个病人所能采取的最舒服的姿势;为了找到这种姿势,他费尽周折,痛苦不堪,最终心灰意懒——这时他找到了它。

519

受骗。——若你们想行动,必先关上怀疑之门——行动者这样说。——难道你就不怕因此受骗吗——观察者这样回答。

520

漫长的葬礼。——在历史世界的深处,我们在恍惚中听到无穷无尽的哀悼的声音:人们过去一直在,现在也仍然还在把他们最珍爱的东西、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希望不停地送进坟墓,以便获得和继续获得骄傲,*gloria mundi*②——葬礼致辞的辉煌。人们认为一切由此都得到了补偿! 甚至直到今天,葬礼致辞者仍然是最大的公共善人。③

---

① 【KSA 版注】"自我放弃是":不是什么道德! 而是……。(草稿)

② 【Pütz 版注】拉丁语:尘世之名。

③ 【KSA 版注】骄傲可以补偿一切,代替一切:拿破仑的法国希望这样弥补其所有损失,整个人类事实上也是如此。历史就是写下的葬礼演说:人们埋葬他最热爱的东西,他的思想和希望,以此来维持其骄傲。尘世之名。

521

不同寻常的自负。——某人拥有某种伟大品质并为此感到欣慰，而对他身上其余的一切——几乎等于他的一切——都感到轻蔑。然而，[301]一旦他走近他的圣殿(Heiligtum)，他就自我康复了，甚至那通向圣殿的小路在他眼前也变成了有着宽大柔软台阶的阶梯——而你们却残忍地因此称他为自负的！①

522

不听的智慧。——如果我们整天满耳朵都是别人对我们的议论，甚至去推测别人心里对我们的想法，那么，即使最坚强的人也将不能幸免！因为其他人，只有在他们强于我们时，才能容许我们在他们身边生活；如果我们超过他们，如果我们哪怕仅仅是想要超过他们，他们就会不能容忍我们！总之，让我们以一种难得糊涂的精神和他们相处，对关于我们的所有议论、赞扬、谴责、希望和期待都充耳不闻，想也不想。

523

深究。——每当某人对我们做出某种显示，我们可以问，这显示要隐瞒什么？它将我们的目光从什么上移开？它要造成什

① 【KSA 版注】草稿：某人拥有某种伟大品质并为此感到欣慰，而对他身上其余的一切都感到轻蔑。然而，一条道路从 Cypressen 通向圣殿——在那里他自我康复了。

么偏见？以及，这一幻术的精妙何在？它又在哪里失算了？

524

孤独者的嫉妒。——聪明的拥有精神的善交际者和聪明的拥有精神的孤独者的区别在于，无论什么东西或几乎无论什么东西都能使前者满意，只要他们能在自己心中为其找到一种有效的和令人愉快的表达方式就行——这甚至可以使他们与魔鬼握手言和！但是，孤独者对于事物的欢乐和痛苦都是无声的，他们不愿看到他们[302]内心深处的问题表现得机智而完美，就像不愿看到他们的情人打扮得花枝招展：他们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她，仿佛怀疑她正急不可待地要去取悦别人。这是所有孤独的思想者和狂热的梦想家在 esprit① 面前所感到的嫉妒。②

525

赞美之效。——赞美使一些人变得谦逊，使另一些人变得无礼。

526

不愿成为符号。——我可怜那些达官贵人，他们一刻也不能离开他们的位置，并且只能从这个需要不停地装腔作势的不

① 【Pütz 版注】法语：机智，妙语。

② 【KSA 版注】清样结尾部分删去：帽子下的真理——这是他们的趣味。

舒服的位置观察人类;由于每时每刻都必须代表点什么,他们最终变成了一些漂亮的无意义之物。——所有以代表和象征为己任者的命运都是如此。

527

隐身者。——你难道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什么时候都把心灵大门关得严严实实,即使满心欢喜也不露半点声色,宁可装聋作哑,也不肯失态于人?——你难道也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人,他们往往和善得令人难受,总是蹑手蹑脚,惟恐别人认出自己,甚至不停地抹去他们留在沙滩上的脚印,欺骗别人和欺骗自己,以便一直隐藏下去?[303]

528

少有之自制。——不去批评甚至不去想某人,这往往表现了极大的人道。

529

个人和民族如何能够获得光芒。——有多少真正个人性行动仅仅是因为我们在行动之前看到或担心被人们误解而放弃呀!——然而,恰恰这些行动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行动,无论是善还是恶。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对个人越是尊重,给予他们的权利越大,待遇越高,他们就越是敢于更多地做出这类行动——久而久之,真正的、纯粹的善的光辉,和真正的纯粹的恶的光辉就会弥漫整个时代和民族:这样,他们——如希腊人——就会像某

些星体一样，在灭亡几千年后仍放射出璀璨之光。

530

思想者的曲折。——就许多思想者而言，其思想道路作为一个整体是严格和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有时甚至对他们自己也是残酷无情的，但在细节上却和缓而且柔韧；凡遇一事，必百绕心思，用心良苦，虽然最终还是向前去了。他们像是一条充满了曲折和秘密的河流，不时在这里或那里推波助澜，沉醉在岛屿、树木、岩洞和瀑布的牧歌中，然后奔腾而去，在最坚硬的岩石上劈出一条道路，流向远方。[304]

531

对于艺术的不同的感情。—— 一旦我们无论在孤独中和在人群中，只与深刻和富有成果的思想为伴，消耗着它们和被它们消耗着，我们就会变得要么是根本不需要艺术，要么需要的是与以前需要的完全不同的艺术——这就是说，我们的口味发生了变化。因为我们过去朝思暮想，希望通过艺术片刻生活于其中的那种生活，就是我们现在整日厮守的生活；我们从前梦想通过艺术拥有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事实上已经拥有的东西。确实，从现在开始，暂时忘却我们现在的生活，幻想自己是一个孩子，一个乞丐，或者一个白痴，经常给我们带来欢乐。①

---

① 【KSA 版注】草稿：当人生活在深刻的和富有成果的思想中，人们需要艺术的是与以前完全不同的东西。因此我对艺术的趣味发生了改变。其他人想到从艺术中得到我现在生活于其中的东西。

532

“爱使爱者同一”。——爱想使所爱的对象消除任何异物感，因而充满了伪装和模仿，它总是做出实际并不存在的共同性骗人。这一过程是如此自然而然，以至恋爱中的女人根本就不承认这种伪装和不断的温情脉脉的欺骗，反而大胆地断言，爱使爱人同一。（也就是说，爱创造奇迹了！）——当恋爱中的一方处于被人爱恋的位置，不觉得自己有任何必要伪装，而只让恋爱的另一方去伪装，这一切都是简单明了的。然而，如果双方同时堕入情网，互相拜倒在对方脚下，都身不由己地盼望变得和对方一模一样，那么，世界上最错综复杂和最不可思议的局面就产生了：两个人都希望模仿、伪造和假装对方，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希望放弃自己的同时失去了模仿、伪造和假装的对象！这种美妙疯狂的景象对于这个世界太高超了，对于人类的眼睛太深奥了。[305]

533

我们新手！——一个观看另一个演员演出的演员所思所见何其多也！哪些姿势中的哪个肌肉动作失误了，哪些细微而刻板的技巧是演员在幕后对着镜子机械地练出来的，因而不能与整个演出融为一体，演员什么时候对自己在舞台上的发挥创造感到惊奇和开始放肆追求这种惊奇；所有这一切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一个画家观察一个从他面前走过的人的方式又是多么不同！在他眼前立刻浮现出来的不仅有实际存在的东西，而且还有许许多多并不实际存在的东西，他用这

些并不实际存在的东西补充实际存在的东西,烘托实际存在的东西,划分实际存在的东西,使它们纤毫毕现,栩栩如生——比实际存在的东西更像实际存在的东西。——但愿我们在人类灵魂的世界有一天也能拥有与这位演员和这位画家一样的眼睛。

534

小剂量用药。——如果我们希望造成最深刻的变化,我们就必须小剂量地但长期不断地给药。有什么伟大的东西是一下子完成的?因此,我们应该注意,不要一下子彻底地和粗暴地改变我们已经习惯的道德状态,用一种新的价值观取而代之——我们甚至应该自愿地在过去的生活方式下生活,直到某个也许是非常遥远的未来时期,我们突然发现,新的价值观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主导力量,长期的小剂量用药——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应该习惯每天小剂量用药——已经在我们身上造成一种新的品质。——我们现在也认识到,不久以前的那种造成价值巨变——政治上的价值巨变("大革命"①)——的企图,[306]只是一种可怜的和血腥的江湖庸医的虎狼之术(Quacksalberei),目的在于通过造成一种突然的危机,促使轻信的欧洲人希望一种同样突然的康复——这使直到我们目前这个时代的所有政治病人都变得急躁而危险。

---

① 【Pütz 版注】指法国大革命。1793/94 年雅各宾派少数所获得的不是法国大革命的本来目标:自由,平等和民主,而是一种恐怖专政。

535

需要权力的真理。——无论启蒙主义者[①]把真理吹得多么天花乱坠,真理本身并没有任何权力。真理必须把权力吸引到它自己一边,或使自己被吸引到权力一边,否则,不管有多少真理也都会死光的。这已得到充分和过于充分的证实。

536

指钳。——看到每人都凭借他拥有的两三种私人美德指责那些碰巧没有拥有它们的人,看到他如何折磨和为难他们,真让人义愤。因此,让我们人道地使用我们的"正义感(Sinn für Redlichkeit)",[②]虽然我们确实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刑具,用来夹痛所有伟大的自以为是的信仰者的手指,他们直到现在还希望把他们的信仰强加给整个世界:——我们用它夹住我们自己的手指!

537

大师。——行动起来既不出错,也不迟疑,即成大师。[307]

① 【Pütz 版注】甚至康德的后期应征论文《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1784)仍然以一种启蒙运动式的对真理之力量的信任为标志,这种真理最终可以通过进化带来政治上的自我决定。

② 【Pütz 版注】参 Pütz 版编辑说明。

538

天才的精神错乱。——在某一类型的伟人那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痛苦甚至有些可怕的景象:他们的翅膀高举,飞向远方,往往好像与他们的全部体力不相称,超过了他们的能力,以至每每发生错误,久而久之,最终酿成机体的大疾病,而在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些高度精神化的人身上,这种疾病更经常地表现为各种道德上或精神上的症状,而不是身体的症状。因此,他们那突然发作的不可理解的焦虑、虚荣、恶意、嫉妒、苛求和被苛求,他们性格中那极端不自由和个人性,如卢梭和叔本华①的情形,完全可能是一种周期性发作的心脏病的结果,这种心脏病又是某种神经疾病的结果,以及这种神经疾病又是……的结果。当天才与我们同在,我们勇敢甚至疯狂,不在乎生命、健康和荣誉;白天我们比雄鹰飞翔还自由,夜里我们比猫头鹰凝视还清楚。然而,一旦天才离我们而去,深沉的恐惧就降临我们:我们就像换了一个人,一切我们经历的都使我们痛苦,一切我们没有经历的也使我们痛苦:我们如置身暴风雪中,站在光秃秃的礁石下,无可躲避,又像是一个稚弱的小儿,害怕事物的影子和声响。——这个世界上四分之三的恶行都来源于恐惧,而恐惧主要是一种生理现象。

539

你们知道你们想要的是什么吗?——你们难道从来没有烦

① 【Pütz 版注】节 459。

恼过，害怕自己完全没有能力[308]认识真理？害怕你们的意识太迟钝，你们最精微的看(Sehen)仍然太粗糙？你们难道从来没有注意过，在你们的看的背后是什么样的意志在统治？比如说，为什么昨天你们想要比旁人看得更多，今天想要与旁人看得不同，或者为什么从一开始你们就盼望看到别人以为他们看到的东西，或与他们所看到的东西相反的东西？多么可耻的欲望！有时，你们寻找的是那些最能感动你们的东西，有时又是那些最能安慰你们的东西——因为你们这时恰好疲倦了！你们的心中总是充满了隐秘的成见：真理必须具有什么性质，你们才能接纳它们！或者，你们是否以为，由于你们今天冷淡如冬日里的一个明亮的早晨，心中没有一丝热气和温情，你们的眼睛就像一尘不染的明镜了吗？要想公正看待事物(Gedankendinge)，热情和温情难道不是必不可少的吗？热情和温情难道不就是看本身吗？难道我们能以与人沟通不同的方式与事物沟通吗？在这种沟通中，你们不是需要表现出同样的道德，同样的正直，同样的谨慎，同样的放松，同样的胆怯——你们全部的可爱和可恨的自我吗？当你们疲倦不堪，你们所看到的事物也苍白而疲倦，而当你们发烧，它们又在你们面前变成了妖怪！你们在清晨看到的事物不是很少使你们伤心，你们在黄昏看到的事物不是很少使你们振奋吗？你们岂不害怕在每一个知识的洞穴里碰到的都只是你们自己的幽灵——而事物就躲藏在你们的幽灵的后面不让你们看见吗？这岂不是一出可怕的喜剧吗？而你们竟然浑然不觉，一心想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①

---

① 【KSA 版注】清样结尾部分删去：确实！我愿意，我愿意参加游戏——我该怎样回答！回答永远只有一个，没有别的：我有什么关系！我有什么关系！

540

学习。——米开朗基罗[①]在拉斐尔身上看到的是功力，在自己身上看到的是“自然”：在拉斐尔是学习，在他自己是天赋。然而，这是一种迂见，是怀着对他自己[309]这位学究的敬畏之心说出来的。因为所谓天赋，同样也是一种学习，只不过不是我们的学习，而是一种过去的学习，是我们的祖先甚至更早时代的学习，经历，练习，掌握和吸收；另一方面，学习也不仅仅是学习，学习就是自己使自己有天赋——只不过这种学习并不容易，光有学习的愿望还不够，一个人还必须会学习。在艺术家身上，常有一种猜忌和骄矜，一遇到异己的因素，就锋芒毕露，防备别人而不是学习别人。拉斐尔和歌德一样，没有这种猜忌和骄矜，所以他们是伟大的学习者，而不仅仅是祖传矿藏的剥削者。拉斐尔是作为一个学习者逝去的，当时他正把他伟大的对手称为其“自然”的东西据为己有：这位所有窃贼中最高贵的窃贼每天都在不停地搬走一些，但是，在他把整个米开朗基罗转移到他自己身上之前，他死了——他的最后一批作品，作为一项新的学习计划的开端，不够完美，不够出色，因为这伟大的学习者在他最艰难的作业中被死神打扰，把他所憧憬的本可达到的最终目标一起带走了。

---

① 【Pütz 版注】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文艺复兴盛期的意大利雕塑家，画家，建筑家和诗人，他的作品不仅对意大利艺术，而且对欧洲整个巴洛克时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541

如何化为石。——像宝石一样一点一点地慢慢凝固，结晶，变硬——最后躺在那里，欢乐，宁静，永恒。

542

哲学家与老年。——让黄昏评判白日不是一个好主意，[310]这实际上是让疲弱评判力量、成功和优秀意志。同样，对于老人及其对于生活的判断，我们也必须百倍警惕，特别是因为，像黄昏一样，老人爱用新奇的迷人的精神装扮自己，知道如何通过晚霞、暮色、平安的或怅望的寂静使白日羞惭。我们对上了年纪的人的敬重，特别是对上了年纪的哲学家和智者的敬重，很容易迷住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看不到他们的心灵也同样上了年纪，因此，我们必须不停地揭露他们衰老和疲倦的标志——也就是说，揭露隐藏在他们的思想情感和精神偏见后面的生理现象，以使我们不至成为崇敬的受害者和知识的加害者。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老年人沉醉在一种伟大的精神更新和再生的幻想中，并根据这种幻想对于他一生的工作和道路做出判断，仿佛只是现在他才看清了一切——然而，造成他的这种幸福感和促使他做出这些充满自信的判断的，不是智慧，而是疲倦。这种疲倦的最危险的表现首先是对于他们自己的天才的信念；一般来说，只有当那些伟大的和比较伟大的心灵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们才会开始狂热地持有这种信念，相信自己占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位置，拥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特权。在这样一种信念的支配下，思想家认为自己可以更为随便地对待事物，作为天才发布命

令而不是进行证明：然而，非常可能的是，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获得一种轻松感，消除他心灵的疲倦；首先出现的是他心灵的疲倦，然后才有了消除这种疲倦的对于天才的信念，而不是相反，先有了天才的发号施令，然后心灵才感到疲倦，无论这种说法从表面上看是多么更为合理。其次，在生命的这个阶段，由于一种为疲倦者和老年人所特有的对于享乐的爱好，他开始享受自己思想的结果，而不是检验它们和把它们的种子撒向未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311]他精心调制他的思想，去掉其中一切枯燥、冷漠和乏味的东西，把它们做成可口的美味佳肴。因此，我们看到，某些上了年纪的思想家似乎老当益壮，超出于他自己一生的工作之上，而实际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败坏他一生的工作，使它们充满狂热、甜蜜、风趣、诗情画意和神秘的启示。柏拉图的一生是这样结束的，伟大而正直的法国人孔德的一生也是这样结束；孔德，作为精确科学的拥抱者和驯服者，这个世纪的德国人和英国人中没有谁可以和他匹敌。疲倦的第三征象：当伟大的思想家年轻时，他胸中燃烧的是野心的烈火，然而当时却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满足这种野心的东西，因此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野心也来到了它的暮年，现在就像是一个知道自己没有更多时间可以失去的人一样，开始追求那些更粗俗和更一般的满足，也就是说，开始以那些性格活跃、脾气暴烈、喜欢支配别人和征服别人者的满足为满足。从现在起，他希望的不是建立思想的大厦，而是在制度的历史上留下他的名字；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所有那些证明和反驳的轻飘飘的胜利又算得了什么！他在书本中的永恒又算得了什么！读者心灵的激动和颤抖又算得了什么！只有制度才是真正的神殿，——他对此非常清楚——一座用石头建成的永久性的神殿，神在其中肯定要比在柔软的、稀少的心灵的献祭中活得长久的多。也许，在他生命的这个阶段，他

还将第一次感到一种更适合神而不是人的爱;在这轮爱的太阳的照耀下,他的整个存在都变得愈加柔和和甜美,有如秋天里的果实。事实上,这位伟大的男人确实变得越来越神圣和越来越美了——但是,这种神圣和美的来源却是暮年的疲倦,是疲倦让他变得如此成熟、安静,在一位女性的甜言蜜语(Abgötterei)中睡着了。当他年轻时,他充满一种自我超越的渴望,渴望着真正的弟子,他的思想的真正的[312]继续者,也就是他的思想的真正的反对者;他之所以有此渴望,是因为他拥有一种还没有变得虚弱的力量,是因为他有一种骄傲意识,觉得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能变成反对者,甚至变成他自己学说的终结者,然而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他现在渴望的是坚定的党派追随者、不犹豫的同志、助手、传令官和前呼后拥的随从。每一个走在别人前面的思想家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那种可怕的孤独现在对他来说是完全不可忍受的;他让自己的身边堆满了各种可敬的、可爱的、友爱的和感动人的东西,他甚至还希望享受所有宗教信徒享有的特权,在团体内赞颂他所崇敬的东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甚至会创造一种宗教。智慧的老人就是这样生活的:由于这样生活,他在不知不觉中几乎完全沦落到与堕落的牧师和诗人为伍的可悲境地;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在年轻时曾经是多么智慧和严厉,他那时头脑是多么清醒,和他那时是多么像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样对于一切启示和幻想都感到恐惧。过去,当他把自己与其他的更老的思想家相比时,他这样做只是为了用他们的力量来衬托自己的虚弱,以便更为冷静和更为勇敢地对待自己:但是现在,他用这种比较来制造关于他自己的幻象,让自己陶醉。过去,他充满信心地期待着未来的思想家,甚至乐于看到他们的强烈的光芒使自己暗淡下去,但是现在,因为想到他自己不可能是最后的思想家使他大为苦恼,他竭力要找到某种方法,使

他能在留给人类一份遗产的同时，也给他们的独立思想立下一道界限。个人主义思想者的骄傲和对自由的渴望使他害怕，他咒骂他们——：在他以后，没有人可以是他自己的心灵的完全的主人，他希望自己成为一道所有自由思想的波涛都不能逾越的高高的堤坝——这就是他内心世界的秘密，这种秘密有时甚至不再是秘密！然而，隐藏在这种愿望后面的无情的事实却是，[313]他的思想已经走到尽头，他为自己立下了“到此为止，不可越过”①的界碑。通过他的自我圣化（kanonisiert），他签下了他自己的死亡证书：从现在以后，他的思想不许再发展，他的时间已经用完，他的钟表的指针永远留在它最后停下的地方。一旦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希望使自己成为人类的不可逃脱的制度，他实际上就是向世界宣布，他力量的巅峰时期已过，他不堪疲倦了，他的生命的太阳就要落下了。②

---

① 【Pütz 版注】Bis hierher und nicht weiter，参《约伯记》38，11。席勒的《强盗》第二幕第一场亦引用了这句话。

② 【KSA 版注】清样：孔德的堕落——我指的是那个时期，孔德将这个时期描述为其再生，作为“新的和更好的”对他那伟大和富有成果的过去的自我超越——也许是一种疲倦的结果。这种疲倦表现在：1，突然产生的天才信仰；他的特殊地位现在使他以为自己可以更为随便地做事，下命令而不是进行证明。2，他现在开始希望享受他的思想结果，并为了使这些结果更可口，去掉其中一切枯燥的成分：诗意的闪光出现了。3，他觉得，制度比证明和反驳可以更快地满足最大的虚荣心，因此他现在开始走上更便捷的满足虚荣心的道路。4，他在一位女性的甜言蜜语中睡着了，因此使他的整个存在变得更柔和更甜美了。5，他不再能忍受任何学生和后继者，只需要党徒；前者要求有尚未变得虚弱的力量。6，他不再能忍受向前和在前飞行的精神在其中生活的富有成果的孤独；他在他的周围布置各种让人崇敬、感动和爱的东西，他希望最终享有几乎像所有宗教一样的特权，在团体内庆祝他最珍视的东西；为此目的，他发明了一种宗教，并故意欺骗自己，方法是使自己相信，这种宗教很快也很容 （转下页）

543

不要把激情当真理的证据！——你们这些善良甚至高尚的狂热者呀，我了解你们！你们想要在我们面前和你们自己面前，但特别是在你们自己面前为你们自己辩护！——你们的良知常常隐隐作痛，驱使你们反对你们的狂热！你们对付和消灭这种良知的手段是多么高明！正直的、质朴的和单纯的人是多么使你们痛恨，他们的纯洁的目光是多么使你们害怕！[①] 完全清楚这种目光是谁的目光，那使你们怀疑自己的信念的刺耳的声音是谁的声音，你们千方百计地把它们说成一种不良习惯，一种时代病，说成你们的精神健康的疏忽和感染！你们开始仇视批评、科学和理性！你们不得不伪造历史，以便它能够为你们出具假

（上接注②）易就会变成现实。7，关于与未来的人有关的细节和小事，他做了大量的沉思，像一位园丁和水果培植者一样进行打理——老人的一项工作，充满了田园风味和安逸之感。8，他沉溺于思想的放纵中，一副牧师和诗人的模样：严格避免这类放纵要求一种严格的智力道德，只有未疲倦的思想者才有这种道德；思想的放纵乃是思想者的不道德，令人厌恶的自负也是这样：原来只是为了知识的目的才与另一种力量比较的力量疲倦了；他现在进行比较只是为了麻醉。9，他希望自己成为心灵完全自由的最后一个人；从此以后，这样一种完全主权将不再被允许；他沉思各种消灭思想自由的手段，没有什么比个人的骄傲和自由渴望更让他害怕的了。所有这些都注定，他让自己的思想停下来，将他的“到此为止，不可越过”的教条首先应用到他自己身上！但是，一个伟大的精神之自我束缚，只是当其不再有奋发之追求，也就是当其力量巅峰已过，疲倦了。——草稿结尾部分：最后，人们多半会认为，这样一种衰落状态不值得抱怨：一个如此[有创造力的]激进的精神却不能同样激进地反过来透彻地思考自己和激进透彻地生活，以至于他几乎像一个……。

① 【KSA 版注】“害怕”：嫉妒。（清样，大八开全集）

证;不得不否认美德,以免你们的偶像和理想化为鸡啼时的鬼影!用生动的想象代替理性的论证!用热烈的有力的表达,用朦胧的月色,用安布罗西亚之夜①代替理性的论证!你们知道如何阐明一些东西和如何模糊一些东西,知道如何清晰地进行模糊!当你们的狂热上升到发疯的高度,[314]你们梦寐以求的时刻就会到来,使你们可以对自己说:"我现在占有好良心,我现在高尚、勇敢、自我否定、宽宏大量;我现在是一个正直的人!"你们是多么渴望听到这种声音,多么渴望看到你们的狂热为你们提供完美的自我证明和证明你们是完全纯洁的,多么渴望看到你们在战斗、陶醉、冒险和希望中完全忘掉自己,忘掉一切怀疑;多么渴望能够宣布:"凡没有像我们这样忘掉自己的人都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真理和真理在哪里!"你们是多么渴望发现在这方面——即在精神堕落方面——与你们志同道合的人和用你们的火种点燃他们的火炬!啊,你们这些可怜的牺牲者!啊,你们的神圣谎言的可怜的胜利!你们难道必须使你们自己如此痛苦吗?——你们必须吗?

544

我们今天如何做哲学。——我清楚看到,我们今天爱好哲学的青年、女士和艺术家希望从哲学中得到的,与希腊人曾经从

① 【Pütz 版注】Ambrosische Nächte,Ambrosia(源于希腊语 ambrosios[不死的])在希腊神话中代表给予不死的神的奖赏,也表示香膏和油。原为神的饮料奈克塔尔(Nektar)和这种安波罗西亚(参荷马《奥德赛》9,359)。"安波罗西亚之夜"的惊叹指热烈的爱好。

哲学中得到的，正好相反。谁从没有听到过一场柏拉图式对话[①]双方的演说和反驳所引起的不断欢呼声，谁从没有听到过为理性思维的新发明创造而响起的欢呼声，他对柏拉图，对古代哲学，又能知道些什么呢？当时，灵魂沉醉在严格而清醒的概念、概括、反驳和限定的游戏中——伟大的、严格而清醒的古代对位法[②]作曲家也许同样知道这种沉醉。当时，某些古老的一度占据统治地位的趣味仍然存在：与这种古老的趣味相比，新的趣味显得如此神奇和充满魅力，以至于这些希腊人有如处在一种爱的狂喜中，以一种[315]断续的声音歌唱神圣的辩证法。[③]在古老的思想方式下，思想完全为习俗所支配，存在的只有一成不变的判断和已经确立的原因，[④]权威的理由就是全部的理由：因此，思想只不过是重复思想，言语和语言的全部快乐都只与思想的形式有关（在思想的内容被当作永恒和普遍有效的地方，人

---

① 【Pütz 版注】除了《申辩篇》和书信以外，柏拉图的所有作品都是由较短的讨论构成的对话。通过苏格拉底的学生，特别是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教导的回忆，对话成了哲学讨论的经典形式，一直延续到希腊化时代。对话用于逐步发现真理而不是系统地探讨原理。亚里士多德（《诗学》1447b）将对话创作作为散文和诗的一种混合形式。

② 【Pütz 版注】Kontrapunkt，来自拉丁语 *punctus contra punctum*［音符对音符］；在多声部的乐曲中，对位法的规则是，其各声部尽可能地保持独立，但同时又彼此互不冲突，共同构成优美的旋律。在 16 世纪的对位法的经典的表现在声乐交响乐中，诸如 Orlando di Lasso（约 1532－1594）和 Giovanni Pierluigi Palestrina（1525－1594）的声乐交响乐中。

③ 【Pütz 版注】事见柏拉图的哲学对话《会饮》。在一场饮宴上，人们依次发表赞美爱神厄若斯的讲话，一直轮到该苏格拉底讲话。他辩证地（在希腊语中意为以演讲或提问和反驳的方式）消解了演讲的形式，在知识阶梯上逐渐展开其对于爱的赞美。在这一阶梯的开端是对美的身体的爱，在最后是对于作为神圣真理的理念之纯粹的美的神秘的见。

④ 【KSA 版注】“原因”：事实。（清样，大八开全集）

们只能追求一种大乐趣：形式也就是风格变化的乐趣。甚至在荷马以后的希腊诗人身上，以及在更晚一些的希腊雕刻家身上，使希腊人欣赏的也不是他们的独创性而是相反）。只有苏格拉底才发现了相反的乐趣：原因和结果的乐趣，根据和推论的乐趣：我们现代人对这种乐趣如此熟悉——我们实际上是在以逻辑为必须的教育下长大的——以至它变成了我们的正常趣味，而对于那些多欲和自负的人来说，它却是一种可恶的乐趣。这种人现在只对明显不正常的东西感兴趣：在他们的狡猾的野心的驱使下，他们希望闭上眼睛相信，他们是一些特殊的人，不是辩证的或理性的存在，而是什么“直觉性的存在”，这种存在赋有一种“内在感官”或某种“精神知觉”。① 不过，他们最希望的是成为一个“艺术性的存在”，拥有一个天才的头脑和一个魔鬼的身体，因而无论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在将要到来的世界上，他们都会拥有一分神圣的特权，特别是不让人们理解的权利。这就是人们现在追求哲学的方式！我恐怕他们早晚会发现他们现在所做的是一个错误——他们实际上想要的是宗教！

545

但我们不相信你们！——你们希望以人类认识者自居，但

① 【Pütz 版注】一种内在感觉能力的 *intuition*[拉丁文：直觉]，在诸如叔本华等那里找到了用武之地。智性直观的概念说的是知性，也就是一种概念能力，这种概念能力不仅将在感觉中给定的感觉材料加以排列，而且同时还是直观其规定的创造性的能力。因此，智性直观与神的理性相近，因为对于思想来说，存在的直观和创造是一回事。康德不承认具有这样一种能力；费希特和谢林则在其中看到了自我意识和哲学知识的基础；浪漫派在其中也瞥见了艺术的奥秘。

我们不会让你们这么溜过去的！我们岂看不出，你们装得[316]比你们实际上更有经验、更深刻、更热情和更老练？正如我们只要看一下一个画家挥动他的刷子的方式就可以看出他的自以为是，只要听一下一个音乐家介绍其主题的方式就可以意识到，他希望他的主题听上去比其实际更崇高。你们经历过你们自己的历史吗？你们经历过心灵的骚动、地震、深远的悲伤和闪电般的快乐吗？你们曾经和伟大的和渺小的傻子一起犯傻吗？你们经历过好人的幻想和苦难吗？最恶者的苦及最独特的乐呢？① 如果你们曾经体验过这一切，如果你们曾经做过这一切，那么请跟我谈论道德，否则闭嘴！

546

奴隶和理想主义者。——艾皮克塔特主义者（der epiktetische Mensch）的趣味显然不同于我们今天那些追求理想者的趣味。他的生存的长期的紧张状态，他的永不疲倦的内心审视，当他偶尔打量外部世界时他的目光的内敛、谨慎和冷淡，特别是他的沉默或寡言：所有这些十足坚忍（Tapferkeit）的表现——怎么会让我们那些以追求膨胀为己任的理想主义者喜欢呢？但是，无论他多么坚忍，他并不狂热。他讨厌我们的理想主义者的表演和夸耀：不管他多么自负，他并不想用这种自负去干扰别人的生活。他允许一定程度上的亲近，一点也不想败坏任何一个人的好心情——事实上，他甚至能够真心微笑。这一理想中包

---

① 【Pütz 版注】参歌德《浮士德》第 465 行："[我觉得有勇气，去世界冒险，]承担人间的幸福，人间的苦难。"在此浮士德博士表达了他对冒险经历的向往。

含了古人的多少人性！然而，其中最美妙的是，在这种理想下，思想者完全没有对上帝的恐惧，严格相信理性，与忏悔布道者分道扬镳。艾皮克塔特是一个奴隶，他心目中的理想的人不属于任何特定阶级，可以存在于社会的任何层次，但是，作为一个处于普遍奴役深处的沉默的和自我满足的人，作为一个独自对抗外部世界，保卫自己和[317]经常生活在一种最大限度的坚忍状态的人，他首先最容易在社会的最低层和最底层找到。他不同于基督徒的特别之处在于，基督徒生活在希望中，生活在对于"无言的荣耀"①的期待中；在于基督徒接受赠予，希望通过神的爱和慈恩而不是通过他自己获得他所知道的最好的东西。但是，艾皮克塔特既不希望、也不允许别人给予他的最好的东西——他已经拥有了这种最好的东西，牢牢地把它抓在手里，为了保卫这种东西面对整个世界而无所畏惧。基督教是为古代奴隶中的另一个阶层发明的，是为那些既缺少意志又缺少理性的奴隶发明的——也就是说，是为奴隶中的绝大多数发明的。②

---

① 【Pütz 版注】参《哥林多后书》12，4，保罗在此讲述了他的皈依经历。

② 【KSA 版注】草稿：艾皮克塔特的榜样人物乃是一个奴隶的理想。他的存在紧张状态，永远的内心审视，打量外部世界的直接的、警惕的目光，所有这些都不符合我们的口味：更不用说他们的沉默和寡言。没有一种扰乱别人的自负，允许一定程度上的亲近，一点也不想败坏别人的好心情，这表现了古代人的人性（与英国清教徒相反）。他微笑！此外，对我们来说，这一领域的"进步者"比夫子更让人不快。——其中最美好的是，他没有对上帝的恐惧，他严格相信理智。他不是忏悔布道者。他是一个消失在贫民大众中的安静的自我满足的人，他没有什么希望和感到满意——这就是伟大的孤立的个人。他与基督徒不同，基督徒是希望者，用无言的荣耀安慰自己者，无数次地接受爱和恩典者，允许被给予者：艾皮克塔特拥有最好的东西，不允许别人送给他这种最好的东西。基督徒是意志和理智都虚弱的奴隶。

547

精神世界的独裁者。——现在,科学的进步不再受制于一个偶然的事实:人的寿命一般只有七十年的时间,而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它一直是围着这一事实打转的。从前,人们希望在这短短七十年内掌握全部知识,任何一种知识方法的价值都取决于它满足这一愿望的能力。较小的不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和实验在人们心目中是没有地位的:人们希望找到一条最短的道路,他相信这样一条道路必定是存在的,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上的每件事情似乎都与人的需要相适应,知识的要求也不例外,应以人类的寿命为限。用一个词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这就是人们内心深处的隐秘愿望;他们用戈尔蒂结或哥伦布蛋的象征表达这种愿望:他们毫不怀疑,在知识王国中,人们也可以像亚力山大①或哥伦布②那样一蹴而就,直接达到自己的目的,用一个答案解决所有问题。[318]"有一个谜需要解开":哲学家们把解开这个谜当作自己生活的目的。首先是找到这个谜和把世界上的问题压缩为最简练的谜语的形式。成为"解开世界之谜之人"的无限野心和欢乐是每一个思想家的梦想。他关心的只是为所有

---

① 【Pütz 版注】据说亚历山大大帝挥剑斩断了以老弗里吉斯王戈尔迪斯之名命名的难结,而按照一个预言,谁解开这个结,谁将成为亚细亚之王。因此后来人们用"斩断戈尔迪斯之结"表示"用一种果断的方法了结某一难题"。

② 【Pütz 版注】据说哥伦布在其第一次航行后为他举行的一次庆祝宴会上,当有人说他的发现很容易做到时,拿起一个蛋并且问大家,谁能将鸡蛋立起来。看到没有人能做到,哥伦布拿起鸡蛋,将鸡蛋一头用力一磕,于是鸡蛋立住了。用来指困难问题的出人意料的简单解决办法。

事物做出一个圆满的结论，任何无助于他达到这种结论的东西对于他来说都是不值得注意的。因此，哲学乃是一场争夺精神的独裁统治的决战——只有某些非常幸运、非常聪明、非常有创造性、非常大胆和非常有力量的人才能获得这场战斗的胜利——而且在这些人中间也只有一个人能够获得这场战斗的胜利！——所有人都对此坚信不疑，不止一个人，叔本华是其中最近的一个，幻想他们自己就是这唯一的一个人。——因此，我们看到，迄今为止，由于其追随者的精神上的画地为牢，科学从整体上说一直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因此，我们应该以一种更高尚和更慷慨的精神追求科学，把“我个人又算得了什么!”(was liegt an mir)写在每个未来思想家的门上。①

548

对于力(Kraft)的胜利。——只要想一下迄今为止一直被称为“超人才智”、“天才”的都是些什么东西，我们对于人类智力之低下和琐碎就会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迄今为止，只需要一丁点智力就会立即使它自愧不如了。啊，那些“天才”的名声多么没有价值！他们的王位来得多么容易！对于他们的崇拜多么迅速就成了一种惯例！由于一种古老的奴隶习俗，我们一见到力

---

① 【KSA版注】草稿：科学的进程表明了道德的未来的进程。人们瞧不起小问题，人们希望一蹴而就，人们希望一下子用一个词解决所有问题，就像解一个谜。任务似乎是：将一切压缩为谜语形式，以便可以用一个答案回答所有问题，即，人们粗暴地歪曲事物，以便得到作为世界之谜的解谜者的放纵快乐。连叔本华也是如此。所有无助于达到最终目的的东西，在他看来都是不值得费力的。哲学过去是一种权力之表现——人希望成为精神世界的独裁者。

就双腿发软，不由自主要在它面前屈膝，然而，一种力是否可敬和可敬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它所包含的理性的程度：因此，我们必须确定，力到底在什么程度上被某些更高的东西克服了，①这些更高的东西现在把力用作一种手段和工具。但是，要想做这样一种确定，我们还不具备相应的眼睛；[319]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甚至评论天才也是不允许的，被视为一种亵渎。因此，所有最美妙的东西也许都不得不仍然在黑暗中发生，刚一出现就立即消失在无边的黑夜中——我指的是这样一种情景，天才不是将力用于作品，而是用于他自身，把他自身当作一件作品，控制他自己，纯化他自己的想象力，安排和选择他的任务和印象。伟大的人的值得崇拜的伟大之处仍然像遥远的星一样不为人知：他对于力的胜利一直没有见证，因而也没有歌唱和歌唱者。过去所有人类的伟大的等级仍然没有确定。②

549

“逃避自我”。——那些生来精神紧张和不自然的人——例如拜伦和缪塞③——对待他们自己焦躁而阴郁，做起任何事情来都像脱缰的野马，从自己的所作所为中只能获得一种短暂的、

---

① 【KSA 版注】“啊……克服了，”：衡量一个天才的伟大程度，人还没有掌握最粗糙的标准：是的，人是如此原始，甚至还没有衡量一种渎神行为的标准。例如，人们特别不知道那必须被考虑在内的力的标准，……。（清样）

② 【KSA 版注】“印象。伟大”：印象[——一种有时足以将某人提高到英雄高度的力之量，但有时在另一人那里，这种力之量又是如此之低下，以至于他成为可鄙的和庸俗的]。伟大……。（清样）

③ 【Pütz 版注】Alfred de Musset，法国作家，1810－1857，法国浪漫派最重要代表之一；作品有抒情诗，戏剧，诗体故事，小说。

稍纵即逝的和热血沸腾的快乐，[1]在一瞬间内几乎使他们的血管就要迸裂开来，接着便是严冬一般的凄凉和悲伤：他们该是怎么忍受着他们的自我啊！他们渴望上升到一种“外在于自我”(Außer-sich)的境界；如果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就会渴望上升到上帝之中，“与上帝合为一体”；如果他们是莎士比亚，他们就会渴望上升到最热烈生命的形象中；如果他们是拜伦，他们就会渴望上升到行动，因为行动比思想、情感和作品更能把他们从自身引开。[2] 那么，行动欲也许骨子里就是一种自我逃避？——帕斯卡会这样问。[3] 事实确实如此。渴望行动者的最高典范可以证实这一命题。我们不妨以[320]精神病医生的知识和经验公正地想一下，为什么历代最渴望行动的四个人（亚历山大[4]、恺撒[5]、穆罕默德和拿破仑）都是癫痫病患者，以及为什么拜伦也

---

① 【KSA 版注】清样：他们自己的产品只能带给他们一晚上的成功喜悦，随后是第二天早晨的厌恶。

② 【Pütz 版注】尼采在此想到，例如拜伦作品中的这样的地方，《杂文》卷 2，页 49：“当我要写点什么，我自己被从我自己拉开(哈，这种逃离自我的自私之心)，这是我唯一的、特有的、真诚的动机[……]。”

③ 【Pütz 版注】参上述帕斯卡译本中尼采划线一章“消遣”(卷 2，页 26—37)。

④ 【Pütz 版注】Alexander der Große，公元前 356—323，336 年后为马其顿国王，菲利二世的儿子，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最伟大的古代军事统帅之一。作为一系列战役胜利的结果，他的帝国从多瑙河和亚德里亚海延伸到埃及和高加索，远至印度。由于他的突然死亡(据说是由于一次发烧感染)，未能实现进一步征服阿拉伯和北非的计划。

⑤ 【Pütz 版注】Gaius Iulius Caesar，公元前 100—44，著名的罗马政治家，军队统帅和作家。尼采将他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与恺撒直接联系起来：“与扎拉图斯特拉的复原对应的是恺撒，坚定，友好。”(《1882—1884 遗稿》，KSA，卷 10，页 526) 在他精神彻底崩溃之前不久，尼采 1889 年 1 月 3 日写信给科西玛·瓦格纳，称在他最终成为“常胜的狄俄尼索斯”之前，恺撒是他的化身。

同样深受此种痛苦。

550

认识与美。——如果人们像他们至今仍然做着的那样，只爱好幻想和虚构，把他们的全部敬意和快感都留给虚构和幻想，那么，毫不奇怪，面对任何幻想和虚构的反面，他们都会感到冷酷和无趣。对于事物的任何真正的知识，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知识，都会给心灵带来某种喜悦，而随着科学的发展，这种喜悦正源源不断地向我们涌来——然而，至少在目前，那些只在脱离现实和沉浸在外观时才感到快乐的人，对于这种喜悦还不能理解。在他们眼中，现实是丑的，他们不知道，对哪怕最丑的现实的认识也是美的，而一个经常认识和认识很多的人，最终往往根本不认为可以说现实是丑的，揭示这个现实每每使他由衷感到幸福。难道有什么“本身美”的东西吗？认识者的幸福增加了这个世界的美，使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更加光彩照人，认识不仅把自己的美投射到事物之上，而且还不断把自己的美渗透到事物之中——但愿未来的人类能够为这一命题做出见证！在此，我们回想起一个古老的史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①]，天性如此不同的两个人，谈到什么是最高幸福——不仅是对他们自己或整个人类来说的最高幸福，而且是最高幸福本身，甚至是至高无上的神的最高幸福——却意见一致：他们发现[321]它在于认识

---

① 【Pütz 版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 10 卷在下述定义中达到了最高点：“属于一种存在自身的东西就对于它最好、最愉悦。同样，合于努斯的生活对于人是最好、最愉悦的，因为努斯最属于人。所以说，这种生活也是最幸福的。”（1178a 5—8）

(Erkennen),在于受过良好训练的好奇和有创造力的心智活动(而不在于“直觉”,如德国的大小神学家们所想;不在于幻觉,如神秘论者所想;同样也不在于成功,如一切实行家所想)。笛卡儿[①]和斯宾诺莎[②]也曾表达过类似的意见。他们必定怎样畅饮过知识的琼浆!他们的正直必定面临过多么巨大的危险——变为事物吹捧者的危险!

551

未来的美德。——为什么随着世界的可理解性增加,世界越来越不像过去那样庄重威严(Feierlichkeit)?是否恐惧乃敬畏的唯一源泉,使我们在所有未知和神秘的事物面前肃然,不由自主拜倒,请求它们宽恕我们?是否随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畏惧的减少,她在我们眼中也就没有过去可爱?是否随着我们的畏惧之心衰落,我们自己的尊严和庄严也衰落,我们自己也没有以前可畏?也许,由于更勇敢地思考世界和思考我们自己,我们

---

① 【Pütz 版注】René Descartes,1596—1650,法国哲学家。在他的 *Discours de lq méthode . Pour bien conduire sa raison , et chercher la vérite dans les sciences*(《论正确运用理性和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1637)第三部分提出了一些道德原则,其最高原则是理智(Verstand)的培育(第四个原则)。坚定和自我约束(第二和第三原则)最终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纯粹的工具。首先,传统的道德内容被简化为策略性的权宜之计:当知识的新建筑面对激进的怀疑时,暂时适应人们在其中生活的国家的法律、习俗和宗教是“最有利的”(le plus utile)。

② 【Pütz 版注】Baruch (Benedictus) de Spinoza, 1632—1677,哲学家,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一个葡萄牙裔家庭。他在其主要著作《伦理学:按几何学方法写成》(1677)中提出了他的主要哲学学说,其基本思想是上帝和自然的等同。在斯宾诺莎那里,伦理学同样不得不在知识的法庭前,特别是在数学证明的法庭前,为自己辩护。

对世界和对我们自己都减少了几分敬意？也许，这种勇敢的思考方式总有一天会变得如此无所畏惧，以至于它觉得自己超越一切人和事物，怀着不可一世的心情飞翔在它们的上空，而智慧者(Weise)，作为所有人中最勇敢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把他自己和他的存在贬得最低的人？——这种类型的勇敢，与极度的慷慨相去不远，在今天的人类身上还不能发现。——啊，我们的诗人也许会再一次变得和过去一样，成为讲述某些可能发生的事情的先知(Seher)！现在，他们正一点一点地失去，并将继续一点一点失去所有现实和过去的东西——[322]因为天真的作假的时代正在走向结束！但愿他们使我们对未来的美德有所预感，或者对于从来没有在地球上出现过，虽然完全可能在宇宙的其他什么地方存在的美德有所预感——使我们一瞥美的紫色光芒的星系和灿烂的银河！美好理想的天文学家何在？

552

完美的自私。——还有比孕育更神圣的状态吗？孕妇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出自一个无言的信念：它将有益于她体内的胎儿！它将增加胎儿的迷人的神秘价值。在孕育状态，孕妇弃绝了很多东西，同时却不觉得弃绝这些东西是强迫自己！她克制她的愤怒，伸出她和解的手：她的孩子应该在柔和和良好的气氛中长大。如果她粗暴和严厉，她会为此恐慌，害怕这会在她最热爱之未来者的生命之杯中注入一滴有害的液体！关于那将要到来的东西，她什么也不知道；一切都是朦朦胧胧的，一切都是隐隐约约的；她满怀期待，随时都做好准备。但是，就在同时，她又体验到一种纯洁和令人纯洁的深刻的超然之感，有如一个面对拉起来的帷幕的观众——它在那里成长着，它就要出现在她面前：她

既不能决定它的价值，也不能决定它出现的时刻。关于它，她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祝福和保护的间接影响。“正在生长的东西是某种比我更伟大的东西”，这就是她心底里的希望：为了使它能顺利来到这个世界上，她做好了一切准备，不仅准备了那些对它来到这个世界有用的东西，而且还准备了她的欢乐而高贵的心灵。——这就是我们应该生活于其中的*献身状态*！这就是我们可以生活于其中的献身状态！对于任何一种[323]我们期待的成就，无论它是一个观念还是一项行动，除了孕育者和孕育物的基本关系外，我们都不可能有其他关系；所有狂妄自大的“意愿”和“创造”都不过是一些胡言乱语。这是一种*完美的自私*：不停地看管和照顾我们的灵魂之树，保持它的安静，以便它*最终结出幸福的果实*！因此，作为一个监护者和中介者，我们是在看管和照顾*所有人的果实*，而我们作为孕育者生活于其中的那种心态，那种骄傲和温柔的心态，也会在我们周围扩散开去，给那些躁动不安的灵魂带去安慰和平静。——然而，孕育者的样子是古怪的！因此，让我们也成为一些看上去古怪和可笑的人，而如果别人也不得不成为这样古怪和可笑的人，让我们不要因此而取笑和谴责他们！即使在这种孕育变得危险和有害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应该让自己表现得比世俗正义还低，[1]因为甚至世俗的正义也不允许法官或刽子手加害一位孕育者！

553

迂回曲折之路。——哲学的道路迂回曲折，高深莫测，它将通往何处？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它所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为理

---

① 【KSA 版注】清样：我们不要忘记世俗正义的温和观念的节制。

性注入某种强烈而持久的欲望：对和煦的阳光，清新自由的空气，南方的植物，海风，不断变换的肉、水果和蛋类，饮用的热水，镇日无声的漫游，简短的谈话，不经常的和检点的阅读，离群索居，清洁，简朴和几乎军人般的生活习惯，[1]总之，对一些最适合我们的口味而别人也许觉得不能忍受的事物的欲望？也许哲学说穿了不过是个人的一种养生的本能？一条通过我的头脑的迂回曲折的道路，寻找适合我自己的空气、海拔、气候和健康方式的本能？当然，存在着其他许多更为超然和更为崇高的哲学，[324]而不仅仅是那些比我的哲学还要阴暗和为他们自己要求更多的哲学——但是，也许它们同样也只是一些满足类似个人欲望的迂回曲折的智力道路？——然而，就在同时，我的目光一转，看到了一片新天地：在一片布满岩石的海岸上，生长着许多奇花异草，一只蝴蝶神秘和孤独地飞舞在它们之上：它飞着，舞着，轻盈地，一点也不关心它只能再活一天和它那脆弱的身体将不能承受夜的寒冷的事实。毫无疑问，在这只蝴蝶身上，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哲学，一种与我所拥有的哲学完全不同的哲学。[2] ——

554

规定。——当我们赞美进步（Fortschritt），我们赞美的只是变动和那些不让我们安静地停在一个地方的人——在某些情

① 【KSA 版注】“清新自由的……生活习惯”：干净的面包，新鲜的沐浴泉水，成熟的果实，孤独，秩序，清洁……（清样）

② 【KSA 版注】“毫无疑问……不同的哲学”：毫无疑问，它也能找到一种属于它的哲学。（清样）

况下，特别是如果我们是生活在埃及人中间的话，①变动确实有其值得赞美之处。但是，在变来变去的欧洲，变动成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自明之理”——让我们头晕的自明之理！——我赞美超越(Vorschritt)和超越者，他们总是不断把自己的影子留在身后，一点也不在乎是否有人跟随：“每当我停下来，我只看到了自己孤零零的影子：为什么我要停下来！沙漠仍然望不到尽头！”这是真正的超越者的感情。

555

不容忽视的小节。——如果我们知道某些事件，哪怕只是一点点，都会给我们造成足够强烈的印象，而我们无法抗拒这种印象，那么，我们就应该避免这些事件。——对于那些他无论如何仍然希望经验的事物，思想家必须在心中拥有一个大致的准则。②［325］

556

四美德。③——正直(Redlich)，对我们自己，要不就是对

---

①【Pütz 版注】古埃及文化的成就，在欧洲观察者眼中，特别是当我们将其与希腊文化的成就对比时，最突出的印象经常是，刻板的和无时间性的巨大规模。

②【KSA 版注】草稿：我避开遇到的事件。最小的事件已经表现出对我足够强的影响，人无法忽略它们。

③【Pütz 版注】柏拉图所谓主德，从这种几种主德中，可以得出其他一切德行：智慧，勇敢，正义和节制。斯多亚派继承了这一分类；基督教则补充以信仰，爱和希望。

我们的朋友；勇敢（tapfer），对敌人；宽恕（großmütig），对失败者；优雅（höflich），任何情况下。这是四美德寄望于我们的。

557

出发击敌。——当我们出发，去讨伐我们的敌人，最难听的音乐和最蹩脚的理由听上去也何其美妙！

558

但也不要隐藏自己的美德。——我喜爱那些像溪水一样清澈的人，用波普的话说，他们不掩饰他们的溪流下面的淤泥①。但是，即使这些人也同样怀有某种虚荣，只不过是一种更精致和更超然的虚荣：他们希望我们只看到他们的淤泥，而不去注意那使淤泥一目了然的溪流的清澈。不止是乔达摩一个人发明了这种少见虚荣的规则："让人们看到你们的罪过，不要让人们看到你们的美德。"②但是，这样做就意味着让世界看到一种令人不快的场景——这是一种违反良好趣味的罪过。

559

"取法惟乎其上！"——我们经常看到，人们劝说个人悬他力所不及的目标于未来，以便他至少能最大限度发挥他的能力，取

---

① 【Pütz 版注】Alexander Pope，1688－1744，英国诗人。引文出处不详。

② 【Pütz 版注】引文出处不详。

得他能取得的最大的成绩。这种做法真的是那么可取吗？由于试图按照这一教导生活，即使最优秀的[326]人以及他们的最优秀的行动，看上去不是也有些造作、夸张和扭曲吗？由于到处都只看到勉为其难的个人和他们的可怕的姿势，由于无论在什么地方也看不到头戴胜利花环的胜利者和他们胜利的欢乐，①这个世界岂不是弥漫了惨淡的失败阴影吗？

560

我们可自由选择。——我们可以成为我们的情欲的园丁，虽然我们很少知道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培育我们的愤怒、同情、好奇和虚荣的萌芽，使它们蓬蓬勃勃，开花结果，有如一株沿着我们搭设的棚架蜿蜒而上的葡萄。我们既可以按照高雅的趣味，也可以按照低劣的趣味，既可以按照法国的、英国的或德国的风格，也可以按照中国的风格培育它们。② 我们可以让它们自然成长，只做一些小小的修剪和整理。我们甚至可以完全不管它们，让它们在其自然的机会和障碍中生长——不仅如此，我们甚至会对这一狂乱状态感到愉快，并且有意追求这种愉快，虽然它们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所有这些都

---

① 【KSA 版注】“由于到处……胜利的欢乐”：由于人们用来欺骗我们的超尘世的理想……（草稿）

② 【Pütz 版注】尼采在人与其自然本能的关系，与园艺的各种不同风格形式与纯粹自然之间的关系之间，加以比较。法国式可以路易十四时代的巴洛克园林及其对使其与天然环境区别开来的严格几何学形状（修剪过的树，草坪和装饰）的偏爱为代表。18 世纪的英国园林则追求相反的目标：模糊自然风景和园林之间的界限。荷兰园林从当地的平原风光的自然条件出发。中国园林造成一系列场景，将人们喜爱的自然风光依次在其中加以模仿以及同时加以风格化。

是我们可选择的:但是,有几人知道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可以自由选择?大多数人不都是把自己当作某种完全的充分发展的事实吗?大哲学家们岂不是将其图章——人性不变论——盖在这种成见上面了吗?①

561

也让其幸福放射光芒。——画家无法复制现实[327]天空深邃明亮的色调;当他描画景物时,他不得不让他所使用的颜色比自然中实际的颜色暗淡一些②;通过这种技巧,他终于重新产生出自然中的色调对比和色调和谐:同样,诗人和哲学家也无法复制现实幸福的灿烂光辉;他不得不让他所使用的描写事物的色彩比事物真正的色彩暗淡一些,从而使他的火把几乎像太阳一样耀眼,肖似现实的幸福的光辉。——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悲观主义者赋予万物以最黑暗和最阴郁的颜色,然而,他使用的却是火焰、闪电和一切光芒璀璨、令人眩目的东西;在他们

---

① 【Pütz 版注】尼采揭露的是康德哲学的、被叔本华放到其道德哲学中心的性格学说。性格被看作是原理或法则,按照这种原理或法则,在一系列可能行动中只有某些确定的行动会被实际选择。为了避免因果决定主义,以及使责任感(叔本华)或义务感(康德)能够有其作用,康德和叔本华在经验的(可以经历到的)性格之外,区分出一种本身可以认识的、可理智化的性格,这种性格的原则就是自由。叔本华特别强调,因此也必须将自由设想为一种存在,这样我们才能从我们的所做认识我们的所是。

【KSA 版注】"所有这些都是……成见上面了吗":从整体上说,人们既不知道他们内部什么在生长,也不知道其中每一个生长有多快,也不知道其怎样生长——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与完成了的事实打交道,与充分发展了的事实打交道,不相信人也可以扼杀这些东西。(草稿)

② 【Pütz 版注】尼采偏爱洛兰以及拉斐尔的绘画及其压抑色调。

那里，光明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增加恐怖，让人们感到事物的存在比其实际的样子更可怕。

562

留守者和漫游者。——在俄底修斯[①]之流冒险家的周围，闪烁着一种冒险的欢乐光辉，有如大海永恒闪烁的光辉；只有置身冥界[②]，我们才第一次看到，这种光辉具有一种多么阴沉的背景—— 一旦看到这种背景，我们就再也无法忘记：俄底修斯的母亲[③]因为忧伤和思念她的孩子而死。一个人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另一个人，*留守者*和瞩望者，为他心碎：历来如此。看到那些他们爱之弥切的人放弃他们从前的观点和信仰，人们不禁悲从中来，痛苦万分——这是自由精神制造的悲剧；事实上，自由的精神自己也常常意识到这种悲剧。因此，我们看到，他们也不得不像俄底修斯一样，在某些时候下降到死者中间，安慰他们的痛苦，抚慰他们的忧伤。[328]

---

① 【Pütz 版注】尼采在此对比诡计多端的俄底修斯的“光辉冒险”与“阴沉的背景”或底色，《奥德赛》第 11 卷中向冥国的下降。

② 【Pütz 版注】Unterwelt，在许多神话和宗教观念中，通常作为死者居住的世界，这里具体指哈得斯（Hades）；哈得斯原为希腊神话中掌管冥界的神的名字，在《奥德赛》第 11 卷中，俄底修斯（参上注）下降到冥界，为的是向预言者忒瑞西阿斯打听未来和重新见到他的母亲。

③ 【Pütz 版注】即安提克洛亚（Antikleia）。当她的儿子在特洛伊战斗时，她由于儿子多年在外忧郁而死。在冥界俄底修斯遇见了她的灵魂（参《奥德赛》第 11 章，著名的 nekyia[祭亡]，特别是母亲对儿子所说的话[155 行以下]）。

563

道德世界秩序的幻想。——根本不存在什么永恒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要求一切罪过都将受到惩罚和付出代价——相信存在着这样一种正义乃是一种可怕的和没有多大用处的幻想，而相信我们现在觉得有罪的一切事实上有罪也同样只是一种幻想。不是什么实在事物，而只是人们关于并不存在的事物的意见，使人类精神错乱了。

564

越过经验一步。——即使最伟大天才的经验只有其一臂之遥——超过这个距离，他的思想止步，他的无限的空虚和愚昧开始。①

565

尊严与无知同在。——每当我们有所理解，我们就会变得亲切、快乐和机智：我们理解的越多，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感觉的越多，我们的灵魂就越是轻快和柔和。然而，由于一般来说，我们的理解是如此肤浅，我们的知识是如此可怜，以至于我们很少能够通过对于一件事物的理解使我们自己也变的可爱——相反，我们每每面无表情地和僵硬地走过城市、自然和历史，并对

---

① 【KSA 版注】草稿开头部分：我们所想的伟大人物的愚昧的范围还不够广阔——。

我们自己的冷漠和僵硬感到骄傲,仿佛它们证明了我们的优越。确实,我们的无知和不欲求知最善装出有尊严和有个性的样子高视阔步。

566

廉价的生活。——思想者的生活方式是最廉价和最无害的生活方式。首先,他所需要的东西,一般来说,正是那些别人瞧不起和扔掉的东西——。其次,他很容易快乐,没有任何特别的和昂贵的爱好;他的工作不辛苦,有着南欧的宜人;他的白天和黑夜没有蒙上良心谴责的阴影;他以一种与他的精神相适应的方式活动、吃、喝和睡觉,使他的精神越来越安静、有力和澄澈;他的身体使他快乐,他从来没有想到要恐惧它;他不需要同伴,有时他与人们在一起,只是为了随后更甜蜜地守着他的寂寞;作为一种补偿和代替,他可以生活在死去的人中间,甚至生活在死去的朋友——即过去的最好的人——中间。——我们不妨想一想,难道不正是那些相反的愿望和习惯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昂贵、艰难和经常让人无法忍受吗?——毫无疑问,在另一种意义上,思想家的生活又是索价最高的生活——对于思想家来说,没有什么是太好的,而一种对于最好的东西的剥夺确实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剥夺。①

---

① 【KSA 版注】草稿:思想者的独立不倚,他需要很少,他不做重体力工作,没有良心的谴责,没有昂贵的娱乐,他有死者代替生者,用最优秀者代替朋友。

567

战斗。——“我们要以更快乐的心情对待事物，超出了其所应当的；特别是因为，我们在非常长的时间里一直以一种过于阴郁的心情对待事物，也超出了其所应当的。”勇敢的知识战士如是说。

568

诗人与凤凰。——凤凰鸟[1]给诗人看一卷正在慢慢烧掉的东西。它说：“别害怕！这是你的作品！它没有时代精神！[330]它更没有反时代精神！因此，它必须烧掉。不过这是一个好兆头，它具有朝霞的某些性质。[2]”

569

致孤独者。——如果我们不能在独白中和在公开场合一样尊重别人的荣誉，那我们就是下流坯。

---

① 【Pütz 版注】希腊神话中的一种传说性质的鸟，每当自觉死亡临近，就积木自焚，以期从自己的灰烬中重获新生。凤凰，与太阳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返老还童和再生的象征。在罗马帝国时代，凤凰是罗马的永恒统治的象征。自我牺牲的动机自教父和早期基督教作家起已经被应用于基督身上，并与基督的死亡和复活结合在一起。在中世纪，凤凰鸟是基督的象征。尼采在此讽刺性地使用神话传说，将诗人描述为凤凰鸟。

② 【Pütz 版注】参 Pütz 版编辑说明。

570

损失。——有一些损失给灵魂带来一种崇高的感觉，使它停止哭泣，在沉默中漫步低徊，就像是在松柏蔽日的墓地上漫步低徊。

571

心灵的战地救护所。——最有效的药物是什么？——胜利。[①]

572

生活是我们的安慰。——如果我们像思想者那样，每天处在川流不息的思想和情感的洪流中，甚至在夜梦中也被它们推动着，[②]那么，我们就会渴望投入生活，以便得到休息和宁静，其他人则正好相反，希望离开生活进入沉思，以便得到休息。

573

蜕皮。——如果一条蛇不再能蜕皮，它就会死；同样，如果一个心灵不再能改变它自己的观点，它就不再成其为心灵。[331]

---

① 【KSA 版注】草稿：我的最好的药物是“胜利”。

② 【KSA 版注】“也被它们推动着”：编织着我们的思想。（清样）

574

切记！——我们飞得越高，我们在那班飞不起来者眼中就越渺小。

575

精神的飞行者。——勇敢的鸟儿成群结队，飞向远方，飞向遥远和最遥远的远方，但是，我们知道，它们最终会在某个地方停下来，不再能继续飞翔，而栖身于某根桅杆或某个陡峭的崖壁上——它们现在甚至感谢如此凄凉的落脚之地！然而，谁又能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它们已经飞到天的尽头，已经飞过人所能飞行的极限？我们所有伟大的导师和先驱最终都在某个地方停了下来，精疲力竭，姿势可能既无威严也不优雅：这也将是你我之辈的下场！但你或我又算得了什么！其他鸟儿将飞向更远的地方！我们的这种信念和希望随着它们的翅膀上下翻飞，飞上云端，飞向远方；它超越于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无力之上，从云端上举目眺望，看见一群又一群比我们更强健的鸟儿仍然不懈地向着我们曾经飞向的地方飞翔，向着大海，向着无边无际的大海飞翔！——那么，我们的目的何在？我们是想飞过海洋？这种不可抗拒的向往，这种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使我们快乐的向往，究竟要把我们带向何方？为什么我们飞行的恰恰是这个方向，这个迄今为止所有人类的太阳陨落的方向？人们有一天也许会这样说我们：

我们取道西行，希望到达某个印度[1]——但却命中注定要葬身在茫茫的海上？[2] 或者，我的兄弟们？或者？

① 【Pütz 版注】哥伦布向西航行，希望到达印度。

② 【Pütz 版注】尼采指 Giacomo Leopardi，1798－1837 的诗 L'infinito [无限性]的结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霞 / （德）尼采著，田立年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
（经典与解释 尼采注疏集）
ISBN 978-7-5617-4786-5
I. 朝… II. ①尼…②田… III. 尼采，F.W.(1844~1900)-哲学思想 IV. 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2568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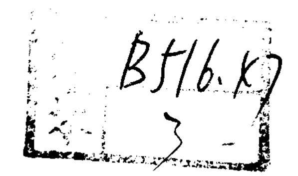
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企划人 倪为国

丛书主编 / 刘小枫
特约编辑 / 晏今锋
封面设计 / 闫志杰 刘佳景
美术编辑 / 吴正亚

经典与解释 尼采注疏集
朝 霞
(德) 尼采 著
田立年 译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李 瑾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9887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x 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14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4786-5/B·263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或者联系电话 021-62865537)

尼采注疏集
刘小枫　主编

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
悲剧诞生于音乐精神（凌曦译）
不合时宜的沉思（李秋零译）
人性、太人性（魏育青译）
朝霞（田立年译）
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
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黄明嘉译）
善恶的彼岸（魏育青译）
道德的谱系（萧般译）
偶像的黄昏（卫茂平译）
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卫茂平译）
敌基督/瞧这个人/狄俄尼索斯诗（吴增定、宗成河、孟明译）

尼采未刊文稿
尼采早期文稿辑要（田立年编译）
尼采遗稿：重估一切价值（两卷，林笳译）
尼采书信选（莫光华译）
Meyer等编，尼采—欧维贝克通信全编（莫光华译）
Würzbach编，尼采年谱长编（莫光华译）

阅读尼采
Safranski著，尼采思想传记（卫茂平译）
O'Flaherty等编，尼采与古典传统（田立年译）
刘小枫编，尼采与西方大传统（田立年译）
刘小枫编，尼采在西方
Lampert著，施特劳斯与尼采（田立年 贺志刚等译）
Lampert著，尼采与现时代（李致远、彭磊、李春长译）
Lampert著，尼采的使命（彭磊、李致远译）